武俠世界

林蔭力作現代江湖爭霸故事

「殺機」

第38年

49

$20.00



第38年
第49期
（總號196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7年1月27日）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殺　　機（現代江湖黑道故事）
彭豪奉命殺肥K，卻收不到預訂酬金，
還險被炸死滅口，且殃及九叔，他發誓……林　蔭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神秘槍聲（現代都市奇情故事）
牆壁掛曆啓疑竇　揭發兇殺連環案……沈西城　49

追殺一千里（武林恩怨奇情故事）◀三▶
幾路人馬攔馬車　千呼萬喚始出來……史外樓　6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青靈八女俠（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清理門戶鬥師姐　九洲行者訓小王……張　靈　71

情　　劍（新派湖海詭譎故事）
誤闖正着逮老二　討回鏢銀還局主……慕容美　79

死亡織錦（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三▶
古舊大屋見谷老　陰森三樓又死人……魏　力　87

彎月刀（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挑撥離間燃戰火　志在削弱各幫派……辛彥五　95

古桃源傳奇（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詢問解穴出紕漏　致使老尼被掉包……東方玉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絕色四勇士（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保護太守上北京　洪澤湖上遇水寇……辛棄疾　111

夢中劍（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名醫立據還賭債　中了圈套去治病……司空羽　121

編者話 林蔭先生再度爲本刊執筆，撰寫「殺機」，可眞是殺機重重，步步驚心，殺手彭豪奉命殺人，卻收不到酬金，還幾遭滅口，禍連他的好友九叔。彭豪爲此決揭黑幕，爲九叔報仇。過程曲折離奇，結局尤出人意表。

魏力的「死亡織錦」已連載至第三回，故事進入高潮。木蘭花正面對更大的危機。

張夢還先生的「血刃柔情」刊出後，讀者反應熱烈，咸認爲是不可多得的傑作，因而追問第二回何時刊出，張夢還向本刊稱目前已在加緊撰寫中，不日可脫稿，二月中旬，即可刊出，敬請讀者垂注。

現代江湖黑道故事

殺機

林蔭・文　洛文・圖

彭豪和張曉雲正在餐廳吃飯。

故事開始在廣州一間大酒店的咖啡座裡。

彭豪剛睡完午覺，從酒店的房間裡下來。

酒店大堂人來人往，很熱鬧。

街上的陽光火辣辣的，那刺目的光線從玻璃大門反映進來。

彭豪在高挺的鼻子上架上墨鏡，準備往街外走。但那些從外面揮着汗進來的旅客，一身汗濕衣衫的狼狽模樣，令他却步。

他遲疑一下，終於走進大堂側的咖啡座去。

他揀了個近窗子的座位坐下，向侍應要了一罐啤酒，他自飲自斟起來。

這時候，坐在離彭豪不遠處的另一張桌子前，有兩個女孩子一邊啜着橘子汁，一邊望着他在低聲細語。

透過墨鏡的玻璃片，彭豪發覺這兩個女孩子的樣子長得頗爲清秀。只是，臉上的脂粉抹得顯然過濃，嘴唇上的口紅塗得太厚了。

當彭豪從口袋裡掏出一支小雪茄來叼在嘴裡，正想按着打火機點燃的時候，只聽見「叮」的一聲，一道火苗在他面前晃動。

他的目光順着那隻拿着名貴打火機的晰白的手望上去的時候，發覺那邊桌子前的其中一個女孩子已坐在他面前。

他下意識地伸手推了推鼻樑上的墨鏡，然後低頭湊過去，在火苗上點燃嘴中的小雪茄。

「謝謝！」彭豪噴了一口灰煙說。

那女孩子從手袋裡拈出一支「YSL」牌香煙來放進嘴裡，跟着按亮了打火機點燃。

她纖長的手指熟練地夾着香煙，點火的姿勢很優雅。她穿着一件火紅的背心，牛仔褲，性感得很。

「可以請我喝杯咖啡嗎？」她向彭豪吹了一口煙，嫵媚地問道。她的廣東話說得半鹹半淡，混着外省口音。

「當然可以啦！」彭豪咧着嘴答道：「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朋友一起請來！」

「她有別的男士請她。」女孩子說。

彭豪的目光往她們剛才的座位望過去，果然，那女孩不見了。

「她在那一邊！」女孩子指了指窗下的一張桌子對彭豪說。

彭豪朝她手指的方向望去，見到那女孩子正在那裏與一個中年男子款款而談。

「你們結交朋友倒挺容易！」彭豪調侃地說。

他面前這個女孩子靦覥地笑了笑。

這當兒，一個侍應走過來，彭豪向他招了招手，準備代她叫一杯咖啡的時候……

「來一罐啤酒！」女孩子搶先對侍應說。

說完，她向彭豪眨了一瞥嬌憨的眼波。

跟着，她把煙蒂在煙灰缸上捺熄，向彭豪伸出手去自我介紹說：「我叫安娜，從杭州來的！」

「我姓彭。」彭豪握握她的手說。

這時候，侍應捧上了啤酒。

安娜舉杯向彭豪道：「謝謝您！」

彭豪跟她對飲了一口後，眼睛在她身上打轉。

她有蘇杭女子那特有的晰白勝雪的膚色，那兩團鼓起的胸脯，彷彿要裂帛而出。

她那火紅背心內的身體，像蘊藏着火山溶岩似的，彷彿隨時爆發出火花來。

安娜給彭豪盯得有點靦覥起來。

「你是香港來的？」安娜問。

彭豪點了點頭。

「要跟我做朋友嗎？」安娜壓低嗓子問。

「現在算嗎？」彭豪睜著眼睛反問。用手指了指她和自己。

「我是說進一步的朋友。」

「進一步的朋友？」彭豪故意抓耳撓腮，一臉迷惘地問：「如何進一步？」

「你在裝蒜！」安娜嬌嗔地指着彭豪。

「我不是在裝蒜，先問你……」彭豪的態度突然嚴肅起來：「跟你做進一步的好朋友要不要錢？」

安娜點了點頭，臉頰微熱，有點尷尬。

「要多少錢？」

「港幣伍百塊。」她答道。

彭豪灼灼的目光令她的表情有點不自然。她舉杯呷了一口啤酒來掩飾自己的窘態。

「要錢的話就是一種交易，不是朋友，對嗎？」彭豪吃吃笑地盯着她。

安娜抬起頭，溜他一瞥秋波，紅着臉說：「不過，你可以付

三百塊，或者，我給你免費……」

「為甚麼？」彭豪啞然失笑起來。

安娜的目光向左右望了望，然後深沉地望着他說：「因為你長得英俊。」

「那麼走吧！」彭豪掏出鈔票來塞進空了的酒杯裡，站了起來伸手牽着安娜離開咖啡座。安娜沒料到他這麼爽快。

他摟着安娜，把她帶上酒店樓上自己的房間裡去……

* * *

安娜把頭枕在彭豪的肩膊上，閉着眼睛在假寐。

彭豪疲倦地睡着了。房間裡很靜，只聽見冷氣從冷氣槽噴出來的輕微聲音及彭豪均勻的呼吸聲。

安娜的柔滑的手在輕輕地撫娑着彭豪那寬厚而結實的胸膛。她感到有一種莫名的愜意的感覺。

這時候，床邊的電話乍地響了起來，把安娜嚇得一跳，她遲疑地望望彭豪。

彭豪沒有睜開眼睛，只用手拍了拍臂彎裡的安娜，示意她接聽。

安娜輕輕地拿起話筒。

「彭豪嗎？」對方是男人，調低沉而粗獷，語氣嚴峻得像在命令似的。安娜聽了，慌忙地把話筒塞到彭豪手裡。

「是找你的！」安娜湊過頭在彭豪的耳邊說。

彭豪接過話筒，打了個呵欠，然後對着話筒問：「誰？」

「亞彭嗎？」那男人問。

「嗯。」

「我是九叔，你馬上回來，你要打獵。」那男人說完，掛斷了線。

彭豪把話筒交回安娜。安娜把話筒擺在電話座上後，回過身來摟着彭豪說：「是香港打來的嗎？」

彭豪沒有回答她，扳開她摟着自己脖子的手，爬起床來。

「剛才電話中的那個男人，他的聲音很兇，是你的老板嗎？」安娜抱着雙腿，坐在床上望着赤裸的彭豪。

彭豪走到窗前，拿起搭在沙發上的褲子，掏出銀包來。他從銀包裡拈出一張金色鈔票，走到床前，塞進安娜雙手合抱雙膝縫裡說：「你走吧！」

安娜拿起金色鈔票，張開來朝着燈光看看，臉上露出驚喜的神色：「這是一千塊錢！你給我一千塊？」

「是的，在香港像你這樣的料子值一千塊。」彭豪說完，逕自走進浴室去。

安娜聽見他在淋浴嘩啦啦的水聲。她滿心歡喜得在床上手舞足蹈起來。

她忽然想起甚麼似的，跳下床，走到浴室門口對彭豪說：「今晚我再來陪你好嗎？你不用給我錢。」

淋浴的水聲太大，彭豪聽不見她說甚麼，她大聲地再說一遍。

「我要回香港了！」彭豪大聲道。

安娜聽了有點失望，她怔怔地問：「你甚麼時候再來？」

「我也不知道。」彭豪拉開浴簾跨出浴缸。

安娜拿着浴巾，趨近去準備替他抹身。

彭豪從她的手中取過浴巾自行揩抹，笑着說：「我不需要額外服務。」

安娜又想起甚麼似的問：「你會到澳門去嗎？」

彭豪抹完身，把浴巾圍在腰間，從浴室走了出來，沒有回答她。彭豪伸手把另一張沙發上她的衣服擲給她說：「你走吧！我要退房了！」

安娜接過背心、牛仔褲，一邊穿着一邊在問：「你還沒有答覆我，你會不會到澳門去？」

「你準備『屈蛇』進澳門，到夜總會去做舞小姐，是嗎？」彭豪在沙發上坐下來，點燃起小雪茄來，笑着問。

安娜愕然地望着他道：「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這是你們這些人渴望賺更多錢的途徑，報紙上有刋登，全香港的人都知道了！」

「假如我到了澳門，你會來找我嗎？」安娜穿好衣服，坐到沙發的扶手上，伸手摟着彭豪的脖子道：「我們做眞正的好朋友，我不收你的錢。」

彭豪抬起頭望着她笑了笑說：「好吧！我答應你，不過，你聽我的話，馬上離開這裡，明白嗎？」安娜似懂非懂地點點頭，離開房間。

在離開時，還再三叮囑彭豪下月到澳門的夜總會找她。彭豪斜躺在沙發上，悠然地抽着小雪茄。

想着國內的女孩子為了討生

活，像安娜一樣，改了一個洋化的名字，在說話中夾一兩句英文，實在有趣得很。

彭豪不禁吹散面前的煙霧，兀自啞然失笑起來。

他離開房間，乘升降機到樓下旅客服務部。

服務部的柜圍前有幾個酒店的住客排隊購車、船票。

彭豪買了一張當日最後一班直通車的火車票。當他正想離開的時候，突然，一個女孩子攔住了他的去路。

那女孩子有一張秀美的瓜子臉，她羞澀而靦覥地望着彭豪……

「甚麼事？」彭豪納罕地望着她。

從他的經驗，他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不是國內的姑娘。

她穿着白色的T恤，藍色的牛仔褲，肩上掛着一個驟布的袋子。

「我……」她欲語又止，臉頰泛着的紅暈直透耳根。

彭豪給她那嬌羞的表情，那流麗的明眸攝住了。

「甚麼事？有甚麼可以效勞的嗎？」彭豪問。

他無父無母，自幼在外國的男童院長大，後來逃了出來到處流浪，闖蕩江湖。他不懂得該如何向自己喜歡的女孩子說話。現在他把電視或電影中的對白拿來應用。

「說吧！我有甚麼可以為你效勞？」

「我……」那女孩子囁嚅地望了望他，垂下頭說：「你可以借錢給我買直通車票嗎？」

彭豪略一猶豫，她接着說下去：「我的錢包給扒手偷去了，回到香港，我一定會還錢給你的。你相信我，我不是騙子，我是香港來的……」她一邊說着，一邊從手袋裏掏出一張香港身份證來給彭豪看。

彭豪笑了，把還拿在手上的車票遞了給她。

她驚喜地接過車票說：「謝謝！謝謝！請告訴我地址，我返香港後馬上把錢送上。」

「算了，當我送給你好了！」彭豪微笑着說。

「那不行！那不行！」她着急起來，連忙從手袋裡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他說：「如果你不方便我找你，那麼你打電話給我，約定地點我把錢送還給你好了，無功不受祿，素昧生平，你肯借錢給我，我已經非常感激了！」

彭豪接過她的名片，看了一看。

張曉雲。

雅美製衣有限公司。

設計師。

「張小姐原來是個時裝設計家。失敬失敬！」彭豪伸出手去自我介紹：「我叫彭豪。」

握着手的時候，張曉雲再三說：「回到香港，別忘記給我電話，讓我還錢給你！」

彭豪望着她窈窕的身影在酒店的長廊盡頭消失，才轉身到服務台另外給自己買一張車票。

「剛才那是你的女朋友，是嗎？」一把女聲在彭豪的背後響了起來。

彭豪回過頭，發覺安娜不知甚麼時候站到他的背後來。彭豪對她笑了笑，不說是或否。

「乘那一班車走？」安娜問。

彭豪把手中的車票揚了揚，沒回答她。跟着，他看了看腕錶，走出酒店大堂辦退房手續。

安娜站在那裡，望着他碩健的背影，因他對自己突然的冷漠感到有點失望……

最後一班直通車駛離廣州市車站的時候，夕陽已漸漸在遠山墜下。

彭豪一走進車廂，已發覺那個叫張曉雲的女孩子坐在高背的椅子上。

她專心致志地在看書。

彭豪在她前面的一張椅子坐下。他忍不住回過頭來偷偷地窺看她。

她的側面特別表露了她的長睫毛、高挺的鼻子及小巧的嘴巴的柔美。他簡直看呆了。

她忽然抬起頭，偏過臉來朝他笑了笑。她的笑露出了兩個淺淺的梨渦，迷人得很。

彭豪向她點了點頭，臉上因為被她發覺自己的偷窺行為而紅了起來。

她低頭繼續看書。車窗外的景物在迅速倒退，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

彭豪向鄰座的一個出差的男人借了紙筆，寫了一張字條，把它捏作一團，擲給張曉雲……

紙團跌在張曉雲的腳下，她沒有察覺。

倒是坐在她身旁的一個老頭子發覺了。老頭子轉過頭來瞪彭豪一眼。

彭豪把手掌伸到額角向老頭子敬禮陪着笑，然後指了指張曉

雲。老頭子遲疑一下，然後用手肘輕輕撞了撞張曉雲。

張曉雲轉過臉來望望老頭子。老頭子用手指了指她脚下的紙團，再指了指彭豪。

張曉雲望望彭豪。

彭豪在向她微笑。

她低身，伸手拾起紙團，把它攤開來看：我再多借給你一百元，你作東請我到餐卡去吃晚飯好嗎？

看完，她忍俊不禁笑着抬頭望望彭豪。他在向她做個鬼臉，嚅動嘴巴，眼睛投她一個詢問的目光。

張曉雲嫣然地點了點頭，跟着站了起來。

彭豪也站了起來，向她打趣地說：「謝謝！」

「你騙吃倒眞有辦法！」她笑着調侃說。兩人走向餐卡的車廂。

餐卡車廂裡又坐滿了吃晚飯的旅客。他們站在一旁等候。

「你常到廣州去嗎？」彭豪站着無聊，打開話匣子。

「還是第一次。」張曉雲答道。

她的聲音像風鈴般悅耳動聽。

她說話時明眸流盼，一臉的溫婉親切。

他瞧着她說話，有說不出的愜意。

「因爲我們公司和國內合作，設一間製衣廠在東莞。」張曉雲繼續說：「這次我到廠裡去看貨辦，偷空溜到廣州去逛逛，沒想到遇上了扒手……」

「幸虧也遇了一個貴人！」彭豪笑着打岔說。

「臭美！」她嬌憨地白他一眼，砸砸嘴說。

兩人都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他們在風趣的交談裏漸漸熟絡得像老朋友。

「其實……」

張曉雲溜着明亮的大眼睛說：「向你借錢買車票的時候，我眞恐怕你不相信我。」

「任何人都不會拒絕漂亮的女孩子的要求，盡管受騙，也將會心甘情願的！」彭豪說。

「你說話有點油腔滑調。」她一瞥嫵媚的眼波道。他靦覥地笑了笑。

這時候，有一張桌子的旅客起身離開，他們連忙走了過去坐下。一個工作人員趨前來叫他們買飯票。

張曉雲望望他。只見他慢條斯理地從銀包裏拈出一張百元鈔票來，塞進她擱在桌面的手裏，促狹地笑着說：「你作東道，對嗎？」

張曉雲笑着瞪他一眼。

飯菜端上來的時候，車窗外的黃昏已被蒼茫暮色籠罩了。

「你是做甚麼工作的？」張曉雲突然問。

「自由職業」。彭豪怔了怔，笑着答道。

「自由職業？」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他：「甚麼是自由職業？」

彭豪含笑不語。

「噢——是作家！是嗎？」她用手指指着他問。

彭豪微笑着搖頭。

她一猜不中，微仰着臉，蹙着眉頭思索着：「那麼是甚麼呢？」

「將來有機會才告訴你。」彭豪說。

說完，他向剛經過身旁的那個售票員借了紙筆，寫了一個傳呼的電話，遞給她說：「這是你還錢給我的時候找我的電話號碼。廿四小時，隨時恭候。」

張曉雲接過電話號碼，把它放進手袋裡。

面對着眼前這個英俊爽颯的彭豪，她心裡充滿了好奇。

他究竟是幹甚麼自由職業的呢？

火車到達紅磡火車站的時候，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旅客在排長龍輪候通過人民入境事務處的檢查櫃枱，張曉雲發覺彭豪不知是有意抑或是無意，不跟她同一條人龍排隊。

他甚至不再回過頭來跟她打招呼道別。

他先到達櫃枱前檢查證件。檢查完畢，他匆匆離去。祇是在臨出門口的刹那，扭過頭來望了望。

但他似乎瞧不見人龍中的她。

張曉雲望着他高碩的背影在門外消失，心裡油然地泛起了縷縷悵惘的感覺。

酒杯鑰匙　三個數字

彭豪匆匆走出火車站，發覺夜空上飄着毛毛雨。

乘上的士，他下意識轉過頭來往後望，沒有發覺張曉雲的影子。

「去那裡？」的士司機問。

「砵蘭街。」他漫應了一聲。

他發覺自己似乎有點神不守舍。事實上，在脂粉叢中打滾不知多少年了，甚麼女人沒見過？但從來沒遇上過一個像張曉雲那樣令他色授魂予的女孩子。

雨粉飄在車窗上，街道兩旁的景物模糊不清。

他定了定神，把自己那像雨絲般飄拂的情緒安定下來。

他謹記着一個前輩曾冷冷地告誡他的一句話：「投入工作的時候切記心無旁騖，尤其不能想女人。」

的士駛近砵蘭街，黃色的燈箱像張燈結綵四處林立。

他在鼻樑上架上一副平光眼鏡，鑽出的士，他向左右顧盼一下，迅速走近一幢掛滿黃色燈箱招牌的大厦裡。

他在走廊上等候升降機，管理處那個在打盹的胖子管理員惺忪地望他一眼。

彭豪別過臉去沒有理會他。

這時候，升降機門打開了。一個敷着濃厚脂粉，身上散發着廉價香水味的中年婦人從升降機內走出來。

她見到彭豪，連忙回過身來攔住他的去路，輕聲地問：「找姑娘嗎？十二樓A座有學生妹，人靚身材勁，擔保正貨……」

彭豪沒理睬她，邁步跨進升降機，而且伸手按十二樓的掣鈕。

「你信老娘的話，包保你食過番尋味……」她喋喋不休地對彭豪說。

彭豪一言不發，仰頭望着信號燈在閃動。

那婦人以爲他同意到十二樓光顧，冷不防他在升降機升到四樓時，倏地伸手按停。

升降機門開了。彭豪一手推開她，走出升降機外去。

「喂喂！烏龜王八蛋。」升降機繼續上升，依稀傳出來那婦人的咒駡聲。

彭豪推開走廊的太平門，從樓梯往下走落三樓。

三樓的走廊被那「九重天公寓」的塑料招牌煌亮的燈光照得通明。

彭豪往走廊的兩端望了望，略一遲疑，推開「九重天公寓」的玻璃門走了進去。

門被推開的時候，響起一串叮叮噹噹的、悠揚的音樂聲。

公寓裡的燈光不很明亮。

通道上隱約傳來男女的打情駡俏的聲音。

彭豪站在門內，望望賬房櫃檯，見不到有人。

他踱到甬道的盡頭處看看，也看不見有人。祇聽見一房間傳出來喘息及呻吟聲。

九叔往那裡去了？他納罕地想。

他走回櫃檯前，突然聽見櫃檯內有響聲。於是，探過身子去往內看個究竟。

彭豪猛地發覺一個熟悉白髮的腦袋出現在櫃檯下的幽暗處。一點火光亮起，一陣燃燒錫紙的氣味襲鼻而來。

「九叔！」彭豪叫了一聲。祇見九叔顫巍巍地從櫃檯下站了起來，嘴裡還啣着一個火柴盒空套。

九叔見到他，連忙把嘴裡的火柴盒空套取下。

「你回來了！」他蠟黃的臉上有點尷尬。

「怎麼你又在『追龍』？你不是說過決心戒掉它，每天去喝美沙酮嗎？」彭豪語帶責備地問。

「……」九叔垂下頭。

「你這樣等於慢性自殺，遲早會賠掉自己的命！」彭豪動了氣：「瞧你，你照照鏡子，臉色青灰得像具死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是曾經去過『美沙酮戒毒中心』戒毒的……」九叔訥訥地道：「可是，一踏出戒毒所門口，那些『紅』、『黑』、『白』的帶家就走過來兜生意，沒有多少個人能禁得住誘惑的。」

「總之，你好自爲之，否則，遲早你連自己這間公寓也給吃『白粉』吃掉！」彭豪嘆了一口氣說。

這時候，有一爿房間的門打開了。

一對中年男女從裏面走了出來。那女的垂着頭，一臉畏羞的樣子，看來是一個背夫偸漢的女人，他們閃閃縮縮地走出公寓。

「讓我去清理清理，房間留給你。」九叔乘機轉話題，捧着床單走進那爿房間去。

「九嬸呢？」彭豪問，他倚在門框上看九叔更換床單。

「跟我吵了一場，回鄉跟兒媳去了。」

「幾十歲人了，還吵甚麼架？」彭豪搖了搖頭。

彭豪是幾年前從外國回香港來，投宿的時候認識九叔的。兩人談得投契，彭豪從他那裏瞭解

許多香港黑道上的軼聞。相處久了，兩人成忘年知交。

九叔收拾好床鋪後，忽有所悟地道：「打傳呼來找你『打獵』的人，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等你覆他。」

九叔說完，走到櫃圍內，從抽屜裡取出了一張字條來，連同彭豪去了廣州前留下給他的傳呼機，一起交了給彭豪。

彭豪看了看字條上的電話號碼，思索一下，然後提起話筒來撥動。

「喂！」對方是一把男不男，女不女的聲音。

「我是『獵人』。」彭豪壓低嗓音道。

對方聽了，突然住了聲。他依稀聽見話筒裡傳來那聽電話的與另一個人交談的聲音。

過了一會，那人對他說：「規矩照舊，但這人手下多，出手務須小心，一定要俐落免惹麻煩。」

「既然要如此多顧慮，我要加碼。」彭豪冷冷地道。

「要加碼？」那人叫了起來。

「加五萬，共十五萬元。」

對方沒有答他，似乎在跟身邊的人在商量。

過了一會那人的聲音又響了起來：「老大說，祇能加二萬五千元。」

「那是豬骨頭，不加夠五萬元，你們找別人吃它好了！」彭豪滿不在乎地道：「反正我正在『灣水』休息。」

說完把話筒擱在枱面，掏出小雪茄來抽。

俄頃，聽見話筒傳出來：「喂喂！喂喂！」的聲音後，他才重新檢起話筒來。

「怎麼？考慮淸楚沒有？」

「這次錢給足你，下不爲例！」換上了另一把聲音，這聲音很粗獷宏亮：「你別亂來撒賴，別惹惱我！」

彭豪還沒答上話，那把不男不女的聲音接上了：「你現在馬上到『紅番』找一號取料。」說完話，電話收了線。

「十五萬塊？」九叔在旁邊豎起拇指，睜大眼睛問：「是甚麼大料子？」

彭豪沒有回答他，祇笑了笑說：「待會兒我斬料回來跟你一起喝XO！」說完，他走出門去。

* * *

在街上，彭豪截了的士，吩咐司機開車駛往尖沙咀。

的士司機按照他的吩咐，在一條不大熱鬧的街道的街口停了車。

「紅番酒吧」的霓虹招牌在這條酒吧林立的街道上顯得特別耀目。

他在街口附近視察了好一會，才往「紅番酒吧」走去。

走近酒吧門口，正想推門進去，門被裡面的人推開，兩個醉步踉蹌的菲律賓女郎模樣的女人跌跌撞撞地從裡面走了出來。

她們抬起頭來望望彭豪，不約而同地向他拋着媚眼，用半鹹半淡的廣東話說：「噢，靚仔，你揀我們那一個？」

彭豪沒有理睬她們，伸手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閃身避過她們，推開活動門，走進酒吧裡去。

酒吧裡人不太多，昏暗的燈光裡瀰漫着煙霧。

客人們許多在抽煙，暗淡裡像點點霧海裡的漁火。

有人在格格地笑；有人在興高采烈地猜枚，彭豪的進來，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他在水吧櫃圍前的高櫈上坐下。

「喝甚麼？」那個像瘦皮猴般的酒保在櫃圍內問。

「啤酒。」他答道。從口袋裡掏出一支小雪茄來叼在嘴裡。

黝暗裡眼前突然一亮，一朶火苗在他面前閃動起來。

他偏過臉一看，一個穿黑色晚裝的女子不知甚麼時候站到他身邊來，她手中拿着打火機伸到彭豪嘴前給他點火。

「謝謝！」彭豪微俯頭點燃小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仰着頭吐出灰煙來。

眼前這女人約莫廿五、六歲，樣貌嬌俏中帶着滄桑。從半露的酥胸上，他發覺她那黑衣下的皮膚顯得特別皓白如雪。她望着彭豪，咧着血紅的嘴在輕輕地媚笑着。「可以請我喝杯酒嗎？」她問。

彭豪聽了，臉上表情淡然，伸手把酒保剛推到他面前來的一大杯啤酒端起來，遞給他。

她伸出手掌推向酒杯道：「我不喝啤酒，怕頻頻去小便！」

說着，她輕輕縱身，坐到高櫈上，揚了揚手對酒保說：「給我一杯XO加冰！」

說完，她伸手拈了彭豪叼在嘴上的小雪茄，手勢優雅地吸了起來。

「你第一次到這裡來的嗎？」她向彭豪噴了一股煙，然後打量着他問。

彭豪沒有應她，舉起大酒杯喝了一口啤酒。

「你很英俊有型！」她盯着他，又朝他噴了一口煙。

彭豪淡淡地笑了笑。

他發覺她的脖子上掛着一條紅絲繩，繩端繫着一條小鎖匙。小鎖匙懸在她深深的乳溝裡閃亮。

「你是誰？」她忽然湊近他耳朶細聲問。

彭豪詫異地打量她。他發覺她的襟上掛着一個「紅番酒吧」的工作證。

他掏出打火機來按亮，在閃動的火苗光暈裡，他發覺她的工作證號碼是一號。

「你是一號？」他低聲問。

她笑了一笑。

酒保把她要的酒推到她面前，她端起來，淺淺一嘗。

「我是獵人。」彭豪呷了一口酒，用手背拭了嘴角的泡沫低聲說。她沒有表示甚麼，祇伸手取了他的大酒杯，轉過身背着他，不知動手做了些甚麼？

然後，她把大酒杯推回到彭豪的面前。跟着，她端起自己那杯XO酒，仰着頭一口氣喝光。

「他的酒入我的賬。」她放下酒杯對酒保說。

說完，她向彭豪扮了個鬼臉，然後婀娜地搖曳着屁股走開。

彭豪目送那酒吧女郎離開櫃圍，走到客人中間打情罵俏去了。

他拿起自己的大酒杯來喝，忽然嘴唇接觸到一些甚麼？

他連忙往杯中審視——原來一條紅絲繩繫着的鑰匙浸在啤酒裏。

想是她剛才轉身背着他的時候，從脖子上除下來放進去的。

彭豪不竟啞然地笑了笑，伸出手指往酒杯裏拈起小鑰匙。

他回過頭，發覺那女子偎在客人的臂彎裏，目光在注視着他。他把小鑰匙放進口袋裏，走出酒吧去。

* * *

他走到街口，跳上的士。

的士在九重天公寓附近停了下來。

他到辦館買了XO拔蘭地酒，又到附近的大牌檔買了一大包九叔最愛吃的鹵水掌翼。

回到九重天公寓，九叔正在看報紙。

兩人坐在櫃圍前把酒談心。

九叔喝了兩杯，蒼白的臉紅漲得像熟透了的蟹蓋。

「剛才報紙刋登，那個被綁架的億萬富翁可能給撕票了！」九叔醇酒入喉，興致頓起，找了一個話題來。

彭豪祇顧在嚙咬鵝翼，沒有搭腔。

「他媽的，那傢伙爲富不仁，死有餘辜！」九叔繼續說：「聽說，贖款已付了一千多萬美元了。」

「九叔，你知道是那一幫人做的嗎？」彭豪一邊給九叔斟酒，一邊問。

九叔搖了搖頭，用手背揩抹一下從嘴角滑到下頜的油漬說：「聽說是過江龍。」

「台灣來的？」

「嗯。所以吃的是大茶飯。」

九叔呷了一口酒說：「報紙刋登，警方已掌握了一些線索了。」

這時節，彭豪突有所悟地從口袋裏掏出那條小鑰匙來，朝着燈光看着。

小鑰匙的柄上刻有「444」三個阿拉伯字。

這回又不知是那個地方的儲物箱了。彭豪暗忖着。

這幾年來，每幹一票，對方都用這個方法把資料交給他。

他一直不知這個委托他辦事的人是誰，而實在他也不需要知道。

他祇知道按照資料所示去完成任務，然後領取自己應得的酬勞，貨銀兩訖，各得其所。

這一晚，他與九叔對飲，直到酩酊大醉。

翌日，他在公寓那玻璃窗却鬆上綠油的昏暗的房間裡睡到日上三竿時分，才給傳呼機的「BB」聲吵醒。

他伸手把擱在床邊小几上的傳呼機拿起來，抹抹惺忪的睡眼，按了按機鈕看了看。

然後，他拿起几上的電話撥動。

「我是『獵人』。」他清了清嗓子，向對方說。

「××保齡球場。」對方語調低沉地道。跟着「卡察」一聲收了線。

他放下話筒，蹬直手脚伸了個懶腰，看了看擱在小几上的腕表，然後爬了起來。

盥洗完畢，他走到走廊上的

櫃圍，見到九叔坐在櫃圍內拿着香煙「入草籠」(把白粉藏在香煙中)。

九叔見到彭豪，連忙把手中的東西放進抽屜了。

彭豪笑着搖了搖頭。

「出去？」九叔一臉窘相問。

「跟我一起去喝茶嗎？」彭豪問他。

「清潔的蘭姑還沒有來，我沒空，不去了。」

彭豪到附近的酒樓喝茶，喝完茶結賬的時候，他掛在腰間的傳呼機響了起來。他結完賬，低頭看了看傳呼機上的訊號。綠色的液晶體字顯示：張小姐。

跟着是她的電話號碼。

是張曉雲在傳呼他。他的心在暗忖：我該覆機嗎？

彭豪想着，張曉雲那明麗的影子浮現在他的腦海裡。

他遲疑了一會，還是硬着心腸不覆機。

他心裡在警惕自己，在「打獵」之前，不能讓自己的思想情緒稍有分神和鬆懈。

他索性把傳呼機關掉，走出酒樓。

跳上隧道巴士，他渡海到港島的××保齡球場去。

在巴士上，他戴上太陽眼鏡，閉目養神。

他的腦海裡不期然地又浮現出張曉雲的影子。

這影子髣髴此刻灑在他身上的陽光，他無法把它擺脫。

走進××保齡球場，他站在場邊，雙手插在褲袋裡，悠閒地觀看那些人在玩保齡球。

過了一會，他踱到那放置儲物櫃的房間去。

在滿目的儲物櫃中，他找到了「444」號櫃。

他向左右回顧一下，見房內沒有其他人。於是，他掏出昨晚從酒吧那女郎手裡得來的小鑰匙。

開了櫃門，他伸手從裡面掏出一個雞皮紙的大信封來。跟着，他走進洗手間去。

他走進廁格，關上門，然後從信封裡掏出一些東西來。

那是一疊金色鈔票，和一張照片。

他約略地點數一下鈔票，共七萬元。把鈔票放進外衣內袋後，他再看看那張照片。

照片裡是一個嘴上長了八字鬍子的大胖子。頭微禿，樣貌堂正威嚴，一副不怒而威的樣子。

彭豪看看照片的背面，一如以往，沒有寫上「獵物」的姓名，祇寫有他出現的地方和時間。

這照片背面寫着：蒙妮坦芬蘭浴室。二十時。

彭豪再把大胖子的樣子仔細地端詳良久，直到閉上眼睛，能在腦海裡把他的樣子描摹出來爲止。

然後，他把照片撕個粉碎，擲進抽水馬桶，拉一拉水掣，把它衝走得乾乾淨淨。

蒙妮坦芬蘭浴室在銅鑼灣區，離保齡球場不遠。彭豪安步當車前去勘察現場環境。

蒙妮坦芬蘭浴室在一幢商業大廈的二樓。

彭豪在對面馬路佇立了一會，望見那兩條自動樓梯像大廈的舌頭似的，把熙來攘往的人吞進去，吐出來。

然後，他乘自動電梯到二樓去。

蒙妮坦芬蘭浴室的大門在走廊的盡頭，門面的裝璜富麗堂皇。門的兩側放置着兩株盆栽的棕櫚小樹，充滿了熱帶情調。

棕櫚樹側亮着一個「出路」的燈飾，那是通往後樓梯的太平門。

彭豪推開太平門走進後樓梯，往下走，發覺樓梯下是大厦的後門。

可是，一條粗大的鐵鏈把這道通向後巷的太平門緊鎖上了。

彭豪回身拾級而上，走上三樓。

三樓近太平門的是一間音樂學校。琤琮的鋼琴聲從玻璃大門的縫隙滲了出來。

他走到走廊中間，乘升降機回到樓下。

走出這幢商業大廈，他在摩肩接踵的人潮裡閒逛了一會，踱進一間大酒店的咖啡室去。

他揀了個近窗的位子坐下，向侍者叫了一杯咖啡，從袋裡掏出一支小雪茄來抽的時候，突然有一個白色的身影在他面前出現。

他抬起頭，發覺面前站着的竟是張曉雲。

她穿着一襲白色露肩的連衣裙，正用狐疑的目光打量彭豪。

「是你！」彭豪有點感到意外。

「哈哈，果然是你！」張曉雲笑了起來：「你戴上太陽鏡，我險些兒認不得你哩！」

「請坐。」彭豪向面前的椅子伸了伸手。

「你在等朋友嗎？」張曉雲遲疑地問。

「不，只是我一個人。」

張曉雲聽了，掀了掀裙襬，在他面前坐了下來。

跟踪獵物　瞭解動向

張曉雲向侍者要了一杯橙汁，轉過臉來瞟彭豪一眼，佯作生氣地問：「爲甚麼我打電話給你，你不覆機？」

「我……」彭豪一時語塞。怔了怔後，他裝作突有所悟似的，從腰間拈出傳呼機來看了看，恍然地道：「噢！原來我昨晚關了機掣哩！」

「原來你是個冒失鬼！」

「你打電話給我有甚麼事？」彭豪問。

「還錢給你。」張曉雲說完，從手袋裡掏出銀包，拈出錢來還給彭豪。

「算了吧！」彭豪推搪着說：「算是我做東請你乘火車、吃晚飯好了。」

「我不是說過無功不受祿嗎？」張曉雲把鈔票再一次推到面前：「陌路相逢，你如此慷慨地幫忙我，我已經感激不盡了。」

彭豪見她意志堅決，只好把錢收了。

「這杯橙汁由我做東，你大概不會拒絕吧！」彭豪指了指她面前那杯橙汁打趣地說。

張曉雲嬌憨地笑着點了點頭。

「你常到這裡來喝咖啡嗎？」她啜了一口橙汁問。

彭豪搖了搖頭。這時候，他始發覺自己擺在煙灰缸上的小雪茄點燃後，因爲見到張曉雲竟然忘記吸食，已經熄滅了。

「你可以吸煙，我不介意的。」張曉雲笑着指了指小雪茄說。

「我只是在無聊的時候才吸煙。」彭豪搖了搖頭道。

「無聊是一種福氣。」張曉雲道。

彭豪蹙了蹙濃眉，表示不明白她的意思。

「不是嗎？」張曉雲解釋道：「人只有空閒的時候，才會感到無聊，生活得有空閒時間去無聊，不是福氣嗎？」

彭豪聽了，打趣地道：「說來倒有點道理。我猜——今天你似乎很有福氣哩！」

彭豪這麼一說，倒令張曉雲眨着大眼睛望着他，一時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略一思索後，她頓時明白了過來，連忙看看腕錶說：「你別以爲我現在有空閒，我正忙得要命呢！」

「忙些甚麼？」

「我們公司明天在這酒店裡搞一個秋季時裝表演，今天忙於綵排。」張曉雲道。

「是展出你設計的時裝嗎？」

「嗯。」張曉雲點了點頭：「你有興趣進去看綵排嗎？」說完，她望着他，眼波裡流盼着誠意。

「我……」彭豪遲疑起來。

「有許多漂亮的模特兒給你欣賞，包保你目不暇給！」張曉雲在慫恿着。

「我……」他仍然把不定主意。

「你把不把我當作朋友？」張曉雲突然捉住他擱在桌上的的手，緊握着問。

彭豪毫無招架地點了點頭，臉上有點兒窘態。

他從來沒有試過被女孩子三言兩語弄得方寸全亂。

他此刻被她那閃着智慧和誠懇的明眸征服了。

張曉雲這當兒也給他那俊朗的臉上的可愛的憨態迷得怦然心動。

她捉住他的手這一刹那彷彿產生了一股電流，令她的身心陡地有了發麻的感覺。

她連忙縮了手，秀美的臉刷地紅了起來。

一陣緘默在他們之間游過。

「如果你不喜歡參觀，我不勉强你了！」頃刻，她垂下頭，眼睛偷偷地望了望他，幽幽地說。

「不，不，我喜歡的！」他望着她那羞澀的臉，忙不迭地答應她。彭豪壓根兒想不到自己一向像鐵般冷硬的心腸，竟突然軟化得像粒棉花糖。

於是，他揚手叫侍者結賬。然後跟張曉雲走到酒店的會議廳去。

酒店偌大的會議廳裡架起一個舞台，一座天橋從舞台伸展出來。

天橋兩旁排列滿餐桌。此刻，空中盪漾着輕快的音樂，年輕貌美的模特兒穿梭似地從後台內婀娜多姿地走出來，又扭動腰肢走回去。

一個舞台監督似的長髮青

年，在台下抱着雙手，全神貫住地留意看每一個模特兒的走路動作和節奏，稍有不滿意的地方，就伸出手來指了指對方，大聲指出她的錯誤。

這長髮青年轉過身來，發覺張曉雲與彭豪站在背後。他點頭與他們打招呼。

彭豪發覺他唇紅齒白，樣子俊美。他的頭髮長及肩部，柔美而光澤。

彭豪心裡在想：要是他穿了女服，化了妝，走在天橋上，肯定會比台上那些模特兒更像女孩子。

「這是廸奇……」張曉雲給他們介紹：「這是彭豪。」

「你的男朋友？」廸奇與彭豪握手，偏過臉來問張曉雲。他的聲音尾音很軟，像女孩子的溫柔。

彭豪握着他的手，感覺到他的手像無骨似的柔軟。

「我新認識的朋友。」張曉雲對他說。

「這麼英俊瀟灑的男朋友，你把他帶到這兒來，不怕給台上那些小妖精攝上去了嗎？」廸奇的目光直勾勾盯着彭豪，嘴裡在對張曉雲說。

「她們都不怕，我倒反而怕你哩！」張曉雲打趣地說。

廸奇瞟張曉雲一瞥眼波，輕輕地笑了起來。

張曉雲望望彭豪，他在莞爾地笑着。

廸奇繼續指導模特兒們的綵排。

張曉雲坐在彭豪身邊，給他解釋每一襲時裝的特點。

彭豪的英挺俊朗吸引了天橋上每一個模特兒。她們走出來的時候，目光總是投到他的身上。有些甚至向他拋媚眼。張曉雲不時斜着眼睛，偷看彭豪的表情。

彭豪知道張曉雲在望自己，故意裝着興趣盎然地望着台上的模特兒。

遇上那向他拋媚眼的目光，他還眨眨眼，向對方作個鬼臉回應。

「你在這裏把她們弄得神不守舍了！」張曉雲終於忍不住笑着說。

「我有這個魅力嗎？」他打趣地問。

「嗯，包括他……」張曉雲偷偷指了指廸奇，把嘴湊到他的身邊說：「他也爲你着迷！」

廸奇彷彿聽到她的話，回過頭來向彭豪嫣然一笑。

這一笑令彭豪渾身發毛。他壓低嗓子問張曉雲：「他是個『基佬』？」

張曉雲點了點頭，扮個鬼臉。

「我們到外面走走好嗎？」彭豪道。

「我現在沒空，今晚我請你吃晚飯如何？」張曉雲道。

「今晚我有約，改天吧！」彭豪推辭。

「明晚來看正式表演嗎？」她期待地望着他：「時間是八點卅分至九點卅分。」

「到時我不知有沒有空。」彭豪猶豫地道。

「你不是說過，你是自由職業的嗎？」

「自由職業也得謀生。」彭豪發覺她眼瞳閃過失望的神色，連忙加了一句說：「到時抽到空我一定來捧場，不過要你請消夜。」

「沒問題！」她臉上登時綻出笑容。

彭豪別過張曉雲，走向會議廳大門的時候，後面有人在叫住他：「慢走，請等一等！」

彭豪停下步，回過頭來，發覺追上來的是廸奇。

他跑到彭豪面前，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粉紅色的名片遞給他，語氣嬌嗲得像女兒腔地說：「有時間打電話給我，我們做個好朋友，家裏只有我一個人……」

彭豪沒待廸奇把話說完，就支支吾吾地敷衍他一聲，連忙走了出去。

臨出會議廳時，他的眼梢瞥見張曉雲在盯着自己。

走出酒店，把廸奇的名片掉進垃圾箱，他看看腕錶，時間已是下午五點鐘。

* * *

他踱到酒店附近的維多利亞公園去。

維多利亞公園的足球場上有球隊在比賽。

他坐在木看台上看了一會，然後走到籃球場去。

籃球場有幾個年輕人在投籃。他一時技癢，走過去與他們玩在一起。

在美國男童院的時候，他是院裏的籃球好手。

「我們分隊比賽好嗎？」其中一個年輕人忽然提議，眾人附和。他的興頭來了，竟也伸出手去猜分隊。

他的身材高挑，球技依然。

他所屬的那一隊因爲他的出色表演，竟獲全勝，一直沒敗下陣來。

玩了一會，汗流浹背，他看看腕錶，六點多鐘了。

他不再玩。踱出公園，他朝「蒙妮坦芬蘭浴室」那條街走去。

「蒙妮坦芬蘭浴室」對面有一間快餐店。彭豪走進快餐室，買了一客三文治及一杯可樂。

他找了個靠門口玻璃牆的位子坐下。

坐在那裏，他可清楚地看見這條不太寬闊的馬路對面的情景。每一個進出那幢大廈的人，都逃不過他專注的目光。

他悠閒地在吸啜可樂，吃着三文治，目光盯着對面馬路來往的行人。

時間漸漸接近八點，一輛大房車在對面馬路停了下來，只見車上跳下三個人。

兩個是身材裁魁梧的。而站在中間的那個則是矮胖的。

那個矮胖的轉過身來，在向司機說些甚麼。

彭豪「登」的眼前一亮——那人不是照片中的「獵物」是誰！

正是他！微禿的腦袋，嘴上兩撇八字鬍子，一臉威嚴的表情……

彭豪瞥見那輛大房車駛離，那兩名魁梧大漢簇擁着大胖子走進大厦，踏入自動樓梯上樓去。

彭豪馬上離開快餐店，跑過馬路。

他跟着乘自動電梯上二樓，推門走進「蒙妮坦芬蘭浴室」去。

一個穿旗袍的女侍應笑口迎人地趨前來招呼他。把他帶到更衣室門外。

他走進更衣室，一個穿白衣黑褲的男侍者迎了上來：「老闆，請到這邊來。」

那男侍者把他引至排滿了儲物櫃的更衣室裡。

彭豪驀地發覺那大胖子跟那兩個大漢正在脫光衣服，把衣服放進儲物櫃。

然後，他們腰間纏圍上一條白浴巾，一起從另一個門口走了進去。

彭豪側過身子，垂頭，讓他們在身邊經過後，才動手脫衣服。

他從口袋掏出兩張綠鈔票塞到一直站在他旁邊，伺候着他的男侍應手裡。

「多謝老闆！多謝老闆！」那男侍者連忙彎腰曲背地一邊說着，一邊張開手中的白浴巾遞給他。

彭豪接過大浴巾，往腰間纏了上去，裝作有意無意地笑着道：「剛才那個大肥佬胖得險些連大浴巾也纏不上哩！」

「他是這裡的常客，差不多每晚都來的。」男侍者說。

「準是看上了一個按摩的。」彭豪笑着說。

「你一點也沒猜錯。」男侍者向左右望了望，輕聲地對他說：「他鍾意了我們『蒙妮坦』亞姑，八號。」

「八號漂亮嗎？」彭豪問。

「漂亮說不上。但身材好，功夫好，許多石榴裙下客哩！」男侍者道：「不過，剛才那肥老闆一到，任何人都休想找八號按摩。」

「那大胖子是甚麼名堂的？」彭豪打探道。

「這個可不大清楚了，」男侍者搖搖頭說：「不過，每次他到來，都有兩三個人傍在他身邊的，看來，來頭倒不小喲！」

彭豪聽完笑了笑，不便再往下問。

他從更衣室通往浴池那個門口走了進去。

他瞥見那大胖子斜倚在圓形的溫水浴池邊，正在接受着水力按摩。

那兩個彪形大漢如影隨形地分別站在他的兩邊。

大胖子抬起頭，與彭豪的目光接觸。

彭豪連忙別過臉，走往浴池旁邊的淋浴的地方。

通常客人都要在淋浴的地方，沖洗乾淨身體，才准許跳進浴池裡去，以確保浴池裡水質的清潔。

彭豪在洗澡的時候，眼梢瞥見大胖子旁邊的兩名大漢的眼睛在直勾勾地打量他。

彭豪洗澡完畢，跳進圓形浴池旁邊那個橢圓形的冷水浴池裡去。

他斜倚着身體，把頭枕在冷硬的浴池邊，閉上了眼睛養神。

他不能讓他們三個人對自己稍有懷疑。

兩個圓形及橢圓形的冷、暖水浴池裡，共有十一、二個客人。

彭豪閉着眼睛，感覺到大胖子說話的聲音特別宏亮。

此刻，他們在談一些淫穢的話題。三個人目中無人地哄笑起來，聲音響徹整個浴池的場子。

大胖子「哈哈」的笑聲，像黑夜中大森林裡一隻不知名的怪鳥在啼叫。

良久，彭豪聽見兩個大漢，一個站在池邊用力拉，一個在水裡使勁推，吃力地把大胖子拖上浴池邊的聲音。

他微睜開眼睛，祇見大胖子那個雪白卻又花斑的大屁股正在向着他。

大胖子好不容易才在池邊站了起來。

其中一個大漢連忙往一個衣架上的一疊疊的短褲子裡，拿一條特大的給大胖子穿上……

大胖子穿好褲子，離開浴池，走進一間貴賓房去。

而那兩個大漢則走進貴賓房隔鄰的桑那浴房間裏。

彭豪從冷浴池爬上來，穿上褲子，走進按摩房去。

按摩房裏有六張床位，其中有兩張躺着正在接受女技師按摩的客人。

彭豪揀了那張近門口，躺着可以望見貴賓房的床位躺下。

一個穿袍的公關小姐走了進來。

「先生，叫那一位替你按摩？」公關小姐問。

「八號。」彭豪想了想說。

「哦，對不起！」那公關小姐堆着笑容抱歉地說：「八號很忙，可能要等許久，我給你推薦一個好嗎？」

彭豪故作考慮狀。

「我介紹的手勢好，擔保你滿意的！」公關小姐連忙游說道。

「好吧！」彭豪答應她。

公關小姐含着笑走了出去。

* * *

彭豪的目光一直在留意着貴賓房的門口，貴賓房關上了房門，大胖子也許正在裏面接受「八號」的按摩。

彭豪心裏暗忖：這個時候闖進貴賓房幹掉大胖子不行，因爲有第三者在場。

「先生您好！貴姓？」一把帶鄉音的女聲在他耳畔響了起來。

他抬頭一望，一個穿白袍的女子在他躺着的床前出現。看她的樣子和聽她那一口鄉音，他一下子就可以肯定她是一個新移民。

「我姓李。」彭豪信口胡謅答道。一雙柔軟的手已捏到他的臉上來。

「我是卅六號，叫亞MAY。」女按摩師一邊替他捏着臉，一邊對他說：「有時間請多多捧場！」

彭豪沒有應她。他不時睜着眼，望着貴賓房的門口。

忽然，他瞥見房門打開了，大胖子披着大毛巾從裏面走出來。

他往那裏去呢？彭豪暗忖。

祇見一個女人站在貴賓房門口，伸出手來打一下大胖子肉騰騰的大屁股，打趣地笑着說：「小完便記得要洗手。」

大胖子聽了，回過身來伸手捏了捏她的鼻子，「哈哈」地笑着，企鵝似地往走廊盡頭的洗手間走去。

那女人站在門口，一隻手按着門框，另一隻手叉着腰，格格笑地望着大胖子龐大的背影。

她穿着一件緊身的白背心，漲鼓鼓的大乳房彷彿隨時裂帛而出。

「你知道她爲甚麼要他洗手嗎？」亞MAY把嘴湊到彭豪的耳邊來細聲問。

「爲甚麼？」彭豪反問。

「那大肥佬喜歡上下其手，不洗乾淨不行！」亞MAY笑笑說。

「她是『八號』？」彭豪輕聲問。

「嗯。」亞MAY壓低嗓子說：「是大肥佬的『打伶』。」

「爲甚麼她可以不用穿白袍？」

「如果你轉到貴賓房去，有興趣另外『買鐘』……」亞MAY一邊在搓捏着彭豪的雙頰，一邊把嘴唇貼到他耳朵上說：「我可以連背心也不穿……」

彭豪閉着眼睛笑了笑，沒有作聲。

爲了要摸清大胖子在「蒙妮坦芬蘭浴室」裏的活動習慣，彭豪在按摩完一個鐘後，再加了一個鐘。

亞MAY以爲他欣賞自己的按摩技巧，開心得堆滿了笑容，跟彭豪說話時也親暱起來。

彭豪發覺大胖子在大約兩個鐘頭的時間內，曾經去過兩次洗手間，每次時間約莫七分鐘。

那是他身邊唯一沒有人在一起的時刻。假如洗手間裏沒有其他人的話，那將是最佳的良機……

彭豪心裏下了決定——「打獵」行動明晚在「蒙妮坦芬蘭浴室」的洗手間裏進行。

他走出浴室，腰間的傳呼機「BB」地響了起來。他看看顯示，

是一個手提電話的號碼。

是誰呢？他怔怔地想。

躊躇了一會，他終於在街邊的電話亭覆電話。

「喂……」對方是軟軟的，不男不女似的聲音：「是彭先生嗎？」

「你是那一位？」彭豪問。

「哎喲！你這麼快就忘記我了！」對方嗲聲嗲氣地說：「我們幾小時前才見過面哩！」

彭豪聽他這麼一說，頓時恍悟這人是與張曉雲合作搞時裝表演的那個長髮青年廸奇。

「你是廸奇！」他道。

「你終於記起我來了！」對方喜不自勝地說：「我現在跟曉雲一起吃晚飯，你來嗎？」

「對不起，我沒空。」

「那麼晚一點到我家裏來好嗎？我家裏沒有其他人。」

「不了，我另外有約。」彭豪冷冷地答道。

「我會整個晚上在等你，好嗎？」廸奇鍥而不捨地說。

彭豪感到一陣厭煩，也不再回答他，「卡察」一聲收了線。

走出電話亭，發覺大胖子與兩個保鏢站在路邊等車子。他連忙重新走進電話亭，拿起話筒，作打電話的動作，目光注視大胖子他們的動靜。片晌，祇見一輛大房車駛到他們面前，他們鑽進車廂裏離去。

彭豪心裏在想：這次請他「打獵」的人鄭重地吩咐他幹掉「獵物」一定要乾淨俐落。甚至他故意加碼五萬元對方也答應付出。看來，這大胖子倒是個有份量的人物。

認識曉雲 改變人生

究竟大胖子是何方神聖呢？彭豪沒放心思去猜想。

因爲，他知道祇要明晚幹掉大胖子，後天報紙便會把他的底細揭露出來。

翌日，彭豪跟每天出動去「打獵」前一樣，爲了保持最佳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他沒有外出，整日躲在九重天公寓裏休息。

他走到賬房櫃圍去跟九叔下棋、談天，說鹹濕笑話。

在黃昏的時候回到房間作小睡片刻。

出門前，他把一個特製的手錶戴在手腕上。

這手錶是他除了手槍和匕首外，另一種謀生工具。

祇要按了按暗掣，就可以從手錶裏抽出一條精鋼製造的鋼絲出來。

這鋼絲幼小如普通釣魚的魚絲，但可以負荷五百公斤的拉力。

彭豪決定用這條鋼絲來解決大胖子。

他把鋼絲從手錶裏抽出來小心翼翼地檢查了一遍，然後走出九重天公寓去。

出門前，他把一張金色鈔票塞到九叔手裏，叫他今晚準備一瓶XO，待「打獵」完成後回來跟他喝個痛快。

乘隧道巴士到銅鑼灣，他到「蒙妮坦芬蘭浴室」對面的快餐室略爲進食。這時候，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分了。

彭豪坐在近門口的地方，啜着飲品，望着街上熙來攘往的人潮和車輛。

眼前的一切都顯得如此平和有秩序。

誰會想到，一兩小時後，這條街道上會發生命案呢？

彭豪看了看腕錶，時間已經是晚上八時了。

載大胖子的豪華房車還沒有出現。

他今晚會不會來呢？

彭豪正暗自思索間，那輛豪華房車在對面大廈門口出現了。

三名大漢擁簇着大胖子從房車裏鑽出來，走進大廈裏去，彭豪的情緒彷彿注射了興奮劑似的抖擻起來。於是他跑過馬路去，這當兒，突然聽見有人在呼喚他的名字……

彭豪回頭一望——一輛經過的車子停了下來，車窗內有一隻手伸出來向他揮動。

彭豪微俯低身子一看，從車內探首出來的正是張曉雲向他招手。

他略一猶豫，祇好回身跑回對面馬路。

「嘿！這麼巧又遇上了你！」彭豪道。

「還有我廸奇呢！」原來駕車的是長髮的廸奇，他探過身子下來向彭豪眨了眨眼睛，嬌俏得像個女孩子。

「爲甚麼你整天不覆CALL機？」張曉雲問。

「我忘記携帶在身上。」彭豪信口胡謅說。跟着他問道：「找我有甚麼事？」

「來參觀我們的時裝表演嗎？」張曉雲看看腕錶說。

「我現在約了一個朋友見面，待會兒時間趕得及的話，我一定去捧場！」

「你說過的話要算數的！」張曉雲眼睛睜得大大的，指着他認眞而嬌憨地說。

她這個表情美得攝人，彭豪心神爲之一盪，連忙點着頭唯唯地答應她。

「我們等你！」廸奇插嘴說。

彭豪望着他們的車子在街口拐彎消失了，才邁步跑過馬路。

大胖子今晚的興緻似乎特別高，說話的嗓門及笑聲特別響亮。

彭豪爲了不引起他們注意，所以望也不望他們一眼。

他心情有點緊張。

因爲，待會兒單對單應付眼前這個龐然巨物，而且是埋身衹用一根鋼絲，能否一擊成功還需要靠點運氣。

走進按摩房的時候，他仍躺在昨天那張床，仍叫昨天的卅六號女按摩師亞MAY。

亞MAY走進來見到是彭豪，顯得很開心。

「我替你脫手錶好嗎？」她發覺彭豪忘記脫手錶，細心地問。

「不……」彭豪連忙推開亞MAY的手說：「我要看時間。」

亞MAY今天的按摩特別細心周到，可惜彭豪却心不在焉。

他瞥見那大胖子從貴賓房出來了！連忙示意亞MAY停手說：「等一等，我要去洗手間。」

洗手間在走廊的盡頭。

彭豪推門走進去的時候，見到除了大胖子站在尿槽前小溲外，還有一個穿着製服的侍者，站在大鏡子前，拿着梳子在慢條斯理地梳頭髮。

彭豪心裏有點氣急，他站到大胖子旁邊的尿槽前小溲。祇見大胖子打了個冷顫，抽起褲子就轉身往外走。

那侍者還在梳理他的頭髮。

錯失了一個機會，彭豪暗裏抽了一口冷氣，不禁狠狠盯那侍者一眼。

他重新躺在床上讓亞MAY按摩。

因爲熟絡了的關係，亞MAY一邊按摩，一邊喋喋不休地主動找話題跟彭豪談天。

她由飾西太后的劉曉慶談到演帝女花的龍劍笙……

當她說話意興最濃的時候，彭豪突然坐了起來說：「對不起！我又要去洗手間了！吃飯時喝多了啤酒，眞痲煩！」

「不痲煩！不痲煩！」亞MAY連忙說。

她樂得停下來休息一下。

彭豪再次跟大胖子走進洗手間。

這回洗手間裏沒有其他人，大胖子回過頭來望一望跟着他背後進來的彭豪。

彭豪朝他笑了一笑，他覺得彭豪有點面善，也回報一笑，嘴上的八字鬍子揚了一揚。

他走近尿槽扯下褲子撒尿。

彭豪迅速從腕錶裏扯出鋼絲來……

彭豪迅速戴上手套，然後一個箭步竄到大胖子身後，雙手揚起鋼絲，朝他的頭頂罩下去。大胖子發覺背後有異動，大吃一驚，正想轉身時鋼絲已細在他的脖子上。

彭豪陡地轉身，雙手猛地使勁把鋼絲收緊。

跟着，他雙腿紮馬，臀部翹起，二百多磅的大胖子登時被他背在背上。

鋼絲已深陷大胖子那粗胖的喉節裏，他憑空亂蹬着雙脚，雙手試圖扳開鋼絲，可是鋼絲繃得緊緊的，一動也不動。

不消一分鐘，大胖子的手脚頹然地垂了下來，氣絕了。

彭豪怕他還未斷氣，使勁地把鋼絲再扯了兩下，然後，把他拉進厠格去。

他放下大胖子的屍體，先關上厠格的門，然後吃力地把笨重的屍體抱起，放在抽水馬桶上，擺佈成他正在如厠的樣子。

之後，彭豪雙手扳着厠格的矮牆，一縱身攀過隔鄰厠格，脫去手套，放進水箱，然後從容地走了出來。

他走到洗手盆前洗洗手，向鏡子裏瞧瞧自己，伸手撥了撥那垂到額前來的一綹頭髮。

這時候，有一個客人推門走進來小溲。

彭豪扯了一張紙巾抹抹手，然後施施然地走出洗手間去。

亞MAY坐在按摩床上等待彭豪，見他走回來連忙站起身問：「你肚子不舒服嗎？」

「嗯。」彭豪信口應道，用手撫摸着肚子。

「那麼，還踩不踩背脊？」

「不了。」

彭豪看了看腕錶說：「我約了朋友，要走了。」

當彭豪走出按摩房的時候，

另一個房間的兩個大漢匆匆地往洗手間走去。彭豪認得他們是大胖子的保鏢。

彭豪在更衣室裏更衣的時候，見到大胖子那兩個保鏢匆匆地推門走進來。

彭豪嚇了一跳，正在穿褲子的動作也停了下來。

那兩個大漢神色緊張，擧目向室內張望。

「我們的『大哥』呢？你有沒有見過他？」其中一個向男侍應詢問。

「沒有見過他。」男侍應搖搖頭，被他們那慌張的神色引得一臉的驚奇，兩個大漢不得要領，匆匆地走了出去。

「奇怪！」男侍應大惑不解地望望彭豪。

彭豪聳了聳肩膊，表示自己也不曉得。

* * *

彭豪走出蒙妮坦芬蘭浴室，乘自動電梯落到街上。他看看腕錶，時間是九點鐘。

他躊躇了一會，擧步朝十分鐘路程的大酒店走去。

酒店的會議廳裏坐滿了參觀時裝表演的客人。

節奏輕快的音樂在迴盪。

鐳射的燈光和攝影機的鎂光不停地閃射到天橋上。

漂亮的模特兒婀娜多姿地在天橋上來回走着。

彭豪站在台前看了一會，目光向週遭搜索，不見張曉雲和廸奇。於是，他往後台走去。

甫踏進後台的門口，他就瞥見張曉雲在忙碌地協助一個裸着身體的模特兒更換時裝。

而廸奇站在前台通後台的門口，緊張地指揮着模特兒們出場。

對彭豪的進來，他們兩人渾然不覺。

倒是一個更了衣匆匆出場的模特兒，發覺了彭豪，經過他身旁時，向他打了個眼色，俏皮地唱了一句：「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然後，她扭着屁股，輕快地走出場去。

彭豪抱着雙手，倚在門邊，興趣盎然地望着張曉雲，看她忙到甚麼時候才發覺自己。

「噢！你來了！」倒是廸奇首先發覺他，歡欣地叫了起來。

張曉雲聞聲回過頭來，見到他，秀美的臉上登時綻開了一朵燦爛的笑容。

「我以爲你不會來了！」她說。

「寧失信於天下，莫失信於女人……」彭豪打趣地笑着說：「我怎敢不來？」

「擦了油的嘴！」張曉雲瞟他一瞥嬌憨的眼波。

這時候，廸奇走到他身邊，親熱地捉住他的手說：「待會兒表演結束，我們一起去DISCO好嗎？」

「這個……」彭豪掙脫了廸奇的手，遲疑地望了望張曉雲。

張曉雲笑謔地說：「廸奇，別捉住人家不放，可能人家佳人有約哩！」

「沒有！沒有！」彭豪連忙搖頭說：「不過……」

「不過不喜歡跟我們一起玩！是嗎？」張曉雲繼續協助一位模特兒更衣，嘴裏不放過調侃他。

「那麼……」彭豪想了想說：「好吧！由我作東好了！」

「是不是見者有份！」那個模特兒換好衣服，轉過身來笑着搭訕問。

「好的，見者有份，祇要大家高興！」彭豪爽快地答應了。

「爲甚麼這樣闊綽？」張曉雲睜大眼睛問他。

「表示誠意。而且……」彭豪笑着說：「我剛做完一單大生意，賺了錢。」

「噢！我喜歡爽財仗義的男人！」廸奇湊過嘴巴來想吻彭豪。

彭豪閃身避過了，躲到張曉雲身後，以她作擋箭牌。

張曉雲給他們的擧動逗得哈哈地笑了起來。

* * *

時裝表演完畢，連同八個模特兒共十一個人，浩浩蕩蕩地往DISCO去……

其實，彭豪爲人一向較爲沉靜，並不習慣DISCO裏那種震耳欲聾，節奏强勁的音樂，和那七彩絢麗，令人眩目的激光，但他今晚却在這熱鬧的氛圍裏忘却了自己。

張曉雲的一顰一笑，都令他神魂顚倒。

在江湖上闖過不少日子，在脂粉叢中打滾過無數次，從來就沒有一個女孩子能令他如此色授魂予，不能自己。

在DISCO玩完，一干人等到夜店消夜。

彭豪的英姿爽颯、慷慨豪情，不但引起了所有人的好感，也令張曉雲芳心暗許。

消夜完畢，廸奇駕着車送張曉雲及彭豪回家。

在車上，彭豪帶着幾分酒意，把頭凑到坐在前面的張曉雲的耳畔，柔聲地問：「今晚玩得開心嗎？」

張曉雲點了點頭，轉過臉來，溫軟的嘴唇剛巧印在彭豪的嘴上。

她的臉上一陣灼熱，連忙避開了。

駕着車的廸奇瞥見了，指了指自己的臉頰對彭豪嚷着說：「哦……你別偏心，吻我！」

彭豪被他逗得發笑，伸手朝他的臉頰捏了一把。

廸奇被捏，像貓兒被順捋着頸毛似的，一臉的陶醉，他忘形地把車子駕得「之」字行駛，驚險萬狀，嚇得坐在前面座位的張曉雲花容失色。

車子在一幢外型華麗的大廈門前停下。

張曉雲鑽出車廂，扭過身來向彭豪及廸奇揮手道別。

「等一等！」彭豪推開車門鑽出來：「我送你上去。」

張曉雲沒有拒絕他，她從手袋裏掏出鎖匙來開了大廈的大門鐵閘。

走進走廊，那管理處的護衛員笑着跟張曉雲打招呼，好奇的目光投向彭豪。

在升降機裏，兩人站得很接近，彼此聽到對方的呼吸聲，彭豪一低頭，發覺張曉雲怔怔地望着他。

彭豪禁不住倏地把她摟進懷裏。

四片火熱的嘴唇交融在一起……

升降機門打開了，張曉雲輕輕地從彭豪的懷裏掙扎出來，低着頭，羞澀得飛起一臉紅暈。

兩人在一個單位的門口停下步。

張曉雲依依不捨，情深款款地望着彭豪。

「今晚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個晚上。」彭豪捉住她的雙手說。

「我也是。」她含羞地低下頭，輕聲地說。

彭豪用手輕輕地托起她的下頷，再一次吻她潮濡的小嘴。

她一邊伸手玩弄着彭豪的外衣鈕釦，一邊幽幽地叮囑他說：「待會兒你別跟廸奇到他家裏去，明白嗎？」

「嗯。」彭豪點點頭，像個聽話的小孩子。

張曉雲開了門，轉過身來向他搖搖手道晚安，最後又細聲地對他說：「明天打電話給我。」

彭豪待張曉雲關上大門，才轉身離開。

這一瞬間，他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 *

鑽進車廂裏，廸奇深情地望着他，嬌滴滴的表情充滿了女兒態。

「到我家裏來好嗎？」廸奇一邊發動引擎一邊問。

「不打擾你了。」

「來嚐嚐我煮的咖啡，你會讚口不絕的。」廸奇說。

「謝謝了，改天吧！」

「我有蘇聯的伏特加酒和魚子醬。」廸奇向彭豪眨了眨眼睛說：「你知道嗎？蘇聯的魚子醬最著名，吃了之後特別容易亢奮，其樂無窮。」

「我受不了魚腥的味道。」

「你吸大蔴嗎？我有上佳的。」廸奇伸手撫摸着彭豪的大腿說：「吸了大蔴飄飄欲仙，我們……」說着，他的手在移動……

彭豪連忙推開廸奇的手說：「對不起，我不喜歡搞『基』，我祇喜歡女人。」

「那好極了！」廸奇媚笑着說：「我可以做女人。」

彭豪沒有理睬他，把目光投向遠處。

廸奇繼續說：「女人能給予你的，我也能給你。你會發覺我比女人更加女人，如果你喜歡！我明天就去把胸隆大，唔……」

他說着，又伸手往彭豪的大腿內側摸下去。

彭豪連忙捉住他的手說：「今晚你喝得太多了！」

「你以爲我醉了？」廸奇向他拋了個媚眼說：「我一點也沒有醉，要是眞的醉了，也祇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你令我癡癡地醉了！」

廸奇的癡纏不能善罷，彭豪儘管是個鐵錚錚的硬漢，一時間倒不知該如何是好。

這當兒，他瞥見車子經過一片通宵營業的夜店，靈機一觸，連忙說：「喝啤酒太多，我要去洗手間，快停車！」

廸奇煞停了車，目光望向他的袴下，表情趣怪，含羞地笑着說：「是給我弄興奮了，是嗎？」

彭豪沒有回答他，推開車門，鑽出車廂，跑進夜店裏去。

「我等你，快點呀！」廸奇在車內探頭出來喊道。

彭豪從夜店的後門走了出去。

他截了一輛的士回九龍去。

* * *

途中，一輛白色的救護車響着警號，風馳電掣地迎面在車旁擦過。

彭豪忽然想起在蒙妮坦芬蘭浴室內給自己殺死了的大胖子。

他從來不會在事後回想起自己幹掉了的人。可是，爲甚麼今晚他會這樣想呢？

救護車的警號漸漸遠去，他陡地感到一陣死亡的恐懼。

彭豪從來祇給別人製造死亡。

他冷酷、痲木，活着就彷彿祇從別人的死亡裏謀求生存。他自幼孑然一身，無牽無掛，無懼於生死，如今，他的心靈上刻了張曉雲的影像，忽然覺得生命豐盛和可愛起來……

回到九重天公寓，九叔見他推門進來，劈頭就罵道：「狗娘養的，你到底死回來了！」

他發覺賬房櫃台圍上，那一大碟鹵水掌翼原封不動，而那瓶XO酒已喝了一大半。

「對不起，給人拉了到DISCO去。」

「你倒快活哟！」九叔打了個酒呃說：「我還在擔心你出了亂子呢！」九叔說完，拿起酒瓶給彭豪斟酒。

九叔已有醉意，微顫的手把酒斟得滿瀉在櫃面。

彭豪端起酒杯與九叔碰了碰杯，呷了一大口酒，然後抹抹嘴角說：「九叔，不知爲甚麼，今晚幹完後心裏竟然有點害怕。」

「心裏有了牽掛，是嗎？」九叔把一塊鵝翼夾進彭豪面前的空碗裏說。

「你怎會知道？」

「九叔也曾年輕過，有甚麼年輕人的心事我未試過？」九叔咧着嘴巴笑着說：「遇上了一個自己喜歡的女孩子，是嗎？」

彭豪啃咬着鵝翼，點了點頭。

「你不是說過『打獵』前後不近女色的嗎？」

「她是個正經的女孩子。」彭豪正色的說。

「正經的女兒家會喜歡你？」九叔嗤之以鼻說：「我相信你才怪！」

彭豪一邊把賸在酒瓶裏的酒全倒進九叔的酒杯，一邊說：「是眞的，我沒有騙你。」

九叔端起酒杯瞧了瞧，然後點了點頭說：「把酒全斟了給我，不跟我爭酒喝，似乎轉了性，看來你說的倒可能有幾分眞實哩！」

「我剛才『打獵』後就跟她在一起。」彭豪說：「所以遲了回來。」

「重色輕友！」九叔笑謔地說，然後把手中酒杯裏的酒倒一半到彭豪空了的酒杯裏去。

彭豪跟九叔再碰杯，一口氣把酒喝得涓滴不漏後，就把認識張曉雲的經過告訴九叔。

收取餘款　險被炸死

九叔一邊聽一邊點頭，一臉的興趣盎然。

聽彭豪說完後，他嘆了一口氣說：「唉……不要說我給你澆冷水，你幹這一行可以成家立室嗎？」

「所以，我準備轉行。」彭豪說。

「轉行？」九叔睜大眼睛問他：「你能做些甚麼？」

九叔這一問倒把彭豪難倒了。

彭豪從離開兒童院開始，十多年來他從沒幹過一行正正當當的職業。

他做過毒窟的「天文台」，地下賭檔的「巡場」和妓寨的保鏢等等。沒有一行職業是可以用來掛在嘴上跟人說的。

所以，九叔一句調侃的話頓時令他語塞。

這時候，門鈴悠揚地響了起來。

走進來一對中年男女，九叔看見是熟客，連忙從賬房內走了出來，帶領他們到走廊最末的房間去。

到九叔重新走回賬房的時候，彭豪和他異口同聲地同一時間喊出來：「我有一個想法！」

兩人相視而笑，彭豪向九叔伸了伸手示意說：「你老人家先說吧！」

九叔咳嗽了一聲，清了清喉嚨然後說：「我的想法是——把這間公寓頂讓了給你。」

「我也這樣想！」彭豪叫了起來說：「不過，我暫時沒那麼多錢，看來祇能向你買點股份。」

「你祇給我首期，以後慢慢供還好了。」

「那麼，以後你怎麼樣？」彭豪納罕地問。

「你不是說過，我如此吸毒下去是慢性自殺，這間公寓遲早會給毒品吞掉。」九叔有點感慨地說：「所以，我還是聽你的話，回鄉戒毒，留下老命跟九嬸在鄉間渡晚年。你每月寄供款回鄉給我，這辦法可行嗎？」

彭豪聽了，感動地與九叔互握着手，久久不能語……

這一晚，彭豪躺在床上，興奮得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他微微醺醉的腦海裏，浮現了一幅又一幅美麗的圖畫……

他要將九重天公寓重新裝修，成爲格調高級的時租別墅。

他要一間又一間地開分店，組成一個集團式的經營。

然後，申請成上市公司，發行股票。

與張曉雲婚後不設防，生兒育女，愈多愈好，都把他們送到外國留學……

黑夜裏，他從夢到夢，一連串的夢想，直到九叔推開他的房門，走到床前來推醒他。

他睜開惺忪睡眼，伸着懶腰，見到九叔站在床前，神色有點凝重。

「甚麼事？」他揉揉睡眼坐了起來問。

「你看……」九叔把手中拿着的一份報紙遞給他。

他接過報紙攤開來看，頭條鮮紅的大標題，斗大的字閃進他的眼簾——黑社會大暗殺。

赤龍幫龍頭大哥肥K被殺……

彭豪祇看過標題，整個人呆了一陣。

「原來『獵物』是肥K！」他望了望九叔說。

「赤龍幫是不好惹的，我恐怕會有麻煩！」九叔滿臉憂慮地說。

「指使我去殺他的是那一方人馬？」彭豪低着頭在苦思着。因爲，他從來不過問僱用自己的，或暗殺的對象是甚麼人。沒想到這回死在他手上的竟是黑社會的頭號人物。

彭豪再閱讀報紙刊載肥K被殺的內容：

警方驗屍結果，證明肥K乃窒息而死。

在死者的頸上，發覺一道嚴重的傷痕，懷疑是由於鋼絲等物件深陷肌膚而致。

警方相信兇手乃一名職業殺手。

警方從現場調查中，已經獲得初步線索，現已進行拼圖工作，準備追緝一名年輕男子……

又訊：兩幫黑社會份子，正爲肥K被殺事件，醞釀大火併……

彭豪放下報紙，望望坐在床邊椅子上的九叔。

九叔在頻頻地抽着煙，情緒很是不安。

「我看你還是離開香港避避風頭。」九叔說。

彭豪伸手從床頭櫃上取了一支小雪茄叼在嘴裏。九叔捺亮了打火機給他點燃。

一室的煙霧瀰漫。

「報紙上登載，警方正在進行拼圖。」九叔問：「是你在動手時出了漏子嗎？」

「除了那個叫亞MAY的按摩女郎，在洗手間對着鏡子梳頭的侍應和更衣室的侍應，就沒有其他人留意我了。」彭豪思索着說：「我猜……亞MAY和洗手間見到那個侍應的口供可能提及我。」

「那麼你該馬上改造你的髮型！」九叔說完，走出房間去。

彭豪爬起床來盥洗。

不一會，祇見九叔挽着一個有點破舊的小皮篋走進來。他把小皮篋往床頭櫃一放，把床邊的椅子拖到房間中央，伸手拍了拍椅背對彭豪說：「坐下來，試試我九叔二十多年前的手藝！」

彭豪納罕地望着他問：「你要給我剪髮？」

九叔點點頭說：「別以爲九叔那麼輕易給人剪髮，從前，上海師傅也要跟我學藝哩！」

「剪甚麼髮型？」彭豪問。

「陸軍裝！」

「把它剪短？」彭豪伸手在頭頂上作剪髮的動作問。

「對，把頭髮剪短，跟警方拼圖的樣子就不相同了。」九叔說着，又拍了拍椅背，示意他坐下。

「可是，他們所拼的圖，不一定是我嘛！」彭豪望望鏡子中的自己，想像着自己把頭髮剪短後的怪模樣。

他想，要是樣子變得醜怪，如何去跟張曉雲約會？

「你別躭心那位姓張的妞兒會因爲你短髮而不喜歡你，她是個時裝設計師，思想新潮，一定會接受男性最性感的短頭髮型，而且……」九叔看透他的心事，神色嚴峻地說：「性命要緊，明白嗎？」

彭豪聽了，猶豫一下，終於坐在椅子上，讓九叔把一幅白布

披在身上……

九叔手勢俐落，不消廿分鐘，剪下滿地的頭髮，彭豪頓時感到頭頂一陣輕鬆清爽。彭豪站到洗臉盆前，從鏡子上瞧瞧自己。

樣子有點兒怪相，他驟眼間不相信鏡子中的人是自己。

他伸手摩娑着自己的腦袋，對着鏡子苦笑起來。

「怎麼啦？我的手勢不錯吧！」九叔笑着說。

他轉過身來，啼笑皆非地道：「手勢倒是不錯，祇是這個光頭模樣我有點不習慣。」

九叔伸手拍拍他的手臂，笑了笑，挽着剪髮工具走出房間去。

這時候，放在床頭櫃的傳呼機響了起來。

彭豪拿起來看看，知道是那個「僱主」打來的。

他連忙走到賬房去，拿起電話覆機。

「他們CALL你？」九叔在櫃圍內瞪着眼睛問。

彭豪點點頭在撥電話。

「我是『獵人』。」電話通了。彭豪向對方說。

「另一半錢已準備好了！」是那把不男不女的聲音，。語氣有點緊張：「記着，風聲太緊，拿了錢馬上離開香港！」

對方說完話，「卡察」一聲收了線。

彭豪放下電話。

「他們怎麼說？」九叔輕聲地問。

「風聲緊，收了錢馬上離開香港去避一避。」彭豪答。

說完，他忽然想起昨晚分手時，張曉雲曾經叫他打電話給她。於是，他掏出銀包，從裏面拈出張曉雲的名片。

「打電話給那個姓張的妞兒？」九叔伸過頭來望望他手上的名片問。

「嗯。」彭豪一邊點着頭，一邊在撥電話。

「請張曉雲小姐聽電話。」電話通了，他說道。

「張小姐今天還沒上班。」對方是個女孩子的聲音。

「她會回來嗎？」

「不知道。」對方問：「你是貴姓找她？」

「我姓彭。」他遲疑一下答道。

「有甚麼事找張小姐呢？有甚麼可以效勞的？」



九叔勸彭豪暫到澳門避風頭。

「沒甚麼，我是她的朋友，找她聊天而已。」他說：「請你告訴她，我曾經打過電話給她。」

「可以留下你的電話嗎？」

彭豪遲疑一下，把自己的傳呼機電話告訴對方。

放下電話，他有點失望。

九叔瞧着他那惘然若失的表情，忍不住笑起來調侃說：「看情形這回你眞的墮入情網了！可是，人家不聽你的電話呢！」

「她是個大忙人。」彭豪連忙解釋說：「經常東奔西跑，忙得不可開交。」

「小子，你要小心！」九叔伸拳搥一下他的臂，笑着說：「有句老話：『溫柔鄉是英雄塚』！」

「不是那麼可怕吧！」彭豪撫着手臂笑着說。

「記着……」九叔正式道：「來日方長，逃命要緊！」

望着九叔那一臉關切的表情，彭豪領悟地拍拍九叔的手臂，感激地點了點頭。

跟着，他出門去準備收取其餘的八萬元酬金。

* * *

彭豪戴上太陽鏡，走到街上。

他從來沒有試過像今天這樣——街上的巡邏警員經過身邊的時候，心裏產生了一點兒惶怯的感覺。

他奇怪着自己這種害怕被拘捕的心理。

是自己膽正命平的性格突然變得懦弱，還是自己開始懂得熱愛生命呢？

他跳上隧道巴士，他支頤着窗口，腦海在怔怔地想，想過去，想現在和想將來。

張曉雲的嫵媚可愛的音容浮現在他的思維裏……

他在XX保齡球場外的一爿小店子裏買汽水喝。

他站在店子門口，目光往街上審視一番，沒有發覺可疑人物和車輛，才走近保齡球場裏去。

因爲是星期日的關係，今天球場上來玩球的人很多。

熱烘烘的，有球兒撞擊瓶子的聲音、歡呼聲、嘆息聲、笑聲和米高峯傳出呼喊輪候號碼的聲音。

彭豪坐在一張塑料椅子上看兩對男女在比賽。

他臉上顯得很悠閒，遇上了其中有人打了一個好球全中了，他會跟着他們鼓掌表示讚賞。

過了差不多卅分鐘，視野內搜索過沒有可疑人物之後，他站了起來，往儲物的房間走去。

備物的房間裏有一對年輕男女們正在打開儲物櫃門取物。

他站在門口，裝作等候別人，暫時不走進去。

祇聽見「彭」的一聲，一個銀藍色的保齡球，從那對男女打開的櫃門中墜到地板上。

嚇得那女孩子響起一聲尖叫。

就這樣目睹別人失手墮物，彭豪腦海裏靈光一閃，他想了一想，往儲物室隔隣的洗手間走進去，洗手間裏有一兩個人在小便。

他走近厠格，掩上了門，他站在抽水馬桶上，伸手去解脫了繫着水箱上的那條拉動水掣的尼龍繩。

跟着，他又同樣地解脫了其他厠格裏共四條尼龍繩……

彭豪把四條尼龍繩結在一起。

然後，他重新走到儲物室去。

儲物室裡這時候沒有其他人。

他迅速走到編號「444」的儲物櫃前，掏出鑰匙來，插進匙孔去。

但他不即時把它扭動和拉開櫃門，他把尼龍繩的一端繫在鑰匙扣上。

然後，他輕輕地扭動鑰匙。

鎖已經扭開了，他牽着尼龍繩退到儲物室門口，準備把「444」號的儲物櫃門拉開。

這當兒，一個年輕人匆匆地想走進儲物室，在門口見到彭豪躡手躡足地牽着尼龍繩，小心翼翼地走出來的模樣，不禁詫異地瞪着他。

「不要進去，可能有人惡作劇！」彭豪把食指豎到嘴前，故作神秘地對那年輕人說。

那年輕人聞言果然却步，他興趣盎然地站在門口，看看彭豪搞甚麼把戲，彭豪在門外，蹲低身子，把身體躲在門側，然後把手中的尼龍繩輕輕一拉。

「轟！」

祇聽見轟隆一聲，震耳欲聾，室內的木板飛濺，一陣濃濃的硝煙從裡面湧出來。

那年輕人一個滾地葫蘆，躺在地上，一臉驚惶不敢動彈。

彭豪心裡叫一聲「好險」，匆匆離開儲物室門口。

保齡球場內登時一陣大騷

亂，彭豪見到的都是一張張驚惶和錯愕的臉孔。

有個別怕事的，連忙慌張地跑出保齡球場。

彭豪跟着這些人跑了出去。

這時節，他心裡充滿了恨意。要不是那對男女無意中跌下保齡球令他提高了警覺，此刻他已粉身碎骨了。彭豪開始感到事態的嚴重，不然，那僱他殺人的人，不會企圖殺他滅口。

彭豪走出保齡球場門外，仍可嗅到一陣濃烈的火藥氣味。

街上的人都聽到了爆炸聲，行人站在路上望向保齡球場場館，在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

彭豪匆匆走離現場。

* * *

在一家快餐店門口，他打電話給九叔。

「怎樣？錢到手了嗎？」九叔聽到他的聲音笑着問。

「他媽的！他們好歹毒！」彭豪怒惱地說。

「怎麼樣？」九叔緊張起來。

「他們想殺人滅口……」他用手捂着嘴巴，壓低嗓子說：「我險些給炸死！」

「你沒受傷吧？」九叔關切地問。

「沒有……」彭豪這時候突然從面前的玻璃門的反映中，發覺對面行人道的巴士站上，有兩個大漢在候車人龍裡向他窺望，形迹可疑。於是，他連忙對九叔道：「好像有人在跟蹤我，待會兒再聯繫！」

說完，他匆匆收線。

他猶豫一下，走進快餐店去。

他在快餐店收銀處買了汽水券，然後走到水吧前取汽水。

跟着，他找了個近後門的座位坐下。

他瞥見那兩個大漢已經離開車站上的人龍，跑過馬路，站到快餐店門外，透過玻璃門監視他。

彭豪一邊裝得悠閒地吸着汽水，一邊在冷靜地想：這兩個人是警方人員還是僱他殺人那幫人馬呢？

他細心地推敲，認爲是後者居多。

因爲，如果對方是警探的話，他們早就有機會上前來拘捕他。

祇有是那幫黑社會人馬，才會選擇適當時機動手取他性命。

自陷在險境之中，彭豪這時候反而抖起了鬥志來，他心裡痛恨他們背信棄義，決定要查明他們是那一幫人馬？

這時候，彭豪瞥見門口在監視他的其中一個大漢走進快餐店來。

顯然，他是恐怕彭豪從後門溜走，所以要把盯梢的距離接近一點。

這當兒，有幾個年輕人站了起來，從不大寬闊的通道上朝門口走去，他們剛好遮擋了兩個大漢望向彭豪的視綫。

彭豪見機不可失，馬上彎着身子，往後門竄出去。

脱離盯梢　澳門避難

原來快餐店的後門是通往一條小巷。

小巷的地面濕漉漉的滿佈水窪，遍地是汚穢的垃圾雜物，有破木箱、汽水罐、啤酒瓶、甚至有染滿月經的衞生巾。

彭豪從這條汚齪得令人噁心的小巷奔跑出去。

幾戶人家的破水渠漏出的汚水點迎頭濺在他的臉上和身上。

他一口氣地奔出小巷，瞥見對面馬路有一個女孩子在路邊伸手叫停了一輛的士。

他直奔過馬路，揮手高呼道：「等一等！」

那女孩子正拉開車門想鑽進車廂，聞言怔住了，驚愕地望着彭豪。

彭豪跑到她面前，把手掌遮到額前做了個敬禮的動作說：「對不起，請讓一讓，我要追前面那輛車子！」

話還沒說完，他的身體已鑽進車廂裡去。

那駕的士的司機是個中年男子，他瞪彭豪一眼道：「朋友，是那位小姐先截我的車子的！」

「我是警察……」彭豪迅速從口袋裡掏出銀包來，翻開來揚了揚，作了個出示證件狀，隨即閤上銀包，伸手指了指前面一輛灰色的私家車，故作緊張地道：「快給我追上前面那輛灰色的車子！」

那中年司機見他表情眞切，倒也不虞有詐，馬上發動引擎，朝前面那輛灰色的車子追上去。

的士行駛了七、八爿舖位距離，彭豪轉頭後望，發覺那兩個盯梢他的大漢在路中央跺着足。

他專注地駕駛着朝前向那輛灰色車子追上去，拐了兩個彎。

「那灰色車子裡是甚麼人？」的士司機忍不住問。

「毒犯。」彭豪信口胡謅說。

「哦……」司機恍然。

「我們已經跟踪了他們三日三夜了！」彭豪語氣嚴正地道：「不能讓他們逃脫！」

「是個大毒梟嗎？」司機轉個頭來瞧瞧彭豪問。

司機似乎給逗起興趣來了。這時節，他感覺到參予警方一次掃毒行動，是沾上了無上的光榮。

「喂，」彭豪偷偷地望着司機那一臉緊張而自信的神色，心裡在暗笑，口裡却煞有介事地說：「是東南亞最大的販毒集團！」

這時節，前面十字路口亮起紅燈，祇見那灰色的車子駛走了。

的士給前面的一輛停下車的公共小巴擋住了去路。

的士司機停下車，無奈地轉個臉來望望彭豪。

彭豪緊握着拳，咬牙切齒地擂一下椅背，氣急敗壞地道：「唉！給他們逃脫了！」

「對不起！」司機一臉歉意地望着彭豪說：「是你叫我別跟得太貼近……」

「我知道。」彭豪伸手拍拍他的肩膊安慰他說：「你已很盡力了，我們很感謝你！」跟着，彭豪請他待紅燈過後，轉了彎停駛讓他下車。鑽出車廂時，彭豪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紅色鈔票遞給司機。

「不用付錢！不用付錢！」司機忙不迭搖着手推搪說：「這是我們做市民的責任嘛！」

彭豪沒有理會他，把鈔票擲在司機旁的座位上，就推開車門鑽出去。

他走到另一條街，截了另一輛的士渡海回九叔九重天公寓去。

他拾級而上的時候，突然發覺公寓門口火光熊熊。

樓梯煙霧瀰漫。

彭豪發覺九叔蹲在門口燒香和冥鏹。

「九叔，看你多誠心！」他笑着走進門去。

九叔見到他，本來微蹙的眉登時開朗起來，笑着道：「還不是爲你求神靈保佑！」

彭豪不相信神鬼的迷信，但對於九叔的關懷，刹那間感動得有點鼻酸。

「我吉人天相，沒事的！」他笑笑說。說着，在九叔身邊蹲下來，伸手接過九叔手中的木棒，去撥動燃燒中的冥鏹。

「你該去避一避。」九叔把手搭到彭豪的肩膊上，把嘴凑近他的耳邊說。

「他媽的，他們沒義氣，『過橋抽板』，還想殺人滅口，我不饒他們！」彭豪低聲說，說得咬牙切齒。

九叔聽了沒作聲。

兩人默默地望着破鐵盆上熊熊的火光漸漸的熄滅。

回到公寓裡，九叔把彭豪拉進賬房櫃圍內坐下，然後平心靜氣地對他說：「你不是說過洗手不幹了嗎？」

「是的……」彭豪道：「可是，最後一單生意還未完成。」

「……」九叔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還沒把我的『打獵』酬勞全數付給我，我還沒有收到我預期得到的應得的酬金，所以不能說已『貨銀兩訖』。」

「算了吧！收少一點算了！」九叔道：「別忘記自己以後的理想。」

「可是，現在已經不是我算不算的問題。」彭豪聳了聳肩膊無可奈何地說：「而是他們要置我於死地，殺我滅口。」

九叔聽了，憂慮地點點頭：「這倒是！現在警方在抓你、肥K的人及僱你『打獵』的人都要置你於死地。」

「所以，我必須『先發制人』！」彭豪緊握着拳狠狠地道。

「不過，風頭火勢，風聲這麼緊，你還是避一避比較好。」九叔伸手拍拍彭豪的胳膊說：「記着，『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彭豪聽了，點點頭。

他和九叔商量後，決定到澳門去避一避。

九叔告訴他，他不能通過正常的過關手續出境，恐怕在碼頭、車站都有人在等候他。

於是，九叔撥電話給黑道的朋友，替彭豪找了一艘走私用的高馬力的快艇。約定了時間，午夜出發。

彭豪打了幾次電話到張曉雲的製衣公司去，電話生都說她不在。

「她會回來嗎？」彭豪問。

「不知道。」那電話生說：「你是彭先生嗎？」

「嗯。」

「我已經把你的電話號碼記下來，如果張小姐回來，我會告訴她給你覆電話。」電話生已經熟悉了他的聲音，他黯然放下電話。

「還未找到那個姓張的妞兒？」九叔笑着問。

彭豪沮喪地點了點頭。

「會不會是她故意避開你，不聽你的電話？」九叔細聲地問。

「不會的。」彭豪堅信地道：「我昨晚與她分手時，她叮囑我今天給她打電話的。」

直到下午五點半鐘，製衣廠的電話生也下了班，彭豪仍找不到張曉雲。他悶悶不樂地躺在床上枕着雙手，眼巴巴地望着有點發黃的天花板，心裡在作着一個又一個臆測。

吃過晚飯，九叔把掛在賬房牆上的「二胡」取了下來，夾在兩膝之間，拉動着弦綫，嗚咽似的幽怨樂聲襯着他蒼涼的南音，在公寓裡響了起來：

涼風有信，秋月無邊。

虧我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

彭豪斜倚在賬房內的破舊沙發上，抽着烟，聽着九叔的歌聲，心裡拂過了悲愴的感覺。

九叔唱着粵曲。

彭豪凝神聽着，抽着小雪茄，烟霧嫣嫣中充滿了縷縷的離愁。突然，電話響起來了。

九叔停了，拿起電話來聽。

彭豪望望牆上的掛鐘，心裡想：一定是那艘快艇的人來電告訴地點及催行了。

可是，却見九叔聽着電話時表情錯愕。

「甚麼？」九叔蹙着眉大聲向對方道：「你怎能臨時『花門』？我們約好的嘛……快艇壞了，你不可以替我另找一艘嗎……明天！明天我封你做皇帝！」

九叔悻悻地掛斷電話，嘴裡仍詛咒着：「他媽的！」

「甚麼？快艇壞了？」彭豪問。

「狗娘養的！沒義氣！不知他是眞還是假？」

「算了！今晚不走，明晚走也沒關係。」彭豪拍拍九叔的手臂說。他心裡想：明晚才走，明天可以再打電話給張曉雲，約她見見面。

九叔彷彿看穿他的心事，瞟他一眼，調侃說：「我知道你心裡想些甚麼，告訴你，你不能外出，別指望去找那姓張的姐兒！」

彭豪伸手按着那剪短了頭髮的腦袋，一臉的靦覥，做了個鬼臉，摟着九叔的胳膊笑着說：「我沒甚麼能瞞得過你！」

「當然啦！」九叔咧着嘴笑起來。

這時節，有人按門鈴。

九叔開了門，是一對到來租房的年輕男女。

看來是一對經常到公寓幽會尋歡的情侶，因爲他們臉上全無怯色。

九叔把他們帶領進房間，走出來時手中多了一份報紙。

「我向他們借了份晚報來看看！」九叔說着，攤開報紙來看。兩人目光接觸到報紙上一版新聞時，不禁面面相覷起來。

原來他們兩人看到報紙上的，有關肥K命案的緝兇拼圖。那拼圖的人像跟彭豪一點也不相似——長頭髮、八字眉、小眼睛、大嘴唇。

那樣子祇要把鼻頭塗白，不用再化裝就成一個活現的小丑。

九叔和彭豪望着拼圖，兩人忍俊不禁哈哈地笑了起來。

「奇怪！」彭豪納罕地道：「難道我走後，有這樣一個可疑人物出現？」

「可能是吧！」九叔笑着說：「『黑狗偷食，白狗當災』，這廝當黑了！」

「那麼，我可以不用去澳門，隨便露面了，對嗎？」

「不對！」

「爲甚麼？」彭豪大惑不解地問。

「雖然警方按圖索驥找不到你，但……」九叔正色地說：「你別忘記那兩個在保齡球爆炸後跟踪你的人，他們認得你的樣子。」

彭豪聽了，做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九叔繼續說：「你還是夤夜到澳門去避一避。最好是由澳門進入珠海去快活幾天，待風聲過了才回來。」

「好吧！」彭豪答應了，走回房間裡取旅行袋。

當他從房間走出來的時候，見到九叔在打電話。

「無論如何，你撇下那個客，攜帶回鄉證，馬上到這裡來！」九叔用命令的口吻向對方說話。說完，放下電話對彭豪道：「爲了避免隻身行動引人懷疑，我叫了一個人來陪你一起到澳門去。」

「叫一個人來陪我？」彭豪納罕地問：「是誰？」

「你沒見過的，待會兒你便見到了！」九叔說完，從抽屜的暗格

裡，拈出一小包玻璃紙載着的白粉和一支香烟來「入草籠」。嘴裡繼續在說：「我心情一緊張就容易感到疲倦，非要上『電』不可。」跟着，他也不理會彭豪用責備的目光瞪着自己，仰着臉點燃香烟打起「高射炮」來。

彭豪祇好望着九叔那發黃的臉，嘆了一口氣，搖起頭來。九叔吸食完藏上白粉的香烟後，整個人精神抖擻，容光煥發起來。

彭豪坐在沙發上，默默地抽着小雪茄，有點兒納悶。

九叔見到他那副悶悶不樂的表情，知他是在不高興自己屢次不聽他的勸告戒毒。所以，他堆着尷尬的笑容對彭豪說：「別生我的氣，你該知道，我吸食這要命的東西不會太長久了，我們不是已經成交了嗎？待你接手這公寓，我回鄉與九嫂一起度晚年，那時候不戒也得戒了。」

「這個我也想到，所以我不是生你的氣。」彭豪在烟灰缸上按熄了小雪茄後繼續說：「我祇是在想，要不是這次襲擊的「獵物」是龍頭大哥肥K，事情不會弄得這麼大，像以往那樣不節外生枝的話，我可以順順利利地收拾心情轉行搞這間公寓，那該多好啊！」

九叔聽了，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膊笑着說：「老弟，世事焉會盡如人意呢？多點波折，會令你珍惜以後的成果。」

這時節，悠揚的門鈴聲響了起來。

「她來了！」九叔說道，走出賬房去開門。

進來的是一個約莫二十五、六歲的女子。

她樣貌娟好，身材高挑健美。她一頭清爽的短髮配上T恤、牛仔褲，顯得青春而有活力。

「九叔！」她親熱地捉住九叔的手。

「來來，我給你們介紹。」九叔拖着她的手走到櫃枱前，指了指站在櫃圍內的彭豪對她道：「他是彭豪，是我的忘年知交。」跟着，他又指了指這女子對彭豪說：「她叫莉莉，我快將收她爲契女。」

兩人伸手相握，彭豪笑着問九叔道：「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莉莉小姐？」

「當然不能太早告訴你，不然準會給你這情聖把她騙走。」九叔笑謔地說。三個人都不期然哄笑起來。

＊　＊　＊

彭豪偕莉莉離開九重天公寓，步出門時，九叔拍拍彭豪的肩膊，關切地囑咐道：「一切小心點，回來前先打電話給我。」

彭豪握着他瘦稜稜的手，發覺他清癯而蠟黃的臉上，露出依依不捨的神色。

「你也好好保重，小心守在九重天公寓待我回來。」彭豪也伸手拍拍他的胳膊，打趣地說：「這公寓我承頂定了！」跟着，兩人哈哈地笑了起來。

站在一旁的莉莉，從他們的表情和笑聲中，可以理解到他們之間那份深厚的感情。

走在街上，莉莉把手穿進彭豪的臂彎裡。

他們截了計程車，直駛港澳碼頭。

深夜前往澳門的旅客很疏落，他們購了船票，往檢查處走去。

莉莉依偎着彭豪，嚴若一對熱戀中的情侶。她的心裡有點緊張，雖然九叔沒有對她說過了甚麼事要她陪彭豪一起赴澳門去。但她從九叔那語氣和表情裡，多少感到自己陪伴彭豪的重要性。

她站在移民局檢查證件的櫃枱前的黃綫上，望着彭豪走過去把身份證遞給那官員。

那官員瞧瞧彭豪的身份證，抬起頭來打量他。

這時候，莉莉緊張得掌心在滲汗，呼吸也屏息住了。

只見彭豪伸手摸了摸腦袋，靦覥地笑着不知跟那官員說了些甚麼。

那官員再瞧瞧彭豪的身份證，低頭按按電腦鍵盤，看看螢幕屏上的紀錄，然後把身份證遞還給他。

莉莉目睹彭豪通過，心裡暗地鬆了一口氣。

在飛翔船船艙裡坐下來，莉莉忽然把嘴湊近到彭豪耳邊，細聲地道：「左邊近窗口的座位處，有一個女人在盯着你，她是你的舊相識嗎？」

彭豪聞言朝左邊望過去，登時怔住了。

彭豪見的不是別人，正是蒙妮坦芬蘭浴室，那個曾經替他按摩過的按摩師亞MAY！

亞MAY身邊坐着一個老頭子。

她的目光帶着疑惑朝彭豪這邊望過來。

彭豪心裡暗忖：糟糕！

「她是誰？」莉莉發覺彭豪臉上呈現不安的神色，忍不住轉頭打量那女人幾眼，然後回過頭來問彭豪。

「一個光顧過一兩次的按摩女郎。」彭豪壓低嗓子說。說完，他把身子略坐低一點，避過亞MAY的目光。

「是不是有過霧水情緣呢？」莉莉笑謔着問。

「以她那副尊容，你以爲她會吸引我嗎？」

「她珠圓玉潤，身材不錯嘛！」莉莉的話有點酸溜溜的味道：「何況，有時候你們男人飢不擇食哩！」

「那麼，你今晚跟我一起，小心我飢不擇食才好！」彭豪說着，伸手暗暗在她的腿上捏了一把。

莉莉撫着腿，嗔笑起來。

這時候，只見亞MAY離開座位，往通路前面走過來。她走到座位前面擺放報紙處停下步，拿一份免費送給旅客閱讀的報紙佯作閱讀，目光却偷偷地溜向彭豪臉上。

顯然，面對剪了頭髮的彭豪，她覺得有點狐疑。

最後，從彭豪跟莉莉的談話神態中，她還是把彭豪認出來了。

她覷準彭豪的目光與她接觸的時候，向他招了招手。

「她把你認出來了！」莉莉對彭豪說。

彭豪這時候只好站起來，走了出去跟她打招呼。

亞MAY張開報紙，遮擋了跟她一起的老頭子及莉莉的視綫，然後輕聲對彭豪說：「那是你的女朋友嗎？」

彭豪搖了搖頭說：「是CLUB。」

「你剪短了頭髮，我差點兒認不出你。」亞MAY望望他的頭髮說：「其實，你不用改變髮型。」

彭豪聞言尷尬地笑了笑。

「你該怎樣謝我？」亞MAY突然問。

按摩女郎　引誘彭豪

彭豪怔了怔，望望亞MAY那直勾勾地盯着他，微笑着等候他回答的表情，反問道：「你要我怎樣謝你？」

「等會兒在葡京的吃角子的老虎機見面，好嗎？」亞MAY略一思索說。彭豪臉上有猶豫之色。

「你不是不捨得那妞兒吧？」她嘲笑地問。

「是我請她陪我到澳門去的，一上岸撇開人家，不大好吧！」彭豪道。

「你倒是一個有情義的人！」她同意了他的話，可是却有點兒不快地負氣說：「算了，到底是那個妞兒比我漂亮，所以，你連給我一小時也吝嗇起來！」

彭豪見她嗔惱得滿臉通紅，恐怕她一氣之下向警方告密，於是，連忙陪着笑說：「好了好了！我答應你是了！」

亞MAY登時破嗔爲笑。

她放下報紙，走回自己的座位。那與她一起的老頭子在疲倦地打盹。

彭豪仍舊站在那兒，過了一會才走回座位去。莉莉盯着他問：「兩人神神秘秘的搞甚麼鬼？」

「待會兒要去見見她。」彭豪說。

「爲甚麼？」

「有些事情要了解一下。」

「我呢？我怎麼辦？」莉莉睜着眼睛望着他，語氣裡有點兒醋味。

「只跟她談一會兒而矣。」彭豪莞爾地說：「你不見她跟那老頭子在一起嗎？」

「原來你是到處留情的多情種子！」莉莉調侃地說。

「你以爲我的品味這麼低嗎？」彭豪笑了笑說。

說完，他從懷裡掏出雪茄來點燃。

望着口中噴出來的烟霧在空中擴散，他怔怔地玩味亞MAY要他感謝她的話……

＊　＊　＊

飛翔船泊岸，搭客魚貫下船。

亞MAY依偎着那老頭子，走過彭豪面前時，回過頭來向他單着眼睛眨了眨，做了個鬼臉。

莉莉望望彭豪，一臉的醋意。走出碼頭，他們跳上的士，在的士上，莉莉提議不要到大酒店，改到普通的別墅去。

彭豪沒有異議。於是，他們入住「葡京酒店」附近一間叫「彩虹」的別墅。

行裝甫卸，彭豪對莉莉道：「我要到『葡京』見亞MAY去。」

「你眞的要去見她？」

「嗯，」彭豪點了點頭：「剛才我答應過她。」

「九叔不是叮囑過你，現在風聲緊，叫你盡量躲起來，不要露面嗎？」莉莉道。

「你放心，我會小心的。」彭豪說着，點燃着叼在嘴裡的的小雪茄，拉開房門往外走。

「我也去！」莉莉追了上來。

彭豪望了望她，面有難色。

「我不是跟貼你，你與那女子幽會跟我無關。」莉莉有點負氣說：「我去『葡京』賭『百家樂』，行不行？」

彭豪無奈地聳了聳肩膊，牽着她的手往外走。

走近「葡京」賭場，彭豪與莉莉巡了一周，發覺跟亞MAY一起的那個老頭子，坐在人叢中賭番攤。

他們見不到亞MAY。

「她可能已在拉角子老虎機那邊等我了。」彭豪把嘴凑到莉莉的身邊說。

「我去賭『百家樂』，在那裡等你？」莉莉說。

彭豪拿起她肩上的手袋來打開，往裡面塞了幾張金色鈔票給她作賭本。

莉莉伸手想把鈔票掏出來還給他，彭豪按着她的手笑着說：「這是我的投資，輸了算我，贏了二一添作五！」

莉莉瞟了彭豪一瞥秋波，紅着臉，語態相關地說：「我常常是輸家，恐怕要把你的錢輸掉！」

「這回你準會贏的！」彭豪伸手拍了拍她的胳膊笑着說：「我也常是個輸家，這回負負得正了！」

莉莉深情地望着他。

彭豪鼓勵地向她點了點頭。

「小心一點，別讓我等得太久。」莉莉叮囑說。

走往出口處時，彭豪回過頭，瞥見莉莉仍站在那裡依依不捨地望着他……

擺放吃角子機器的長廊裡，可能是深夜的關係，拉角子機器的人三三兩兩的並不多。

彭豪在下層找不到亞MAY，拾級而上到上層去。

轉了個彎，聽見一陣「叮叮」的鈴聲響和輔幣吐出來的「卜卜」聲，他瞥見亞MAY站在吃角子機器前手舞足蹈，樂極忘形的背影。

彭豪走到她背後，拍了兩下掌笑着道：「噢！你眞好運！」

亞MAY回過臉見到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摟着他的脖子，朝他的臉上吻了一下，興奮地說：「是你帶給我好運！」

輔幣繼續在吐出來，吐了一大堆，看來有幾百枚。

亞MAY把輔幣載進一個塑料小盒子裡。然後牽着彭豪的手往兌換處走去。

「不再玩了嗎？」彭豪問。

「別忘記我們只有一個小時。」亞MAY眨了眨眼睛笑着說。把輔幣兌換了紙幣後，亞MAY拉着彭豪的手走出賭場。

她把彭豪帶進葡京酒店的一個房間裡。

彭豪走進房間後，由於職業本能，他走進浴室視察一下，跟着拉開衣櫃瞧了瞧。

「怎麼啦？害怕我藏了人捉奸嗎？」亞MAY坐在床沿斜仰着身子笑着說。

彭豪靦覥地笑了笑，在沙發上坐下來。

亞MAY拍了拍床沿說：「坐到這裡來好嗎？」

彭豪略一遲疑，如言坐到床沿上。

「告訴我，爲甚麼你肯跟我到這裡來？」亞MAY盯着他問。

「……」彭豪頓時語塞。

「你報答我，對嗎？」

彭豪期期艾艾地笑了笑。

「肥K的死，其實剛才我在飛翔船上見到你，才確確實實肯定是你幹的。」

「爲甚麼？」彭豪納罕地問。

「因爲你改變了髮型。」亞MAY說：「如果你不是爲了避人耳目，不會這樣做，對嗎？」

「嗯。」彭豪點了點頭。

「你知不知道，在報紙上刋出你那幅拼圖是誰向警方作供的？」

「是誰？」彭豪睜大眼睛問。

「是我！」亞MAY指指自己的鼻子說：「我故意向警方虛構了一個假人物，長頭髮，八字眉，小眼睛和大嘴巴。」

「你怎會懷疑肥K是我殺的？」彭豪問。

「因爲，事後我省起……」亞MAY說：「每次肥K到洗手間去的時候，你都叫我暫停按摩，然後跟着到洗手間去。」

「你爲甚麼要向警方提供假口供？」彭豪問。

「爲了你囉！」亞MAY說到這裡，把頭凑過去，出其不意地在彭豪的臉上吻了一下。

「爲甚麼你要幫我？」彭豪摸了摸被吻的地方問。

「因爲我憎恨『八號』，肥K死了，她再不能趾高氣揚了！」亞MAY那悻然的目光說到這裡突然變得柔和，她深情地望着彭豪說：「而且，我喜歡英俊的男仕。」

說着，她伸手往彭豪摟過去……

亞MAY翻身壓着彭豪，把臉凑過去說：「吻我。」

彭豪這時節有點兒騎虎難下的感覺。

他只好吸着嘴去吻她那胖白的面頰。但她猝地把嘴迎了上去，像磁鐵一樣吸住了他的雙唇。

她的舌頭像泥鰍一樣鑽進彭豪的口腔裡。

她伸手去扯彭豪的褲子……

「改天才令你快活好嗎？」彭豪側過臉，擺脫她那張塗得火紅的嘴唇，吁了一口氣說。

「不行！」亞MAY撒野起來，嗔道：「我是不是很醜怪？你連碰一碰的興趣也沒有？」

「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彭豪連忙否認說。

「那爲甚麼對我沒興趣？」

「一來是我現在正在『着草』，沒有心情。」彭豪一邊說，一邊伸手把她扯低到大腿上的褲子扯回說：「二來時間太短促，你那個老頭子客人隨時會回來，心理威脅，情趣都給嚇跑了！」（『着草』是黑道中稱『逃跑』的意思。）

「你連肥K那樣厲害的人物都敢殺掉，難道還害怕那個老頭子？」

亞MAY這樣說着的時候，語氣中有點恫嚇要脅的成份。說完，她又動手去扯彭豪的褲子。

彭豪發覺她胖白的臉頰紅脹了，呼吸也熱呼呼的急促起來。

他知道不能善罷，只好閉上了眼睛……

她像一個饞嘴而貪睡的小女孩，吃飽了，倒下來摟着彭豪，甜甜地睡着了。

彭豪輕輕捉起她摟着他的手，把身體從她的擁抱中移出來。

他連忙穿好衣服溜出門去。

通道上靜悄悄的，他乘升降機下樓。

他走進賭場，經過番攤賭枱，瞥見跟亞MAY一起的那個老頭子仍坐在那裡下注。

彭豪走到賭「百家樂」處，但見不到莉莉。

「莉莉到那裡去了？」彭豪舉目四顧，心裡暗忖着。

於是，他在賭場四處找尋莉莉。

他由上層走到下層，在呼雉喝盧的煙霧瀰漫的賭場裡團團轉地搜索了幾遍，仍不見莉莉的影子。

最後，他臆猜莉莉一定是負氣兀自走回「彩虹別墅」去了。

他看看腕錶，暗暗地計算一下，原來剛才自己與亞MAY共渡了一個小時。

他心裡有點兒負疚的感覺，連忙走出「葡京賭場」，匆匆地跑回「彩虹別墅」去。

他在房門外敲敲門，良久，裡面一點聲息也沒有。

「她正在洗澡嗎？」他暗忖。這當兒，那個中年的女管房走了過來對他說：「先生，那位小姐還沒有回來哩！」

說着，她取出鑰匙來替彭豪打開房門。

彭豪在房間裡來回踱着，心裡有點焦慮不安。

「她往那裡去了呢？」

「她不會發生意外吧？」

「她會不會負氣夤夜乘船返香港呢？」

「……」

一個個問題，像熱鍋砂裡的栗子似的，在他的心裡翻來覆去地翻動……最後，他捺不住了，準備再到「葡京」去找一遍。

他拉開房間，剛巧有人站在門外正想舉手敲門，她就是令彭豪焦慮了許久的莉莉！

「你到那裡去了？」彭豪舒了一口氣，帶點責備的語氣問。

「我不就是在賭『百家樂』那裡等你嗎？」她撥了撥垂到眉睫上的頭髮答道。

「怎麼我找了幾遍也不見你？」

「後來我等得不耐煩，溜出去乘的士遊車河去了。」她說着，一古腦地倒在沙發上，露出一臉的疲態。

這時候，彭豪乍地發覺她的腮幫上有一線血痕！

「你怎麼啦？」彭豪驚訝地指了指莉莉腮幫上的血痕。

「沒甚麼。」莉莉連忙用手捂着傷處，支吾地答。

「告訴我……」彭豪伸手扯開她的手，凑過臉去審視她臉上的傷處問：「是誰抓破你的臉？」

「是……」莉莉訥訥地道：「是我自己不小心抓破的。」

「撒謊！」彭豪有點氣惱地說：「自己怎會抓得那麼兇？告訴我，剛才我在賭『百家樂』的地方找不到你，你到那裡去了？」

莉莉見到彭豪那兇巴巴的樣子，有點兒害怕。

「你說……」彭豪瞪着她問：「

告訴我，是不是有人欺負你了。」

莉莉這時候紅着臉，低着頭想了想，怯儒地說：「剛才在睹枱前遇到了一個夜總會的同事，原來她偷偷地瞞着我，勾搭我的客人到澳門來，還故意拖着我的客人到我面前來示威。

「我沉不住氣，走前去摑她一記耳光。她還手向我臉上亂抓……」莉莉說着，用手輕輕地撫摸着傷處。

「還痛吧？」彭豪在沙發的扶手上坐下，又一次低頭去端詳她的傷勢，溫柔而關切地問。

「有一點兒。」莉莉幽幽地答，眼睛紅而濕潤了。

「我去給你買點藥回來敷一下。」彭豪說着，站起來想往房外走。

莉莉一伸手，把他拉住了。

「傻瓜，看看現在是甚麼時候？深夜三點鐘了，你去那裡買藥？」莉莉忍俊不禁「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彭豪對她關懷備至的表現，令她心裡泛起一陣甜滋滋的感覺。

她拉着彭豪的手竟忘形得忘記放開。彭豪拍拍她的肩膊說：「你似乎很疲倦，剛才是不是兩個人都給抓到警局去了？」

「嗯。」莉莉點點頭，眼睛深情地望着他。

「你們那個熟客呢？他偏袒誰？有到警局去嗎？」彭豪問。

「他媽的！那王八蛋在我們打架的時候溜了！」莉莉說着粗口笑起來。

「時間不早了！你先去洗澡，然後上床睡覺。」彭豪溫柔地說。

莉莉如言走近浴室去。

彭豪在沙發上坐下，掏出小雪茄來點燃。

望着灰色的烟霧在面前擴散，他倏地想起剛才在「葡京酒店」被亞MAY「霸王硬上弓」的一幕，不禁啞然地兀自笑了起來。他從來沒有試過這樣被人强姦了似的經驗。

想着想着，他突然產生了一個極不安全的感覺。

他想：除非自己永遠離開香港，不然亞MAY是一個定時炸彈，她隨時可以向警方供出他來……

「你在定了神想甚麼？」這時候莉莉身上纏着大浴巾從浴室走出來，笑着問。

「沒甚麼。」彭豪搖了搖頭說。

「你的眼神騙不了我。」莉莉瞟他一瞥眼波說。

「騙你甚麼？」彭豪問。

「你在回味剛才與那個按摩妹一起時的情景，對嗎？」她說着，語調裏有點酸溜溜的味道。

「我跟她沒有甚麼的！」彭豪紅着臉矢口不認，信口胡謅道：「我只不過跟她一起喝咖啡而已。」

「喝咖啡？」莉莉一邊從放在床頭的手袋裡掏出香烟來，一邊調侃地說：「原來造愛的新的代名詞是『喝咖啡』，這回我倒是第一次聽到哩！」

「不跟你鬥嘴，我要洗澡了！」彭豪說着，在烟灰缸上捺熄了小雪茄。然後，他從旅行篋裡掏出內衣褲，走進浴室去。

洗完澡從浴室走出來，見到莉莉倚着床頭在吸烟。

「你還不睡？不累嗎？」彭豪一邊用毛巾揩着短髮，一邊在沙發上坐下來。

「你知道我是怎樣認識九叔的嗎？」莉莉突然問。

「九叔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過你。」彭豪搖了搖頭說。

* * *

「要不是九叔，我已經死了！」莉莉吸了一口烟，緩緩地吐了出來，然後回憶着說。

彭豪發覺她的眼眶紅了。

「早三、四年年幼無知，遇人不淑……」莉莉嘆了一口氣，繼續說下去：「爲了所謂愛情，心甘情願地到夜總會去出賣自己，供養男朋友亞積。

「那知道亞積狗娘養的沒良心，他除了用我的錢去養別的女孩子外，還以我的名義向『大耳窿』借了一大筆債。到債主臨門時，他竟銷聲匿迹躲了起來。

「我被迫得走頭無路，到九重天公寓租房割脈自殺。被九叔及時發現，把我救了。

「他老人家問清楚我的原委後，不但鼓勵我勇敢地活下去，還替我還了債。他是我的再生父母……」

莉莉說到這裡，感動得噙在眼眶裡的淚水忍不住汩汩地滴下來。聽到這裡，彭豪醒起去年有一次剛完成「打獵」，拿了幾萬塊錢酬金，九叔當時說有急用，向他借去了。原來是用來給莉莉還高利貸的。彭豪伸手拿起放在床頭櫃上的厠紙，整卷地轉動着，替莉莉揩拭滑到面頰上的淚滴。

他這個滑稽的動作逗得莉莉忍俊不禁「咭」的一聲笑了起來，

奪過了他手中的那卷厠紙，嬌嗔着說：「鬼靈精！那有這樣替人抹眼淚的？」

「你叫我鬼靈精？」彭豪睜大眼睛，做了個鬼臉笑謔着說：「好吧！鬼靈精來了！」

彭豪說着，做了個張牙舞爪的動作「咭咭」地笑着往莉莉身上撲過去。

莉莉往旁邊一滾，避過了他，蜷縮着身子，笑嚷着道：「休想碰我！我沒興趣跟你『喝咖啡』！」

「喝咖啡？」彭豪蹙着眉想了想，才恍然醒起「喝咖啡」是剛才她用來譏笑他與亞MAY造愛的意思。

莉莉跟着拿起枕頭擲向彭豪說：「你睡地板，不准上床睡！」

彭豪接過枕頭，站在床前，做了個受委屈的傻兮兮的表情望着莉莉。

「別用那麼可憐的目光望着我，我是不會改變主意的。」莉莉邊掀起被子蓋着自己，邊正色地對他說：「我是一個不喜歡逢場作興的人。」說完，她索性掀着被子蒙着腦袋，不再理會他。

彭豪聳了聳肩膊，無奈地在地毯上躺下來。

由於疲憊的關係，不一會他就沉沉地睡着了……

殺人滅口 又一命案

翌日。

彭豪醒來，從窗外投進來的陽光令他目炫。

他爬了起來，伸手把漏了縫隙的綠色窗幔拉閤。

他發覺自己剛才爬起來的時候，身上蓋着一張被子，想是莉莉半夜給他蓋上的。

他望向床上，莉莉仍在蜷縮着身子，睡得很濃。

他拿起地毯上的被子，趨前去輕輕地給她蓋上。

她的嘴在噏動，喃喃地在說着夢囈。她睡夢中的面部繃得緊緊的，似乎在夢中遇上了甚麼令她感到憤怒的事。

彭豪站在床前，望了她好一會，不禁莞爾地笑起來。

他看看腕錶，原來已是正午時分。

他伸手按亮了電視，把聲浪調小。然後，坐在沙發上看午間新聞。

看着，看着，突然一段澳門的命案新聞令他張口結舌地驚愕起來——螢幕上出現「葡京」的外貌，旁白在報導：昨晚，澳門葡京酒店發生驚人謀殺案。死者是一妙齡女子，名叫王美儀。今晨，其男友從賭場返回酒店房間時，發覺死者大被蒙頭僵臥床上。

——經法醫官檢驗後，發現死者頭上有傷痕，初步懷疑因窒息而死。因爲檢驗發現死者被殺前曾發生過性行爲，因此，警方將之列爲强姦及謀殺案處理……

彭豪望着螢幕上亞MAY的照片呆住了……

彭豪這時節心裏不禁一片惶恐。

是誰殺死亞MAY的呢？

是與她一起的那得老頭子？

然而，那老頭員只不過是亞MAY的客人，而且是他報警的，照道理不該有甚麼殺人的動機吧！

那麼，是誰在他離開後，潛進去殺亞MAY呢？

彭豪滿腦子的疑惑在晃動。

關掉電視機，他苦苦地在思索……

想着，想着，他的目光游過熟睡中的莉莉的臉蛋時，他突有所悟地跳了起來。

他陡地伸手扯起蓋在莉莉身上的被子，像獅子低吼似的叫道：「你醒過來！」

莉莉從夢中醒過來。

她揉揉惺忪的睡眼，發覺彭豪睜大眼睛站在床前瞪着自己，不禁驚愕地問：「你做甚麼？」

「你坐起來，我有話問你！」彭豪兇巴巴的對她說。

莉莉坐起了身子，怯怯地望着彭豪。

「告訴我，是不是你殺了亞MAY？」彭豪聲色俱厲地問。

「……」莉莉登時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你騙不過我的……」彭豪指着她臉上的傷痕說：「那是亞MAY抓傷你的，是嗎？」

「剛才你去找過她嗎？」莉莉細聲地問。

「不，是電視新聞報導亞MAY被殺的消息。」彭豪說：「她是昨晚被殺，時間是我離開之後。」

莉莉被彭豪憤怒的目光迫視得垂下頭來。

「難怪當時我在賭場周圍都找不到你，原來你覷準機會潛進房間去殺人！」

「我殺了她，還不是爲了

你！」莉莉抬起頭，紅了眼睛申寃說。

「怎麼爲了我？」彭豪咆哮起來。

「別以爲你和九叔不告訴我，我就不知肥K是你殺的。」莉莉瞪着彭豪說。

「你……」彭豪詫異地問：「你怎會知道？」

「你在飛翔船上見到亞MAY時極力想避開她，而後被她發覺了你，你却又言聽計從地答應到葡京見她。」莉莉說：「亞MAY那副平庸的樣子，沒有理由你會對她感到興趣的，除非你有甚麼把柄給她抓住。」

「你又怎麼知道她與肥K的死有關？」

「你忘記自己告訴過我……」莉莉說：「她是你見過一兩次面的按摩女郎嗎？」

彭豪聽了，喟嘆一聲，頹然地在沙發上坐下來。

房間裡是一陣長久的緘默。

「唉……」良久，彭豪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傻瓜，不關你的事，爲甚麼你要涉入呢？」

「怎麼不關我的事？」莉莉說：「你和九叔是忘年知交，九叔對我有恩，所以，我殺亞MAY，不讓她以後再威脅你，只不過是投桃報李罷了！」

彭豪聽了，不禁搖着頭苦笑。

「你不是對亞MAY動了眞情吧？」莉莉狐疑地問。

「怎會呢？我只不過感到有點負疚。」彭豪說：「想不到爲了我的事，把你拖了下水。」

「是我自願去做的！」

「你是怎樣去殺亞MAY的？」彭豪問。

於是，莉莉告訴他，原來他別過她去見亞MAY的時候，她偷偷地吊梢在後面。待他從亞MAY的房間走出來離開後，她推了推房門，發覺沒有鎖上，於是躡手躡足地走了進去。

在房間裡，她發覺亞MAY睡得很濃。她就輕輕地用絲襪繞着亞MAY的脖子，然後竭盡全力地使勁扯動了絲襪勒住她。

亞MAY在夢中醒來，亂揮着手掙扎着，抓傷了她，結果雙脚一蹬還是氣絕了……

「我們馬上離開澳門到大陸去！」聽完後，彭豪站了起來說。

「到大陸去！」莉莉眼睛睜得大大的。

「嗯，去避一避！」彭豪說：「時間不早了，馬上出發，到了珠海才吃飯。」

＊　＊　＊

兩人匆匆盥洗完畢，退了房，在街上截了一輛計程車直駛往關閘。

在過關的時候，彭豪遇上了一件令他驚訝的事情。

他瞥見一輛大軍車，載着一羣非法進入澳門的妙齡女子，從關閘駛近拱北停下。車上的非法入境者逐一地從車上跳下來。

令彭豪感到錯愕的是在那羣跳下車的少女中，竟然有一個他認識的人。

那人就是他在廣州的大酒店裡召的妓女——安娜。

安娜和那一羣少女魚貫地走進一條特別的通路裡去了。

彭豪望得出神，莉莉在身邊推了推他說：「你在看甚麼？」

「奇怪得很？」彭豪嘖嘖稱奇說。

「奇怪甚麼？」莉莉納罕地問。

「爲甚麼從車上跳下來的全是女孩子？」

「你在詐傻抑或扮懵？」莉莉瞟他一眼說。

「我眞的不知道。」彭豪聳了聳肩膊說：「不過，其中一個女孩子我是認識的。」

「她是個妓女，對嗎？」

「你怎麼知道？」彭豪睜大眼睛問。

「因爲，剛才那整車的女孩子都是『屈蛇』到澳門的夜總會或架步去做『小姐』的，現在給逮捕遣返了。」

「噢……」彭豪恍然。

「她們全是從外省盲流到特區來找生活的，平均質素都是很高……」莉莉說：「她們把在澳門找生活的泰國妹都比下去了。」

彭豪聽着，點着頭。其實這些他何嘗不知道，他只是裝得孤陋寡聞罷了。

「你光顧過那個是甚麼地方的女孩子？」莉莉瞧他一眼問。

「現在別談這些！」彭豪支吾着，有點兒靦覥。

「你啊，這麼愛玩，小心愛滋病！」莉莉白他一眼說。跟着，她再也不理不睬他，似乎在生他的氣。

他們在珠海的一間大賓館租了房間，以夫妻的名份入住。

彭豪知道她酸溜溜的在呷醋，於是，不斷地逗她說話，跟她說笑話。不一會，她就不再生

氣了。

在賓館的房間裡，他們掛了個長途電話給九叔。

「昨天有人打傳呼電話CALL你，我沒有替你覆機。」九叔在電話中對彭豪說：「可能是僱你『打獵』的那班狗娘養的。」

「要是CALL的人是女的，你要打電話告訴我。」彭豪想起張曉雲。

於是，他把賓館的電話和房間號碼告訴九叔。

他們携手出外遊覽風景，儼若一對熱戀中的情侶。

傍晚，吃過晚飯，他們買了一份香港的晚報回到房間閱讀。晚報上詳細地刋載了亞MAY被殺的新聞：

——女死者王美儀又名亞MAY是香港一間芬蘭浴室的按摩女郎。

——她曾是日前黑社會頭子肥K被殺案，唯一見過殺手的人。

——這次她在「葡京」被姦殺，警方調查後發覺死者身上財物並未失去，因此懷疑兇手是殺人滅口……

看完報紙，電視螢幕的晚間新聞中又在報導這樁命案。

莉莉坐在床沿，彭豪坐在沙發上，看完這段新聞報告後兩個人互望一眼，沉默起來。

這時候，放在床頭櫃上的電話乍地響了起來，把各懷心事的他們嚇得一跳。

「喂！」莉莉望着彭豪，然後拿起電話。

「莉莉嗎？叫亞豪聽電話。」對方是九叔的聲音，他的語氣很是暴躁。

「是九叔。」莉莉用手掌捂着話筒，睜大眼睛壓低嗓子對彭豪說：「他似乎很生氣，要跟你說話。」

彭豪心裡覺得奇怪，怔怔地接過話筒。

「喂，九叔。」

「亞豪，你瘋了嗎？」九叔大聲咆哮道。

「甚麼事？」彭豪忐忑地問。其實，他心裡已經隱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甚麼事？你還在裝蒜！」九叔憤怒地道：「你在『葡京』幹的好事！」

「這……」彭豪頓時語塞。他向在旁邊瞧着他的莉莉打了個眼色。捂着話筒對她說：「九叔知道亞MAY那件事了。」

「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爲甚麼那麼沒腦筋的！」九叔繼續在責罵道：「告訴我，你的腦袋裡是怎麼想的？」

「九叔，這個……」彭豪支吾地道：「我是一時糊塗的。」

「你別把莉莉拖下水！」九叔大聲道。

這時候，莉莉明白了九叔在對彭豪說甚麼話。於是她猝地搶過彭豪手中的話筒，對九叔說：「九叔，那樁事是我幹的，與彭豪無關。」。

「你幹的？」九叔不置信的問。

「嗯，是我幹的！」莉莉道。

「爲甚麼要這樣做？」

「爲了免除後患。」莉莉說。

「唉……」九叔嘆了一口氣：「傻瓜，你太衝動了！你犯不着把彭豪的事扯上身。」

「……」莉莉緘默着，偏過臉望望彭豪。

「叫彭豪跟我講話。」九叔道。莉莉如言把話筒遞給彭豪。

「亞豪，莉莉是爲了你做傻事的。」九叔對彭豪說：「你要好好的護着她。」彭豪唯唯諾諾地應了。

「這傻丫頭可能對你有愛意……」九叔繼續說：「如果你鍾情的是那姓張的妞兒，那麼你該小心處理。」

彭豪聽着九叔的話，眼睛望望身旁的在靜靜地站着留意着自己面部表情的莉莉。

他放下電話，莉莉連忙問：「九叔跟你說些甚麼？」

「沒甚麼，只叫我們小心。」彭豪有點頹喪地在沙發上坐下來。

「聽完九叔的話，你心裡又在埋怨我殺了亞MAY，是嗎？」莉莉幽幽地問。

她說完，在床沿上坐了下來，眼睛怯怯地盯着他。

彭豪沒有作聲，只從口袋裡掏出小雪茄來點燃。

「如果你不喜歡我跟你在一起，我可以馬上離開的。」莉莉說，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女孩子。

彭豪聞言，抬起頭莞爾地笑了笑說：「傻女，別胡思亂想！」

說完，他站了起來，趨前去拍了拍她的肩膊。

莉莉捉着他的手，抬起頭，含情脈脈地望着彭豪。

彭豪心神爲之一盪。

但他驀地想起九叔在電話中對他警誡的話，連忙攝了攝神對

她說：「你先洗澡，我到外面商場買香煙。」

「別去太久，小心一點。」莉莉深情地說。

彭豪瞥見她的眸子裡充滿了情意。

離開房間，彭豪走到酒店附設的商場去。

在商場裡逡巡了一會，買了香煙後他看看腕錶，發覺時間尚早，不想太早回到房間去跟莉莉相處。

於是，他在酒店的園林曲徑中散步。最後，他走進酒店附設的咖啡室去，咖啡室裡坐滿了客人。

他好不容易才在一個角隅裡找到一張桌子。

他坐下來，點燃小雪茄，抽了半支光景，那幾個懶懶散散的侍者仍沒有向他走過來詢問他要些甚麼。

他漸漸地有點不耐煩，心裡有點生氣。正在這時候，旁邊有個熟悉的聲音響了起來。

彭豪轉過頭望了望，他瞥見一個女孩子正在跟他背後那張桌子的兩個男人說話，這女孩子赫然是安娜！

「兩位先生，可以請我喝杯咖啡嗎？」安娜媚笑着說。

那兩個男人像香港遊客那樣，年紀約莫三十歲左右，其中一個嘴巴上長着兩撇濃密的鬍子。

他們聽了安娜的話，互相交換個眼色，然後，那個有鬍子的笑着說：「沒問題，隨便坐！」

「謝謝！」安娜在他們旁邊坐了下來。

彭豪用手掌捂着半邊臉頰，支頤着不敢轉過臉去，免得安娜把他認出來。

他心裏不禁納罕地想：日間才見安娜從澳門被遣返回來，沒想到這麼快又給放了出來。

「喂！給我來一杯咖啡！」安娜在揚手向侍者叫道。

跟着，安娜對兩個男人放輕嗓子問：「你們是從香港來的，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那長鬍子的問。

「你們香港人特別豪爽、醒目，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安娜說。

「你是那裏來的？」另一個男人一邊從香煙包裏抽出一根香煙來叼在嘴裏，一邊盯着她問。

「我是蘇州人。」安娜說着，伸手把那男人嘴裏正想點燃的香煙取過來啣在自己的嘴裏，跟着又取過他手中的打火機來捺亮了火苗。

她點燃了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朝他們兩人噴了一股灰煙，然後把香煙遞還那男人，壓低嗓子說：「我們做個朋友好嗎？」

那兩個男人互望了一眼，相對笑了笑。

「可以兩個人跟你一起做嗎？」那長鬍子的指了指自己和另一個男人，露出淫褻的笑容說。

「沒問題，不過價錢雙計。」安娜略一猶豫說道：「每個人港幣一千塊，共二千塊。」

「兩個人共一千塊，如何？」那長鬍子的豎起一隻手指，討價還價說。這時候，侍者捧上咖啡給安娜，他們住口緘默了。

侍者發覺隣桌的彭豪還沒有叫飲料，於是趨前問道：「你要些甚麼喝？」

「啤酒。」彭豪爲了不讓背後的安娜聽到，把他認出來，所以壓低嗓子回答。

「甚麼？」侍者聽不清禁，再問。

彭豪祇好故意改變聲調再說一次。

那侍者離開後，彭豪又聽到安娜跟兩個香港男人的對話。

「不行……」安娜對那兩個男人說：「二千塊沒多要你們的了，你們知道嗎？我前晚在澳門的收費，一個人也要二千塊，而且不陪過夜哩！」

「那麼，現在你陪我們過夜嗎？」那長鬍子的問。

「唔……」安娜考慮一下說：「好吧，反正今晚我還未找到地方渡宿，不過二千塊不能減。」那兩個男人商量一下，答應了。

彭豪低着頭呷啤酒的時候，安娜跟着那兩個男人從他的身邊擦過，望着他們的背影，彭豪吁了一口氣。

他獨個兒在喝着啤酒，心裏感到有點納悶。

九叔當殃　被人殺害

他忽然想起張曉雲。

想起在她家的大廈的升降機裏，第一次與她擁吻，和在她家的門口依依不捨地分手。

她曾叮囑他翌日打電話給她。

可是，他一直沒有跟她通話，幾次打電話給她都找不到她。

他後悔沒有向她要家裏的電話號碼。

他看看腕錶——晚上十一點鐘了。張曉雲此刻睡了沒有呢？

喝完了第三罐啤酒，他有點醉意，在玄玄地想着……

「先生，您好，可以請我喝杯啤酒嗎？」突然，一個身影站在他面前。

彭豪怔了怔，抬起頭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塗脂抹粉的妙齡女郎。

「我坐下來你不介意吧？」她說着，也不待彭豪同意，就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彭豪沒有理會她，自顧從口袋裏取出小雪茄來準備點燃。祇聽見「叮」的一聲，那女郎已把閃着火苗的打火機遞到他的面前。

彭豪略一猶豫，偏過身，自行掏出火機來點燃，拒絕了她的好意。

那女郎沒有半點慍意，仍堆滿笑容地說：「我們做個朋友好嗎？」

「你快走開，我的太太馬上要出來了！」彭豪瞪她一眼說。

女郎望着他酒後那漲紅了的臉，嫣然地笑着說：「這麼晚了，要是你有太太跟你一起來遊玩，這時間還讓你獨個兒在這裏吊膀子嗎？」

「我是說眞的，沒有騙你。」彭豪正色對她說。

「那不要緊！我可以帶你到另一個地方，你太太不會知道的。」這女郎似乎有點鍥而不捨。

她說着，伸手去捉住彭豪的手臂。

彭豪甩脫了她的手，向不遠處的侍者做了個手勢，示意他結賬。

結了賬，他站來離開，女郎緊貼着他走。

「別再跟着我！」彭豪停下步狠狠地瞪她一眼說。

女郎給他那兇巴巴的態度唬嚇得跳了起來。

「你幹甚麼這麼兇？」她用手捂着心口，怨懟地說。

彭豪不理會她，逕自往走廊走去。

他扭了扭門的把手，門沒有門上，於是，他輕輕地推開門，躡手躡腳地走進房間。莉莉在床上睡着了，似乎睡得很酣。

他取了內衣褲進浴室洗澡，洗完澡從浴室走出來的時候，發覺本來亮着的枱燈熄了，房間裏一片黝黑，床上的莉莉竟然不見了。

彭豪暗暗吃了一驚，正狐疑間，背後突然有人大力把他一推，他一個踉蹌跌倒在床上。跟着，一個黑影撲到他的身上。

他正想掙扎叫喊，一張潮濡的溫軟的嘴唇印到他的嘴上；他感覺到壓在他身上的是一條赤裸的胴體。

這胴體蛇似的攀纏着他……

他放棄了掙扎。

因爲，黝暗裏他瞥見的是莉莉那雙充滿慾焰的眼睛……

是日，彭豪醒來，莉莉不在身邊。他聽見浴室裏有水聲，知道她在洗澡，他看看腕錶，上午九時卅分了。

他拿起話筒來給張曉雲打電話。

可是，聽完後他失望地放下話筒。

因爲，電話裏那個製衣廠的女職員告訴他，張曉雲還在休假中，兩天後才上班。

「打電話給誰？」這時候，莉莉身上纏着浴巾，在床沿上坐下來，親切地問：「是打給九叔嗎？」

「不，是打給一個朋友。」彭豪道。

「你不去洗個澡嗎？」莉莉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輕輕地拍拍他的手背問。

「莉莉……昨晚……」彭豪把放在她大腿上的手縮回來，臉上帶着一絲歉意，欲言又止。

「那是我主動要『喝咖啡』的，你不用負疚。」莉莉羞赧地瞟他一瞥深情的目光說。

「你應該知道，我是……」彭豪訥訥地說：「我是一個浪子，一個不會動眞感情的人。」

「你放心，我不會纏你。」莉莉伸手往他的手臂上狠狠地捏了一下說：「我不會跟那個姓張的妞兒爭你的！」

「你怎麼知道的？」彭豪睜大眼睛問。

「昨晚你睡覺時摟着我，夢囈裏喊着她的名字。」莉莉說着，垂下頭，眼眶濕了……

彭豪望着莉莉，一時不知該說些甚麼，內心充滿了歉意，他伸手捉住她的手，但給她輕輕地掙脫了。

「你起身洗個澡吧！」她低垂着頭幽幽地說：「我到外面餐廳等你。」說完，她走出房間去。

聽着關門聲，彭豪望着床前粧台上鏡子裏的自己，做了個無奈的表情。

盥洗後走到餐廳，見到莉莉坐在那裏抽着香煙，凝神在沉思，像有百般心事似的，彭豪在她身旁坐下她一點也不察覺。

「喂！在想些甚麼？」彭豪伸手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膊笑着問。

她嚇了一跳，瞟他一眼搖了搖頭說：「沒甚麼。」

彭豪指着她手中的香煙墮下在桌上的煙灰笑着說：「還說沒甚麼？你瞧，你剛才定神思索，煙灰燒得那麼長也忘記把它叩在煙灰缸上。」

莉莉聽他這麼一說，低頭望望桌面，臉上不禁一熱，連忙側着身子把面前的煙灰吹掉。

這時候，一個侍者走前來問彭豪要些甚麼。

彭豪叫了東西後，回過頭來正想跟莉莉說話的時候，發覺旁邊那張桌子有一個女孩子在注視着他。

彭豪不禁怔了怔，因為，那女孩子正是安娜。

安娜身旁坐着的是昨晚她薦枕的兩個男人。

安娜在抽着煙，目光灼灼地在望着他。

他連忙避過她的目光，伸手拿起莉莉擱在桌上的香煙包，拈出一根來叼在嘴裏。

莉莉發覺他的神色有異，循他目光的方向轉過頭去望望安娜，然後低聲地問：「甚麼？又是遇上了你的舊相好嗎？」

「不……」彭豪支吾道。

「你們男人那種逃避的目光瞞不過我的。」莉莉吸了一口煙，吐了出來說。

「別把我當作大情聖吧！」彭豪說完拿起凍開水呷了一口，跟着乘機轉掉話題說：「其實，女孩子吸煙不太雅觀，對嗎？」

莉莉又轉頭望望安娜，然後問道：「你是說她，還是說我？」

「我是說所有女性。」

「那麼說，你夢中叫着的情人，一定是個不吸煙的女孩子，是嗎？」莉莉試探地問。

「她是個有高尚職業的，正當人家的女孩子。」

「哦……」莉莉臉色一沉，酸溜溜地說：「高尚職業，正當人家的女孩子，那是跟我們不同了。」

彭豪看見她臉上掠過一絲不快的神色，登時後悔自己溜嘴說錯了話，連忙堆着歉意的笑容捉

安娜笑道：「先生，可以請我喝杯咖啡嗎？」

着她擱在桌上的手說：「對不起，我是老粗一名，不懂說話，請別生氣。」

莉莉嗔笑着瞟他一眼說：「女孩子就是最難抗拒你這樣的笑容，這樣的溫聲軟語，我還捨得生你的氣嗎？」

彭豪見莉莉化嗔為笑，不禁鬆了一口氣。

「後面那女孩子跟你睡過，對嗎？」莉莉突然壓低聲調問。

彭豪靦靦地點了點頭。

「也許你太英俊了，所以像她那樣把男人當作流水行雲的女人，雖然你改變了髮型，她似乎也把你認出來了。」莉莉調侃他笑着說。

彭豪連忙顧左右而言他，目光不敢再向安娜那邊望一下。

吃完早餐，他匆匆地牽着莉莉的手離開。

在他們走出餐室拐彎時，彭豪的眼梢瞥見安娜仍坐在那兩個男人中間，怔怔地以狐疑的目光望向他。

他們在街上把臂溜躂，儼若一對情侶。

經過一間電器店門外，莉莉突然停下步，指着櫥窗內的一部電視機螢幕，驚愕地叫起來：「你瞧！九重天公寓！」

彭豪聞言定睛望向電視機螢光幕。

因為隔着玻璃，聽不見聲音，祇看見鏡頭出現九重天公寓的門前的招牌。

跟着，鏡頭推進公寓內，裏面遍地狼藉，還有一灘血漬……

「可能是九叔遇事！」彭豪緊張地道。

「那怎麼辦？」莉莉惶遽地問。

「先打電話回九重天公寓查查九叔的情況！」彭豪說完，牽着莉莉的手往酒店跑回去。

兩人氣喘咻咻跑回房間，掩上房門，彭豪急不及待地拿起電話。電話通了，彭豪聽見鈴聲響了許久，可是沒有人接聽。他收了線再撥，仍然沒有人接聽。

他焦慮地放下電話，無助地望望莉莉。

莉莉臉露惶惑不安的神色。

「怎麼辦呢？」兩人交換相同的目光。

房間裏頓時沉寂下來。

彭豪搓捏着雙手，在床前不安地來回踱步。

莉莉忍不住拿起話筒，再撥一次電話。

「喂……」電話通了，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有人聽電話了！」莉莉連忙捂着話筒，緊張地對彭豪說。說着，把話筒遞給他。

彭豪接過電話，定了定神然後問：「九叔在嗎？」

「你是誰？」對方怯怯地問。

彭豪這時卻發覺這聲音有點熟悉，想了想，問道：「你是蘭姑嗎？」

「是的，你是……」蘭姑疑惑地問。

「我是彭豪。」彭豪焦慮地問道：「九重天公寓發生了甚麼事？」

「彭先生你在那裏？快回來吧！」蘭姑語態惶遽地道：「九叔給人打傷，送進醫院去了！」

「他的情況怎樣？」彭豪緊張起來。

「他的傷勢很重，是給抬着上救護車的！」蘭姑的聲音有點顫抖。

彭豪聞言當堂呆住了。

「九叔他怎麼樣？」站在旁邊一直留意着他臉部表情變化的莉莉，搖撼着他的手臂惶惑地問道。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彭豪沒有回答莉莉，吸了一口氣繼續問蘭姑：「打傷九叔的是甚麼人？」

「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蘭姑猶有餘悸地在電話裏說：「他們一共四個人，進來時氣勢洶洶的要找你，九叔說不知道。他們就對九叔拳打腳踢，有人甚至掏出西瓜刀劈他，有人澆電油想燒公寓，幸而房間裏有一個租房的警探衝出來，開槍制止，他們才逃走……」

聽完蘭姑的話，彭豪嘆了一口氣，頹然放下電話，對莉莉說：「他們是衝着我，找到九重天公寓去了！」

「九叔怎麼樣？」莉莉焦慮地問。

「他們用西瓜刀斬他，他給抬上救傷車，情況可能不妙。」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莉莉焦躁地望着彭豪。

彭豪垂着頭沉思了片晌，抬起頭毅然對莉莉道：「我們馬上返香港，先到醫院去看看九叔再說！」

說罷，兩人連忙收拾行李，離開房間，到大堂的櫃台前結賬。

當他們匆匆走出酒店，在門

口輪候的士的時候，站在莉莉後面的彭豪突然被人扯了扯衣袖。

他回頭一看——安娜站在他背後，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怯怯地問：「你是……是姓彭的嗎？」

彭豪怔了怔，瞪她一眼，裝着粗獷的嗓門，很不友善地道：「我不是姓彭的，白撞！」

說完，他把手搭在莉莉的肩膊上表示親熱。

安娜登時靦覥紅漲着臉走開。但她的目光仍充滿疑惑地望着他……

彭豪和莉莉匆匆從珠海經澳門，乘搭飛翔船返香港。

回到九重天公寓，發覺門外拉閤了鐵閘，鐵閘上掛着一個「暫停營業」的紙牌子。

彭豪和莉莉互望一眼，兩人心裏都忐忑不安。

彭豪伸手按門鈴，半晌，玻璃門掩開，蘭姑探頭出來。

她見到是彭豪和莉莉，連忙用鑰匙打開鐵閘讓他們進內。

「剛才醫院的護士打電話來，說九叔的情況不太好，叫九叔的家人趕到醫院去。」蘭姑神色焦慮地對彭豪和莉莉說：「你們趕快到醫院去看看九叔吧！」

兩人聞言，問明了那一間醫院，然後馬上出門，截了的士，吩咐司機趕快駛到醫院去。

在車廂裏，彭豪發覺莉莉情緒不安得不停地搓着雙手，兩眉深鎖，滿臉憂慮的神色。

彭豪伸手過去握着她的手，她的掌心沁着汗水。

這時，司機扭開收音機。

收音機播出了警務處長家裏被劫的新聞。

「哈哈！賊佬是在向警方挑戰！」司機笑了起來說。

停了半晌，他見彭豪和莉莉沒有搭訕，於是又自言自語地說：「這回警方一定會反擊，黑社會將會雞犬不寧了！」司機說完，從倒後鏡裏望了望彭豪。

彭豪仍舊沒有搭訕，司機有點兒自討沒趣地住了口。

路上交通阻塞，的士好不容易才駛到醫院。

兩人氣喘咻咻地跑到病房外，剛好有一個穿白袍的醫生及一個護士從病房裏走出來。

「醫生，崔九的情況怎麼樣？」彭豪攔住了醫生的去路，緊張地問。

那醫生約莫三十多歲，他打量一下彭豪和莉莉，然後問道：「你們是崔九的甚麼人？」

「朋友。」彭豪答道。

「那麼，你快點打電話通知他的家人到來見見他吧！」醫生淡淡地說。

「他……」彭豪和莉莉都睜大了眼睛望着醫生。

「我們已盡力了。」醫生搖了搖頭說：「他身上捱了七、八刀，刀刀是致命的。他流了許多血，像他那樣的年紀能夠捱得這麼多個鐘頭，已經非常難得了。」

「你是說他老人家沒有生存的希望了？」彭豪激動得眼眶也驀地紅了起來。

「趁他神志還清醒，進去看看他吧！」醫生說完就走開。

彭豪和莉莉連忙推門走進病房去。

祇見病榻上的九叔給纏上了滿頭白色的繃帶，祇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像一具木乃伊。

彭豪和莉莉走到床前，發覺他的呼吸柔弱，那在他鼻上的氧氣罩子微微地動着。

莉莉捉住他插着針管吊着鹽水的手，輕輕地搖動，哽噎着道：「九叔，你覺得怎樣？」

「九叔，我是亞豪，我和莉莉來看你，你聽見嗎？」彭豪在旁，俯着身子把頭湊到九叔耳邊道。

九叔的身子動了一動。

他們發覺九叔微偏側的腦袋緩緩地轉過來。

他睜開眼睛，那本來深陷的眼睛因爲繃帶細纏着臉孔而顯得更加深陷。他的眼瞳散渙無神，他的嘴巴在微微嗡動。

彭豪和莉莉聽不到他說些甚麼？

祇見他的眼角滲出一大滴淚水。

莉莉忍不住捂着臉「嗚嗚……」地哭了起來。

九叔的眼睛眨了眨，突然伸出瘦稜稜的手，扯脫了臉上的氧氣罩，喘了一口氣，張着嘴巴說話：「你……你快……離開香港……」

他喘息着說不下去。彭豪連忙把氧氣罩套回他的嘴鼻上。半晌，他又伸手扯開氧氣罩說話：「我不……不行了。賣掉……九重天……錢滙給……九嫂……」

九叔竭盡最後一口氣，說完最後一句話，腦袋一偏，寂然不動。

莉莉呼天搶地摟着九叔慟哭。

彭豪馬上推門走出走廊大叫

醫生和護士。

俄頃，醫生和兩個護士匆匆走進房間來。

醫生趨到床前，瞧瞧床側那具螢幕上再沒有跳動綫條畫面的儀器，然後，伸手按了按九叔手腕的脈膊，再俯着身子，伸手翻開九叔的眼皮，審視一下他的瞳孔。

最後，醫生搖了搖頭，拉起白色的被子蓋着九叔的臉孔，轉過頭來對彭豪道：「我們已盡全力了。」

暫居離島　暗地追查

彭豪的眼紅了。一股哀傷和報仇的火焰在他的心胸裡燃燒。

爲了避過那些要置他於死地的人的耳目，彭豪不便露面，九叔的身後事均由莉莉一手辦理。在九叔去世的那天晚上，彭豪回到九重天公寓，借故遣開暫時在公寓裡留守的蘭姑，然後，搬了一道鋁梯，放在關帝的神龕前。

他攀上鋁梯，伸手往關帝瓷像後面的一個暗格裡，掏出一包黑絨布包裹的東西來。

他打開黑絨布，裡面是一支烏亮的手槍。

他檢查一下槍膛，然後把手槍插在腰間。

臨離開九重天公寓時，他還從櫃圍的抽屜裡，取回自己的傳呼機。

爲了不令莉莉捲入漩渦，彭豪決定不再與莉莉聚頭，甚至在九叔大殮的那一天，他也沒有到殯儀館去致祭。

因爲，他考慮到那幫要殺他滅口的人，極可能會埋伏在殯儀館裡，伺機取他性命。另一方面，人死了，一切變得虛無，內心的懷念比任何儀式更爲摯誠。

幾天來，彭豪的情緒顯得很沮喪。

爲了避人耳目，他在離島租了一間廉價的渡假屋居住。因爲警務處長官邸被劫，警方對黑社會份子進行大學搜捕行動，所以黑道人物都暫時偃旗息鼓，不敢活動，彭豪趁機追查主使殺害九叔的人。

這天，彭豪上午十點鐘左右，正乘搭離島的渡輪前往市區。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望着藍天的雲和船邊翻着白浪瞬息遠去的流水，他心中不期然地升起了一股落寞而孤寂的感覺。

幾天來，他每晚都在作着連綿不斷的夢，從一個夢到另一個夢的旅程裡，九叔的音容都一直跟他在一起。

每晚從夢中醒來，望着周遭的黑暗與寂靜，每次都懷疑現實才是夢境。怎能令自己相信，幾天前還與自己促膝談心、把酒言歡的九叔在現實中消失？

他沉沉地想着、想着，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這時節，他腰間的傳呼機響了起來。

他低頭看看傳呼機上的顯示——是張曉雲找他。

這兩天，他已收過她三、四次傳呼，每次他都壓抑着自己覆機的意念。

他告訴自己，必須待替九叔報了仇後才考慮兒女私情。

可是，此刻孤獨裡，他再也壓抑不住要與張曉雲見面的衝動。

渡輪泊了碼頭，他上岸後連忙在碼頭外的電話亭覆電話給張曉雲。

「嘿……你到那裡去了？」電話裡張曉雲的聲音是那麼輕柔動聽：「我找了你幾次，也不見你覆電話。」

「我……」彭豪期期艾艾地道：「我去了珠海，今天早上才回來。」

「你想不想見我？」她俏皮地問。

「嗯。」彭豪笑了笑說：「是你想見我，是嗎？」

「你不想見我嗎？」她問。

「想的！想的！」彭豪連忙答道。他腦海想像着此刻張曉雲杏目圓睜的嬌憨表情。

於是，他們約定中午在尖東一間餐廳吃午餐。

彭豪提早了廿分鐘到餐廳裡等她。約定時間過了十分鐘，在閱讀着報紙的他才瞥見張曉雲匆匆地走進餐廳裡來。

張曉雲在餐廳裡張目四顧，目光掠過彭豪的臉上，可是，因爲他改變了髮型，而且鼻樑上架上了黑框眼鏡，所以，匆忙間她沒把他認出來。

張曉雲以爲彭豪還沒有到來，見到前面有一個空着的卡座，於是挪動步子走過去。

當她經過另一個卡座的時候，突然，掛在肩上的手袋給人扯了一下。她吃了一驚，回過頭來一望……一個坐在旁邊卡座上的、短頭髮、戴黑框眼鏡的男人向她作鬼臉。

「發神經！」她心裡不禁慌張起來，但臉上强作鎭定，嗔怒罵他一聲。

當她準備走開的時候，那男人突然伸手除下眼鏡，忍俊不禁地笑着對她說：「看你罵的是誰？」

這時節，張曉雲始猛然發覺這男人原來是彭豪。

「你唬死人！」她嗔笑着擧起粉拳去擂他的腦袋。

坐下後，她睜着眼睛打量着彭豪。

「我的樣子很怪，是嗎？」彭豪瞪大眼睛，呶起嘴巴做個鬼臉問道。

「奇怪！」張曉雲蹙着眉心說。

「甚麼奇怪？」彭豪詫異地問。

「我心目中就是希望你剪這個髮型！」張曉雲笑着說：「你彷彿摸透了我的心思！」

「……」彭豪搔着腮幫，大惑不解地望着她。

「你想知道我爲甚麼希望你剪這個髮型嗎？」

彭豪點了點頭。

「那麼，你先告訴我，你爲甚麼把頭髮剪短？」

總不能告訴她，剪短髮是逃避仇家的耳目，彭豪期期艾艾地窘了好一會，最後祇好信口胡謅說：「故意跟你開個玩笑罷了！」

張曉雲疑信參半地點了點頭，然後笑着說：「你猜一猜我爲甚麼希望你剪這個髮型？」

彭豪支頤着望着張曉雲，苦苦地思索她爲甚麼會希望他剪短髮的意念。這時候，侍者走過來問他們吃些甚麼。他們告訴了侍者後，張曉雲笑着說：「我想，你是永遠不會猜到的！」

「爲甚麼？」彭豪納罕地問。

「首先，你先告訴我。」張曉雲說：「你願不願意幫忙我？」

「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彭豪豎起三隻手指作宣誓狀說。

「謝謝！」張曉雲說：「其實，你剪短頭髮已經事半功倍了。」

「別賣關子，快點說吧！」彭豪着急地催促着。

張曉雲故意慢條斯理地捧起桌上的凍蒸溜水，呷了一口，清了清嗓子然後說：「這幾天我找你幾次，是因爲公事問題。」

「公事？」彭豪登時更加仿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知她葫蘆裡賣甚麼藥？

「是這樣的……」張曉雲說：「我們公司最近出產了幾款明年夏天的男性沙灘泳裝，一星期後有一個外國的客人到來看樣辦。而我們公司聘用慣的那兩三個男模特兒過幾天要到歐洲演出，所以……」

「所以，你想我濫竽充數，給你們公司當男模特兒？」彭豪睜大眼睛叫了起來。

張曉雲點着頭，嫣然地笑着。

「不行，不行！」彭豪連忙擺手搖頭推搪道：「你該知道，我不是那種料子！」

「你似乎不大信任我，是嗎？」張曉雲眨着大眼睛，露出失望的表情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彭豪連忙道：「我……」

「如果你有誠意幫助我，你該相信我的眼光。」張曉雲一邊說着，一邊從手袋裡掏出一個金框的太陽眼鏡，遞給彭豪：「在太陽下，你戴上它，穿上我們公司出產的沙灘泳裝，全香港的男模特兒沒一個有你那麼帥！」

彭豪接過張曉雲的太陽眼鏡，除下鼻樑上的黑框眼鏡把它戴上，作了個英偉傲岸的表情問：「我是全港最佳的男模特兒，像嗎？」

張曉雲實在地給那英姿爽颯的神采迷住了。

她着迷地點了點頭。

彭豪却也給她那副滲着驚喜和迷惘的秀美的表情迷住了。

「不過，男模特兒走路的動作和姿勢我一點也不懂，怎麼行？」彭豪有點爲難地說。

「不是要你走天橋，你祇要穿上沙灘裝在我們的客人面前走兩遍就行了。」張曉雲說：「不過，這幾天你必須到沙灘去把膚色曬黑一點。」

「……」彭豪仍有點疑慮。

「你一定要幫忙我！」張曉雲伸手捉住他擺在桌上的手，深情地望着他說：「把皮膚曬成古銅色。」

他不期然地點着頭。

兩人情深款款，娓娓而談，彼此的感情一下子更加拉近了。

相聚的時光似乎溜得特別快，張曉雲偶然間瞧瞧腕表，始陡然發覺應該回公司去，因爲有一個業務會議要參加。

彭豪截的士送她回製衣公司去。

在工廠門口，兩人依依不捨。

「可以把你家裡的電話給我嗎？」分手時，彭豪問。

張曉雲聽了，從手袋裡取出一張自己的名片來，寫上了家裡的電話遞給他，他們約好每晚睡前通話。

彭豪站在路旁，望着張曉雲走進製衣公司的大廈，回過頭來跟他揮揮手，進入升降機後，他才踽踽地在街上獨行。

經過這次與張曉雲的短叙後，彭豪更加增强了擺脫殺手職業的決心。但他告訴自己，必須先替九叔報仇。

晚上，他在嘴上黏了兩撇鬍子，走進尖沙咀的「紅番酒吧」去……

酒吧裡很熱鬧。猜枚聲、笑聲、喧嘩聲混成一片。

彭豪在水吧旁邊的一張小桌子前坐下。

向侍者要了一杯伏特加後，他點燃起香煙來。

他擧目四顧，發覺幽暗的燈光和輕薄的煙霧裡，有幾個衣著性感的女郎周旋在客人之間。

他從她們的身形和外貌中找尋記憶中的「一號」女郎。

他對自己認人的本領很有自信。這是他的職業本能，任何人被他的眼睛注視過，都會像感光菲明般深刻地印在他的腦海裡。幾個女郎在他左右經過，就是見不到「一號」。

他記得那天他接到電話指示後，也是約莫這個時間到這裡來找「一號」女郎，從她的手中取一條小鑰匙的。

她是一個身段健美的女子。

他記得她有一張美好而又有滄桑的臉孔；晰白渾圓的肩膊和飽滿的胸脯。可是，此刻見不到她。

彭豪有點兒失望地頻頻吸着煙，呷着酒。

「一個人在喝悶酒，不寂寞嗎？」一個女郎咧着嘴笑着，走到他的身旁。

她一隻手肘擱在彭豪的肩膊上，另一隻手伸過去拈了他嘴上的香煙，放到自己的嘴上吸起來。

「可以請我喝杯酒嗎？」她朝彭豪噴了一口煙，妖媚地問。

「隨便吧！沒關係。」彭豪向面前的一張椅子伸了伸手，示意她坐下。

可是她却在彭豪的大腿上坐了下來。

「我叫白蓮蓮，請問貴姓？」

她把香煙放回他的嘴裡。

「我姓屠。」他信口胡謅地答道。

濃郁的香水氣味撲鼻，他吸了一口煙，險些兒嗆了起來。她揚手向侍者叫了酒後，調皮地伸手想去捋弄彭豪嘴上的濃鬍子。

彭豪連忙把臉別轉，避過了她的手，笑着說：「別摸我的鬍子，不然我會輸錢的。」

「對不起！」白蓮蓮眨眨眼睛，伸了伸舌頭，做了個鬼臉笑着說：「我見到漂亮的鬍子就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捋弄的了。」這時候，侍者送上酒來。她端起酒跟彭豪碰杯，跟着，她一仰首就把杯中的酒喝得涓滴不剩了。

「嘿！再來一杯！」彭豪向剛離開的侍者叫道。

白蓮蓮沒想到客人這麼闊綽，開心得吸着紅艷的嘴唇，朝彭豪的臉頰上吻了一下說：「你眞爽快！」

彭豪摸了摸被吻過的地方，莞爾地笑了一笑。

「你是第一次到這裏來，對嗎？」她問。

彭豪點點頭，想了想說：「我是來找人的。」

「找誰？」

「『一號』我祇知她在這裡是『一號』，不知她改了個甚麼藝名？」彭豪胡謅說：「她小號候叫夭妹。」

「你是說莎莎？」白蓮蓮睜大眼睛問：「你們是舊相好？」

「我們小時候是舊街坊。」

「噢……」白蓮蓮恍然笑着道：「原來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她今晚沒上班？」

「不，她轉了場子。」

「轉了場子？」彭豪驚詫地問：「轉到那裡去？」

白蓮蓮故意期期艾艾的，遲遲不肯說出來。

彭豪從衣袋掏出一張紅鈔票來塞進她的手裡。

「我就是喜歡你的爽快！」白蓮蓮掀起裙子，把鈔票塞進大腿的絲襪裡，然後對彭豪說：「莎莎轉到天虹夜總會當小姐去了。」

「我馬上去找她，請你不要打電話通知她，我要讓她來一個意外的驚喜。」彭豪站起來說。

「別忘記，她是第八組的。」白蓮蓮送彭豪到門口，叮囑他說。

＊　＊　＊

彭豪乘的士到天虹夜總會，

這時候已是晚舞的時間，場面很旺。

舞小姐穿梭地走動，鶯聲嚦嚦，笑語盈盈。

彭豪坐下後吩咐侍者找第八組的媽媽生。

那媽媽生約莫三十歲左右，穿着緊身的旗袍，走近過來的時候，那玲瓏的曲線在款擺，襲過來一陣香水氣味。

「屠先生，你好！」她親熱地在彭豪的身旁坐下。

從進門口的時候開始，夜總會的接待員已熱情地恭問了客人的姓氏，然後用通話器知會其他公關人員。

所以，每一個客人走進夜總會來都被接待員熟絡而笑容可掬地叫着某某先生，於是乎滿足了客人的虛榮感。

「屠先生，多謝你賞臉光臨，我叫瑪麗。」媽媽生見彭豪把香煙叼在嘴上，連忙「叮」的一聲把捺亮了火苗的火機遞去給他點燃，然後堆滿笑容問：「你可有熟的小姐嗎？不然我給你介紹一個，包保青春、健美、熱情。」

「莎莎在嗎？」彭豪噴了一口灰煙問。

「你是莎莎的舊客？」瑪麗問。

「爲甚麼你這樣問？」彭豪反問道。

「因爲莎莎轉場到這裡來不久，她的客人我都是認識的。」瑪麗說着，伸手從茶几上的小瓷碟上拈了一顆花生米放進嘴裡。

「我在酒吧裡認識她的。」彭豪說。

「原來是個舊相好！」瑪麗笑了起來。她本來細小的眼睛笑起來像臉上一條裂縫：「莎莎現在坐別的枱子，待會兒才能來陪你，要不要我先給你介紹一個小姐跟你聊聊天？」

「不用了。」彭豪搖了搖頭婉拒說：「我不想她見到我找別的小姐坐枱不高興，我等她好了！」

「那麼，我待會兒叫她來陪你！」瑪麗臉上閃過一絲失望，但馬上收斂了，立即浮起笑容來。

瑪麗婀娜地走開後，大約燒了半根香煙光景，一個黑色的身影在彭豪眼前出現。

逼問莎莎　幕後是誰

彭豪抬起頭，發覺站在面前的女子，正是「紅番酒吧」的「一號」莎莎。她穿着一襲黑色的低胸晚裝，晰白的脖子上懸着的銀色項鍊在幽暗的燈光裏閃光。

她說了一聲「謝謝」後在彭豪身畔坐下，她一臉狐疑地打量着彭豪。

彭豪對着她微微地在笑。

「請問貴姓？」莎莎問。

「小姓屠。」

「媽咪對我說你是我的舊客人，可是……」莎莎說着，目光在他臉上搜索。

「有點陌生，是嗎？」彭豪莞爾地說。

「但也有點兒眼熟，你……」

「我在『紅番酒吧』見過你一次，後來因行船離開香港，沒想到回到『紅番』光顧的時候，原來你已轉場子到這裏來了！」彭豪伸手去捉住她的手，一臉傾慕的神色。

莎莎蹙着眉心，望着他，玩味着他的話，腦海裏打撈着似曾有過而又失落的印象。

「其實，你祇陪過我一次酒。」彭豪恐怕她生疑，連忙繼續裝得有點靦覥地說：「我相信『一見鍾情』這句話，在大海茫茫的船上，每晚我都在夢中想起你……」

莎莎望着眼前這個短頭髮、長着兩撇濃鬍子的、身體粗壯結實、說話有點怯生生的男人，感到他既陌生却又似乎有點兒熟悉的感覺。

彭豪伸手向侍者叫酒給她，又捧起几上的小食侍奉她，殷勤得令莎莎有點兒不好意思。

「我們去宵夜好嗎？」彭豪伸手搭着她的肩膊，細聲地問。

「我已經答應了另一個客人，不知道能不能推掉他？」莎莎心裏好生喜歡這個英偉而癡心的男人。可是，這陣子她故意裝作爲難的樣子，吊吊對方的胃口。

「我簽兩個全鐘，另外……」彭豪湊到她耳畔說：「渡夜共三仟塊，如何？」

莎莎聽了，心裏的花蕾登時綻開。

她無法掩飾那從心坎裏泛到臉上的喜悅。

「我試試看，有沒有辦法推掉那個客人……」她嘴裏仍是一腔似乎不太熱衷的語氣：「他是我的熟客，每晚都來捧我的場。」說着，她站起了身，往鐘房走去。

其實，那些都是她扯謊胡謅的話。

廿五、六歲年紀的她，來到這個日式夜總會裏當公關小姐後，才發覺自己這把年紀已是屬

於超齡了。

原來到這裏來當公關小姐的，大都是二九年華左右的充滿青春活力的少女。

站在她們中間，莎莎就像花叢中一片開始枯黃的葉子。

難得遇上一個相貌堂正的年輕男人看上了自己，所以莎莎走去告訴媽媽生瑪麗說客人付兩個全鐘結賬出街的時候，臉上不禁洋溢着意氣風發的表情。

牽着彭豪的手走出天虹夜總會的時候，她從來沒感覺過腳下高跟鞋的踏地聲像今晚這麼清脆響亮……

在夜總會的時候，彭豪娓娓地跟她談着他的四海遨遊的海員生活。

莎莎興趣盎然地聽着、聽着。

漸漸地她覺得自己與這個客人稔熟得像一對老朋友。

彭豪的兩道濃密的劍眉，一雙深邃而有神的眼睛，偶爾的一聲輕輕淺笑，都令她感到有點意亂情迷。

要是他肯做她的「狗仔」，她一百個願意養他。

（舞女養小白臉，現在流行稱養「狗仔」。）

在宵夜結賬之前，彭豪忽然想起與張曉雲相約過睡前通電話。於是，他對莎莎說有點事要打電話給一個海員朋友，就離座走到電話間去。

「你是誰找她？」他撥通電話，對方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從客氣的語氣裏，彭豪料她是張曉雲的母親。

「我姓彭的。」彭豪道：「如果她睡了就不要弄醒她了。」

「不要緊……」對方的語氣又客氣幾分：「她睡前說過，如果是姓彭的找她，就叫醒她聽電話。彭先生，請你等一等。」

彭豪聽見話筒擱下的響聲，和依稀聽到那女人敲門叫曉雲的聲音：「曉雲，那姓彭的打電話來了！」

半晌，曉雲那帶着惺忪含糊的聲音在電話裏響了起來：「喂……」

「你睡了？」彭豪歉然地說：「對不起，我沒想到你這麼早睡覺。」

「今天日間很忙，有點累……」曉雲說：「以爲你忘記打電話來了，所以就上床睡覺，你現在在那裏？」

「跟朋友在消夜。」彭豪道。

「明晚你有空嗎？我有兩張電影優先場的票子，是九點半的，我們一起去看好嗎？」曉雲問。

「好吧！」彭豪想了想答應道：「我在那裏等你？」

「你明晚七點鐘到家裏來接我好嗎？」曉雲壓低嗓子對他說：「媽媽想見見你，你有勇氣嗎？」

「岳母想見女婿，焉敢不去！」彭豪打趣地說。

「臭美！」曉雲嗔笑道。

放下電話，彭豪走回座位時，臉上仍留着笑意。

「電話裏聽到甚麼開心的事？」莎莎望着他，陪着笑問道。

「朋友告訴我，我們合股買的股票賣掉了，賺了幾萬塊錢。」彭豪扯謊胡謅說。

結了賬離開夜店，他們跳上的士，吩咐司機駛往九龍塘。

在車上，莎莎依偎着彭豪，剛才喝了的一杯拔蘭地此刻熱力沸騰到臉上來，使她的眼睛澀癢的感到眼皮沉重。她索性闔上眼睛，偎着他的肩膊打起盹來。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彭豪推醒她。

她睜開眼睛，發覺一個白布纏頭，穿紅制服的印度司閽在替他們拉開車門。

鑽出的士車廂，彭豪往那印度司閽手中塞了一張鈔票作小費。

他躬着身子，連聲用半鹹半淡的廣東話說「多謝」。

彭豪和莎莎手搭肩，親熱地走進汽車別墅。

在房間裏，穿著白衣黑褲的女職員遞上登記冊給彭豪填寫旅客資料。

彭豪草草地填寫好了，從銀包裏取出鈔票來付了房租後，那女職員掩上房門，退了出去。

彭豪趨前伸手按了按門鎖的掣鈕，回過身來，莎莎雙手已藤蔓似的攀在他的脖子上。她那噴着醺醺酒氣的、紅艷艷的嘴猝地印在彭豪臉頰上。

「你先去洗澡。」彭豪輕輕地把她推開說。

「唔……」莎莎依依不捨地用鼻子應着，眼睛望着他，眸子裏冒出了慾燄。

她輕巧地把身上的衣服脫個精光，赤條條站在彭豪面前，扭了扭腰肢，擺了個姿勢問彭豪說：「我的身材美嗎？」

彭豪微笑不語，祇點了點頭。

莎莎款擺着腰肢走進浴室

去。

她一邊淋浴着，一邊哼着小調。熱水灑在她的臉上和身上，那本來令她有點酡然的酒氣登時消失了。

「喂！你也進來一起洗澡好嗎？」她大聲叫道。

浴室外沒有聲息。

「你聽見嗎？」她再次提高嗓子叫道：「進來跟我一起洗澡，我給你刷背，很舒服的！」彭豪仍沒有回答她。

「難道他睡着了？」她心裏納罕地想。

她想着，兀自笑了起來。因為，她試過幾次酒後與客人闢室尋歡，遇上了同樣的情形。

她洗澡完畢，一邊用大毛巾揩抹着身子，一邊走出浴室。

可是，她陡地呆住了！

她發現彭豪斜倚在床上，翹着腿子，手中拿着一支烏亮的手槍在指着她。

「你……」莎莎睜大眼睛，片晌才若有所悟似地泛起笑靨說：「原來你是騙人的，你不是海員，是個警探！」

說完，她隨手把抹完身的大浴巾往沙發上一擲，然後赤裸着身子想跳到床上去。

「站着！」彭豪冷冷地喝住她，手中的槍動了一動。

彭豪臉上那嚴峻的表情，唬得她的心卜卜地跳起來。

「你要怎麼啦？」她惶惑地問。

「你認得我嗎？」彭豪說着，伸手把嘴上的假鬍子扯掉。

莎莎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這時節，她感到彭豪的臉孔很面善，但一下仍想不起他是誰。因為，彭豪在「紅番酒吧」見她時不是短髮。

「記得我在『紅番』向你接頭取小鑰匙嗎？」彭豪冷冷地問。

「喔！」莎莎用手捂着嘴，險些兒驚叫起來。

這時候，她完全地想起來了。

她的心彷彿一下子要從口腔跳了出來。

因為，她知道此刻用槍指着自己的，是一個在黑道裏神出鬼沒的殺手。也是警方追緝和黑道人馬追殺的對象。

莎莎從心裏哆嗦起來。

「你要怎麼樣？」她惶慄得聲音也有點兒顫抖。

祇見彭豪冷冷一笑，張開左掌，右手一扳，將槍膛裏的幾顆子彈抖在掌心上。然後，將其中兩顆重新放進槍膛裏，跟着手掌往槍膛一撥，槍膛「格格」聲轉動起來。

他的動作迅速俐落，一氣呵成，祇一眨眼間，槍嘴又指着莎莎。

「你看過『碧麗莎的情人』這齣戲沒有？」彭豪陰惻惻地問。

莎莎疑惑地點了點頭，摸不透他的意思。

「那齣戲開場不久有這樣一幕……」彭豪又用手把槍膛撥得「格格」聲轉動着說：「那變態的男主角把有一顆子彈的手槍管插進女主角的陰道裏，玩俄羅斯輪盤遊戲，你想玩嗎？」

莎莎聞言臉色陡變。

「我們會玩得比那齣戲更刺激……」彭豪又把槍膛轉動着，嘴角泛着一絲冷笑說：「因為，我這手槍裏有兩顆子彈，命中率更高！」

莎莎的雙腿在顫抖着發軟，快要倒下來。

彭豪從床上跳下來，拿着手槍的手向她揮了揮說：「躺在床上！」

這時候，莎莎已嚇得魂不附體，臉無血色。

她如言地在床上躺下來，哆嗦間床單濕了一大片。

「不關我的事，我祇是受命把鑰匙交給你罷了！」莎莎哭着說。

她雙手緊捂着下體，深恐彭豪馬上動起手來。

「嗯。」彭豪冷笑一聲說：「你倒知道我為甚麼而來的了。告訴我，僱我殺肥K的是誰？派人到九重天公寓殺九叔的是誰？」

「……」莎莎悽悽惶惶地欲言又止。

「我知道罪不在你……」彭豪在沙發上坐下來，把手槍擺在几上，掏出香煙來點燃。

莎莎在床上坐了起來，怔怔地望着他。

彭豪吸了一口煙，緩緩地吐了出來，繼續說：「祇要你把那『龍頭大哥』是誰告訴我，你可以平安走出去。甚至，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莎莎垂下頭考慮着，沒有作聲。

彭豪把手槍從几上拿起來，在手裏一邊玩弄着，一邊慢條斯理地說下去：「不然，我會變態起來跟你玩『俄羅斯輪盤』，明白嗎？」

「好吧！我說……」莎莎抬起

頭來：「但希望你先答應我，別對人說是我告訴你的。」

「好的！我答應你！」彭豪說着，把手槍插進腰間。

「他是跛王昆。」莎莎嚥了一口唾涎說。

「在那裏可以找到他？」彭豪緊接着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彷彿要洞察她的說話是眞還是假？

彭豪冷峻的目光使莎莎不敢接觸，她垂下頭來。

「說吧！在那裏可以找到跛王昆？」彭豪詰問道。

「他每天下午五點鐘左右，就會離開昆記麻雀館，到他的姘頭那裏去。」

「他的姘頭叫甚麼名字？」彭豪緊接着問，不讓她有思索的機會。

「叫露露，以前是夜總會的，紅透半邊天的小姐，後來跛王昆把她包起來，不見她再露面了。」

「她住在那裏？」

「不知道。」莎莎搖了搖頭。

「眞的不知道？」彭豪瞪了瞪眼，不置信地問。

「眞的不知道嘛！」莎莎攤了攤雙手，焦躁地說：「我既然願意告訴你，就不會說假話。」

彭豪點了點頭又問：「跛王昆離開昆記麻雀館時有沒有人跟他一起？」

「有兩個保鏢。」莎莎說：「他們護送跛王昆到露露的家裏後才離去，每次他從露露家裏出來的時候，也會電召保鏢去接他的。」

問到這裏，彭豪低頭沉思。

一室的緘默，空氣髣髴凝固了。

莎莎赤身露體蜷縮在床上，怯怯地望着彭豪，幾次她想拉起被子蓋着身體，但恐稍一移動會引起彭豪以為她反抗。所以，她一動也不亂動。

良久，彭豪抬起頭來，直勾勾地望她一眼，冷冷地問：「你會把今晚的事向跛王昆通風報信嗎？」

「你以為我會嗎？」莎莎心中一凜，連忙道：「你不是說過，祇要我供出跛王昆來，你可以放我走，甚至我們可以交個朋友嗎？」

彭豪點了點頭。

「說實話，我喜歡你……」莎莎有點羞赧地避過彭豪的目光說：「我自小就喜歡阿倫狄龍那樣的人物。」

彭豪聽了，嘴角泛起了一絲笑意。

莎莎微抬起頭，見到彭豪盯着自己在微笑，心登時彷佛脫離了胸腔，在體內盪擊似的。

她一時間猜不透他的笑是蘊藏着善意抑或是殺機。於是，她連忙說：「假如你對我有懷疑，你可以一直把我帶在身邊，而且，你也需要我『點相』吧！不然，你怎能確定自己沒找錯跛王昆？」

彭豪把煙蒂在煙灰缸捺熄，心裏在思量她的話。

鑑貌辨色，彭豪相信這女人是喜歡自己，而且，她說的話倒也沒錯，有她跟自己一起，找跛王昆會容易得多，而且肯定不會誤中副車。

為了令她死心塌地的協助自己，必須讓她當自己是好朋友——彭豪暗忖着。

於是，他站起來，脫去身上的衣服，走進浴室去。

他一邊洗澡，一邊留意傾聽浴室外有沒有任何動靜。

浴室沒有門，他站在浴缸上可以望見自己放在沙發上的衣服。而且，剛才在除下腰間的手槍的時候，已經暗地裏把槍膛裏的子彈退了出來。所以，縱使莎莎突然發難，奪取了手槍也不怕。

房間裏靜悄悄的，彭豪洗完澡從浴室光着身子走出來，發覺莎莎躲在被窩裏，祇露出腦袋，那雙剛才還帶着懼色的眼睛，此刻充滿柔情地望着他。

彭豪朝她笑了笑。

她咬了咬嘴唇溜他一瞥挑逗的眼光，突然掀起被子蒙着自己的腦袋，像個嬌憨而害羞的女孩子。

彭豪被逗得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跟着，他揭起被子，鑽進被窩裏去……

復仇解恨　同歸於盡

翌日，彭豪沒有外出，整天與莎莎躲在別墅的房間裏，甚至連早、午餐都在房間裏進食。

張曉雲曾打過傳呼電話給他，提醒他別忘記晚上七點鐘到她家裏接她一起去看電影。

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彭豪與莎莎手挽着手離開別墅……

昆記麻雀館在一幢商業大廈的閣樓。

商業大廈佔地頗大，前後兩個出口分別在兩條街上，二、三樓是停車場。

莎莎告訴彭豪，跛王昆的平治房車是停泊在三樓一個私家車位上。

每天下午五點鐘左右，跛王昆便會在兩個保鏢陪同下站在大厦地下的停車場出口處等候，司機駕着車從車場上駛下來接他。

莎莎帶領彭豪從昆記麻雀館背後的另一條街的大厦入口乘升降機上三樓停車場。

在停車場裏，莎莎指着一輛嶄新的墨綠色的平治房車，告訴彭豪說是跛王昆的車子。

彭豪看看腕錶，時間已是四點四十分。

他捏着自己的下頷在思索了片晌，把莎莎拉到太平門的旁邊問道：「通常是不是司機一個人上來駕車的？」

「應該是的。」莎莎說：「因為跛王昆好耍派頭，所以司機是穿制服，頭上戴帽的，很容易認出來。」

彭豪聽她這麼說，嘴角登時泛起一絲狡獪的笑意，跟着他問：跛王昆是甚麼模樣的？」

「其實跛王昆是很容易認出來……」莎莎說：「他人長得高瘦，頭髮梳得油光可鑑，穿唐裝衫褲，手上拿着一支拐杖，臉上戴着金絲眼鏡。」

彭豪點着頭把她說的一一在嘴裏唸一次，把它們牢記在心裏。

「你準備怎樣動手？」莎莎問。

彭豪用右拳鎚着左掌思索了一下對莎莎說：「你有沒有髮夾？」

莎莎聽了，滿腹疑團地打開手袋，從裏面翻出一根髮夾來交給彭豪，彭豪接過髮夾，迅速地走到跛王昆的車子旁蹲下來。

莎莎好奇地站在太平門前，踮起脚望着他，她聽見「嘶嘶」的聲音，恍悟到原來彭豪在放輪胎的氣……

跟着，彭豪站了起身，匆匆朝莎莎走過去。

「我們到對面馬路去！」彭豪伸手牽着莎莎的手，一邊說一邊往樓梯間走去。

莎莎祇好跟着他跑下樓。她滿腹疑團，猜不透彭豪在搞甚麼鬼？

跑過對面馬路，兩人在一幢大厦的走廊門口停下來。

站在那裡可以窺見昆記麻雀館樓下，停車場出入口的情況。

「你想在這裡動手？」莎莎囁嚅地問，心裡在突突地猛跳。

「不，我想你給我『點相』，指出誰是跛王昆。」

彭豪眼睛對着對面大厦停車場的出入口說：「我不想殺錯人。」這時候，莎莎才恍然大悟，彭豪剛才放跛王昆的車子輪胎的目的，是阻延司機駛車離開停車場，以便有充裕時間認識目標。

莎莎正思量間，瞥見大厦裡走出三個人來。

莎莎登時緊張地推了推彭豪的手腕說：「他們出來了！」

「是中間那個扶着拐杖的嗎？」彭豪問。

他發覺三個人中，其中站在中間的一個正是剛才莎莎在停車場三樓時給他描述的一樣——高瘦，戴眼鏡，穿唐裝衫，手扶拐杖的中年男人。

「正是他！」莎莎這時聲音也有點顫抖。

「謝謝！」彭豪回過頭來向她說了一聲，就走出大厦走廊，在行人路上走了一小段路後，避過跛王昆等人的注意，跑過馬路去。

他從停車場的另一個入口乘升降機上停車場三樓。

他見到跛王昆的司機，正在一邊嘀咕着，一邊蹲低身子在換輪胎。

彭豪躡手躡足走近去，從腰間拔出槍來，一揚手，用槍柄朝那司機的腦袋狠狠地砸下去。

祇見那司機悶哼一聲，倒在地上昏厥了過去。

彭豪連忙迅速把他拖進樓梯間。

他脫掉司機的制服，把它穿在自己身上。跟着，匆匆地走到那輛車子旁，把剛才司機尚未換好的後備輪胎迅速換妥。然後，他鑽進車廂，坐在駕駛座位上，把司機擱在一旁的帽子戴在頭上。

他朝倒後鏡中望望自己，拈着帽舌把帽子移正。

他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定了定神後伸手發動引擎。

車子沿着停車場的通道，由三樓駛向樓下。當車子駛至二樓拐彎駛下斜道的時候，他瞥見跛王昆與兩個保鏢站在停車場門口。

跛王昆的表情似乎有點煩躁，不斷用手杖「督」着地面，睜着眼睛朝汽車通道張望。

彭豪伸手把帽舌拉低一點，跟着從懷裡掏出手槍來，握在左手上。

車子緩緩向下駛近他們三個人，彭豪發覺跛王昆臉色鐵青，顯然是不滿司機遲遲不把車子駛下來，令他久候。

「他媽的！你搞甚麼鬼……」車子還沒在他面前停定，跛王昆就大聲責罵彭豪，以為他是自己的司機。

彭豪低着頭，目光從帽舌下盯着跛王昆。

那身材魁梧的保鏢趨前伸手給跛王昆拉開車門。

跛王昆彎着身子正想鑽進車廂裡來。

彭豪這時候舉起手槍，對準他的心窩冷冷地說道：「我最痛恨不守信用的人！」

「砰！」

「砰！」

兩顆子彈準確地穿過跛王昆的心窩，把他轟倒在車旁。

跟着，彭豪踩動油門，車子箭似的竄出馬路上去。

兩個保鏢怔了一怔，拔出手槍追了上來。

「砰！」的一聲，車後的玻璃給轟碎了，子彈擦過彭豪的左臂，他感到一陣灼痛。

彭豪把持着駕駛盤的左手鬆了鬆，車子失去控制，直竄過對面馬路。

當他吃了一驚，想扭轉駕駛盤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祇見一個龐大的影子迎面襲向他，說時遲那時快，「彭」的一聲巨響，車子一個顛簸停了下來。

彭豪定睛一看，原來自己駕駛的車子跟一輛剛剛駛過的巴士撞在一起。他連忙推開車門，跳出車廂。

回頭一看，他發覺跛王昆的兩個保鏢撲了過來。

「砰！」

他不假思索，伸手朝那撲前的一個放了一槍。

祇見那保鏢中槍後，面孔扭曲，露出痛苦的表情，一個踉蹌倒在彭豪的脚下。

另外一個手中拿着匕首的連忙閃身躲在車子後面。

這時候，街上行人狼奔豖突，一片混亂。

彭豪轉身就跑。

路旁剛好有一輛的士停下來落客，彭豪見機先回身朝背後放了一槍，嚇阻那個保鏢接近，然後用槍指嚇着的士司機，把他從車裡揪了出來。

那司機嚇得臉如土色，惶遽地往路旁走避。

彭豪正欲俯身進車內司機座位去。

「噗！」祇聽見一聲悶響，彭豪倏地感到背脊給甚麼擲中，一陣劇痛直透全身。

他回過身來，一個黑影正撲向他。

「砰！砰！」

急遽間他連放兩槍，那撲向他的保鏢驚叫一聲倒地。

他連忙鑽進的士裡，踩盡油門疾馳而去。

這時節，他感到有點眩暈。背脊稍一接觸椅背，胸背馬上一陣劇痛。他知道自己背脊中了一刀，匕首深陷體內。

他感到背脊疼痛中，有一股溫熱在緩緩地向下流動，那是湧出來的血在流淌。

彭豪在眩暈中抖擻起精神，忍着痛楚，把車子拐個彎轉到另一條街去。

這一瞬間，他感到眼前有一種前路茫茫的感覺。

應該駛到那裡去呢？他的腦海是一片混亂。

血不斷地在流，他的屁股冷颼颼像浸在水裡。

他預感到死神在窺伺着自己。

他的腦海浮現起九叔和張曉雲的音容。

他想起了今晚與張曉雲一起去看電影的約會。

於是他竭力抖擻起來，把車子直往張曉雲的家裡駛去。

當他煞停車子時，背脊的匕首柄撞在椅背上，他陡地劇痛一下，胸臆一陣難受的翳悶湧上喉嚨，跟着「啊」的一聲，嘴裡吐出鮮紅的血來。

他拖着一條血路去按張曉雲家的門鈴。

「你怎麼啦？」她嚇得目瞪口呆，連忙打開門。

「對不起，我……」彭豪睜開眼睛，喘着氣說：「我不能陪你去看電影了。」

這當兒，彭豪的目光忽然觸及牆上一幅大相片，相中人是個長八字鬍子的大胖子，他不就是他在芬蘭浴室殺死的肥K？

「你爸爸？」

張曉雲點點頭，用手背拭去滑到嘴角的淚水。

「對不起……」彭豪語音未完，頭一軟，登時氣絕身亡。

（全文完）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

神秘槍聲

沈西城・文　劉偉生・圖

藍新平探長請程櫻談天。

「神秘槍聲」，多老土的小說名字，大抵三十年前，怕已出現過。在夜闌人靜時，高尚的住宅區突然傳出了一兩聲槍聲，某個富翁給人殺死了。然後偵探到場，展開調查，嫌疑人物，更僕難數，偵探抽絲剝繭，找到了兇手，案情水落石出。

這樣的故事，對讀者而言，已是耳熟能詳，毫無新鮮感。

在九十年代的今天，還寫這樣的故事，怕要笑掉人家的大牙，西城雖然不才，還不致如斯不濟，（一笑）斷不會蕭規曹隨，照辦煮碗，讀者千萬放心。

「神秘槍聲」的靈感來源，來自一則日本新聞，去年偶然在雜誌上看到，就剪了下來，全文祇有三百字，大意是一個專門敲詐勒索的自由記者，給人發現倒斃在寓所中，臉部中槍，警方經過調查後，確實死者是遭到謀殺，但因爲被他勒索過的人，都沒報警，以致警方的調查工作十分困難，就成爲了懸案。

最後，警方懸紅五百萬日元，以期緝案。

這則新聞引起我興趣的是，在沒有足夠的綫索底下，警方如何破案。

在想下去的過程中，也就引發起我把它完成一篇短篇偵探小說的心思。我想了三天，時機成熟了，就擬了個大綱，然後每天寫文一千多字，希望能寫出個人的看法。

爲創新，在「神秘槍聲」裏，我創造了一個美麗高貴的女魔術師程櫻，全案就憑她的驚人智慧得以偵破。

「被殺的是朱隆士，卅四歲，職業是週刊的記者，不過……」藍新平探長頓了頓：「經過查證後，朱隆士其實並不隸屬任何出版社。」

「哦！」程櫻吁了口氣，把「世嘉」香烟朝烟缸上一擱。

「據我們的了解，朱隆士這一生人當中，從來不曾賣出過一張照片和一份稿件。」藍新平探長吸了口烟斗，望着坐在他面前的程櫻。

程櫻是很美麗的，她的美，根本沒法形容。

小巧的直鼻子，菱形的嘴唇，明澄的大眼睛，嵌在她那張纖細的鵝蛋臉上，是出奇的合適，任誰看到，都不禁發出由衷的讚嘆：「呀！這世上，眞的有那樣美麗的女人嗎！」

有的！那就是本世紀偉大的女魔術師程櫻呢。

程櫻是魔術世家，她的祖父程長天是中國最著名的魔術家，父親程萬鵬留學奧地利，融滙了中西魔術的精華，開創了本世紀以來最偉大的魔術，說得確切一點，程萬鵬的魔術造詣更勝過大衞嘉柏菲。

可惜程萬鵬早死，以致程家的獨門魔術曾經銷聲匿跡了一段時期。不過，到了程櫻手上，程家的魔術又給發揚光大起來，由八八年到九一年止，程櫻作了一趟巡迴表演，多處地方，逗留數月，到九二年初回香港後，她忽地向外界宣佈，停止一切演出，直到另行通告爲止。消息引起了不少人的揣測，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程櫻在表演過程中遇到了挫折，還是怕了那個大衞嘉柏菲？

不不不！統統都不是，理由只有一個。

程櫻厭倦了飄泊的生涯，她需要停下來，好好地休養生息。

除了這個，還有一個無法不令程櫻退出魔術界的理由，那就是由於她太漂亮了，走到那裡，都會受到無數男性的追求，這令程櫻不勝其煩，爲了要逃避男性的追求，最好的辦法就是退隱。

她在海灘一角買了一幢兩層高木房子，經過一番精心的佈置後，就住了進去。

在那裏，只有一頭小貓伴着她。除了她父親的摯友藍新平探長和施雨外，沒有一個人能知道她的所在。

在木樓裏，程櫻過了一段平靜而充實的生活，她早上起來，在花園裏種花，午間到海灘散步、游泳，黃昏坐在長廊上看日落。

女魔術師的智慧

日子眞是太美妙了。直至那一天，她接到了藍新平探長的電話。

「阿櫻！你到我這裡來，行嗎？」藍新平探長充滿焦急的聲音，讓程櫻感到了不安。

如果不是有要事，藍叔叔不會打電話來騷擾她！

她連想都沒想一下，就答應了。二十分鐘後，汽車來接。她只穿上便裝，臉上連一點化粧品痕跡都沒有，就上了車。

藍新平探長熱烈地歡迎程櫻的到來，他爲她預備了最好的巴西咖啡和丹麥曲奇餅，這都是程櫻最喜歡的食物和飲料。她說過「一看到巴西咖啡、丹麥曲奇，我的靈感就來了。」藍新平探長需要的就是程櫻的靈感。

藍新平探長說：「這個朱隆士，也不是甚麼好人，小人無行，用在他身上最恰當。他常常抓名人的私隱秘密，拍成照片，就加以勒索，這種人死不足惜。哼！」

「朱隆士可有案底？」程櫻問。

「這可沒有。」藍新平探長搖搖頭。

「常常勒索人的壞份子，怎會沒有案底的呢？」

「呀！這傢伙可細心呢！」藍新平探長咽了一口口水：「我們剛在現場發覺了三十多本照片簿，裡面全是用作勒索的正片和負片，那傢伙把照片分門別類，名流歸名流，明星歸明星，十分的有計劃。在照片下面，劃出一欄，寫上片主的名字、電話、地址和日常習慣，這樣細心的人，當然不易露出馬脚。」

「呀呀！好傢伙！」程櫻不禁發出讚美的聲音。

「還有，朱隆士可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因此我們不知道他勒索過誰，憑那些照片去問當事人，相信不會有結果。」

藍新平探長說：「朱隆士頗有信用，取得了錢，就不會再節外生枝，還有，他要求的不過是一兩萬，不算多，所以更加沒有人報警。」

「命案是甚麼時候發現的？」

「七月廿九日中午，死者頭上中了一槍斃命。」藍新平探長看了看檔案。

「七月廿九日，呀！是星期日！」程櫻呼了口氣：「是誰發現的？」

「他叫何龍。」藍新平探長說：「是朱隆士的好朋友，那天他們有約，這個何龍約了朱隆士到沙田一家教會去。」

「這個何龍又是甚麼人？」

「他是一家週刊的編輯。」藍新平探長說：「他們聽說沙田教會裏有一個外國修女身上出現了聖跡。」

「聖跡？」程櫻怔了怔。

「是聖潔的痕跡。這不是甚麼外傷，聽教會裏的人說，是由於高深的信仰而產生的，就像耶穌受難時所產生的傷痕一樣。」藍新

平探長一口氣地說。

「呀呀！眞是不可思議。」程櫻驚嘆地。

「爲了要拍那個修女身上的聖跡，兩個人就跑去採訪。」藍新平探長看了看檔案：「已採訪過一趟，不過那時候洋修女說無法幫忙，拍不到照片，於是星期天就再去一趟。」

「唉！那麼看來，朱隆士今趟是辦正事了？」

「你就想！」藍新平探長笑了笑：「桐油埕始終是桐油埕，朱隆士一聽何龍所說，就起了疑心，說是剝掉洋修女的皮。」

「剝她的皮？」

「朱隆士這個人雖然是小流氓，可有點智慧，他一口咬定洋修女裝蒜唬人，要拆穿她的西洋鏡，他甚至懷疑洋修女搞性愛遊戲弄傷的，這個人，哈哈哈！」

「這是事實嗎？」

「不知道。」藍新平探長搖搖頭：「不過，他們看不到聖跡卻是事實。」

「洋修女住在哪裏？」

「沙田教會。」

「好！請往下說！」

藍新平探長點了烟斗，深深的吸了幾口，又把烟吐出。

「阿龍那天下午兩點從報館出發，去找朱隆士。」藍新平探長說，「朱隆士的家並不是甚麼大戶人家，面積不大，在一幢六層高的舊樓的四樓。」

程櫻吃了一件曲奇餅。

「阿龍按了門鈴，久久沒人應門，覺得奇怪，因爲朱隆士一向很守約，斷不會約了人來而自己不在的。再按了一下，結果仍然一樣，於是，阿龍就嘗試去轉門把，不料，一轉，門就應聲開了。阿龍走進客廳，那裡沒有人，轉去廚房，發現朱隆士滿臉鮮血倒在地上……」

「呀！」程櫻啜了口巴西咖啡，那聲慨嘆，不知是對咖啡而發，還是對可怕的案件而發。

「阿龍那敢怠慢，立刻飛奔下樓找管理員，管理員以前是警察，有經驗，一看朱隆士，就知道已經死了，立刻報警。管轄區的探員到場，看到事態嚴重，就轉告兇殺組，於是我就得出馬了。」

「有甚麼發現？」

「暫時還沒有。」

「阿龍可知道朱隆士常常勒索人？」

「約略知道一點，但他堅持自己是淸白的，沒跟朱隆士同流合污。」

「阿龍可有前科？」

「啊！」藍新平探長「啊」了一聲：「這可不知道，我們要調查一下。」

兇手共開了四槍

「藍叔叔，這個不忙，你先把事情說完吧！」程櫻又拿了一塊曲奇。

「好吧！」藍新平探長：「我覆述一遍。」

藍新平探長吸了一口新裝上烟絲的烟斗：「死者倒在厨房的中央，雙脚朝向門口，身邊有一柄手槍，手槍是西班牙『安世蓬』廠製造的掌心雷！體積很小，容易收藏。不過體積雖小，近距離發射，仍可置人於死地。」

「怎麼一口咬定是謀殺呢？」

程櫻又咬一口曲奇餅。

「因爲槍柄經過抹拭，沒留下任何指紋。」藍新平探長回答：「如果是自殺，槍柄上必然留下死者的指紋，對嗎？」

「笨兇手！」程櫻啐了一口。

她心想：這年頭，殺人也得講技巧，並非如殺雞那麼簡單。

「根據驗屍報告，槍是向死者的鼻子右側開的，自殺者不會從正面開槍……」藍新平探長指着自己的太陽穴：「彈頭留在死者的頭裏，經手術取了出來，鑑證過後，跟現場的掌心雷脗合。」

「掌心雷可射多少發子彈？」

「五發。不過手槍裏仍留有一發。」

「那麼說，兇手一共開了四槍？」

「是吧！」藍新平探長說：「除了死者頭上的那一發外，至少有一發是向死者身上開的。」

「有沒有傷口？」

「槍是向死者胸腔上開的，死者的襯衫近胸口附近有彈孔，不過沒有受傷。」

「哦？」程櫻怔了一下。

「死者的胸袋上放了一個卡地亞打火機，子彈打中了打火機，給飛了開去。」藍新平探長說：「因此我們推斷兇手起初是朝死者胸腔上開槍不果後，再朝頭部開第二槍。那些牆壁，構造很脆弱，子彈嵌得很深。」

「還有那兩發呢？」程櫻問。

「不在房間裡。」

「哪裡去了？」

「有可能子彈飛出了窗外，也

有可能兇手在別處試射，測驗槍的威力。」藍新平探長說：「屍體被發現時是七月廿九日的黃昏，驗屍官的報告，指出死亡時間大概是下午六點到晚上十點。」

程櫻抹了抹嘴角的餘屑：「有沒有人聽到兩發槍聲？」

「沒有，沒有人聽到過。」

「呀呀！那麼樣，這房子的隔音設備可不錯呢！連槍聲也傳不出去。」

「哈哈哈！剛好相反，這裡連基本的隔音設備也沒有。」藍新平探長笑了起來。

「甚麼？」程櫻有點不明白。

「剛才不是說過嗎？牆壁的構造很脆弱，那來隔音？事實上，這座大厦十分偸工減料，樓上人走路，樓下也聽到，還有街上汽車行走的聲音，也是淸晰可聞，槍聲那會聽不到。」

「藍叔叔，別兜圈子！」

「案發那天，附近有神功戲，聽說是慶祝盂蘭節，有烟花盛會。」

「呀！烟花！」程櫻嚷了起來：「前幾天才有朋友叫我去看烟花呢！聽說都是大陸來的，花樣很多呢！」

「你看，那裡距現場很近。」藍新平探長說：「從下午七點鐘開始，放烟花，做大戲，足足鬧了兩小時，掌心雷的槍聲，當然沒有人聽到。」

程櫻伸了個懶腰：「我明白了，兇手利用放烟花的時候下手。」

「對！」藍新平探長點點頭：「如果說是巧合，那眞是太巧合了。還有，那天，那座大厦擠滿了人，也有不少陌生人跑上天台看烟花，兇手走進大厦，那會有人留意。」

「藍叔叔，聽你這樣說，己認定了行兇時間就是在放烟花的那段時間裡了！」

「對！根據調查，朱隆士的鄰居都打開了客廳的窗子，走到露台上看烟花，我們問過那些人，誰都沒聽到過有甚麼槍聲。」

「做過實驗了嗎？」

程櫻一直信奉實踐主義。

「我的好小姐，藍叔叔辦事會這樣大意嗎？」藍新平探長呵了氣：「還要添點咖啡嗎？」

看到程櫻杯裡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咖啡，藍新平探長這樣問。

「卻之不恭。」程櫻老實不客氣地。

藍新平探長替程櫻添了熱騰騰的咖啡。

「我派了王明他們做實驗，王明在隔壁，安强跑進現場，用同一類型的手槍射了兩枚空彈，那聲音倒不小呢！隔壁聽得淸淸楚楚。」

「那麼說，兇手是利用烟花和鑼鼓聲來掩飾槍聲！」程櫻大力啜了口咖啡。

「當然是。」藍新平探長說：「屍體給舁走後，我們做了地氈式調查，間隔是兩房一廳。其中一個房間是黑房，裝了黑色的布帘，放滿攝影器材。我們在黑房發現那些名册，滿以爲應有綫索，豈料……」

這時候，探長室裡響起了「研」的一聲。

「我們把那個名册簿看了又看，都沒有重大的發現。」藍新平探長說：「朱隆士這個人也眞神通廣大，名册簿裏收錄的人名眞不少，最新的，居然是他的鄰居。」

「鄰居？」程櫻伸了伸舌頭：「眞是無遠弗屆。」

「鄰居叫阿儀，在名册簿裏貼了一張照片，照片裏阿儀穿了三點式泳衣，依偎在一個壯男的肩膊上。照片下面有這樣的一行字——女是阿儀，男是尚雲。」藍新平探長說：「據我們調查所得，這個尚雲是黑社會人物。」

「哦？」

「朱隆士拍下了這張照片，顯然是爲了將來綢繆，如果阿儀背叛尚雲，他就會公開這張照片來威脅阿儀。阿儀是美女呢！」

「阿儀是否黑社會人物？」

「沒有吧！不過，白天她是模特兒，晚上卻是夜總會的公關，說不定跟黑社會人物有來往。」

「案發那夜，阿儀在哪裏？」

「跟朋友們一起看烟花。不過我們不能否定她有殺死朱隆士的可能性。」

「嘩！如果你所料，這個阿儀實在是膽大包天了。」程櫻禁不住這樣說。

「王明也有新發現。」

「甚麼發現？」程櫻問。

「王明跟大厦的管理員聊過，原來朱隆士新搬進來的，前後不到兩個禮拜……」藍新平探長看了看檔案：「對！是兩個禮拜。管理人說朱隆士很斯文，不像壞人，待人也挺和氣。搬進來第二天就到管理處來問事。」

「問事？」程櫻奇怪地。

藍新平探長說：「他向管理員打聽前度房客的下落。」

程櫻問：「朱隆士打聽些甚麼？」

「那個前原住客叫谷民雄，二十八歲，是單身漢！」藍新平探長說：「朱隆士問管理員谷民雄爲甚麼要搬，搬了去哪裏。」程櫻又吃了一塊曲奇，看來滿滿一碟的曲奇很快就會報銷。

「管理員奇怪地問他問這麼多幹嘛！朱隆士說谷民雄遺漏了東西在房內。」

「遺漏了東西？」

「管理員問是甚麼東西，朱隆士卻不說，管理員很奇怪，因爲谷民雄搬出後，他曾經巡視過那間空房子，並沒有發現有甚麼物品。管理員告訴朱隆士不知道谷民雄搬了去哪裏。朱隆士又問是甚麼搬運公司來搬的，管理員答說是東聯，朱隆士就滿意地致謝了。」

「唔！」程櫻用香紙巾抹了抹嘴。

「管理員懷疑朱隆士事後去東聯打探過。我們派人去問過了，朱隆士眞的去過。」

「谷民雄的名字可在名簿冊裏？」

「沒有！」藍新平探長搖搖頭：「管理員說谷民雄在這座大厦住了兩年，常常有女人來找他，看來他是怕煩才搬走的。」

「呀！再世潘安！」

「谷民雄沒說搬去哪裏，管理員也就武斷地作了自己的猜測。王明去過東聯，原來谷民雄搬了去大埔村屋，不是爲了女人，而是避債，他借了財務公司的錢，無法還，逼得搬家。至於朱隆士，他說連一面也沒見過。」

「案發那夜，谷民雄在哪裏？」

「他在現場附近看盂蘭節煙花。」藍新平探長回答。

程櫻已經把面前的曲奇餅吃光了。

藍新平續往下說：「不過，不在場的證據是十分堅牢，這點令我們很傷腦筋。」

「嗯！」

「谷民雄那天受到公司高層所託，出任迎賓，招待公司的顧客，在烟花發射之前到結束，他都跟顧客一起坐在遊艇裏。」

「遊艇？」

「看烟花，自然是在船上看得最清楚。」藍新平探長說：「那天下午六點半各人上船，谷民雄就陪客人喝酒一直到九點鐘，那天，據統計，大約有六百五十隻船泊在海面上，船與船之間的距離很近，谷民雄很難離開自己的遊艇。」

「唔！」

「饞嘴鬼！」藍新平探長罵了一句，打開抽屜，把那罐丹麥曲奇放在枱上。程櫻像貓兒見魚似地，立刻來個狠吞虎嚥。

「喂喂喂！程大小姐！你注意一下你的儀態好不好？」藍新平探長叫。

「行了！行了！」程櫻毫不理會，拚命地吃。

「如果游水上岸，立刻就會被人發現，划不來。而且根據口供，谷民雄沒離開過遊艇一步。」

「谷民雄的背景？」

「祖家住在澳門，他却是在香港出生。他右手尾指戴了隻玉戒指，有點兒造作。」藍新平探長說：「他崇尚名牌，雖不是甚麼公子哥兒，衣着卻很光鮮呢！」

「你說他借了財務公司的錢？」

「呀！年輕人總是這樣的。」

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這件案子，嫌疑人物不少，却都沒有確實證據。今天早上，我們收到了一封信，對案情大有幫助。」

「呀！」程櫻喜悅地叫了起來。

「寫信人是朱隆士。」

「呀！那個死者！」

「對！朱隆士是一個處事十分周密的人，怕自己有甚麼意外，所以一早就有部署。」

「甚麼部署？」

藍新平探長說：「他曾把一封信交給自己的女朋友，今趟也不例外，七月二十七日的晚上，他交了一封信給女朋友，按照往日的慣例，過一兩天，他就會取回那封信。他告訴女朋友，如果兩天之內，他不來取信，就把這信用DHL寄給警局。」

「朱隆士習慣這樣做的嗎？」

「以前也做過三四趟了，女朋友問他原因，他笑而不答。」藍新平探長說：「這趟朱隆士沒拿信，也沒電話，女朋友就依照他吩咐，把信寄到警局。」

「寄給誰的？是藍叔叔嗎？」

「我那有這個地位。」藍新平探長酸溜溜地：「是寄給陸署長。」

「信寫些甚麼？」

「信裏列出了他見了誰，有一句話很令人觸目驚心：『如果收到我這封信，那就證明我已遭不測，請即逮捕他。』藍新平探長

說。

「呀！這個人可眞怪！」

「信裏沒寫得詳細，大概他認爲我們逮捕了那個人，那個人就會供出一切了。」

「那麼那個『兇手』有招認嗎？」

藍新平探長說：「那個兇手十分頑强，堅說沒殺朱隆士，沒留下甚麼線索。」

「這是兇手的一般心態。」

「目前，我們手上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朱隆士的信，但兇手看了那封信後，却一直保持緘默。我們眞拿他沒辦法。」藍新平探長吸了一口烟。

「那麼你叫我來，就是爲了……」

「阿櫻！我想借助你超凡入聖的觀察力，打破目前的僵局。」

谷民雄不肯招供

「那麼兇手到底是誰呢？」

「呀呀！阿櫻！你聽我說了這麼多，難道還不知兇手是誰嗎？」藍新平探長錯愕地。

「難道兇手就是藍叔叔剛才所說過的嫌疑人物中的其中一個人？」

「……唔！我可沒提過兇手名字，不過，你應該知道是誰？」藍新平探長故意賣關子。

「好吧！讓我先問一個問題。」

「請！」

「那是關於朱隆士鄰居阿儀的。」程櫻說：「她可有塗指甲油的，如果有，是甚麼顏色？」

「呀呀呀！」藍新平探長嚷了起來：「這跟案子有甚麼關係呢？」

「我只想知道。」

「我也搞不清楚有沒有，問問王明、安强就行了。」

「不用了。」程櫻搖搖頭。

「很重要的嗎？」藍新平探長好奇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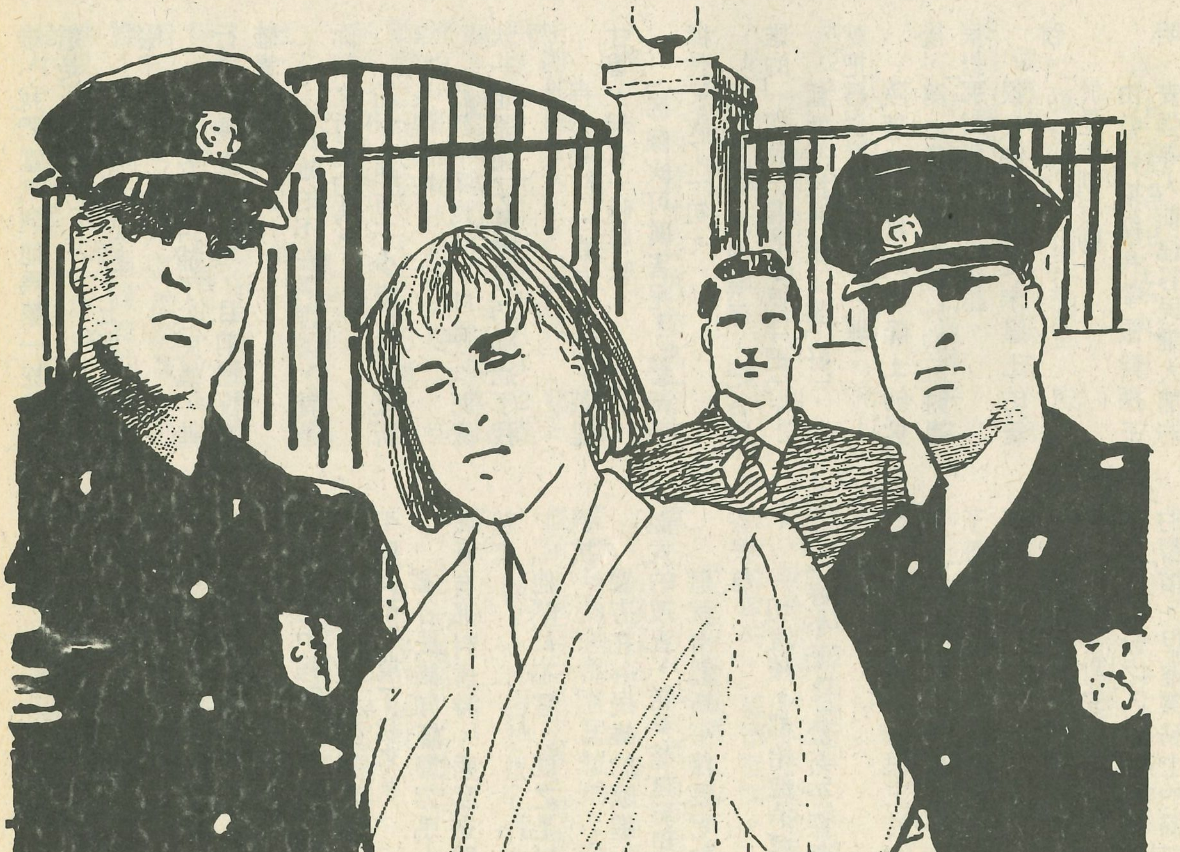
程櫻笑了一下：「我早已料到了，一定是谷民雄，對嗎？」

「對對對！一點沒錯，阿櫻！你眞不可思議。」藍新平探長豎起了大拇指。

「別誇讚我，我會自滿的呢！」程櫻說：「其實也沒甚麼了不起，藍新平探長提供的資料太豐富了。」

「勝而不驕，難得難得！」

藍新平不停地稱讚，這令程櫻的臉也紅了起來，她祖父程長



藍新平探長率領幹探去逮捕谷民雄。

天，也不曾這樣誇讚過她呢！至於爸爸程萬鵬，更加甭提。藍新平探長故意把兇手的名字先隱藏起來，其實也不是想測考程櫻的智力，而是不想令程櫻有了先入為主的印象，影響了判斷。這是藍新平探長用心良苦之處。

同時為了吸引程櫻聽下去的興趣，藍新平探長採取了「漸進」的方式，把驗屍報告，涉嫌者的口供，科學鑑證一一地細說了出來。程櫻聽完這番說話，對案情肯定已有一定的了解。

「阿櫻！你明白了吧，對這件案子？」

「七七八八了。」又喝了口咖啡，覺得有點兒甜膩，要求換一杯綠茶。

「我要日本茶。」

藍新平探長按了對講機，吩咐屬下去沏日本茶。

「阿櫻！怎麼喜歡喝起日本茶來了！」

「日本的綠茶有防癌作用，喝了咖啡那種刺激的東西，就得用綠茶來中和。」

「哈！衞生之道，那麼我吸這麼多烟，怎辦？」

「戒烟！」程櫻直截了當地。

要藍新平探長戒烟，他寧可生癌。

「對了！藍叔叔！有一件事想請教。」

「請說。」藍新平探長微笑地。

「就是有關阿儀指甲的事。」

「這跟案情沒多大關係吧！」

「沒有直接關係，不過，漏了這樣，可太危險了。」

「……」

「看來，藍叔叔不大關心阿儀的指甲吧！開槍的人，手和衣袖許多時都會黏附着彈藥，如果懷疑阿儀，那就應該對她作科學鑑證，但藍叔叔沒對阿儀起疑心，所以把她從嫌疑者的名單那裏剔除。」

「這個……」藍新平探長感到有點兒尷尬，因為他一開始就不相信千嬌百媚的阿儀會是兇手。

「藍叔叔辦案很仔細……」

「謝謝！受之有愧。」

「教會的修女、阿龍、尚雲等人，你都調查得清清楚楚，至於谷民雄，更不消說，連根也給你拔起了，玉戒指，望遠鏡，這樣細微的東西，你都記錄在案，可見你一開始就認定谷民雄是兇手了。」

「朱隆士的信裏，指明是谷民雄，我們當然判他為第一兇嫌，這是正常的。」

「對！」綠茶送了上來，程櫻啜了一口。

「我們立時拘捕了谷民雄，進行詳細調查，不過，目前還沒有確實的證據。」

「谷民雄的不在場證據，就是你剛才所說的嗎？」

「對！他有不少證人。」藍新平探長懊惱地。

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那傢伙一定是用了甚麼技巧瞞過了我們。」

程櫻喝了一口日本茶。茶雖甘香，却有一股腥味。

「那傢伙可厲害呢！」藍新平探長又說了一句。

「藍叔叔，不要嘆氣，把谷民雄的一切說一遍吧！要詳細的！」

藍新平探長說了聲「好」，他就把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

陸署長一接到朱隆士的信後，第一步是讓鑑證科的筆跡專家對那封信進行了辨認。

很快就證明是朱隆士的筆跡。

於是立刻行動。

由藍新平探長率領幹探王明、安强等人前往谷民雄大埔的新居。

谷民雄應門時，看到這麼多警察，嚇得嘴唇發白，站在門邊，一動也不動。

憑藍新平探長的經驗，一眼就看出谷民雄是眞兇。

不過，出乎意料之外，谷民雄比預料中强頑，他矢口否認。

「媽的！」提到谷民雄，藍新平探長不禁罵了起來。

當谷民雄知道警方手上的證據祇有那封信時，態度立即强頑起來。

他閉口不言，總之是以沉默對抗。

警方在谷民雄的家進行了地氈式的搜查，結果毫無發現。

這就令藍新平探長更加懷疑谷民雄。

一切證據，都給他消滅了。

「好小子！」藍新平探長拍了一下枱。

谷民雄是一個很工於心計的人。在大埔的新居裏，警方找遍了每個角落，都沒有發現可疑的綫索。

看來，谷民雄沒記日記的習慣，這還不打緊，如今都市生活繁忙，百分之八十的人沒記日記的習慣，但連業務上的摘記、月

曆都沒有，那就眞的啟人疑竇了。

谷民雄好像不大注重衣着，掛在衣櫥裏的，只有幾件簡單的衣服，連鞋子也不過是兩對。藍新平探長認為谷民雄在殺死朱隆士之後，把一切會令警方懷疑的物品都毀滅了。

「行兇時穿着的衣服，怕也掉了。」程櫻在默默地聽着。藍新平探長又指出，死者可能在谷民雄的舊居發現了甚麼秘密，於是向谷民雄勒索，而結果就丟了性命。

因為谷民雄精明小心，所以警方無法推翻他的不在場證據。

程櫻把綠茶喝完道：「藍叔叔，請你再詳詳細細地把谷民雄當天的行動說一遍！」

藍新平探長點了點頭，把谷民雄案發那天的行動從頭到尾的說了一遍。

(一)五點左右，跟同事開始接待客人。

(二)六點半等齊客人，上遊艇。

(三)在船上，谷民雄是主要接待員，他唱卡啦OK娛賓，還和客人碰杯，猜枚。沒可能離船。

(四)八點烟花放完，谷民雄於九時上岸。

(五)之後，跟同事喝酒，十二點多才回家。

(六)途中，在車站前的便利店購物，有發票可作證據。

谷民雄這條便利店收據，足證他的確買過東西。

接住是看谷民雄的履歷。

谷民雄，生於香港，自小聰明伶俐，學業成績優異。

會考考得四優三良，畢業是想投考文化界或娛樂圈，但怕辛苦，進入錄影公司做事。在公司，谷民雄十分活躍，他工作熱誠，加上口才甚好，人際關係佳，因此便委派為公關代表，專門負責接待顧客。

在女人方面，谷民雄是專家，他被視為戀愛顧問，常常為男同事出主意，怎樣追女人。

死者朱隆士的履歷，出於意料之外地跟谷民雄十分相似。

朱隆士的家境貧寒，却是出奇的聰明，有小神童之譽。他靠獎學金唸完中學和大學，跟着就考入週刋，做他的記者。

程櫻看完履歷，道：「朱隆士與阿儀熟絡嗎？」

「剛搬來就向她要日曆。」

天生懂得哄女人

「這傢伙，很懂搞關係，搬來一個禮拜，就跟阿儀混熟了，還拍她的裸照呢？」

「有些男人，天生懂得哄女人。」

「你藍叔叔，就是不行，所以到現在還沒有老婆。」

「喂！藍叔叔，朱隆士那個女人是不是阿儀？」

「那個女人？」

「就是替他發信的那個女人？」

「不！是另一個人。不過朱隆士對那個女人也不很認眞。」藍新平探長說：「至少沒意思跟她結婚。」藍新平探長說：「在那本名冊中，那個女人也名列榜上，如果想跟她結婚，又怎會把她的名字列在名冊裏呢！對嗎？」

「人也死了，還說這些幹甚麼。」程櫻吁了口氣。

「我們雖然懷疑谷民雄殺死朱隆士，但直至目前為止，仍無法看到他們之間有甚麼關係。阿櫻！在美國不是有這樣的魔術嗎？魔術師被人扣上手銬，關入箱中，擲進海裏，之後，那個魔術師却安然脫險。」

「對！太多了，表演最出色的就是富地尼教授。」

「谷民雄不是很像那個魔術師嗎？」

「對！難度更高呢！」

「當然，如今要表演這套魔術，是比以前容易得多了，可以……」

「靠科技來輔助，大衞嘉柏菲，就是利用科技來變偸換紐約自由神像的。」程櫻插嘴。

藍新平探長說：「對，科技太偉大了，谷民雄大抵也知道。」

「根據口供，朱隆士曾經向大厦管理員追問谷民雄的下落，說他留了東西在屋子裏，對嗎？」

「對了！他說想把它還給谷民雄。」

「可知道那是甚麼？」

「目前還不知道。」

「房子裏的傢俬是甚麼傢俬，最近，北歐傢俬可流行呢！」程櫻說。

「那會這麼名貴，普通公寓式的大厦，傢俬都是業主的。」藍新平探長說。

「其他呢？」

「甚麼都是業主的，房客付了租金，就可以住進來。」

「我有一個想法！」程櫻忽然這樣說：「會不會那樣東西根本沒法拿走呢？」

「這個……」藍新平探長怔了怔：「你意思是那件東西雖然意義重大，却是拿不走嗎？」

「不過，回心一想，拿不走，大可毀滅掉，對嗎？」程櫻瞪着眼睛：「只有那些毀滅不掉的東西，如血痕之類……」

還沒講完，藍新平探長已叫了起來：「阿櫻！沒可能！血跡這東西，任憑你如何揩抹，我們鑑證科的弟兄仍然可以通過科學驗出來的。」

「是嗎！那麼又得改變一下想法，死者家裏可有東西不見了？」

「東西？」

「兇手谷民雄闖進朱隆士的家，殺掉死者之後，當然會拿走留下來的東西。」這就難了，藍新平探長從來沒去過兇案以前的現場，換言之，他根本不清楚死者家裏的擺設。

「我意思是指家庭不可或缺的物品，如菜刀、電燈。」

「這種東西如果不見了，我們的弟兄早就發覺，不過……」藍新平探長沉吟了一下。

「你剛才不是說過死者曾經向阿儀要日曆嗎？」程櫻提點地。

「是呀！」藍新平探長應了一聲。

「那日曆還在現場嗎？」

「……」藍新平探長啞住了，他從來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呢！

「在嗎？」程櫻追問。

「我打個電話問一問。」他尷尬地。

「快！說不定有線索呢！」

藍新平探長抓起電話，吩咐王明調查。三分鐘後，王明覆電說沒有人記得。

「問阿儀吧！」程櫻提議。藍新平探長拿出記事册，撥電話給阿儀，爲了讓阿儀了解電話的內容，藍新平探長按了喇叭掣。

聽電話的正是阿儀本人，聲音十分性感。

「呀！你是藍探長！就是那個硬漢子，對嗎？」阿儀興奮的聲音：「呀，你是高個子！」

「不……」藍新平探長向住程櫻苦笑一下：「我已有了白髮。」

「呀，我記起來了，你就是那個充滿男人味的探長，對嗎？」藍新平探長給阿儀搞得啼笑皆非。

「唉！今天我晚上要上班，沒空，如果你方便，來夜總會找我，我請你喝酒！」

「喂喂喂！你說到那兒去了，我有事要問你。」

「別掃興嘛！我最喜歡探長。」

「喂！先回答我的問題！」

「嗯！」阿儀吁了口氣。

「朱隆士是不是向你要了一幅日曆？」

「朱隆士是誰？」

「你的鄰居，給人殺了，你忘了嗎？」

「死了的人，我從來不記。」

「回答我的問題！」藍新平探長提高了聲浪。

「好好好！別動氣，我說。先讓我抽枝烟，行嗎？」

「抽吧！」藍新平探長長長地嘆了口氣，惟小人與女子難養矣。

喇叭裡傳來擦亮打火機的聲音。

阿儀說：「朱隆士有點怪怪的，要我做他的攝影模特兒，拍……拍寫眞。」

「你拍了？」

「他說我身材好，不拍下來留作紀念，是一種損失。」

藍新平探長暗暗罵了一句：「好傢伙。」

接住他問：「你給了哪種日曆給他？」

「普通的銀行日曆。」

「有多大？」

「……」想了想：「有半張報紙那麼大。」

「日曆用的是甚麼照片？」

「風景畫。」

「中國的，還是外國的？」

「外國的。」阿儀回答。

「你可知道朱隆士把它掛在哪裏？」

「厠所……」

「厠所！」

「跟你說笑罷了，應該是在客廳裏，是我用大頭釘把日曆釘在牆上的，不會錯。」

「謝謝你的合作。」

「探長……」阿儀撒嬌地叫了一聲。

「甚麼事？」

「有空給我電話啊！」

「知道了。」藍新平探長沒好氣地。

「我喜歡跟探長交朋友。」

「爲甚麼？」藍新平探長不解地。

「你可以保護我。」

「甚麼？」藍新平探長呆了一呆。

「幹我這行的，常常受人欺負

的呀！」阿儀說。

藍新平探長搖了搖頭：「呀！再見！」把電話掛上。

現場沒人開過槍

程櫻打趣地：「藍叔叔！阿儀這麼漂亮，你不心動嗎？」

「動你個頭！快動動你的腦袋吧！」

「聽阿儀說，那日曆的確是掛在牆上。」

「會不會就是發現彈痕的牆壁？」

爲了謹愼起見，藍新平探長打電話給陸署長，請他調查。陸署長在電話裏說會好好看那些現場照片，一有消息，馬上通知。

半小時後，回電來了。

在有彈痕的牆壁四週有四個像用大頭釘釘過的細孔，不過，並沒有發現日曆和大頭釘。

「呀！是怎麼回事？」藍新平探長禁不住搔了搔頭皮：「那日曆呢？」

「也許谷民雄拿走了。」

「爲甚麼？」

「可能是日曆被槍彈打中了。」

「如果是眞的，日曆上必留有彈孔，兇手不想讓警方見到，所以拿走了。」

「不！我不同意！」

「爲甚麼？」藍新平探長一怔。

「正因爲日曆上沒彈孔，兇手才把它拿走。」

「甚麼？」藍新平探長嚇了一跳。

「我意思是……」程櫻閃了閃大眼睛：「現場根本沒有人開過槍，沒有任何槍聲。」

「……」藍新平探長啞住了。

「兇手谷民雄遺留在現場的物品，其實藍叔叔你們早已發現了。」

「是甚麼？」

「就是牆壁上的子彈。」

聽到程櫻的話，藍探長登時一呆。接住就像燈光的光芒一樣，照出了甚麼似的。

「阿櫻！你是想說朱隆士的家裡，根本沒開過槍，兇案現場並不是朱隆士的家，而是其他地方？」藍新平探長緊張地問。

「對！若非這樣推論，破不了案。」程櫻蠻有把握似的：「兇手十分聰明，他把不是現場佈置成現場一樣，竟要瞞天過海，其實在二十九號的晚上，現場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意外，屍體只是谷民雄從別處運回來的。」

「甚麼！」藍新平探長習慣地搔了搔頭「阿櫻！請你從頭說一遍。」

程櫻笑了笑：「這不過是我的推測而已。」

「你的推測大多數是準確的。」

「朱隆士搬進新房子，自不免四處看看，他以前根本不認識谷民雄，爲了想了解一下前度房客，他就展開了搜索，無意中發現了谷民雄留下來的東西。」

「甚麼東西？」

「這是要從向阿儀借日曆開始說了。」

「這跟日曆有關係？」

「可以這樣說，日曆只是開始，朱隆士問阿儀借日曆，阿儀好心用粉紅色大頭釘替朱隆士掛日曆，但朱隆士不喜歡，於是就把日曆拆下來，他發現牆壁裡有異物。」

藍新平探長問：「爲甚麼那顆子彈會嵌在牆壁裏？」

「我也不知道。」程櫻說：「總之朱隆士發現了子彈，知道事不尋常，就利用這一點作爲勒索的手段，他很聰明，向管理員追問，終於找到了谷民雄。谷民雄一聽始末詳情，深知不妙，於是就想到殺死朱隆士。」

「這是謀殺。」藍新平探長說。

「當然是謀殺，而且是週密的謀殺呢！朱隆士知道谷民雄非法藏有槍械，以此爲脅，希望敲詐一筆，豈料谷民雄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就佈下了謀殺的計劃。」

「阿櫻！谷民雄的計劃，你可有頭緒？」

「有一點。」程櫻說：「藍叔叔！可否再給我一點曲奇餅和咖啡。」

「行！」藍新平探長又開了一罐曲奇，教人去沖巴西咖啡。

程櫻精神爲之一振：「谷民雄在現場住了兩年，當然知道每年到了盂蘭節，會放烟花，在這段時間裏開槍，槍聲就會被掩蓋。因此，要殺朱隆士，七月十四是最好的日子，而地點自然是朱家，還有，如果用同一類型的手槍，那麼牆壁上的那顆子彈就不必取回，因爲警方會相信那顆子彈也是射向朱隆士的。」

「一石二鳥。」藍新平探長叫

了起來。安强把熱騰騰的咖啡端了上來。

「這是初步的計量而已。」程櫻像饞嘴貓那樣喝了口咖啡：「後來，他又發現了更好的計量。」

「甚麼計量？」藍新平探長心焦地。

程櫻把曲奇餅塞進了嘴巴，不停地咀嚼，因而說話不清。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說：「阿櫻！還是把你的曲奇餅吃完了才說吧！」

程櫻點了點頭，把曲奇餅吞了下去，灌一口咖啡：「那嵌入牆壁中的彈頭，成爲了谷民雄不在現場的有力證據，說也奇怪，原來會陷自己入險境的彈頭，如今反過來成爲了救世者。」

「呀呀！」藍新平探長不禁拍案叫絕。

程櫻得意非常地說：「想好了計劃後，二十九號的黃昏，谷民雄就選定了下手的地方，約朱隆士出來，當然，他已預早告知朱隆士會如額付款，讓死者沒得防範。」

「對！因爲從來不會試過！」

「朱隆士拿到了錢，萬分歡喜，就在這時候，谷民雄拔出手槍，殺死死者，死者腦袋上的彈痕，就是那時候造成的。」程櫻又忍不住吃曲奇了。

藍新平探長恨不得曲奇餅公司關門大吉，好讓程櫻能一口氣地把故事講完。這樣又等了兩分鐘。

「谷民雄把屍體放進特定的物體裏！對不起！我還不知道是甚麼物體，總之是物體，之後就運回死者的家裏，那時候，人們都忙着看烟花，又有誰會注意谷民雄的舉動呢！」

「十全十美！」藍新平探長擊節讚許：「可逃不過我們程小姐的眼睛。」

「好說！」程櫻站起來，欠了欠身子，重複坐下：「谷民雄用朱隆士的鑰匙開了門，把屍體運進客廳。」

程櫻往下說：「谷民雄把屍體搬進客廳後，發現了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藍新平探長問。

「呀！藍叔叔！你太依賴我了，動動腦筋呀！」程櫻嚷了起來。

「這個……」藍新平探長低着頭，苦苦地思索，忽地「呀」的叫了起來。

「是那個日曆，對嗎？」

「爲了讓警方誤以爲那是殺人時射出來的流彈，一定要解決那個日曆。本來，谷民雄可以再朝日曆開一槍，製造彈痕，但這樣做，未免太畫蛇添足，於是，他就把日曆帶走了。」

「對！他一定要那樣做。」

「爲了要遮掩屋裏沒有槍聲這回事，谷民雄選了七月十四下手。」

「對！」藍新平探長哈哈大笑：「阿櫻！謝謝你，這件案子得以偵破，全靠你。」

「那我有甚麼獎賞？」

「有！我會申告陸署長，頒發獎項給你。」藍新平探長說。

「我不要！」程櫻大力地搖着頭。

「請藍叔叔以後別再來煩我。」程櫻站了起來。

「恕難遵辦。」藍新平探長大聲地抗議。

話還未說完，程櫻已像一陣風似的溜了出去。藍新平探長轉到拘留所去，在那裡，他看到了疲態畢露的谷民雄。藍新平探長把程櫻所說的向谷民雄述說了一遍。

「你可以不招供，但我們已掌握到充份的證據，你跑不了的。」藍新平探長充滿信心地。

谷民雄想了想，吁口氣：「罷罷，我說吧！」

於是王明就拿了紙筆，開始把谷民雄的口供錄下來。

「我是在錄影室槍殺朱隆士的。

「朱隆士向我勒索，本來我可以置諸不理，但一想到他是記者，有揭破秘密的能耐，於是就想到把他殺掉。

「我備了一筆假鈔票，然後捲成筒形，裡面藏了掌心雷，在交錢給他時，開槍殺死他。

「那顆掌心雷是我旅行西班牙時買的，拆開運入香港，是用來玩的。

「我把死者藏入行李箱，運入死者的住所，見到日曆，深知不妙，就把它取走，然後又用遊艇款待客人。

「至於牆壁裡的子彈，是三個星期前，槍擊我女友留來的，我要分手，她不肯，我只好殺她。」

藍新平探長一聽，大吃一驚，忙問埋屍現場，跟住，王明、安强率隊到大帽山去。

在樹林的泥土中，挖出了一條女腐屍，那屍體的胸腔裡，藏有兩顆子彈。

（全文完）

武林恩怨奇情故事

追殺一千里

史外樓・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趙家玉不讓阮長青殺不反抗的張人英，趙家莊的總管董九叔爲保小姐安全……孫小七藏身趙家莊馬車，雖經趙小玉盤詰他都不認是小七，此際阮長青依據車轍估計車上多一人追上來，趙小玉爲維護趙家尊嚴不讓搜……張人英急馳而至，一番似是而非的話唬得衆人拿不定主意，眞怕孫小七會放冷箭，衆人簡直當他是救命恩人……

「我是說，怎會有這許多人追殺他？」

「或許仇家多，也可能因爲他斷了腿。」

「趁他重傷，取他的命。」

「多半如此。」

「九叔認識此人？」

「不認識，但有所聽聞。」

「是怎麼說？」

「都稱他金刀小子孫小七，也有叫他殘刀小七的。他出道時聽說不到二十歲，家中兄弟姊妹裡排行第七，順口叫他小七，也就叫定了。」

「怎麼又是金刀小子，又是殘刀小七的？」

「他所用的兵器，是一把殘舊的鋼刀，聽說此刀缺口纍纍，共有大小十七個崩口，但此刀出鞘，命他殺氣激增，殘刀必飲人血方休。不過此刀，據說他是不輕易出鞘的。」

「因爲一出鞘，便要殺人？」

「或許是吧，所以他經常使用的，反而是那把金刀。」

「那金刀又是怎樣的？」

「是一把貼身備帶的短刀，混金所鑄，金光閃亮，價值非凡；不過最貴重的是那把金刀的刀鞘，聽說鑲有稀世碧玉寶石。但見過那刀鞘的人沒有幾個，因爲他通常只是亮出那柄金光閃亮的短刀。」

「用作對付敵人的兵器？」

「却又未必，通常用來剃鬍子。」

「用這金刀剃鬍子？」

「甚至還替人家剃鬍子。」

「還爲別人剃？」

「但通常總是把人家的腦袋一齊剃掉。」

「哦？」

「我還聽說他不剃女人鬍子。」

「爲甚麼？」

「因爲女人沒有鬍鬚。」

趙家玉一怔，這才笑了出來，原來剛才聽得入神，問溜了口，忘了女人是沒有鬍子的。她道：「九叔對他好像知道得很多。」

「都是聽來的傳聞，未必實在。」

「如是屬實，他該是剃刀小子才對。」

「或許也可稱他剃刀小子，但世上那有如此貴重的剃刀。」

「故此得了金刀小子的名字？」

「但最重要的，這金刀是一位

大財主贈送給他，據說孫小七曾救了大財主一命，也救回他的一注大財富。」

「哦？」

「大財主視他爲恩公，知他常用短刀，請名匠鑄金刀以示酬謝，但這短刀縱是黃金，又值多少？所以鑲上碧玉寶石，價值非凡。這大財主贈送金刀時，大擺筵席，這金刀小七就此揚名，也因此樹大招風。」

趙家莊大難臨頭

「不過此人招惹這多江湖人物追殺，他的斤両沒有半斤總也有八両。」

趙家玉笑道：「半斤與八両有何分別？」

董九叔微笑道：「好像沒分別。」

趙家玉道：「九叔所言，都是聽來的傳聞，又沒有眞正見過此人，作不得眞。」

「我已見過他八成了。」

「怎麼八成？」

「剛才見過他躺在車裡的樣子，這就是八成了。」

「還不是十足十的？」

「罵他縮頭王八，沒點回應，似乎還欠缺二成。」

「他本來就不認是孫小七，當然要言而有信了。」

「不過他似乎也不否認是孫小七。」

「不論他是誰，我們應該怎樣安置他？」

「入夜前，我們便到達白溪鎭，給他租一間客房，留下一些錢給他。救人救急，只好如此，這樣安排對雙方都有利。」

「把他留下，只怕性命不保。」

「須知我們自顧不周，過了白溪鎭，怕是前有埋伏，後有追兵，便會累人累己。把他留下，大家方便。」

趙家玉喟然道：「九叔，自我懂事以來，從未見你這般怕事，莫非我們趙家莊眞的大難臨頭了？」

董九叔「唔」了一聲，並不答她。因爲他極目所見，雪地上正有四騎人馬攔道而立，而且似乎久候多時了。

趙家玉一怔之下舉目望去，也見得四騎人馬立在當道，董九叔如果所言，後有追兵，前有埋伏。當即提一口氣握劍在手。

董九叔道：「不論前邊攔路的是誰，我們必須勇往直前，進了白溪鎭，有相熟的朋友，方便許多。」

趙家玉肅然道：「是！」

此時車馬奔馳不減，剎時間便來到四騎人馬跟前。但這四騎人馬並不讓路，不消說，那是遇上了。

董九叔只得收韁勒馬，停了馬車。看時，只見爲首之人是個五十來歲長者，大紅禦雪斗篷，內裡全身白衫，騎一匹棕毛駿馬，腰佩長劍，馬鞍上另有一把封鞘鋼刀。此人立馬當道甚是威武，他的身邊三名男子，也都是佩劍帶刀的中年漢子。

看了這等情景，董九叔對趙家玉低聲道：「這是刀劍門的人，不易相與，要沉着應付。」

那大紅斗篷的長者見董九叔停了馬車，當即抱拳道：「原來是趙家莊董總管九叔，有所打擾，請勿見怪。在下刀劍門胡思祥，帶領三位弟兄正在接應一位遠道而來的朋友，不知董九叔一路而來，可曾見過此人？他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董九叔聽了這話又驚又喜；喜的是刀劍門不是衝着趙家莊而來，驚的是這孫小七就在趙家莊的車中，如果言語應對不得其法，露出馬脚來，這胡思祥是個不易應付的人物。然而他聲言是孫小七的朋友，如果車裡的跛子還不曾熟睡，聽了胡思祥之言，自應有所回應。看來這朋友之說，多半靠不住。

董九叔當下道：「老漢一路而來，的確聽聞不少江湖朋友談及孫小七這個名字，可惜老漢從未見過此人，對面相見也未必相識。」

胡思祥道：「我們這位朋友左腿斷骨，裹紮夾板，不便行走，或策騎，或乘車代步。」

董九叔聽胡思祥說到「乘車代步」，心中不安起來，但仍耐着性子道：「此人是不是已經少了一條腿子？」

「還沒有。」

「腿子不缺，又可策騎而行，就算此人半身不遂，也不易看出來。」

「以董總管的眼力，即使此人斷了一隻脚趾，怕也瞞不過九叔的判斷。」

「胡大俠過獎了。董老兒如今老眼昏花，有時候人家斷了腦袋，還往往看不清楚。」

胡思祥臉現不悅之色，轉而

問趙家玉道：「那末，趙姑娘一定見過此人吧？」

趙家玉道：「我爲甚麼一定見過此人？」

胡思祥輕笑道：「此人雖非俊美，但氣度頗爲出衆，聽說風月樓的風白鳳也爲他顛倒，趙姑娘見了，多半對他有印象。」

董九叔怒斥道：「胡說八道，風白鳳是甚麼東西，怎能與咱們三小姐混爲一談！」

胡思祥也不生氣，心中反而暗喜，把董老頭激怒了，往下說話便不必過份拘禮。當下說道：「風白鳳不是甚麼東西，她是風月樓第一美人，聽說也是這方圓數百里內第一美女。」

董九叔喝道：「簡直放屁！」

胡思祥用言語撩撥，自有賣弄自己實力之意。現在他又把話轉到正事上來，他道：「其實我們只想知道斷腿的跛子孫小七行踪，好讓我們去接應他。」

趙家玉道：「聽說孫小七的腦袋十分值錢。」

胡思祥道：「應該說是十分搶手。」

「所以你們打算保護他？」

「趙姑娘眞是冰雪聰明。」

「不過如此搶手的人頭，爭奪的人多，總是不能個個有份。」

「莫非趙家莊也有這個意思？」

「趙家莊不作非份之想，但有心沾手孫小七腦袋的人倒是見過不少。」

「哦？不知他們是誰？」

「你在這裡稍待片刻，就可見到他們了。胡前輩難道聽不到雪地上奔馬之聲？」

胡思祥一怔之下，果然聽得蹄聲隱隱傳來，舉目望去，只見驛道中點點騎影正在飛快移近來。

胡思祥冷笑道：「他們追踪的，顯是趙家莊的車，莫非車中正是孫小七？」

「你也確定他們在追踪孫小七？」

「我知道孫小七在逃命，此爲必經之途。如果孫小七確在車中，對貴莊至爲不利，最好把他交出來。」

「你既然自稱是孫小七的朋友，如果孫小七果眞在車裡，早就走出來相見，何須我交給你？」

胡思祥一怔，剎時間說不出話來。

趙家玉道：「你可知道正在追踪而來的這夥人是誰？」

「正想請教。」

「其中一人是阮家堡的阮長青。」

「阮家堡的人也到了？」

「我們在前面的石板橋已經相見了，假如孫小七在車中，難道還會留給你？」

「這話倒也是道理。不過他們緊隨趙家莊的馬車，必有原因。」

「他們不是追趙家莊馬車，他們在趕路。」

「趕路？這話怎說？」

「或許與你想法一樣，認定孫小七必經此路，所以我說是趕路，不是追車。」

胡思祥笑道：「人同此心，說明我們找對路子了。」

董九叔忽然道：「假如大家認定孫小七必經此途，我是孫小七，必然改道而行。」

「可是你不是孫小七，怎知他心意？如果我是孫小七，就偏要走此路。」

「可惜你也不是孫小七，怎知他一定行經此路？」

「現下大雪紛飛，一個斷腿的跛子，還有那一條更好的捷徑逃出生天。」

董九叔道：「不論他走的是甚麼路子，都與趙家山莊不相干。咱們忙於趕路，這就失陪了。」說時便要催馬驅車而去。

胡思祥却横劍一立，阻了去路，他身後三名刀劍手也抽刀拔劍攔在路中。

董九叔只得收韁，冷然道：「你想怎地？」

胡思祥道：「只想看看車中人罷了。」

「你既然認識我董九叔，想來也知道趙家山莊一向定下的規矩吧？」

「聽說趙家莊的馬車一向不喜歡給外人搜查，是不是？」

「不是不喜歡，是不允許！」

胡思祥「嘿」的一聲冷笑道：「趙家莊大限已到了，又何必再擺這臭架子！」

董九叔道：「果眞如此，現在不擺臭架子，更待何時！」

「董九叔，那末我們只好强行搜車了。」

董九叔哈哈一笑，朗聲道：「如果我讓你抄查篷車，不免虧待了阮家堡的朋友，他們搜不得，如何獨自厚待你刀劍門的胡思祥！」

忽有一人傳話過來：「董九叔這話最是中聽，若要搜車，先輪到阮家堡的人。」

這話當然最中聽，因董九叔這話本來就是說給阮長青聽的。

來人正是阮家堡的阮長青，原來他率領夥衆已然飛騎而至，正好聽得董九叔之言，心中自是大爲受用。但最重要的，如果孫小七眞的在車中，却給刀劍門的人抄了出來，阮家堡不但面目無光，而且必有一番爭奪之戰，那就十分不妙。

胡思祥眼看阮長青一夥人多勢衆，心有避忌，思量之下，倒不如由得趙家莊馬車自行離去，其後再謀良策。

此時阮長青等人已經勒停馬匹，把趙家莊的馬車困在二陣之間，已是進退兩難。

胡思祥忽然道：「聽說阮家堡也在追踪金刀小子孫小七？」

阮長青道：「莫非刀劍門也是爲了孫小七而來？」

胡思祥道：「既然大家都是爲了殘刀小子，何不聯手行事。」

阮長青「哼」了一聲，道：「阮家堡要抄查趙家莊馬車，擧手之勞，何須刀劍門朋友相助。祇是如今趙家莊急務在身，不便爲難罷了，况且又怎知孫小七是否眞在車內。」

胡思祥居然也順水推舟道：「阮堡主之言甚是有理，孫小七果眞在車中，總也過不得一輩子，到了趙家莊，還是要爬出來的。」

「閣下之意，似乎要追到趙家莊？」

「難道你不想？」

阮長青哂然一笑，道：「就算不爲孫小七，也值得到趙家莊去見識一下趙莊主與袁赤虎二位高手過招，豈不一擧兩得。」

胡思祥澀笑：「阮堡主高見。」心中却暗罵：你奶奶的，此番當眞是走着瞧了！

原來這夥人，雖說追殺孫小七，其實各懷私心，都希望捷足先登。有些固然爲了賞金，有些爲了私仇，有些爲了江湖聲望，更有些，乘他傷殘，除掉這個尅星，免有後患。故此誰也不願輕率單獨行事，情願由趙家莊馬車離去，然後伺機而動。

却此時，遠處飛馳而來一騎人馬，馬背上那人叫嚷，道：「你奶奶的，孫小七是不是已經爬了出來？孫小七人頭歸我所有，你們統統給我滾開！」

語聲才落，人馬已經來到跟前，排衆而入，四下一看，不見孫小七人影，怒道：「你奶奶的，這不是跟老子開玩笑？我早知你們這夥酒囊飯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一萬両賞金祇怕是賞不出去了！」

此人非誰，正是張人英！

張人英不走大路，祇行小徑，也不知他從哪裏忽然冒了出來，阮長青等人倒也大爲佩服。但這也使阮長青一夥更加深信張人英的確在護送孫小七逃命，而且更可確定孫小七便在車中。

阮長青心中雪亮，張人英出現之處，孫小七必在附近，像張人英這種人是殺不得的，殺了他，便會失去孫小七行踪。所以張人英罵個狗血淋頭，阮長青還是無動於衷。

董九叔看準這個時機，說道：「各位慢慢理論，咱們可失陪了！」揮動長鞭，馬車突圍而去。

阮長青、岳老三與胡思祥都不願爲了爭奪孫小七正面衝突，趙家莊馬車一去，反而都暗自鬆口氣。

千呼萬喚始露面

不過董九叔却是抹了一額的汗，提起酒罎喝了幾大口壓驚。他道：「剛才實在萬分凶險，差點脫身不得。」

坐在董九叔身旁的趙家玉道：「怕他們上車捉拿跛子？」

「果眞如此，難免刀劍相向，幸好阮長青恰巧趕到，才能以敵制敵，得以脫身。」

「你是說，他們彼此避忌？」

「應該是說，這跛子便是孫小七了。」

「現在看來，倒是十足十的了，因爲那張人英也幾番出現。」

「張人英又是怎樣人物？」

「據我所知，他是孫小七的朋友。」

「怎麼也要取孫小七的命？」

「張人英不是說了，爲的是風白鳳。」

「風白鳳又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胡思祥剛才不也說了，說她是風月樓第一美女。風白鳳是不是第一美人，見仁見智，她是風月樓老闆倒是眞的。」

「老闆？她多老了？」

「不老，好像才二十多點吧。」

「二十歲，做老闆了？」

「不能不做，她母親過了身，祇好接手當家。」

「風月樓是做甚麼行當的？」

「那是男人們喝花酒，尋開心

無墨書生萬重山等攔住董九叔的去路。

的場所。」

趙家玉「哦」地一聲，便靜下來。

董九叔道：「或許這個緣故，孫小七、張人英和風白鳳才鬧出這筆混賬事，却誤了咱們行程。」

「聽阮長青說，張人英不是追殺孫小七。」

「可是對這跛子，現在該怎麼辦？」

「就如我剛才所說，給他在白溪鎭安置下來，可少了咱們許多痲煩。」說話之間，白溪鎭已漸在眼前。董九叔又道：「你到篷車內跟他說明白這個意思，好讓他得知。因爲再下去的路程，漸近山莊，不知會發生甚麼事故，我們自顧不周，請他留下，大家有好處。」

趙家玉道：「我們越近山莊，應該越安全，怎說自顧不周？」

董九叔道：「這是九叔的一種預感。當日九叔驅車出山莊前往白蓮庵接你回莊的時候，經過渡口集、白溪鎭，便已見到各方江湖人物混雜，是以前未見的現象。」

「是不是也是爲了孫小七？」

「可能也是爲山莊的那場決戰。袁赤虎處心積慮十數年，不可能獨自一人而來。」

趙家玉聽了這話，臉現憂色，道：「我這就跟跛子解說原由。」當下拉開篷車簾子，鑽進篷廂內，這車前後都有簾子，祇因風雪，是以密封。

趙家玉來到車內，祇見那跛子閉目養神，倒是比自己還要享福。再看篷壁上插掛的名式兵器都未見有所移動，顯是未曾做過抗敵自衛的準備。那張人英揚言，這跛子隨時可以放出冷箭傷人，那眞是高估了這王八蛋的求生意志。想到適才幾番遇敵，這龜蛋居然高枕無憂，不禁心中有氣。但轉念一想，此人重傷至此，半生不死，可也怪他不得。

趙家玉進到篷廂竟不見他半點聲息，却又吃一驚，莫非這王八龜蛋重傷之下，飢寒交迫，就此去了？

想到此處，不由伸手探他鼻息。一探之下，這王八居然悠然張開眼來，還牽動嘴角，對她笑了一笑。

趙家玉忙縮手，道：「你入睡，還是醉倒？」

跛脚道：「半睡半醒，絕非醉倒。」

「可知剛才已有兩人起馬追殺

你？」

「好像還有張人英這殺胚在內。」

「你一點不擔心？」

「在趙家莊車內，還擔甚麼心。」

「趙家莊的車，不是鐵殼。」

「至少比之龜殼總是硬得多了。」

趙家玉不由苦笑，因為這正是張人英剛才譏諷之言，這跛子似乎也不算糊塗，都聽在耳裏。趙家玉道：「那末，你也一定聽到董九叔剛才說的話吧！」那就是要把他安置在白溪鎮。

「沒有，一句也聽不到。」

「怎會聽不到？」

「因為我正在聚精會神，細聽雪地上的馬蹄之聲。這或許是我斷腿的最大好處，躺在車板上，貼耳靜聽，可以聽到你們聽不到的蹄聲。」

趙家玉笑道：「我不必貼耳車板，也一樣聽到蹄聲。我們有二匹馬，八隻蹄子，蹄聲清脆響亮。」

「難處就是這裏，我要撇開這些蹄聲，才能判斷另一些蹄聲。」

「如果還有另外馬匹奔馳，那一定是阮長青、胡思祥他們了。」

「更大的難處也在這裏，我要撇開這些雜聲，才能確定我聽到了一些甚麼。」

趙家玉笑道：「那末你究竟聽到一些甚麼？」

跛子道：「我看，我們進白溪鎮有些困難。」

「已經到了鎮口，還有甚麼難處？」

「假如我的聽覺沒錯，這鎮口便有多騎人馬正在走動。這樣大雪天，又將近黃昏時候，他們在那裏等甚麼？」

「或許正在等候一個叫做金刀小子孫小七的跛子吧。」

「果眞如此，那就並無大礙。」

「因為這裏並無孫小七其人？」

「你也說得對。」

「或許你聽到的是董九叔說的話，因為我們打算把你留在白溪鎮，是不是因此而不願進白溪鎮？」

跛子嘆口氣道：「那分明是要把我撇下了。」

趙家玉道：「我們會給你妥善安排，你的仇家以為你在咱們車中，繼續追踪而來，你却在白溪鎮療傷，豈不是更好？」

跛子道：「沒了趙家莊車藏身，多半活不久了。」

「你眞的情願在車裏做縮頭王八？」

「王八是長壽的動物，希望長命百歲，長命千歲，學做王八有何不好？」

趙家玉不由失笑，道：「聽說風白鳳是風月樓的老闆？」

「怎麼問這話？」

「風白鳳是風月樓老闆，你是王八，倒是十分門當戶對，難怪你一心學做王八。」

跛子居然笑得很開心：「在風月樓做王八倒是很享福，尤其風月樓佳釀最是上品。」

「當然還有風白鳳陪酒。」

「在風月樓喝酒不難，希望見到風白鳳就難上加難。」

「她不陪酒。」

「祇有請人喝酒，不陪酒。」

「豈不蝕本？」

「聽說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要蝕掉風月樓。」

「做營生，求蝕本？」

「蝕掉風月樓，就可改行。」

「賺錢不易，蝕本何難？」

「難處就是財源滾滾而來。」

「怎會如此的？」

「她有一位當家的總管，人人都稱他做白胖子，武功好，理財本事更好，還有一衆手下，都是理財好手。」

「那就把他解僱好了。」

「白胖子是風老娘留下來的，況且他理的財，非止風月樓，還有酒館、酒莊、當店、賭坊、綢緞莊、租賃、錢莊等甚麼的，實在不能勝數。」

「原來風白鳳的家產這麼大。」

「大得她自己也不知有多大，而且也不想知道，祇有白胖子最是清楚。不過這些都是聽來的傳聞之說。」

「我也聽傳聞之說，你的脚骨是給風白鳳敲斷的！」

「我也聽過這樣的傳說，不過這人不是我，他是孫小七。」

「難道你仍然不承認是孫小七？」

「我祇像八成，不是十足十的孫小七。」

趙家玉笑道：「原來你聽到董九叔說的話了。」

「這是躺在車裏的好處，心靜，聽覺變得靈敏，當然祇揀要聽的才聽。」

「那末，現在你聽到甚麼沒有？」

「有。我聽到人聲、蹄聲、兵刃聲，甚至還嗅到烈酒的氣味。這說明我們已經到了白溪鎮的鎮口了，他們似乎等得不耐煩，却又好像緊張起來。」

「你連他們緊張起來也聽辨得出來？」

「那是全憑一種常識。」

「那末，你也知道他們是誰？」

「我若有如此本事，不必做縮頭烏龜了，不過這批人如果又是追殺孫小七，倒容易打發。」

「因為你不是孫小七？」

「如果我是孫小七，增加你們的麻煩。」

「所以情願不是孫小七了？」

忽聽得驅車的董九叔道：「你是不是孫小七，現在即可分曉了。」

「哦？」

「我已經見到五騎人馬，正在鎮口恭候多時，地上的積雪也已踏平。」

「祇有五騎人馬？」

「難道還嫌太少？」

「至少在五騎以上，假如你見到的祇是五騎人馬，便要小心暗裏還有伏兵。」

董九叔道：「孫大俠，你眞的確定是五騎以上？」

跛子道：「倒也不敢確定，不過他們在這馬車周近，其實已經奔馳多回，刺探虛實，現在集結鎮口，料是發難了。」

董九叔道：「那末，你也終於認了是孫小七了？」

跛子嘆口氣，道：「認了孫小七就做不得縮頭王八了。反正你們要把我撇在白溪鎮，縮頭烏龜做不成，祇好認命。」

跛子說「認命」，那是認了孫小七的身份。董九叔和趙家玉也一點不感到意外。因為此人是孫小七，他們早已心中有數了，但這跛子說是認了孫小七，就做不得縮頭王八，那可更加保他不了。

此時董九叔忽又道：「看情形似乎又不宜把你撇下來，因為來人很有點斤兩，不易打發。」

「他們是誰？」

「為首之人是個年輕書生，約莫三十歲，樣貌也清秀，可就不知他是誰。他身邊四人高矮胖瘦不一，猜不透是那一條道上。」

那跛子孫小七拖着殘腿爬行了幾步，撐起上身拉開簾子向前看了一會，說道：「此人的確有些斤兩，沒有一斤，總有十五兩。如果我沒有眼花看錯，他該是無墨書生萬重山。」

「無墨書生萬重山？」

「是袁赤虎一夥的。」

「莫非趙家莊的貴賓眞的到了？」

「或許陸續有來也說不定。」

趙家玉聽了這話，立即躍出篷廂，來到董九叔身邊，仗劍以待。

此時董九叔因見無墨書生萬重山等人攔路，祇得勒停馬車。心中已有了算計，知是趙家莊的「貴客」到了，所以甚是冷靜。他道：「閣下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何以攔路當道？」

那書生道：「晚輩萬重山，受了綠竹島島主袁赤虎之託，在此恭候董九叔與三小姐。」

「你說的綠竹島島主，想必便是赤虎山寨寨主袁赤虎吧？」

萬重山也不否認：「正是，現在的綠竹島島主袁赤虎前輩。」

「那又怎樣？」

「在下祇是受袁赤虎前輩所託，向董九叔和三小姐轉達一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通往趙家莊的去道小徑，都已封禁了，不過封禁的，是與趙家莊有關連的人。」

「所以我們也給封禁了？」

「董九叔眞是個明白人。」

封了進莊的道路

董九叔道：「恕我老糊塗，不明此意。」

萬重山道：「董九叔當然明白的，趙家莊莊主與綠竹島島主的一場公平決戰，閒雜人等不得進莊。」

董九叔冷笑道：「我們是趙家莊的人，何謂閒雜人等？」

「袁赤虎前輩之意，與趙莊主的決戰，是二人之事，餘者都是閒雜人等。」

「這話雖然滑稽，但並不好笑。」

「當然不好笑，因為我說的不是笑話。」

趙家玉道：「我們回家，難道也不行？」

萬重山道：「三小姐回家，怎會不給，祇在明日中午以後，我便不再理會了。」

明日中午，便是袁赤虎與趙石山決鬥的時候，趙家玉與董九叔急於回莊，就是要趕在這一刻之前，奔回趙家莊。

趙家玉道：「這是袁赤虎的主

意？」

萬重山道：「令尊趙石山也贊成，而且也派了人手封路、抄查。」

「胡說，趙家莊那有這麼多人手！」

「這話也對，所以綠竹島島主袁前輩爲了公平之見，借出了一批人手給趙莊主任由調派。」

趙家玉吃一驚，這分明是袁赤虎把趙家莊圍困了。

不過趙家玉仍是淡然道：「趙家山莊四通八達，不知袁赤虎派了多少人手來圍困？」

萬重山道：「倒也不多，祇在幾條大路上察看，村民往來可以自便。」

「看情形，是專爲兜截我們的。」

「三小姐冰雪聰明，不過也祇說對了一半。我們還很想看看有那些江湖朋友前往趙家莊。聽說趙家莊有很多江湖朋友，怎可掉以輕心。」

「擔心我們請來高手助陣？」

「你眞是聰明。」

「我們現在祇想進白溪鎭投店。」

「二位還是留在鎭外更安全。天色將晚，你們理應及早原途而回，免得錯失投店時間。」

董九叔和趙家玉爲之啼笑皆非，天下那有這等霸道之事，然而明知其霸道，必有其可恃處。不消說，萬重山這夥人顯是爲了攔截他們回莊而來。

現在要過這一關，絕非口舌上理論，必須刀劍上見眞章。但眼看這五騎人馬均非等閒之輩，董九叔也感心寒。不過他忽然想起車裡半廢的孫小七，也因此想到那張人英。因爲張人英曾在途中二次現身，竟然都能化險爲夷，怎知他不在近處？祇是這次萬重山是衝着趙家莊而來，不是爲了孫小七的人頭。然而此刻事在危急，祇好抬出這跛子的名頭來，盼望張人英及早現身，縱然無濟於事，也勝於現在一籌莫展。

此時萬重山已經不耐煩起來，他道：「我請你們原途折回，已盡了江湖道義，二位之意如何？」

董九叔道：「我們不祇二位，還有第三位躺在車裡。」

萬重山嘿嘿冷笑，道：「果然不出所料，趙家莊的確請來了高手助陣。」

董九叔道：「車中人或許曾經是高手，現在却是傷殘之人，正要進鎭安置他療傷。」

萬重山笑道：「莫非趙家莊請一位傷殘之人前來壓陣？」

董九叔道：「趙家莊並無聘請外人，也無此必要。」

萬重山當然不會信之不疑，他向左右四名助手看了一眼，道：「我們總算沒有空等一場，現在有收穫了。」

那四人會意，抽劍拔刀，正待發難。不過那車中仍無絲毫動靜。萬重山不禁又道：「車中曾經是高手的那位傷殘朋友，却不知是誰？」

董九叔道：「他叫甚麼金刀小子孫小七。」

萬重山陡地一怔：「金刀小子孫小七？」

董九叔道：「也有人叫他殘刀小七。」

萬重山臉色劇變，連人帶馬退了幾步，他的四名手下也顯得張惶不已，好像孫小七會隨時飛出來突襲。

董九叔與趙家玉看了這情景，也大感意外，想不到「殘刀小七」幾個字竟把萬重山的氣焰壓了下去，心中又驚又喜。然而轉念一想：這「殘刀小七」如今是「殘廢小七」，還要別人照料，沒點實用。唯今之計，祇望張人英快快出現，或有轉機。

此時萬重山已恢復鎭定，他道：「董九叔所說的孫小七，不知是哪一位孫小七？」

「就是人稱金刀小子的那個孫小七。」

「也叫殘刀小七？」

「對，就是此人。」

「現在變了斷腿折骨的廢人？」

「你也知道此事？」

「我還知道白溪鎭有幾位江湖朋友正在等候斷殘腿小七的人頭。」

「可見我剛才所言絕無虛假，我們希望送他進鎭療傷。」

「如果我是孫小七，一定不會進鎭自投羅網。」

「可惜你不是孫小七。」

「不過以我看，車中人也不是孫小七，如果是孫小七，不論斷腿斷臂，一定會出來打個照面，不做縮頭烏龜。」

「你也說得一點不錯，他早就認了王八。」

「那末他是王八，不是孫小七了。」

萬重山身後的一騎乾癟漢子

忽然道：「萬老大，車裡是王八還是龜蛋，祇要打開車簾子看一看就清楚明白。」

另一騎壯漢道：「正是這話，萬老大，你已經給足董總管的面子了。」

其餘的人也都不耐煩起來。這四騎人，都年長於萬重山，但都稱萬重山爲老大，可見身份之高了。

萬重山轉頭問乾癟漢子道：「你以前有否見過孫小七？」

乾癟漢道：「祇有聽聞，並未相見。」

萬重山問那壯漢道：「你是否相識孫小七？」

壯漢訕笑道：「也從沒見過一面。」

萬重山道：「那末你們見到他，怎麼知道他是王八還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另一個八字鬚的騎者道：「這一點倒是不難，我雖從沒見過神龍，有朝一日，有一條神龍在我眼前活龍活現，一定不會誤作水蛇。」

萬重山怒喝道：「胡說！」那是把孫小七比作神龍，自是胡說八道之極。

那乾癟漢子急忙挽回體面道：「三弟之意是說，他見到王八，一定不會錯認甲魚。」

那八字鬚的三弟訕笑道：「對對，正是此意。」

萬重山道：「那末各位，誰去查看車裡的是王八還是甲魚？」

那八字鬚的三弟道：「我去看一看吧。」便即把韁催馬而前。

不過董九叔手中的長鞭凌空揮動，「啪」地脆響，阻住了那八字鬚的前路，沉聲道：「沒有任何人可以抄查趙家山莊的馬車，除非我們車中客人自願相見，又作別論。」

那八字鬚的三弟，果也不敢輕舉妄動，勒馬不前。

却在此時，車內的孫小七忽然說道：「董九叔之言甚是，假如無墨書生萬重山親自走來辨認我是王八還是甲魚，在下一定爬出來與他相見。」

萬重山朗聲道：「閣下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孫小七仍在篷車之內，答道：「現在你也可叫我縮頭王八，跛子小七。」

萬重山笑道：「跛子小七？」

孫小七答道：「對，現在是跛子小七，不同於金刀小七，你還避忌甚麼？」

萬重山冷笑，便待策騎而前。

却在此時，寧靜的雪地上傳來叫嚷聲：「孫小七這殺胚，是不是已經爬了起來？他的人頭歸我張人英所有，旁人不得動他一根頭髮！」

董九叔與趙家玉聽了這語聲，不由得鬆口氣，因爲張人英終於及時趕到了。此人未必有甚麼眞材實料，常在插科打諢，但每能化險爲夷。此番是否如上二回僥倖雖然尚不知，總是有了轉機。

僵持下突有轉機

其時張人英已策騎來到衆人跟前，勒馬在道，四下裡張望，却不見孫小七影踪，破口罵道：「他奶奶的，無墨書生，你豈不又交了白卷？孫小七在那裡？」

萬重山道：「閣下就是張人英？」

張人英道：「他奶奶的，老子剛才已經宣揚了大名，豈非多此一問。」

「聽說閣下是孫小七的朋友？」

「與你有何相干？」

「我祇在奇怪，因何要置朋友於死地。」

「難道你不是爲了孫小七人頭而來？」

「我們不是爲了孫小七人頭，是爲趙家莊辦理喪事而來。」

張人英「哦」一聲，道：「如此最好，咱們井水不犯河水。祇不知趙家莊辦的是誰的喪事？」

萬重山道：「是我們來替趙家莊辦理喪事。」

此言一出，趙家玉與董九叔已是無法忍下這口氣，眞是要來的，總是避不開。趙家玉道：「萬重山，現在我就給你辦喪事，何須遠至趙家山莊這麼辛苦！」說時長劍「刷」然出鞘！

董九叔也兵器在握，已是劍拔弩張。祇是董九叔眼看強弱分明，不敢輕率行事。須知趙家山莊強敵壓境，回莊奧援之人，怎可半途損兵折將。

那萬重山居然也很沉得住氣，不焦不急，或許他自知勝數在握，不必操之過急；但眼前多了一個張人英，還有車中不明眞實身份的孫小七，也的確令他有點舉棋不定。

張人英眼看無墨書生萬重山猶豫不決，便道：「我於途中而

來，也聽說十二月十五日趙家莊喪事重重，聽說近鎮的棺材店，日夜趕工，已經趕造了二百口棺材應急。」

萬重山笑道：「二百具？似乎不必這麼多。」

張人英道：「這些棺材店老闆認爲，綠竹島島主所率領的夥衆，祇怕還不止二百人，所以現在還在日夜趕工。」

萬重山臉色驟然一變，便要發難。因爲張人英之言，顯然是在嘲謔綠竹島島主袁赤虎。

不過張人英仍然面不改容，淡然笑道：「我也不理會趙家莊誰辦誰的喪事，祇想知道那跛子小七何時爬出車來。」

萬重山冷笑道：「趙家莊的車如此安全，何必爬出來吃西北風。」

張人英道：「你這無墨書生，也果然肚裡沒一滴墨水。此人喝了十幾二十斤黃湯，遲早總得爲那事兒找尋出路。」

萬重山臉上微笑，心中冷笑，自也會意此言。那是說，孫小七喝了很多酒，遲早總得爬出來爲那事兒找尋出路，那事兒，便是小解了。心想：此人言語粗俗，沒一句上得枱面，果是孫小七朋友，物以類聚，這孫小七多半也是浪得虛名之徒，且看現在，罵他縮頭王八，竟然也可照單全收；如果此刻動武，不妨順手把他了結，檢個現成便宜，而且還可名揚江湖。當下說道：「張兄之言甚是高見，可惜不見他爬出來解決那事兒。」

張人英嘆口氣道：「老子又上了你一個大當！如此看來車中那跛子一定不是孫小七。」

「何以見得？」

「老子跟踪他數百里，只等他爬出來解決那事兒之時送他歸西，現在看來是白白辛苦了一場。難怪阮長青、岳老三、胡思祥他們只在沿途賞雪，不再追殺孫小七。也罷，也罷！」說時意興闌珊，便要策騎離去。

但萬重山意興正濃，他道：「阮家堡的阮長青也到了？」

張人英道：「還有刀劍門的胡思祥。」

「還有誰？」

「岳老三、何富貴等等，當然還有我張人英！」

「都在追殺孫小七？」

「應該是說，爭奪他的人頭。」

「孫小七的人頭眞是如此搶手？」

「不過你的人頭也有人出價收買。」

「哦？不知價若干？」

「白銀八兩。」

「八兩，還是八千兩？」

「是八兩，不是八千兩！也不是八百兩。」

「是誰開出的收買價？」

「風月樓老闆風白鳳。」

「風白鳳認爲我萬重山的人頭只有八兩銀子的價值？」

「雖然出價低賤，對你也有好處，有誰來取拿這麼賤的人頭？」

「那是風白鳳優待了我？」

「這是你一廂情願想法，閣下項上吃飯的傢伙值多少銀子，風姑娘的手下自有評估，比如總管白胖子，他就認爲閣下的人頭還不到十兩銀子。」

萬重山聽了這些話，情緒激動，便要發作。

張人英又道：「但如果閣下眞能取下孫小七的人頭，你這萬重山的腦袋也必然立即漲價。」

萬重山笑道：「腦袋漲了價，要的人多，便不穩當，反而價賤沒人來掠取，更爲安全。不過，孫小七的人頭既然這麼值錢，我爲甚麼要失之交臂。」

「打算搜車？」

「他不爬出來，可以爬進去看個究竟。」

「把他揪出來。」

「讓你認一認，是不是孫小七。」

「可知道這是趙家莊的馬車？」

「那又怎樣？我正想看看趙家莊請來的是何等樣人物。」轉頭示意四名手下，早有二人策騎過來，另二騎則仍攔在趙家莊車前。

董九叔與趙家玉眼看萬重山便要强行搜車，長身而起，正待出劍阻止。却在此時，車中的那個跛子又道：「各位且慢，這位萬大哥要看看我是誰，何不請他進篷廂內相見。」

萬重山笑道：「你們客人有請，三小姐可破例一趟了。」已然策騎過來，擧起長劍挑開車篷簾子。此人江湖道行不淺，先以長劍探路。

車內的跛子小七道：「不但請你相見，還送贈一罈再造黃湯請你品味品味！」

只見簾子才挑開，便見一隻酒罈子激射而出，飛向萬重山面門！

萬重山當然絕非泛泛之輩，却是料不到有此一着，急忙迴劍擋格，竟然已遲了那麼一點兒。只聽得「蓬」地一聲响，那罈「再造黃湯」便在萬重山頭上開花，碎得四濺，更要命的是這「黃湯」淋得頭臉盡濕，而且氣味古怪。

這「黃湯」的氣味，正如張人英所說，便是孫小七必須爬出車來解決的那事兒，現在似乎在萬重山的頭臉上解決了。

像萬重山被四名長者也稱爲「老大」的高手，如何竟也避不開篷車中飛出來的酒罈？

因爲來得太突然，但最重要的，出手之人乃是金刀小七！

萬重山中了這一招，差點墮下馬來，此刻抹臉、吐涎，整理衣襟，甚是狼狽。不過現在他對車內的金刀小七不得不另眼相看。萬重山擧目望去，只見篷簾開處，一個鬚根賁張，蕩着一條殘腿在車外，挨着篷壁而坐的年輕漢子，而且還對他露齒微笑。

萬重山切齒道：「你就是金刀小七？」

「現在你也可以叫我殘廢小七了。」

萬重山實在難以相信此人就是金刀小七，喚來那個八字鬚的三弟，問道：「現在你是不是可以認出他是孫小七還是王八龜蛋？」

那八字鬚的三弟愁眉苦臉，緩緩搖頭道：「不像，不像，一點不像我心目中的孫小七。」

萬重山道：「他不是活龍活現的神龍？」

八字鬚的三弟道：「水蛇不如，只像一條蚯蚓。」

「如果他是孫小七，我應該是孫悟空了。」

忽聽得那乾癟漢子道：「他是不是孫小七，有一個人最清楚。」

萬重山道：「誰？」

乾癟漢子道：「張人英。」

萬重山不由省悟，但轉頭看，哪裡還有張人英影踪，原來剛才事發突然，都在關注車中孫小七的動靜，張人英何時離去，竟然無人察覺。

萬重山道：「閣下果眞便是金刀小七孫小七？」

孫小七道：「天下取名小七的人恐怕不只我一人，但若說金刀小子，殘刀小七的，想來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如果你是孫小七，爲甚麼張人英一見你就忽然消失？」

孫小七道：「像張人英這樣有頭腦的人，當然知道他剛才處身之地，正是我弓箭射程之內，他不走便會送命。」

萬重山「哦」然一聲，却又突然大吃一驚，因爲孫小七已弓箭在手，隨時可以先發利箭，便在此時，孫小七彎弓搭箭，「颯」地一聲，一箭疾飛而出。

萬重山左避右閃，不知所措，其實此箭並非射向他本人，而是他身後另有來人，此人便是岳老三與何富貴。岳老三策騎在前，首當其衝，那馬兒中箭，一聲嘶叫人立起來，把岳老三拋下馬來，好在射程甚遠，那馬兒箭傷不重，只是皮肉之傷。

萬重山回頭一看，方知驛道上已來了二騎人馬，自已竟然未能事先察覺，心中好不慚愧。

正在擾攘之際，孫小七忽然道：「董九叔，我們可進鎭了！」

董九叔至此方才醒悟，知道良機在握，長鞭呼嘯，車馬奔馳而去。

萬重山眼看趙家莊的馬車已突圍而出，又忌憚孫小七把守車後的弓箭，略一猶疑，車馬早就去得遠了，奈之無何，只得另謀計策。

* * *

趙家玉見得馬車脫險，心中高興，來到車內，道：「原來你的箭術很高明。」

孫小七道：「那只是誤射誤中，射馬比射人容易，箭靶子大得多。」

趙家玉並不信，她道：「是不是箭下留情，還是因爲他們人頭不值錢？」

孫小七笑道：「假如他們可以繼續活下去，對我的確有些好處。」

「好處？甚麼好處？」

「如果天下沒有耗子，貓兒的身份就不穩了。」

「如此說來，貓哭老鼠未必假慈悲。」

「可能還是眞的很傷心。」

「不過現在你是跛了脚的三脚貓。」

「你說得對，我是跛脚貓。」

「所以老鼠造反了？」

孫小七笑道：「其實他們絕非鼠輩，我也不是祇拿耗子的貓兒，譬如已經出現的對手阮長青、胡思祥，和剛才遇上的無墨書生萬重山，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

「算不算一流高手。」

「只聞其名，未見其過招，不便置評。」

（未完・三）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趙妙峯替查小玉解了穴，二人雙戰張靈芸仍不敵，正欲用劍刺穿趙妙峯喉嚨，陳四姑趕到……賈墨羽見卞宛青左肩受傷，怕鐵鷹爪有毒，便怒而擊斃幾個蒙古少年，查小玉自知不敵，便趕快逃走了……薛絳樹等四師姐妹被馬兒帶到帳篷，遇到岷山六狸的龍渾，四人不由分說與他打起來……賈墨羽見徐公子搭上官家，便帶着衆姐妹離開……

陳四姑順勢反手在他背上一推，這一招借力打力，饒是龍渾下盤穩固，也跌跌撞撞衝出兩步方穩住勢，越發大怒起來，旋風似的轉過身軀，連發兩掌，均被陳四姑避開，嘴裡還在氣他道：「哎喲喲，撕破一件衣裳，就生這麼大的火？那有甚麼關係，做師姐的替你補好就是，大不了賠你一件新的。」

一面笑着，一面閃躲，龍渾也不開言，發掌如風，一味悶打。

* * *

陳四姑雖然口裡取笑他，心頭也暗暗吃驚，看出這位蠢師弟年來已功力大進，但他賦性愚魯，對敵之間仍欠靈活，故此接連數掌俱未得手，但這樣耗下去，如果被他打中一掌，那也非同小可。她這時一邊閃躲，一邊却暗暗窺他破綻，打算一出手便將他制住，好令他心服，不再來痲煩自己。

夜遊神趙妙峯冷眼旁觀，心頭殺機暗起，他並非少林本門中人，對於龍渾的精妙招數看不出來，只覺得這斷只是力大招沉，也沒甚可怕之處。暗想岷山六狸之中，老二東方玉儀爲人忠厚，又和陳四姑交好，老三易敏公不理閑事，這兩個人都沒甚麼可怕，所忌者是老大盛威公，老五朱靈師，老六龍渾這幾人，尤其盛、龍二人，平時便與陳四姑不合，今日龍渾落了單，正好趁此剪除了他，除去一個勁敵，想着便與李薛二人暗暗商議一陣，便由薛昭上前叫道：「二位住手，我有話說。」

龍渾停住了手，瞪着薛昭道：「你是甚麼人，配來叫我停手？」

薛昭年輕得志，平日受慣人捧，又仗恃祖上威名，差不多的人全沒放在眼裡，哪裡受得這樣輕視，當下大怒起來，拔出金闕寶劍喝道：「諒你這村鄙狂徒，山野蠢夫，哪裡識得貴人？當今聖上以仁孝治天下，你這廝居然敢於不敬師姐，實在不能輕恕。」

龍渾大吼一聲，猶如嘴邊响個焦雷，欺身進步便來奪他寶劍，李光祖明知薛昭決不是龍渾對手，一使眼色，衆錦衣衞紛紛亮出兵刄，圍了上來。

這裡薛昭一劍刺出，龍渾側身滑步，讓過劍鋒，左掌橫切對方脈腕，右手駢指如戟，向薛昭脅下點來。恰在這時，陳四姑一晃身已搶到兩人身邊，右手隔開龍渾，左手將薛昭帶開。這時衆錦衣衞已分散成半圓包圍上來，龍渾氣得揚拳擄袖的大罵：「媽的，你們仗恃人多來欺負你爺爺？龍爺爺是出山猛虎，豈能怕你們這羣狗子？」

陳四姑急對薛李二人道：「二位大人且息怒，我這師弟有不是，我自會教訓他。」

李光祖一拍掌，衆錦衣衞倏又退下。

陳四姑對龍渾道：「老六，你在我面前張牙舞爪，連外人都看不過眼，你想想到底是誰的不是，我累次包容你，你還以爲我懼怯於你，今兒咱們倆過過招，只要你接得我十招，便算我敗在你手裡好麼？」

原來陳四姑深知乃師謝超凡脾氣古怪，最愛護短，如果龍、薛等人一交手，無論勝敗，龍渾一旦回山訴說自己邀約外人來對付本門師弟，謝超凡一怒之下，那時自己可就吃不住了，倒不如憑功夫將他折服，龍渾最好面子，必定守口如瓶，可能連盛威公都不告訴，這樣倒可省了許多痲煩。

龍渾聽說她十招以內便可打敗自己，不覺氣上心來，便道：「如果我輸了，抬腿就走，再不來找你，假如你輸給我呢？」

陳四姑笑道：「那麼我也抬腿就走，再不來找你好啦。」

龍渾急道：「那不成！」

陳四姑笑道：「你別着急，我就知道你不肯的，既然我是你師姐，說不得多吃點虧，我如在十招以內贏不了你，便束手由你處治，你說公道不公道呢？」

龍渾暗想：管它呢，反正我不吃虧，便道：「好，咱們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你接招吧。」

話猶未已，掌已先發，呼呼兩掌連環擊來，陳四姑一躍數丈，縱到一旁，罵道：「你胡鬧，連規矩也不顧了麼？」

按武學規矩，同門過招切磋，卑者必須站在下手，先搭請手，以示不敢與長者抗衡之意。

陳四姑要先煞一煞龍渾氣焰，細微處一步也不放鬆，偏要他按規矩行事。

龍渾不料她在此時還要處處挑剔，只得忍住氣搶到下手站住，脚下倒踩「寒鷄步」，左掌右拳，搭了個「請手」。站了一會，見陳四姑揚着臉兒不理會。忍不住道：「喂！你到底打不打？」

陳四姑道：「喂，喂，喚狗麼？」

龍渾忍了又忍，好容易才把一腔怒火按住，鼻子裡含糊道：「請師姐指教。」

陳四姑笑道：「好，你先進招，做師姐的盡心點撥你就是。」

旁觀衆人都久聞岷山六狸之名，今見他們同門過招，皆覺得是曠世難逢的良機，大家都屏息靜氣的觀看，一見兩人擺出來的竟是少林拳式，都覺詫異。

須知「震天無敵」謝超凡在未自立門戶之前，本是少林弟子。拳法根基自然與少林無異，但薛李等人都不知謝超凡底細，故此深覺奇怪。

這時龍渾拳勢已發，一招「烏龍探爪」，向陳四姑面門抓來。其中李光祖乃是武林中的大行家，經驗豐富，自是識貨的，這招「烏龍探爪」本是用的「直勁」，但龍渾發出這一招時，拳法之間似吐還吞，勢蓄未泄，顯然在這極爲平凡的招式裡，暗藏若干變化，倒要看這陳四姑如何應付。

陳四姑昔年在岷山之時，常與衆同門過招研技，龍渾的拳法路數早已摸熟，今見他使出這個招數，便知他下一着才是辣招，假意用擒拿手反擒敵腕，却暗暗留意他下一招變化。

龍渾見陳四姑招數被引發，心中暗喜，左手突撮五指變雕手，向她手上一撥，右脚偸步如釘，勁貫右臂，一招「五丁開山」呼的劈來。

陳四姑早已料到，樁步固若磐石，雙掌朝上一托，「力托泰山」硬接了他這一掌。

「彭！」的一响，陳四姑樁步未動，龍渾却被震退五六步。表面上龍渾已輸了一招。

陳四姑並未乘勢追擊，只雙手按膝，努力調勻呼吸。

龍渾注目看了陳四姑一陣，二次揉身又上，「金剛連環掌」呼呼兩掌，直劈左右肩，陳四姑並不還手，上身左右微偏，便已輕輕化解開去。

龍渾兩掌落空，右手握拳，拳心半空，食指無名指凸出，此名「五雷訣」一拳向陳四姑打來。

陳四姑嬌叱一聲：「龍渾無禮！」

衆人只見她上身朝後一仰，正在替他着急，忽見龍渾也朝後一仰，又聽啪的一响。

這幾下動作太快，衆人都未

看清是怎麽回事，只見龍渾翻身一躍，撲到牆根下，一縱身縱上牆頭，頭也不回的走了。

好半晌陳四姑才慢慢回過身來，衆人見她臉上灰撲撲一層黑氣，都大惑不解。

陳四姑對着趙妙峯苦笑一笑，趙妙峯走上前低聲問道：「吃了虧麽？」

陳四姑搖搖頭，也低聲道：「他給我一掌打跑了，你扶我回去吧。」

趙妙峯聽她說話時已氣若遊絲，不敢多問，只得扶她向廟外走去。

這一來衆人更加弄糊塗了，按理方才交手這幾下，陳四姑一直下盤未動，龍渾却接連搶攻均未得手，何況還挨了一掌，這樣看來，陳四姑武功顯然較龍渾高出許多，何以後來陳四姑臉色極壞，就如內臟受了重傷一般？

衆人猜測一陣，仍然不得要領，到底還是李光祖經驗豐富，走到兩人方才交手之處一看，不覺驚呼一聲，指着地上道：「你們快來看！」

薛昭首先搶步過來，低頭看時，只見適才陳四姑樁步所站之處，地上磚石已碎！不覺大駭一跳，搖頭道：「這姓龍的好厲害！」

心裡却暗自慶幸：幸而陳四姑出來接了這仗，否則自己如和那姓龍的交手，此時還有命麽？

謝超凡除了盡得少林眞傳而外，自己還另習了一些玄門武功，他的內功別具一格，故此較之當年少林第一名手的秋月上人還高出幾分，但他這門功夫却最忌女色，故此謝超凡雖然少年娶親，但在他練功以後，便實際斷了男女之情。門下諸弟子本應推盛威公爲首，但盛威公却不能遵守色戒，所以功力還不如老二老三兩人，陳四姑自與趙妙峯私奔後，不免恣意縱慾，功力早已弱了許多，方才龍渾那一招「五丁開山」乃是使的「震天掌」功夫，純用全身剛力，能碎堅石，陳四姑雖然勉强接住了這一掌，但內臟已被震傷，龍渾爲人一向心粗，倒沒看出來。

龍渾二次進招時，繼「金剛連環掌」之後使出一招「雷擊妖狐」這却觸了岷山六狸之忌，故此陳四姑一邊張口喝罵，同時一腳踢在龍渾胯上，龍渾先前那一招「雷擊妖狐」本非有意，及至被喝破之後才醒悟，心神一亂，竟被踢倒，

梅歸和查小玉看見披髮頭陀從林中走出來。

但他身手矯捷，背心方一着地，便借力彈起，這時胸前却着了對方一掌。

但並不覺痛，原來陳四姑這時已受重傷，故而發掌無力，龍渾不知，只當師姐有意饒他，心中慚愧，躍出牆去徑自走了。

衆人正在議論，查璞忽然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他先前受了卡宛青一掌，此時却挺不住了。查瑞忙過來問：「大哥怎麽了？」

查璞定了一定神道：「不妨事的，你們還是去尋找三妹要緊。」

薛昭拍着胸口道：「查兄放心；尋訪令妹查姑娘之事，全在兄弟身上，今晚要是尋不着，明兒兄弟衙門招呼一聲，决出不了錯兒。」

遠處傳來鵰鳴聲

李光祖見他依然官味甚足，聽得暗暗皺眉，便道：「如今咱們且先去看看陳四姑，回頭拚着大家一夜不睡，分頭尋找，沒有找不着的道理，查兄只管放心。」

剛說着話，趙妙峯已走來笑道：「四姑身上有些不舒服，此刻已經睡了。」

李光祖低聲道：「四姑沒受傷麽？」

趙妙峯道：「沒甚麽要緊。」

說話之間，突然遠處傳來噓溜溜幾聲哨子响，聲音尖銳，宛似鵰鳴。

查璞變色道：「這是三妹的求救訊號。」

趙妙峯跌脚道：「定是又撞上了青靈觀那干道姑，咱們快去看看。」

薛昭搖手道：「放心放心，查姑娘是魏公公請來的貴客，誰敢傷她。」

李光祖急道：「快走吧，別說廢話啦。」

一行人急急奔出廟來，向哨子聲音傳來的方向趕去。李光祖功力較之其餘衆人更高，他一人遙遙領前，隨後才是薛昭、查瑞、趙妙峯等人，衆錦衣衞和查氏兄妹手下的蒙古少年們後隨。

查璞受了內傷，周起蛟、陸文則因懼怕青靈諸女厲害，跑起來甚是沒勁，他三人遠遠落在後面。

跑了一程，果然看見三個人影，此時明月似水，看得分外明朗，這邊一人正是查小玉，對面却站着一個少年書生和一個披髮頭陀。

這個少年書生不是別人，正是梅歸，那日郊外被擄之後，他已自忖必死，不料查小玉一見了他，一縷情絲便牢牢繫住。故此雖然查璞主張將梅歸放還，查瑞主張殺了梅歸滅口，查小玉却都不理會，只將梅歸軟禁起來。

她生長北國，英俊健壯的男子雖然見得不少，似梅歸這樣斯文瀟洒的人品却未見過，一詢問起來，又知梅歸是個舉人，查小玉也聽說過中國以讀書人爲貴，不禁起了愛才之意，誰知梅歸爲人却十分固執，他一心以爲查氏兄妹是殺巫山老俠徐全白的兇手，又當查小玉是蕩婦淫娃一流人物，不但不肯俯就，反而一味的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起來，幾次惱得查小玉火起，心想：我只當他是個知情識趣的人物，誰知却是個酸丁，簡直拿他毫無辦法。

大凡人類心理，越是所求不到之物，越覺珍貴，查小玉對於梅歸正是如此。她在塞外之時，父兄師長寵愛，任性已慣，平時想要的任何物件，無不稱心如意，她最初對於梅歸也不過是一時好奇，但於不知不覺間，這種好奇之念竟會變成一片痴情，無法擺脫。再一遇到張靈芸、卡宛青出頭干涉，一則她自來生性要强，二來也引起一種莫名其妙的妒意，她表面雖然活潑，其實胸襟狹窄，一想到偏激之處，便甚麽事也做得出來，在她之意，本想用「天地五行陣」將賈墨羽等人一網打盡，查璞、查瑞較明利害，明知青靈觀的人難惹，但怎禁平時對於這個小妹妹順從已慣，竟無法拗得過她，不料賈張等人武功精絕，到頭來仍吃了大虧，查小玉虧得連使詭計，方得逃出賈墨羽掌下。

說也湊巧，查小玉剛逃出樹林，便一頭碰見梅歸正躲躲閃閃地朝前走着，查小玉深以爲異，暗想：自己臨行時尚留下四五個蒙古少年守護他，這梅歸手無縛鷄之力，要將這些蒙古少年悉數制倒，那是絕不可能。

不過讀書人裝了一肚子墨水，甚麽鬼主意也想得出來，定是使了甚麽詭計將守衞騙過，也未可知。

她却不知那些守衞之人已悉數被龍渾擊斃。

查小玉暗忖：賈墨羽大約還在附近，如果此時將梅歸擒住，

他一喊嚷，招來了賈墨羽，可要糟糕。只得暫不出聲，悄悄跟在梅歸背後，她輕功極好，加以梅歸心慌意亂，竟未發覺。

梅歸急急忙忙逃了一陣，也不知走了多遠，只覺兩腿酸痛，又疲累，便站了下來，四面一望，查小玉急向樹後一閃，梅歸見無人追來，方才放下了心，在林外一塊石頭上坐下來，嘆息道：「且喜今夜逃出那妖女之手，眞是僥倖！」一面說一面以袖拭汗。

查小玉在林內聽得明白，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權且捺住性子，且看他做些甚麼？

梅歸休息了好半晌，方緩過氣，望着地上月影，不覺又發了呆，自言自語的喃喃念道：「前次在巫山絕頂之上，月色正和今夜一樣，那夜徐全白老前輩命喪荒山，今夜我却身脫大難，也算有幸有不幸了，猶其湊巧的是徐老前輩喪命在妖女之手，我也偏偏落在這妖女手裡，這又要算是巧事。」

查小玉聽到這裡，不禁驚疑不定，暗想這是怎麼回事？我何曾到巫山去來？不由再也忍耐不得，笑道：「喂，梅公子，我有話問你哩。」

梅歸猛一見查小玉從樹林中出來，這一嚇，比見了鬼怪更甚，不禁哦呀一聲，連連後退。

查小玉笑道：「梅公子，我來得眞是冒昧，你可別怪罪我。」

梅歸乍一駭，連說話也口吃起來，道：「這，這……這倒不妨。」

查小玉道：「你這人啊，我又不是老虎，何致於把你嚇成這樣？」

梅歸定了定神，乃勉强笑道：「查姑娘女中豪傑，小生欽佩之極，可惜的是我與姑娘無緣。」

查小玉呸了一聲道：「我把你這沒良心的，甚麼緣不緣的話且不要說，單這背後罵人就不是你們讀書人所爲。」

梅歸道：「小生何曾背後罵過人來？」

查小玉道：「你口口聲聲罵我是妖女，我都聽見啦，倒要請教請教，我這妖女二字是如何得來的？」

梅歸暗叫：「糟糕」，說話也不覺結結巴巴起來道：「這，這……」

查小玉笑道：「這也不妨是不是？方才你說甚麼巫山徐全白死在甚麼妖女手裡，想來也是指的是我了，我可不認識甚麼姓徐的呀，這事你得給我說個清楚。」

梅歸暗想：這妖女推說不知此事，那麼我一說出，她豈不殺我滅口？這事斷然說不得。祇得連連作揖，陪笑道：「那一定是姑娘聽錯啦，我並沒有說甚麼姓徐的。」

查小玉道：「胡說，你現在賴也不成了，你不說我可要打你一頓。你瞧瞧這個。」說着順手在他適才坐的石塊胡亂一抓，「嗤」的一聲，石上已現出五道指痕。

查小玉又冷笑道：「我待你那麼好，你反倒背後罵我，倒要給你吃吃苦頭。」

梅歸急得不知怎樣才好，祇得雙手亂搖，連聲道：「有話好說，千萬別動粗。」

查小玉道：「我爲你這書呆子幾乎丟了性命，倒頭來祇換得你罵聲妖女，你說氣不氣人？如今你隨我回去便萬事全休。」

梅歸哪裡肯隨她走？但苦於一時又想不出脫身之計，正在爲難，猛然聽得林中有人接口道：「這位相公眞傻，你就跟了她去不好麼？」

這一下不但梅歸被駭一跳，便是查小玉也大吃一驚，忙旋風似地轉個身來，單掌護胸，定睛一看，衹見一個披髮頭陀從林中緩步走出來。

來歷不明瘦頭陀

這頭陀生得又瘦又高。身穿直布直綴，頭上戒箍金光燦爛，手裡提根烏光閃閃，非木非鐵的禪杖，淡黃臉皮，臉上似帶病容。查小玉恨他橫加干涉，含嗔喝問道：「你這位師父怎的偸聽別人說話？」

那頭陀不慌不忙將禪杖倚在樹上，這才合什道：「阿彌陀佛，女菩薩，這嗔念痴念皆是動不得的。這位公子既與女菩薩無緣，還苦苦逼他作甚？」

查小玉冷笑道：「大師父，你說話好沒道理，出家人不問在家事，我和這位相公的事可不是你管得了的。」

那頭陀道：「小僧豈敢干預別人的事？祇是我看女菩薩和這位公子爺都是大有來歷之人，這場冤孽萬不可任其發展，小僧出家人慈悲爲本，豈能眼巴巴看着不理呢？」

查小玉乃是伶俐人，她見這頭陀在此時此地出現，再看他手

裡提的禪杖，和他言談舉止神態，已猜到是一位武林中的高手，祇苦於平時自己對中原武林人物不大留心，倒也不知他來歷，但今日之事除非自己放手，否則恐難善罷，便笑道：「敢問大師法號？寶刹在那處名山？」

那頭陀合掌道：「小僧乃是行腳僧人，女菩薩看不出來麼？」

梅歸走過去，對那和尚一揖道：「小生聽大師口音乃是四川人氏，我們正好是同鄉。今日小生有難，務望大師賜予援手。」

那頭陀笑道：「阿彌陀佛，相公這估差了，我連自身何來尚且不知，有何鄉誼可言？我佛捨身便爲普救衆生，此乃和尚份內之事，何須多禮？」

查小玉在先還想謹愼從事，及至見梅歸和那頭陀道起鄉誼來，又自稱身在難中，對自己一片情意分明絲毫不放心上，想到此處不禁怒火中燒，冷笑一聲道：「好哇，這位梅公子口口聲聲道我是妖女，你這位大師是奉佛祖之命特來降妖的，我倒要請教一番，看你這降妖的和尚有多大能耐？」

那頭陀笑道：「女菩薩這話落詮了，豈不聞妖由人興，和衆生俱可成佛這兩句話？世間之上何嘗有佛？又何嘗有妖？爲妖爲佛祇在一念間耳。」

查小玉伸出一雙潔白的玉手笑道：「大師父，我可聽不懂你的禪語，梅公子既然道我是妖，你是佛，那麼我這妖女却要抓一抓你的佛體，你可依得麼？」

那頭陀笑道：「依得，依得。」說着便在適才梅歸坐的那塊石板上盤膝坐下。

查小玉暗想：這頭陀一臉病容，想是才生過大病來，我這十指堅逾鋼鐵，憑他功夫再高也未必禁當得起？

這時那頭陀已盤膝坐好，查小玉又想道：這頭陀並非傻子，未必看不出我指上功夫？定然有特殊功夫護身。橫練鐵布衫功夫在內行眼裡容易看出，這頭陀似乎不像，定然是金鐘罩；要不就是童子功，必須要引他開口方好下手。主意打定，便笑道：「大師寶像莊嚴，一似百魔不侵的菩薩羅漢，如果咱們一交手對打，那就難看了。」

那頭陀睜眼道：「女菩薩祇管動手，小僧不還手便是。」

查小玉不等他閉口，嘴裡喝聲：「好！」突然騰身縱起，十指彎曲如鈎，左右手同時向他頭上「百會」、肩上「肩井」兩穴抓下。

這兩處穴道皆是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肩井穴」如被抓中，倒還祇落得個殘廢，「百會穴」如果被抓中，任憑絕頂武功也得當場喪命。

查小玉這兩招煞手同時發出，祇見那頭陀略一俯首轉側，「磕」的一聲，查小玉左手抓在對方後腦上，震得手指生疼，右手一抓也錯開「肩井穴」寸許，祇覺對方肌肉溜滑無比，手指搭上時竟無從使力，連人家衣服均沒抓破，心下大駭，知道遇見了勁敵，忙一翻身躍開，取出哨子吹出求救訊號。

那頭陀慢慢站起身來，笑道：「女菩薩的鐵鷹爪已到七成火候，小僧很佩服，不過你這手法與我們中土的鷹爪手不同，莫非出自塞北武林名宿紅鷹林老爺子門下麼？」

查小玉暗驚：這頭陀果然厲害，祇一招便能認出自己師承，祇得口裡謙遜着，心裡盼望救兵早點來。

這時梅歸對頭陀不禁敬若神明起來，不斷追問他來歷，那頭陀却一味支吾，盡和查小玉談些佛法果報之類，查小玉一心想拖延時間，也祇得虛與委蛇，裝做頗能領悟的樣子。

過了一陣，那頭陀用手一指道：「女菩薩，幫你的人來了。」

查小玉掉頭看時，李光祖已來到近前，梅歸見他裝束打扮是軍官服色，頓時膽壯起來。

那頭陀合什道：「阿彌陀佛，長官腰佩金闕寶劍，不知與昔年的金劍大俠薛老前輩怎麼稱呼？」

薛昭先也駭了一跳，轉念一想，又洋洋得意起來，說道：「那是我先祖父。」他想可知我祖父從前威名極盛，江湖上無人不知。

此時李光祖便拉薛昭道：「這樣看來，這位師父也必是武林高手，咱們官民不相同，還是走吧！」

薛昭本來也想借此下台，不料查小玉在旁冷冷地道：「今兒我才知道京裡的老爺們也怕和尚。」

查璞急叫道：「三妹！」

查小玉一揚臉道：「怎麼？我說的不是眞話嗎？」

薛昭年輕氣盛，一向頤指氣使已慣，哪裡禁得起這種激將法，指着頭陀喝道：「把你度牒呈來我驗看。」

頭陀笑道：「度牒倒在身邊，

祇是長官你看不得。」

薛昭盛氣問道：「看看便待怎麼？」

頭陀笑道：「當今世上的人，除了普發禪師，便是萬歲爺也不配檢看我這度牒。」

李光祖一聽這話，倒吃了一驚，普發禪師乃當今少林寺的退院老方丈，是秋月上人的師弟，這頭陀口氣倒不小。

薛昭却頓腳罵道：「這廝放肆大膽，竟敢辱及當今聖上，就該拿下問罪才是。」

梅歸搶前一步一揖道：「敢問這位老爺官居何職，說了出來，生員也好稱呼。」

梅歸父親是告老大員，本身又是舉人，他怕的是綠林人物，倒不怕官。

李光祖祇一到便已看出查小玉吃了虧，又見梅歸是斯文中人，也不敢輕慢，祇得拱手道：「在下姓李名光祖，現在京中錦衣衙門供職，這位薛老爺現任西營指揮使。」說着用手一指薛昭，又道：「閣下自稱生員，想必是有功名的了。」

梅歸道：「生員姓梅，是前年中的舉業。」

李光祖點頭道：「這就是了，這位師父是閣下的朋友麼？」梅歸尚未回答，李光祖又接着說道：「我們此來是尋找查姑娘，如今夜已深了，咱們各自分手吧！」說着把手一拱。

薛昭却急忙喊道：「李大哥且慢，我看這頭陀來歷不明，倒要查明一下。」

原來李光祖久走江湖，看出這頭陀是大有來頭的人，本欲裝着不知，含糊了事，偏生薛昭不懂事，定要問個青紅皂白。

這裡薛昭先問查小玉道：「查姑娘怎會和這行腳僧人在一起的？」

查小玉笑道：「啊喲喲，薛大人道他是行腳僧人麼，這人武功高得很，我看你薛老爺就不是人家對手。」

薛昭哼了一聲，手按劍柄，大模大樣地喝問道：「你這和尚叫甚麼名字？」

那頭陀笑道：「啊呀，怎麼打起官話來了？」

薛昭一向官味甚重，愛擺架子，便是人家稱他「少爺」，「老爺」他也極不高興，定要稱「大人」方可。他先祖薛孝威當年在江湖上頗有名望，父親昔年在京也做過武職，大家對他都賣幾分交情，他就驕狂得越發不知天高地厚起來。素來又最愛面子，向不讓人的，衆人知他脾性，送了一個綽號，叫做「金毛獸王」。獸王本是指山中猛虎而言，但當時北京鄉下也以「獸王」二字稱呼貓兒，其意必順着毛抹，不可拂逆，否則貓兒便會發怒抓人，其人之脾性乖張大抵如此，今日被那頭陀出言譏刺，如何受得了，氣得跌腳大罵：「這和尚無禮，竟敢輕慢下官，無異藐視朝廷法度，這還了得，你到底是哪裡跑出來的瘋和尚？快從實招來，如果祇是鄉間愚夫，不明王法，還可從輕發落，否則，否則……」

那頭陀笑道：「否則便怎樣，老兄打官話也要看時候才是，這兒可不是錦衣衛大堂，你吵些甚麼？」

薛昭被他幾乎氣死，嗆郎一聲，金闕寶劍已拔在手中。

那頭陀笑道：「你要和我打架嗎？想當年令祖以三十六路金風劍法馳名江湖，號稱天下第一劍師，後來尚且敗在小僧先師手下，老兄的武藝我看祇及得上令祖三成，依我說咱們免了吧！」

李光祖心中一動，竭力思索自己所知的武林前輩，但一時間仍想不出這頭陀的來歷。

不邪連斃兩護院

這時薛昭怒氣塡膺，一擺寶劍就待上前，忽然旁邊跳出兩人來，叫道：「薛大人千金之體，犯不着和他動手，我們替你接這一場吧！」

薛昭定睛一看，却是徐公子府上護院，周起蛟與陸文兩人。

陸文道：「薛大人不必生氣，我們替你將他拿下便是。」

薛昭道：「好，兩位需要小心。」

周起蛟道：「薛大人放心，我們是幹甚麼的？打一場架算得了甚麼。」鬼頭刀一指，喝道：「快亮兵刃吧！」

頭陀笑道：「你們是做甚麼的？」

周起蛟道：「我名潑風刀周起蛟，這是我兄弟雙刀將陸文，你叫甚麼名字？」

頭陀搖頭道：「一聽這外號就知不是甚麼好人，我空手送你們回去就得了，還用得着甚麼兵刃。」

兩人大怒，分左右撲上，不想撲到跟前時又不見了人，旁邊衆人看得明白，那頭陀趁空隙裡已繞到陸文背後，薛昭剛喊：「要糟！」蓬的一聲，陸文身軀整個飛起朝周起蛟撞來，這一下又快又重，周起蛟避讓不及，撞個正着，兩人皆兵刃撒手，躺在地上不動了，衆人搶前看視時，兩人俱已喪命。陸文背心中了一掌，周起蛟前胸被陸文頭顱撞中，斷了三根肋骨，李光祖猛然想起一人，不禁大驚失色！

正在這時，查小玉忽然尖聲叫道：「啊呀，出了人命啦，可怎麼辦呢？」一指梅歸道：「這和尚是你的朋友，你也不能置身事外呢！」

梅歸駭了一跳，正待分辯，薛昭已提劍叫道：「這和尚竟敢行凶傷人？你還不束手就擒，眞要下官親自動手麼？」

那頭陀笑道：「小僧送他們到極樂世界去，乃是好事，有甚麼罪？你不知殺惡人即是善念這句話麼？」

一語把薛昭氣得跳起來，大罵道：「這和尚混賬，依你說連下官也是惡人了，快與我拿下！」

衆錦衣衛正要動手，李光祖忽道：「且慢！」

如論官職地位，李光祖較之薛昭要高出幾級，他的話衆錦衣衛不敢不聽，當時李光祖上前一步問道：「敢問大師，川南嘉定烏龍寺的秋月上人不知大師可認識麼？」

頭陀合掌道：「阿彌陀佛，那正是小僧先師，早在五年前圓寂了。」

李光祖臉上頓時變色，腳下不由退後一步，說道：「你就是九洲行者？」

頭陀笑道：「不敢，小僧法名不邪，九洲行者四字乃是江湖朋友送的外號，實則小僧足迹未遍天下，哪裡敢稱得起這四字。」

薛昭並不知道九洲行者的名號，祇覺李光祖太怕事，處處畏首畏尾，不是好漢所爲，這時便冷不防躍到不邪面前，喝聲：「不管你行者不行者，先吃我一劍！」「怒指天涯」一劍刺出。

不邪微一滑步便已避開，口中笑道：「這一劍大約及得令祖三成功夫，差得遠。」

薛昭眼角斜掛，反手一劍，不邪笑道：「這一招發招太慢，簡直不成。」

薛昭心頭一震，當下凝神聚氣，劍走輕靈，「峯迴路轉」劍訣搭在右腕，由內向外抹出。這一招似慢實快，不邪一伏身，如一溜烟似地從他劍下鑽出，笑道：「稍好一點，再來。」

薛昭劍訣未撤，陡覺右腕一翻，一道白光向不邪腿上掃去；這一招名「劍底風雷」。

不邪喝聲道：「好！」突然躍開，薛昭趁勢揉身直上，刷刷刷接連三劍，不邪在劍光籠罩中大笑道：「這幾下簡直一塌糊塗了，是你自己創的不是？」

薛昭陡然收住架式，「噹」的一下將寶劍擲在地上，怒道：「算了算了，我認輸就是。」說罷回身就走。

趙妙峯一把沒將他拉住，薛昭飛步跑去。耳邊忽聽有人叫：「回來！把寶劍帶回去。」

薛昭愕然止步，看那頭陀時，仍在原處未動，猛然想起聽人說過內功極好的人，有一種「傳音入密」的功夫，看來這頭陀似乎內外功夫都臻上乘境地，再一轉念，這口劍乃是祖上傳家之寶，也不能任性拋棄，祇得氣忿忿的走回來，拾起寶劍插入鞘裡，正待回身走去。不邪忽然笑道：「你且慢走，我有幾句良言，你可願聽麼？」

（未完・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夏紅雲引用詩經沿襲之作，旁敲側擊得使「胭脂魔王」身邊的毒桃花臉色大變，於是捉住她的痛脚，但仍小心提防……黑心虎祝雄在毒桃花的施壓下，果然找楊樓十八怪相商吐出劫去的鏢銀，夏紅雲與文東玉一邊跟在他後面，一邊談論武功，對於文東玉的爲人與武功，她亦不得不佩服……黑心虎被楊老大殺死，線索又斷，夏紅雲與文東玉分手各自去辦事……

文東玉頓了頓，接着說下去道：「如你小子不服氣，到了靈壁，可找去東門城脚下，你老子一定會等在那兒教訓你小子一頓也就是了！」

這是他日前引誘那名黑心虎祝武雄上當的老方法，他對靈壁不熟悉，但一座城鎮總少不了要分東西南北的，只要這斷還有幾分性子，那麼，下船之後，他只須趕去東門附近暗中坐等便得了。果然楊姓匪徒一陣齜牙咧嘴，顯得很是忿恨難忍，這樣一來，文東玉自是更爲放心了。

第二天，船到靈壁，已是臘月二十九夜，再過一天便是大除夕。

文東玉隨衆登岸，看也不看那名楊姓匪徒一眼，逕往靈壁城中走去。

靈壁是皖北的一座小城鎮，舊屬符離縣。楚漢爭戰彭城時，漢兵敗却至靈壁，喪卒十數萬，睢水爲之不流，在歷史上這是一場相當殘酷的殺戮，而靈壁一地却因之一舉揚名。

文東玉入城時約在未末申初之交，由於天陰欲雪之故，天色業已微呈昏黑，他在一家飯館中草草吃了一點東西，立即繞道向東門方面走去，到達東城門，看清四下無人，迅速隱入一道殘圮的城垛之後，屏息運神以守，靜待魚兒上鈎。

天色完全黑下來了，雪花開始飄降。

文東玉忍着嚴寒，耐心守候着，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終於文東玉發覺自己上了自己一次大當，大城入夜，荒寂如死，一直苦等到二更以後，結果却連鬼影子也沒有見着一個！

現在他才明白，那名楊姓匪徒在船上那副咬牙切齒的表情，原來只是一番做作！

不是嗎？楊姓匪徒如果是個有骨氣的漢子，他就不該以那種卑劣手段算計「黑心虎」祝武雄，否則，光棍不吃眼前虧，他既明知不是暗中發話者之敵，他又怎會來赴這種只挨不還的約會呢？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文東玉知道這一次是自己聰明拐了彎兒，結果聰明反遭聰明誤，怨別人不得，一陣無聲苦笑，站了起來只好無奈地跳下城牆。

頂糟糕的是，目下時值夜半，靈壁這麼小，客棧不會有幾家，既不清楚客棧在何處，又無人可資詢問，而且就是找到了一

家客棧，門也不定敲得開，同樣的見不到丐幫弟子，丐幫分舵也將無從打聽起。

文東玉沿着城脚下那條崎嶇不平的小路踽踽前行，內心既好氣又好笑。如今他如不能覓得一處聊避風雪之所，勢必只有一直踱到天亮了。

文東玉冒着風雪緩步走着，走着，忽然間眼前一亮，他於前面小巷中發現到一絲淡淡的燈光。

想不到這戶人家尚未入睡，他心想：說不得只好上前打擾借宿一宵了，如果沒有鋪位，在屋內坐上一夜也比這樣雪中漫步强得多。

於是文東玉向門縫中有燈光透出的那座房子走去，走到門口他舉起手想叩門，但又不知道這樣做是否太冒失，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身前扇門突然一下拉開，室中燈光隨之熄滅，門後一個低而且促的聲音急急地道：「快進來……」

文東玉反應敏捷，還以爲自己身後出了甚麼問題，心神一凜，不暇思索，躬身便向屋中竄入！

身後「格嗟」一聲門已落門。

誤闖玉狐狸家中

就在這一刹，那文東玉猛然清醒過來，他太孟浪了！因爲他這時已體味出剛才那一聲低喚是個女人的聲音。可是後悔已經太遲，黑暗中一陣香風過處，一條嬌軟的軀體業已擁撲過來。

文東玉憑着直覺，不但弄清對方是女人，而且還意識對方是個會武功的女人！普通民婦，在暗中身手決不會如此俐落，這一來，文東玉爲難了。

他已約略猜出，這一定是一對情人約會，情夫誤了時刻。結果，無巧不巧的由他塡了空檔，同時，他也猜想到，這一定是一場不太正當的約會，否則這女人不應如此神秘而緊張。

現在，他怎麼辦呢？

他不清楚這女人在武功方面造詣如何，如果予推拒，可能立成仇敵，黑暗裏動手起來，不論傷了自己或對方，均屬不智之舉。

文東玉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即於此時，在香喘中，一張熱熱而柔潤的面頰貼上來，一條溼溼而軟膩的丁香舌蛇信般攢唇而入……

文東玉從未與任何異性有過肌膚之親，在此閃電的突襲之下不禁雙頰火燙，心房狂跳，週身升起一陣說不出的異樣感覺，近乎痙攣又似眩暈，淘淘然，酥酥然，但是，一點理智靈光並未因之完全熄滅……

他機伶伶打了個冷戰，不計後果如何，伸手將女人一把推開，同時，窒息般的輕輕喊了一聲：「嗨！」

文東玉以爲女人一定會發覺情形不對，爲防萬一起見連忙運神採取戒備。

不意那女人在情火騰燃之餘，竟誤會意中人來時感風寒，低低「啊」了一聲，異常關切地道：「外邊這麼冷，你怎麼不多穿點衣服？」

文東玉稍稍退出一步道：「你最好先點燈！」

文東玉這意思一方面要對方點燈看清他並不是對方所約會的人；另一方面，他希望對方首先發覺到自己的口音不同。

可是，那女人竟回答道：「你看你，連嗓子都凍啞了，平常叫你多保重，你總不聽，燈不能到屋裏去再點麼？」

文東玉一時不知再說甚麼好，那女人見文東玉站着不動，於黑暗中又過來拉起文東玉一隻手，搖了搖，輕聲道：「進來呀！」

文東玉這才想起自己服過變音丸，頗近乎初患感冒的人，知道已無法藉聲調讓對方明白，於是只有堅持要對方先行點燈一途了。「你點燈，我有話說……」

那女人無可奈何的輕輕嘆了一口氣，走，去牆邊，火石一陣輕敲，火星燃着捻子，然後將壁間油燈點亮。

文東玉又向後退出兩步，因爲他不能預知對方在看清他眞面目之後將會採取何種行動。

可是，令人詫異的是，那女人點好燈轉過身來，朝他狠狠瞪了一眼，僅見幽怨之意却無絲毫驚訝之色，文東玉呆了。

他駭忖道：難道天下竟有這等巧事，連我的長相也與那男人生得一模一樣不成？

文東玉此刻之外表僅較原有之面目看上去年事略長，膚色稍稍粗黑一些，臉型五官十之七八並無多大更動，假如那男人眞個與他現下這面目相像，可見那男

人也是一名英俊人物。而這一點文東玉知道大概沒有猜錯，因爲眼前這名女人姿色極佳，與那名毒桃花可謂在伯仲之間，老實說，一般男人還眞不足與其相匹配。這一來，文東玉的處境也就更窘了。

如今，他只有一個辦法：開門見山，簡單說明自己是外鄉人，無意碰上，然後說聲對不起，轉身一走了之！

不意文東玉這廂正在籌措如何出口之際，那名一身素裝，蓮花眼，柳葉眉，鼻端唇秀，既媚且艷，看上去才不過二十四五的女人已然婷婷娜娜走了過來，邊走邊說道：「剛才，奴守在門邊見你從巷口走進來，走走停停，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還以爲有人跟在你身後，所以熄燈叫你快快入內，現在看起來，又似乎不是那麼回事，自從楊樓十八怪投靠過來之後，你就變了樣子，現在你倒不妨說說看，楊樓十八怪投來香澗湖究竟與你蕭某人有甚麼關係？」

文東玉心頭一震，所有想說的話一下全給嚥回腹內！

楊樓十八怪？香澗湖？

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文東玉中了那個十八怪之首的楊姓匪徒一計，最後誤打誤闖竟又碰上另一條也許更能深入問題核心的綫索！

而今，文東玉所最擔心的，已由亟欲離去而一變爲祈望那名蕭姓男人來得愈遲愈好了！

那名蕭姓男人遲早會來，這是一定的，來了之後，一場惡鬥也是免不了的，這種種，現在都不在文東玉考慮之列。文東玉現在只希望儘量從這女人口中套出有關香澗湖和楊樓十八怪的一切，愈多愈好，愈詳愈好，然後，打也罷，拚也罷，橫豎免不了總是一檔事！

文東玉原爲對方認錯人而着急，現在呢？他仍在着急——不過現在是着急的惟恐學不像！

他輕輕咳了一下，裝出眞的有點感冒的樣子，然後深深嘆了口氣道：「唉唉，你那裏知道……」

那女人果然上當，打鼻管中「哼」了一聲道：「奴有甚麼不知道的？在你離開的這段時間內，十八怪老二，那個外號叫『色狠』的傢伙來奴這兒糾纏也不止一次二次了，那廝仗着人多勢衆，滿以爲奴有把柄在他們手裏，不敢不順從他，嘿，那賊囚也沒有去照照鏡子！我『玉狐狸』雖然不是甚麼三貞九烈之女，但找男人也總有個尺寸，就是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也輪不到他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東西。是的，我『玉狐狸』是『胭脂魔』的一名逃妾，一旦給老色鬼逮回去，準無生望，但他們眞有這份膽量敢去告密嗎？哼！談也別談！」

文東玉順着對方語氣反詰道：「他們怎麼不敢？」

玉狐狸「嘿」了一聲道：「老色鬼在女人方面，自尊心和自信心極强，他以爲任何女人見了他都會入迷，以及跟了他便不會背叛他，然而，事實並不盡然。他不知道一個男人外表之英俊，對女人只能產生一種沒有基礎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一旦化爲平凡或消失，就甚麼都完了。因爲，一個成熟了的女人，她眞正所需要的，應該是『誠實』，『安全』和『獨佔』！所以在魔宮中像奴這種潛逃的例子，可說時有所聞。每次在事件發生之後，老色鬼都會找出一個藉口來爲潛逃的姬妾辯護說，是他虐待了她們，錯在他自己。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有人前去告密，其與飛蛾投火何異？老色鬼他會願意聽由家醜外揚嗎？」

文東玉點頭不語，心下漸漸明白過來。

就在這時候，外面巷子忽然響起一片雜沓的脚步聲，玉狐狸臉色一變，低促地道：「不好，恐怕又是那批……」

不待語畢，將文東玉一推，示意文東玉趕快躲藏起來。

文東玉知道來的大概是以老二爲首的楊樓十八怪，他正想瞧瞧楊樓十八怪其餘的十七怪都生成甚麼樣子，於是，脚尖一點，就勢閃身貼在門旁，等會兒門扇打開，正好將他身軀掩住。

文東玉剛於門後站妥，大門上已經響起一陣剝啄之聲。

玉狐狸揚臉向外道：「誰呀？」

門外一個曖昧的聲音答道：「是我，玉大姊，我是景老二。」

玉狐狸故意裝做很意外的樣子，吃驚道：「哦，是景老二麼？這麼晚了，景老二來有甚麼事？」

門外的景老二嘿嘿乾笑道：「這麼晚了，玉大姊怎麼還沒有入睡？」

玉狐狸臉孔一沉道：「用得着你管？」

景老二「嘿」了一聲道：「薄薄一扇板門，也派不了多大用場，玉大姊最好還是自己將它打開，也好看看我，老二爲你玉大姊送來甚麼年禮！」

玉狐狸聽出色狠景老二話中有因，稍稍猶豫了一下，朝文東玉眼色一飛，毅然上前將門閂一把拔開。

大門打開後，一陣冷風吹入，壁間油燈幾乎熄滅。

接着一人大步跨進屋內，玉狐狸身軀一側，以背抵門，以門擋着文東玉。

在來人入屋的那一剎那，文東玉隱約看到來人肩上似乎扛着一樣甚麼東西，這時只聽「叭噠」一聲，來人似將肩上扛着的物件摔去地上，文東玉正在猜忖那可能是樣甚麼東西時，耳中突然傳入玉狐狸一聲尖叫：「姓景的，你……」

接着則是那名色狠景老二得意的笑道：「怎麼樣？玉狐狸，現在該沒有話說了吧？你玉狐狸以前礙着的，無非是這個姓蕭的小子，如今這小子已由『雙判書生』變成『泉下書生』，你玉狐狸總不能以你這種虎狼之年……嘿嘿……我的好大姊，你說是不是？」

玉狐狸呆呆的望着地上那具死屍，有如置身夢境。「雙判書生」究竟有幾個？剛才，不，就是現在，室中還藏着一個活鮮活跳的「雙判書生」，地上這個「雙判書生」又是打那兒來的呢？

二人之中，當然是一眞一假，那麼誰眞誰假呢？

這時，只有文東玉心底明白，原來這就是眞正的情夫始終遲遲不見前來之原因，人早給宰了！

突施殺招擒色狼

色狠景老二見玉狐狸默無一言，以爲玉狐狸心思已經活動，當下掉頭向門外一擺手道：「老三你們先走吧！」

另外的十六怪聞言立即呼嘯而去。這邊屋中，色狠景老二見玉狐狸仍然站在那裏一動不動，益發認爲自己判斷得不錯，這時候喉管中發出一陣咳不像咳，笑不像笑的怪聲，一步步向玉狐狸身上挨過去。口中一面斷斷續續，近乎呻吟般的低聲求告着：「玉大姊，心肝，你，你不知道，我，我姓景的多麼……」

色狠景老二把雙判書生的屍體摔在地上。

玉狐狸直到色狠景老二一雙毛手摸來身上的緊要部位方才一下回過神來。

玉狐狸在神馳之餘，因突然驚覺到色狠景老二的五爪金龍，一時之間忘其所以，竟然嬌軀一偏，轉向門後的文東玉脆喝道：「蕭郎快出來斃了這斷！」

文東玉深知無法善了，自然以先下手為强。當下不再猶豫，一個騰縱閃電般向前拍出一掌。

色狠景老二措手不及，應掌踣地。

文東玉心中一動，暗暗忖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於是，他將色狠景老二自地上一把抄起，扭頭匆匆交代道：「玉……咳……你暫且等在這裏，待我處理了這斷，去去就來！」

語畢，不容玉狐狸有所表示，挾緊色狠景老二掉頭便往門外奔出。

玉狐狸頗感意外，她沒想到的蕭郎幾天不見，身手竟一下變得如此俐落，芳心正感快慰之際，忽又憶起文東玉剛才對她的稱呼，惑然疑忖道：「他剛才怎麼喊我？『玉』？玉甚麼？他從來也沒有這樣喊過我呀！」

玉狐狸於迷茫間，眼角偶而掃及地上那具由色狠景老二帶來的屍體，思前想後不禁一下省悟過來。

眼前地上這位絕氣的才是她眞正的「蕭郎」！

但是，等玉狐狸弄清眞相，咬牙追出巷外時，夜濃雪密，天地間濛濛一片，早已失去色狠景老二以及那名冒牌蕭郎的蹤影……

翌日，在丐幫靈壁分舵，那名色狠景老二經過一番調理，終於由暈厥狀態中悠悠醒轉。

文東玉扳起臉孔喝問道：「姓景的，咱們開門見山，廢話少說，十萬兩銀子命一條，閣下意思怎麼樣？」

色狠景老二眼皮一陣眨動，馬上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當下苦笑，頹然搖頭道：「殺剮任便，要銀子大概是辦不到的了。」

文東玉勃然大怒，厲聲道：「你以為小爺能說不能行麼？」

色狠景老二深深一嘆，有氣無力地道：「這位朋友你發多大的脾氣也沒有用，你朋友要是清楚我們楊樓十八怪之為人，你就知道今天以我色狠景老二為人質，想憑此換回十萬鏢銀的做法是大錯而特錯的了，十八怪少了一個景老二，不會有誰滴下一滴眼淚，而我景老二名下那一份為數頗鉅的銀子才是我那批弟兄關心的對象。我景老二這樣一說，假如朋友仍然不明白，我姓景的就不知道如何剖解是好了。」

這一點倒是文東玉始料所不及，一下呆在那裏，全然沒有了主意。

就在這時候，門外忽然有人笑着走進來道：「不必慌，山人自有道理！」

文東玉與丐幫分舵上的弟子們抬頭望去，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五月花」夏紅雲！

「五月花」夏紅雲除了一身男裝，本來面目並無多大更易，這兒分舵上的丐幫弟子似對這位芙蓉三徒都很熟悉，看清來人面貌，不禁轟然發出一聲歡呼。

夏紅雲含笑頷首，一逕走來文東玉身邊道：「這斷那兒逮來的？」

文東玉將昨晚之遭遇說了一遍。

夏紅雲聽完打趣道：「『玉狐狸』乃『胭脂十八姬』中三大尤物之一，能一親美人芳澤，可謂三生有幸，閣下艷福不淺嘛！」

文東玉臉孔一紅道：「別取笑了……你怎麼來得這樣快？那天你不是說要躭擱三五天才能趕到麼？」

夏紅雲知道他是在「王顧左右」，笑得一笑，並不置答，這時轉向色狠景老二，臉色一沉，伸手道：「信物拿來！」

色狠明白今天遇上這位芙蓉第三徒，最聰明的做法，便是說甚麼聽甚麼，萬一運氣好，或許還有活命之望，如果再圖狡猾，將無異的跟自己過不去，所以，他一見夏紅雲伸手，立即乖乖的自懷中，取出一面奇形怪狀的小銅牌。

夏紅雲接過來看也沒有多看一眼，轉身交去一名丐幫弟子手上道：「馬上趕去香澗湖，說是信符主人的吩咐，要十八怪老三以下，儘快將十萬鏢銀湊足運來靈壁蔡家槽坊後面空屋中，事出非常，愈速愈佳！」

那名丐幫弟子領命離去，夏紅雲轉向色狠景老二冷笑道：「你姓景的少施苦肉計，不錯，正如你所說，楊樓十八怪的確不是一些甚麼好東西，但本姑娘清楚得很，你姓景的在排行上雖然是老二，如論權力，連那位楊老大都可能怕你幾分，這番吩咐過去，

包管效驗如神，遇上本姑娘也是你這斷命數該盡！」

色狠景老二駭然張目道：「夏姑娘……」

夏紅雲輕輕一哼道：「你這斷平日作惡多端，神鬼不容，現在就是喊姑奶奶也沒有用處了！」

說着，抬足一腳踢去，正中心窩要害，今天是大除夕，這名十八怪行為最劣的色狠，結果連年初一也沒有挨得到，就此嗚呼了帳！

第二天，年初一，傍晚時分，文東玉和夏紅雲領着一批丐幫弟子，果然在蔡家槽坊後面等着那批鏢銀。

文、夏二人自暗屋飛掠而出，順手又將押銀前來的三怪、四怪一併了結。

然後，夏紅雲吩咐那名呂姓分舵主，要他率領屬下，連夜將鏢銀運去長安雙獅鏢局向蔡家兄弟交割，就說是一位文相公的差使。因為靈壁這地方不能立足，所以夏紅雲又吩咐那名呂姓分舵主交完鏢銀，不必再回靈壁，可逕向該幫洛陽總舵報到，只要說明這是她「五月花」的主張，相信他們那位老幫頭一定不會怪罪的。那位呂姓分舵主恭謹受命，欣然而去。

夏紅雲望着衆丐背影在夜色中相繼消失，喟然搖頭道：「大年初一，我們自己一團糟，現在又連累別人家不得安閒，今年這個年眞是夏紅雲長到這麼大……」

文東玉接口道：「過的最壞的一次？」

夏紅雲點頭道：「是的，最壞的一次，但在另一方面來說，也却是最好的一次。」

文東玉訝然道：「好在何處？」

夏紅雲睨視俛首，輕輕一笑道：「好在……你……說呢？」

當天晚上，文、夏二人因新正落棧不便，只好重又回到人去樓空的丐幫分舵，將就着渡過一宵。

第二天，年初二，二人開始自靈壁向皖西鳳台進發。擬取道豫皖交界之新蔡，轉赴豫南桐柏山。這是「五月花」夏紅雲的主意，文東玉並不清楚此行之目的何在。

上路走了一程，文東玉忍不住再次追問道：「這次去桐柏山所為何事，你憑甚麼理由瞞着我？」

夏紅雲笑道：「甚麼理由也沒有，只不過想到時候讓你驚奇一下罷了！」

文東玉着惱道：「你又怎知我一定會驚奇？」

夏紅雲側臉笑道：「要不要打個賭？」

文東玉使性子道：「賭就賭，誰還怕了你不成，賭甚麼你說吧！」

夏紅雲笑道：「這樣好不好，這一路過去，直到抵達桐柏山為止，假如一路上所見所聞完全不能引起你的驚奇便算我輸，以後任何事，我便聽你的，否則便算你輸，以後任何事你就得聽我的！」

文東玉胸脯一挺道：「好，一言為定！」

夏紅雲微微一笑道：「到時候可別賴帳才好喲！」

文東玉哼了哼，沒有開口，他心想：哼！你怕我賴，我還怕你賴呢！大丈夫講的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這一路就是天塌下來，我只要提高警覺，一概淡然處之，再大的東道，我也輸不了！

夏紅雲似乎已料出文東玉在想些甚麼，但笑不語，她好像另有所待，是以二人看上去同樣都充滿必勝之心。

於是，二人暫將此一問題擱開，重由別的話頭談起，二人閒聊了片刻，文東玉好像忽然想起甚麼般的轉過臉去，問道：「香澗湖究竟住的是何許人，如今已屬事過境遷，這下你總該說出來了吧？」

夏紅雲微微一笑道：「此人你見過……」

文東玉不禁一呆，道：「甚麼？你是說，我，我見過？」

夏紅雲掩口道：「這種情形算不算？」

文東玉大急道：「這，這怎能算？我們約定的是，這一路去桐柏之『所見』『所聞』，而我們現在不過是閒談而已，你要這麼說，我不問也就是了！」

夏紅雲忍俊不禁道：「不算就不算，何必急成這副樣子！」

文東玉掙紅臉孔道：「誰叫你蠻不講理！」

夏紅雲有點不服道：「誰在蠻不講理？『所見』係來自身外之物，『所聞』係聽自他人之言。我現在告訴你：住在香澗湖的這位武林奇人，你曾經見過。這雖說不上是打賭以後的『所見』，難道歸納為『所聞』也不可以？」

文東玉辯駁道：「可以是可

以，但請記取我們打賭的範圍是：凡與我們這次桐柏之行有關的『見』『聞』，方為有效！不然，等會兒半路上斜刺裏竄出一隻野兔，我因為一時不察，給唬一跳，請問那種『驚奇』又算不算？」

夏紅雲側臉注目，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又怎知道我們現在要說的這人，與我們這次桐柏之行有關無關？」

文束玉暗忖道：「不好，我恐怕要上這丫頭的當了，這等於兩軍交鋒一樣，一在明處，一在暗處，她處處設下陷阱，誘我入彀，我如何防得了許多？」

文束玉繼而又想道：「不過，我也不必怕她，這妮子既然玩弄這種小巧手段，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大家講歪理，我也不一定就會輸於她！」

於是，他強自鎮定下來問道：「兩者關係何在？你且說來聽聽看！」

夏紅雲得意地微微一笑道：「現在先告訴你：香澗湖魂島的主人，便是五行十三奇中那一爪，『鬼爪抓魂手』丑義鳴！此人你能說沒有見過？」

文束玉大感意外，失聲道：「你為甚麼不早說？」

夏紅雲反問道：「早說何用？」

文束玉不勝遺憾道：「這位鬼爪抓魂手生相雖然不雅，但言行之間卻不像個壞人，如果早知道他是香澗湖主人，這次追索鏢銀又何必費上那麼大的事？」

夏紅雲嗤之以鼻說道：「如果他人在，還用得着你說！」

文束玉又是一呆道：「他人去了那裏？」

夏紅雲忍不住掩口道：「怕你又要着急，我看還是別說的好。」

文束玉脫口道：「去了桐柏？」

夏紅雲噗嗤一聲，笑道：「現在算不算？」

文束玉張紅雙頰道：「算甚麼？我又沒有感到驚奇……我不過隨便問問而已，他去不去桐柏關我甚麼事？」

夏紅雲緩緩點頭道：「現在輪到我有點驚奇了。」

文束玉止不住問道：「你驚奇甚麼？」

夏紅雲一字一字地道：「驚奇於世上某些人的臉皮竟然厚得如此可怕……咳……天色已經不早，前面大概是新橋鎮，我們找個地方歇下來吧。」

金谷隱藏稀世寶

武林中又一度為「金谷寶藏圖」掀起空前之高潮。

寶藏之內容也漸漸由傳聞中透露出來，據說那座寶藏的金谷之中，除了金銀珠寶不計其數外，最令武人動心的共有三樣東西：一部九全秘笈，一瓶大還丹，一支青鋒劍！上述這三件東西在武人而言，可說無一不是稀世之寶！

顧名思義，當知「九全秘笈」必屬「九全老人」一生武學之結晶。回想當年黃山大會上，九全老人以三套武功懾服天下羣雄之曠古豪舉，於今有人提及依然道者眉飛，聞者色舞，現在，要有誰能獲得這部九全秘笈，豈非立成天下第一高手？

再說「大還丹」。凡是武林中人，或是對醫藥稍具常識者，差不多都知道這種大還丹不可思議的神奇功效。當年，少林第八代掌門人悟了大師被一名俗家劣徒誘落天山冰谷，屍體已僵置七晝夜之久，結果遇上當時藥聖慈心老人一顆大還丹，立即返陰還陽。這種大還丹並非它的煉冶方法不為人知，而是難在所需之藥材搜集不易。尤以其中一味「天猿仙漿」更是可遇而不可求，所謂「天猿仙漿」，就是猿猴的眼淚。三峽雖然多啼猿，但是，那種猿猴啼聲雖哀，卻是沒有眼淚的。而且這種眼淚又必須悲從中來，溢而不覺者方為有效，試問到那兒去找？這得花多少工夫和心血去找？

最後說那支寶劍，有個非常別緻的名稱，叫做「情劍」！

這支情劍相傳乃九全老人隨身佩用之物，當年，九全老人在黃山大會上施展劍法，據說便是使用這支情劍。

本來，一支寶劍不論它有一個多麼好聽的名稱，充其量，亦不過是一支寶劍而已，要是有人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這支情劍第一個與普通寶劍不同的特點是：劍身有七道缺口，驟然看上去很可能會被人誤認為是支殘兵，但是，只須進一步加以細察，當可發現那七道缺口實為鑄劍人當初有心設置。

七道缺口之大小、形狀和距離，均不相同，劍為兵中君子，又稱兵中之王，而這支情劍則可謂君子中之君子，王中之王！

普通寶劍，均以鋒利為主，而這支情劍卻是鈍鋒無口，其意不在殺傷，用心甚明，此為此劍之厚道處。另外，一般寶劍與敵人兵刃相交之下如非相錯滑開，一方即有斷折之危險，而這支情劍本身先自開有缺口，承受力有別於普通兵刃，故無折損之虞，同時，因為缺口有大有小，對方兵刃由粗至細均有缺口足資適應，是以敵人如不識此劍之厲害，手中兵刃一旦為那些缺口所騎跨，鮮有能逃兵刃脫手之厄者，而這一點，則為此劍之霸道處！

使用這種寶劍除了必須有一套特殊的劍法相互配合之外，持劍人首先得對它的性能具有認識和情感方能得心應手，克制強敵。一般人猜想，此或即此劍取名情劍之由來，但事實上卻是大謬不然，情也者，據「五月花」夏紅雲說，實在另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纏綿秘辛。那是一段甚麼秘辛呢？

夏紅雲搖搖頭道：「我是聽師父她老人家說的，當時紅雲也曾追問過，但是，師父她老人家拒絕進一步加以解釋，僅含糊地推稱要我們女孩子家不必要知道得那麼多，同時，這段故事也不適宜於讓一般女孩子家知道……」

文束玉本來對甚麼金谷寶藏圖並無多大興趣，而今，由於這個隱藏在情劍背後的謎語所逗引，他的觀念漸漸改變過來。

起先，他還只是很好奇，可是不多幾天之後，他突然在父親留給他的那部武功手冊中得到一項驚人的發現！

文束玉和夏紅雲走在一起閒談說笑，僅限於白天，每天，天一黑，二人便互道晚安，分別回房，武人之課業，非不得已不可或斷，夏紅雲有夏紅雲的夜課，同樣的，文束玉也有文束玉的夜課。

文束玉在輕身術、掌法、劍法三種武功上係循序而進的方式逐步修習，在完成卷首之基本心訣以後，他首先練的是輕身術，其次是掌法，到目前為止，他對那套不知名稱為何的劍法也練得差不多了。

本來這套掌法尚須溫習三五天，方可接下去再習劍法，但是由於在路上聽夏紅雲提到那支謎一樣的情劍，使他突然對劍法產生強烈的嚮往，於是，他暫時將溫習掌法的課業拋開，立即開始揣摩那套劍法。

這一天他關緊房門，拉密窗幔，先於燈下記熟三個招式，然後取出那枝事先預備好的竹枝，在房中與假想之敵人認真演練起來。

可是，他僅僅比劃了三二下，立即感到這套劍法有問題！

第一招起手式，功在凝神一志，聚氣壯勢，可以撇開不論。

第二招，他說不出它的名稱，他僅知道這一招的三個變化是：㈠平指敵目，虛實不執，敵攻則守，敵守則攻！㈡攻式，劍尖微晃，墊步欺身，敵左則右，敵右則左，由上而下，先斜步，後反勾！㈢守勢，立劍當胸，目注來兵，腳踩九宮連環步，測敵人兵刃之來路，壓則架之，挑則覆之，或絞，或掃，或帶，或抖，務脫敵刃於瞬息剎那！

文束玉不勝迷惑之至，他一連比了好幾十次，他絞過了，掃過了，也帶過了，抖過了，但是，他始終不明白就憑這一絞一掃，或一帶一抖，敵人兵刃怎會脫手？這股力量是打那兒生出來的？

「假如……」他想：假如我的劍上有種鎖拿的機關那還差不多！」

啊！鎖拿，難道……文束玉一顆心突然狂烈地跳動起來，不會錯了，要使敵人兵刃脫手，除非自己劍上有缺口！

換句話說，他現在練的這套劍法大可稱之為「情劍法」！而傳說中的這支情劍也只有他或他父親得到它才能發揮威力！

不過，文束玉馬上感到一陣灰心，正如不諳這套劍法的人得到那支情劍一樣，假如他將來不能取情劍，他現在練成這套劍法又有甚麼用？

於是，文束玉暫時將這套劍法放下，同時，他的思維卻飛向另一個令人激動而不能自制的境界。

九全老人的武功何以會落到他父親的手上的？

九全老人與他父親不是同一個人，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九全老人是二十多年前的人物，在二十多年前，九全老人便已被人喊為天人，時至今日沒有八十，也有七十，而他父親如今才不過四五十之間，其間年歲差得太遠了！

那麼，他們是父子或者是師徒呢？

（未完•七）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死亡織錦

魏力・文　洛文・圖

上文提要： 木蘭花與穆秀珍正在等待高翔的消息，此際柯一夢找上門來，告訴她們，張院長與高翔是被他擄走的……穆秀珍化裝成工人跟踪柯一夢，也遭他擄獲，又上門來再三勸木蘭花不要插手干預，並說明是趙建殺死粗工，他才殺了趙建……柯一夢打電話放了三人，高翔回來欲抓他回警局，木蘭花不同意，從穆秀珍的突襲被他輕易閃過，知他是太極拳高手……

木蘭花再度沉默，她緩緩地來回踱着。

高翔望着她，等候着她的回答。可是，當木蘭花再抬起頭來時，卻已改變了話題，她問：「你是怎麼被他們擄去的？」

「這……」高翔的臉上紅了一紅，「怪我太大意了，我和你通了電話之後便立即驅車到博物院去，我車子剛停在博物院門口，便有一個警員走向前來，我打開車門，我還未曾看清他是甚麼人，他制服上的一粒鈕釦中，突然射出了一股痲醉劑來，我就昏了過去，做了俘虜了。」

「以後呢？」

「我醒過來之後，發現自己是在一幢看來十分古老，陳設也是古色古香的房子之中，一個白鬚白髮的老者看守着我。」

「你沒有想逃跑麼？」木蘭花奇怪地問。

高翔的臉色卻更紅了，他現出十分尷尬的神色來。

「咦，」木蘭花心中大奇：「你怎麼了？」

「我自然想衝出去，可是那個老者……」

高翔才講到這裏，木蘭花便陡地站了起來，「啊」地一聲，道：「那老者的身手可是十分了得，以致你無法逃出來麼？」

高翔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木蘭花向外走去，她一面走，一面道：「來，快跟我來！」

「到哪裏去啊？」高翔卻仍是莫名其妙。

「我已經稍爲有一點頭緒了，」木蘭花人已到了門外，她略停了一停，等高翔奔到了她身邊，「我們到你和秀珍被扣押的地方去！」

她在門口一個轉身，手一揚，「啪」地一聲，咖啡几上面已多了一支小小的鋼鏢，鋼鏢的尾部，刻着一朵木蘭花。那是她和穆秀珍內定的記號，穆秀珍回來，看到了這支小鋼鏢就可以知道木蘭花是有要事出去了，但立即會回來的。

然而，穆秀珍卻根本沒有看到這枚小鋼鏢！

就在木蘭花和高翔兩人匆匆離去之後不久，客廳的窗子外面，慢慢地伸出了一個人頭來，向客廳內迅速地張望了一下。

當那個人看到客廳中已沒有人的時候，他用一片十分薄的金屬片，插在窗縫之中，來回移動着，用十分熟練的手法將窗子打

了開來。然後，他輕輕地躍了進來，行動敏捷得像貓一樣，也輕盈得像貓一樣，他不是別人，正是柯一夢。

他身上的衣服沒有換，可是他臉上的神情卻已大不相同了。當他在和木蘭花見面的時候，他看來是十分文弱似的。

然而這時，當他從窗口躍進來的時候，他臉上卻充滿了機警，他四面看了一下，確定了沒有人，才直起了身子來。他迅速地來到了電話機旁，順著電話綫，找到了接駁錄音機的電綫，將插頭撥下，然後才撥了一個號碼，等那面的電話響了七下，他也不等人接聽，便放下了電話，又插好了插頭，等一切恢復了原狀，他才轉過身拈起了那支鋼鏢來。

他將鋼鏢拈在手中轉了幾下，放入了袋中。

他又向樓上走去，在樓上他用他的百合鑰匙打開了每一扇門，然而他卻是只推開門看了一看，便又立即將門關上。

看來他並沒有甚麼固定的目的，只不過是想熟悉一下這幢屋子的內容而已。他的行動十分小心，是以屋子中的埋伏雖然多，他卻一件也未曾觸發。

他在樓上躭擱了十分鐘左右又來到了客廳中，打開了大門，堂而皇之地走了出去。他只帶走了那一枚有着木蘭花的小鋼鏢。

谷老頭身手了得

這時候，木蘭花和高翔兩人已經到了一幢十分殘舊的大屋面前。本市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這種古老的屋子已經不多見了。

這幢屋子是三層高的，高高的圍牆，已生銹的鐵門上爬滿了「爬山虎」，花園中叢生的野草，都說明這是年代久遠的古老大屋。

雖然是在白天，而且他們還不過是站在那古老大屋的面前，但是他們卻已經感染到了一股十分陰森的氣氛，像是有一股陰氣自屋中直透出來，直逼入他們的心中一樣，令得他們的心中有一種十分不舒服的感覺。

「是這裏麼？」木蘭花低聲問。

「是的，我離開的時候，將周圍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那是不會錯的。」

木蘭花到了鐵門的面前，她找到了電鈴所在，輕輕地按了下去。當她手指按在電鈴上的時候，她可以清楚地聽到電鈴聲在屋中廻蕩。

但是電鈴聲一下接着一下，卻沒有人來開門。

木蘭花和高翔兩人足足等了十分鐘，木蘭花不再按鈴，她向高翔使了一個眼色，兩人攀住了鐵門輕而易舉地便翻了進去。

他們翻進了鐵門，立即向前奔出了幾步，到了大門的面前，大門緊閉着，木蘭花伸手拍了拍，拍門聲聽來十分空洞。

木蘭花的肩頭頂在門上，用一柄小刀順着門縫，慢慢在移動着，當小刀的刀尖碰到門栓的時候，她將刀尖斜斜向上，挑開了門栓，再輕輕一推，大門就推開了。

木蘭花只覺得眼前一暗，那是一間大廳，光綫十分昏暗，正面併放着兩張八仙桌，兩邊是兩排酸枝鑲雲石的椅和几。

在牆上則掛着許多畫，木蘭花也不及細看，她只是迅速地在正面的長案之上掃了一眼，長案上有一爐香，烟霧正在裊裊上升。

「蘭花，」高翔也看到了那爐香，「這裏是有人的！」

那一爐香點燃着，當然表示屋子中是有人的。

而且，香灰很短，看來香被燃着，還不到五分鐘的時間，但他們在大門外按鈴也按了十分鐘，爲甚麼屋內的人不來開門呢？

木蘭花立即向高翔作了一個手勢暗示高翔小心，兩人一齊後退了幾步，退到了牆前，靠牆而立，以防有人突然自背後進攻。

然後，他們才異口同聲地問：「有人麼？」

他們的聲音在這幢陰森而古老的大屋中聽來，也變得十分空洞而詭異，他們才問了一聲，便聽得左首的一扇門中，傳來了兩下蒼老的咳嗽聲，同時，一個老人的聲音道：「有，我在這裏，你們不請自來，我也早已知道了！」

那蒼老的聲音一傳出來之際，木蘭花便向高翔低聲問道：「是他？」

高翔立即點頭。

木蘭花靜靜地等那蒼老的聲音將話講完，才道：「老爺子，你可是姓谷了？我是木蘭花，和我一齊來的是你見過的高翔。」

木蘭花這兩句話才一出口，高翔首先訝異不止。

木蘭花和高翔看到一輛警車飛馳而過。

高翔認得出那蒼老的聲音，就是他被擄後，看守他的那個老者所發出來的。而那個老者深湛的中國武術造詣使得他十分佩服，他在這裏曾被那老態龍鍾的老人連摔了十來跤，終於不得不放棄硬闖出去的打算，乖乖地做一個「俘虜」！

而如今木蘭花一開口，竟問那老者是不是姓谷，難道她是識得那個老者的麼？那麼這個身懷絕技的老者，究竟是甚麼人呢？

高翔正在大惑不解間，已聽得「篤」，「篤」的手杖聲傳了出來，轉眼之間一個白髮蒼蒼，白鬚滿頷的老者已拄杖走了出來。

那老者身上穿着一襲長袍，他身形並不十分高大，然而當他抬頭向人望來的時候，却有着一股令人望而生畏的威嚴。

他慢慢地走着，來到了一張椅子前，坐了下來，目不轉睛地望着木蘭花，好一會，才道：「是，我姓谷，你就是木蘭花？」

木蘭花並不回答，向前走了幾步，高翔不知道她要走向前去幹甚麼，正想提醒她不要小覷了那個老者之際，木蘭花却已突然出手了！

只見木蘭花的身子突然一矮，像一頭豹一樣向前竄了出去，她一到了那老者面前，右手反手一掌，向那老者的肩頭擊去，同時，她左手一沉，却去攫那老者手中的拐杖。

那老者臉上絕無驚疑的神色，看他的情形，像是認為木蘭花突然進攻，乃是理所當然的情形一樣，他端坐不動，可是他手中的拐杖却疾揚了起來。木蘭花一抓抓空，拐杖已到了她的腰際，木蘭花身子突然躍起，打橫翻出了一個觔斗，身子已離開了老者的那一根拐杖，那老者拐杖一縮，伸出手來，向木蘭花的肩頭之上拍了下來。

木蘭花身子猛地向後一仰倒竄了出去，來到了牆前，仍然和高翔並肩而立，笑道：「果然是谷老爺子，名不虛傳。」

那老者一伸手竟未拍到木蘭花的肩頭，却被木蘭花迅速無比地溜了開去，一時之間，他縮不回手來，臉上現出十分驚訝的神色來。

直到木蘭花開口講了話，他才「噢」地一聲，勉強地笑了一下，道：「不行了，我畢竟老了，身手也難和往日相比了。」

「谷老爺子，我想不到博物院

中的事情是和你有關的，既然和你有關，那當然是……」木蘭花講到這裏，頓了一頓不再講下去。

「是的。」谷老爺子的聲音相當蒼涼：「所以你們只管放心，這件事中，絕不會有甚麼不正當的成份在內的，你們大可撒手不管。」

「可是，」高翔立即道：「兩個人死了！」

「那死了的兩個人，」谷老爺子的聲音十分緩慢，「柯一夢一定已向你們提起過了，一個是被人殺死的，另一個是殺人兇手，是該死的，等於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警方大可以將這件事列為懸案。警方的懸案難道還嫌少了麼？」

「但……」高翔還想說甚麼，但木蘭花却將他的話打斷了。木蘭花用肘部輕輕地碰了他一下，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

「是的，那我們告辭了。」木蘭花在阻止了高翔的話之後，便這樣說，而且，她立即拉着高翔向外走去，絕不理會高翔的抗議。

「穆小姐，」當他們走到門口的時候，谷老爺子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你是一個聰明人，一定會將這件事，將我這個人完全忘記的，是不是？」

木蘭花想了一想，道：「我想應該那樣。」

谷老爺子不再說甚麼，拄着拐杖站了起來，杖聲「得得」，他又走進去了，木蘭花和高翔兩人翻過了鐵門，也退到了屋外。

「蘭花，這算是甚麼？」一到了屋外，高翔便踢着路邊的石塊，憤然不平地道：「這不等於是『黃魚換帶魚』麼？」

「甚麼叫做黃魚換帶魚？」木蘭花一時弄不明白。

「騙子到街市買魚，」高翔憤然道：「先揀了黃魚又換了帶魚。他拿了帶魚就走，魚販向他要錢，他却說帶魚是黃魚換的，而黃魚呢？他根本沒有拿他，就不必付錢了。這不是和他們的論調一樣麼？一個人被殺，殺人兇手是該死的，等於甚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一樣，眞正豈有此理！可笑之極。」

木蘭花也不禁笑了起來，兩人順着那條冷僻的大街向前走去。木蘭花道：「那你是認為這件事不是懸案而要追查了？」

「你的意思怎樣？」

「我？」木蘭花笑了一下，「你肯聽我的意見麼？」

「蘭花！」高翔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樣地叫了起來。

「如果你肯聽的話，」木蘭花若有所思，「那麼就讓這兩件『凶案』當着懸案好了，這件事和我們是完全無關的。」

「和社會治安呢？」高翔尖銳地反問。

「我相信也沒有關係。」

「蘭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甚麼你那麼肯定，那姓谷的老頭子和那個甚麼南柯一夢，究竟是甚麼玩意兒？就算我肯聽你的話，我也想明白內情！」

「老實說，」木蘭花歉然笑道：「內情，我也是不十分明白的，這兩個人牽涉到一個十分神秘的團體，我只知道這姓谷的老者……」

這時候他們來到了十字路口，木蘭花的話只講到了一半，便被尖銳的警車警號聲所打斷了，一輛警車飛也似地在他們前面掠過。

木蘭花順着警車的去向望了一眼，高翔道：「這條路，是通向博物院的，哈哈，希望不要是博物院中又有了凶案。」

「當然不會的。」木蘭花胸有成竹地回答。

「剛才你說到那姓谷的，再繼續說下去吧。」高翔已準備跨過馬路，但是一輛電單車風馳電掣而來，而且還響着警號。電單車在高翔的身前掠過，衝出了十來碼才突然停了下來，車上的警官一躍而下，向高翔立正、致禮，叫道：「高主任！」

「甚麼事情？」

「博物院中又發生了凶案。」

「甚麼？」木蘭花和高翔兩人同時叫了出來。

「博物院中又發生了凶案！」那警官重覆了一遍。

「蘭花，我去博物院看看，我們就用這輛電單車去。」高翔一面說，一面已向前奔了出去。

但木蘭花却站着不動，她略想了一想，便道：「不，我去見谷老爺子。」

「你一個人去？」高翔回過頭來。

「你還準備派警察來保護我麼？」木蘭花一面說，一面已向前疾奔了出去。高翔叫道：「蘭花，等一等我，我和你一起去。」

「不必了，你還是快到博物院去看看秀珍吧，不要讓她將現場的一切全都弄亂了！」木蘭花的聲

音遠遠地傳了過來。

高翔轉過身來，對那警官道：「你去派十個弟兄守在前面那幢古屋的附近，屋中一有變故，你們就立即衝進去保護木小姐！」

「是！」那警官也看出了事態嚴重，立即轉過身向最近的警崗奔去，臨時去召集警員，而木蘭花則早已奔出很遠了。

電單車的引擎狂吼了起來，高翔飛身上車，他還未曾在車上坐穩，車子的速度已經達到每小時七十哩了，他堪稱是絕塵而去的！

重上三樓探究竟

穆秀珍扶着張院長上了車，由她駕駛車子，一直向博物院馳去，她心中在盤算着，這件事情如果由自己獨力破獲的話，那麼木蘭花便不會再時時說自己不會動腦筋了，但是，要從甚麼地方着手好呢？唔，那幅織錦一定是事情的關鍵。

穆秀珍轉過頭來，一本正經地問：「張院長，博物院中失去的那幅織錦，大約價值多少？你看凶案是不是因爲這幅織錦而引起的？」

張院長的回答却令得穆秀珍失望。

「那幅織錦只不過是古物，如果不是收藏家，可能會覺得它一錢不值，我看，凶案和這幅織錦只怕沒有多大的關係。」

「那麼，」穆秀珍仍不死心，「可能那幅織錦的圖案中，包含着甚麼秘密，使得知道這秘密的人，可以得到一大批寶藏？」

「孩子！」張院長望了穆秀珍片刻，才笑着這樣叫她：「你平時一定很喜歡幻想，是不是？」

穆秀珍氣得雙眼翻白，哼！幻想，木蘭花就是時時講她沒有豐富的想像力！而張院長却這樣子說她；她又說道：「印加帝國是一個充滿了黃金的古國！」

「是的，但是這幅織錦却和黃金無關。」

「張院長，你何以這樣肯定？」

「我當然可以肯定，這幅織錦當年我是和另一個傑出的探險家、考古學家一齊發現的，經過我們兩人的悉心研究，證明這幅織錦上的圖案雖然與衆不同，但是却也沒有特別的意義。」張院長講到這裏忽然嘆了一口氣：「這位朋友可惜已經十分神秘地失了踪，唉，我一直在懷念他，他的成就在我之上。」

「他叫甚麼名字？」穆秀珍這時已經失望透頂了，她的第一個設想已經不成立了，那叫她如何去下手進行呢？所以她只是順口問了一句。

「姓谷，」張院長深思着：「叫谷天起。」

「嗯。」穆秀珍也根本沒將那名字記住，她只是在想着自己到了博物院中之後該如何進行，以致車子好幾次幾乎撞到了電燈柱上去。

到了博物院，穆秀珍已有了決定，她決定上博物院的三樓，仔細地去勘察一下，看到有甚麼可疑的情形便記錄下來，慢慢研究。

當博物院中的職員聽得她有這樣決定的時候，都不禁面面相覷，沒有人敢陪她一起去。自從凶案發生以來，本來就已經十分陰森的三樓更使人却步，連警方派來駐守的警員，也一直停留在通向三樓的樓梯上，而不敢到三樓去的。

穆秀珍心中其實也有幾絲怯意，走廊中銅棺內，忽然發現染血的「木乃伊」，當時的恐怖情景，猶如在眼前一樣！

然而她却不能在衆人面前表示膽怯，她要了三樓所有房間的鑰匙，取了一隻强烈電筒，按了按壓住了她一頭秀髮的頭箍（沒有人知道她這個動作是甚麼意思，她是在『檢查武器』）！然後，她大踏步地跨上樓梯，向陰森的三樓進發。

當她來到了通向三樓的樓梯口處，看到了一個年輕的警員站着，仰頭望着三樓，臉上現出十分害怕的神色來，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

穆秀珍來到了他的身後，伸手在他的肩頭之上猛地一拍，那警員直跳了起來，陡地轉身拿槍頂住了穆秀珍的肚子。

穆秀珍又好氣又好笑，大聲道：「喂喂喂，你看看清楚再放槍不遲！」

那警員這時也已看清了眼前的人是誰，他神色十分尷尬，連忙收回了槍來，道：「原來是穆小姐，我還……當還當是……」

「你當我是甚麼，是大頭鬼麼？」

「是……是的。」那警員也眞老實！

「呸！」穆秀珍啼笑皆非，「大

吉利是。」

「穆小姐，你準備到三樓去麼？」那警員問。

「不錯。」

「三樓……三樓上好像不怎麼對頭。」

「甚麼不對頭？」穆秀珍也給那警員弄得心中凜然。

「好像有許多怪聲響。」

「那你爲甚麼不上去看看？」穆秀珍立即問。

「我……」那年輕的警員坦白的說道：「我不敢。」

「好，現在不必怕了，我和你一起去，走，走！」

「噢，」那警員像是仍不想走，但是却經不起穆秀珍的逼視，只得向上走去，穆秀珍打亮了電筒，一道光柱向上射了上去，但是並不能驅散三樓上面那陰森過人的氣氛，兩人走到了三樓，穆秀珍也熄了電筒，因爲雖然昏暗，總可以看得清東西，而大白天亮着電筒也太不像話了。

她吩咐那警員跟在她的後面，她先打開了第一號陳列室。那一幅織錦本來正是放在那個陳列室之中的，她推開了門之後便走了進去。

可是，她才跨出了一步，便突然聽得身後那個警員尖叫道：「你是誰？」

穆秀珍陡地轉過身來，那警員已掣槍在手了。

穆秀珍立即按亮電筒，向前照去，那警員的槍正指着走廊盡頭的那間小房間，這間房間就是那個聾啞人所住的。

而這時，房間的門正緊閉着。

在視綫可及的地方並沒有第三個人。

穆秀珍瞪了那警員一眼，道：「哪裏有人？」

「那間房間的門剛才被打開了一半，我……的確看到有人探出頭來，」那警員慌張的說：「而且那人……那人……」

穆秀珍也緊張起來。「那人怎樣？」

「那人的頭上有疤，模樣醜陋……」

穆秀珍打了一個寒噤，叱道：「胡說！你說的就是那個聾啞人，他早已死了！」

穆秀珍雖然這樣責斥着那警員，可是她想起自己也曾經在那聾啞人死後見過「他」，雖然木蘭花說那是另一個人的化裝，可是總使人心中耿耿……穆秀珍的臉色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白了。

「穆小姐，我們怎麼辦？」

「自然是過去看看！」她一伸手奪下了那警員手中的手槍，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到了那間房間面前，用力一轉門扭，推了一推。

可是，房門竟是鎖着的！

穆秀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斥道：「你看到沒有？門是鎖着的，鑰匙在我這裏，怎麼會有人開門探頭出來？」

「我剛才的確看到的，我眞的看到的！」那警員舉起手來，「穆小姐，或者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那個聾啞人的……」

「住口！你怎麼配做警員的？」

「是，穆小姐。」那警員慚愧地低下了頭。

穆秀珍找到了房門鑰匙，道：「你要是疑神疑鬼的話，我可以將這間房間的門打開來，讓你仔細地看看，剛才你一定是眼花了！」

穆秀珍伸進鑰匙轉了一轉，推了推門，可是門仍然推不開，房門是在裏面拴上了的！這時候穆秀珍也不禁呆住了。

房門在裏面被拴住，那自然表示房內有人。

而這是一間窄小得十分可憐的房間，本來是那個聾啞人住的，聾啞人死了之後，誰還會躲在那間屋子之中，將門拴住。

穆秀珍用力地拍着門，高聲地叫着。

但是穆秀珍的喝叫却得不到回答。

穆秀珍仔細地沿着門縫看看，她看到了門栓的所在，對準了連放了兩槍，一腳踹開了房門，而房門才一被她踹開，一個人便迎面向她倒了下來。

穆秀珍連忙後退，「叭」地一聲，那人直挺挺地跌倒在地上。

「穆小姐！」在她身後的警員驚叫：「你將他射死了！」

穆秀珍移近了一步向地上那個人看去。

那人已經死去，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在那人的背上有兩個子彈穿出去的小孔，但是小孔四周却並沒有血漬。穆秀珍知道那兩個小孔是自己剛才開了兩槍的結果。

但是那兩槍却絕不是那人致死的原因！

當兩枚子彈穿過他的身子而射向別處的時候，那個人早已死

了！穆秀珍呆了半晌，才俯身將那個人的身子翻了過來。

那人的死相十分難看，他雙眼怒凸，舌頭半伸着，他是窒息而死的，而他的頸上留有十分深的繩印，他是被勒死的！

穆秀珍再向房中看去，房中的陳設十分簡單，當然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一扇窗子半開着。穆秀珍跨過了死者進入房中，她到窗前向下看了一看，看到就在窗外，便有一條水管直通到地下，而要沿着那條水管爬下去，應不是難事。

沿着那條水管爬下去之後，是博物院後面的一條小巷，只不過六七尺寬，十分陰暗，一面通向大路，一面却是通向一扇緊閉着的門。

那緊閉着的門是屬於一堵高牆的。而高牆裏面樹木婆娑，似乎是一幢古老的花園洋房，並不是屬於博物院的。

穆秀珍略看了一看，便轉過身來。

博物院發生命案

這時候槍聲已將博物院的職員引來了，幾個膽子大的已衝了上來，但是却沒有人敢接近那具屍體，因爲那人的死相十分可怖。

那個膽小的警員正在向圍在他身邊的人叙述他看到那聾啞人推門向外張望一事，聽得人毛髮直豎，臉色青白。

穆秀珍大踏步來到那警員面前，道：「你還不去向總部報告麼？」

那警員連聲答應，衝向二樓的辦公室中去打電話去了。

「那是甚麼人？」穆秀珍向博物院中的職員問。

「他是檔案室的管理員。」一個人聲音發抖，「早上我還看見過他的……想不到……那聾啞竟然這樣猛鬼……我……要回家了！」

那幾個職員爭先恐後地向樓下跑去。

穆秀珍匆匆走到二樓。這時，博物院中的職員如同大難臨頭一樣，羣集在辦公室中，就在這時候張院長推門走了進來，大聲道：「甚麼事？」

「張院長，又有兇案發生了。」穆秀珍首先回答。

「檔案室的朱誠被殺了，」有人補充，「他是被……聾啞人的鬼魂用繩子勒死的，留守三樓的警員親眼看到的，院長，我們……」

「胡說，」張院長嚴正地駁斥：「你們竟信鬼麼？」

「不由你不信啊！」有人叫着。

「各位，」穆秀珍跳上了一張椅子，「我相信我已找到了兇手逃匿的去路，警方人員就要來了，我去找那個兇手！」

她沒頭沒腦講了幾句就向外奔了出去。

沒有人跟着她，也沒有人問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是以當她離開之後不到五分鐘，高翔飛車趕到的時候，知道凶案又是穆秀珍首先發現的，但是問起穆秀珍的下落，却是沒有人知道，博物院職員只知道她去「追兇手」，却不知她到甚麼地方去「追兇手」了。

高翔心知事情十分不尋常，他將這裏發生的事情作了一個簡略的了解，負責偵察謀殺案的探員也到了，高翔便離開了博物院。

高翔不知穆秀珍在甚麼地方，但是木蘭花又回到了那幢古老大屋，他却是知道的。這時，他只覺得博物院中發生的事情越來越不平常，越來越是神秘，簡直是一團不可解的謎，博物院的職員何故會一個接一個地死亡，谷老爺子、柯一夢這些究竟是甚麼身份，這都是難以解開的謎團。

而那姓谷的老者也處處透着神秘。

木蘭花單獨去找他，不知會不會有危險？

高翔響着了電單車上的警號，闖過了十來個紅燈，用最短的時間來到了那幢古老大屋的面前，身子一縱便翻牆跳了進去。

可是他才一翻越進去，便聽得一陣猛烈的狗吠聲。

高翔一聽得那一陣狗吠，便知道那是極其兇猛的俄羅斯狼狗所發出來的。他陡地轉過身來彎下腰，準備擋擊狼狗的突然撲擊。

然而當他轉過身來，看清了眼前的情形之後，他不禁鬆了一口氣。不錯，在他的面前有着兇猛的俄羅斯狼狗，而且不是一頭，是兩頭。

但是兩頭狼狗都是蹲在地上。

在兩頭狗的當中，站着一個人，那人雙手按在狗脖子上的項圈上，狼狗還在兇惡地吠着，但

是身子却是一動也不動。

那個人是柯一夢，他十分有禮貌地問道：「甚麼時候起，警方人員可以隨便並翻牆入市民的住宅的，高先生，你的行動越規了。」

「哼！」高翔向前走了一步，「你曾經非法拘留人，我可以立即逮捕你的。木蘭花在甚麼地方，快帶我去見她。」

柯一夢慢慢地用手撫摸着兩頭狼狗的鬃毛，道：「高先生，我看你還是快一點離開這裏的好，要不然就不怎麼方便了。我們不是犯罪者，爲甚麼你不去找罪犯的麻煩，而專來注意我們呢？高先生，你的的確確是應該相信我們的。」

高翔注視着那兩頭大狼狗，他冷冷地道：「相信你們？那麼，博物院另一個職員又被你們殺死了，這又怎麼說？」

「甚麼？」柯一夢皺起了雙眉，像是他所聽到的是最無稽的消息一樣。

「你們又殺了人！」高翔大聲叫。

他一面說一面已取出警笛，用力地吹了起來。

在他和木蘭花分手之後，他已經吩咐過一位警官守在附近的，這時警笛響起，轉眼之間，四面八方全是警笛聲，而從鐵門中看出去，已可以看到有警員向前奔來了，高翔猛地一伸手，按住了柯一夢的肩頭，道：「你被捕了！」

柯一夢的肩頭一縮，高翔按住了他肩頭的手突然被他溜脫，高翔身形揉進，一揮手，刁住了柯一夢的右手手腕。

他正準備一抖手將柯一夢的身子整個抖了起來之際，柯一夢的動作却比他還快，左掌劈了下來，正劈在高翔的小臂彎上。

高翔的右臂一陣劇痛，身子便不由自主彎了下來。

而柯一夢也趁此機會，身子向後退去。

他一面後退，一面口中發出尖銳的嘯聲，那兩頭兇猛的俄羅斯狼狗，一聽了柯一夢的口嘯聲，然後發力，向高翔撲了過去。

高翔連忙雙手抱住了頭，倒地便滾，一面滾，一面雙足狠狠地踢出，將兩頭狼狗踢得打了一個滾，然而他的褲脚却已被狗爪撕爛了。

這時候已有警員翻過了圍牆和鐵門。

高翔一翻身躍了起來，已拔了手槍在手中，那時，柯一夢剛搶進了大廳中，他又是一聲尖嘯，那兩頭俄羅斯狼狗突然轉身便跑，沿着屋旁的小巷，跑得看不見了，高翔身形一矮，攀動了槍機。

「砰！」「砰！」「砰！」他連放了三槍。

當他放第一槍的時候，柯一夢的身形一矮，便已跌進了大廳之中。由於那古老大屋的大廳中光綫十分暗淡，是以高翔並看不到柯一夢跌進了大廳之後的情形，他甚至無法知道柯一夢中了槍之後跌進去的，還是躍進了大廳以躲避槍擊的。

但有一件事高翔却是能夠肯定的。

那便是他第二、第三槍絕未能射中柯一夢。

高翔身子一滾，滾到了一隻大花缸旁邊，隱起身子來，已經翻牆進了花園的警員，也紛紛地找掩蔽物躲了起來。

但是自柯一夢進了大廳之後，大廳中却靜得出奇。

高翔大聲叫道：「你們已被包圍了！快將手放在頭上，走出來投降，切勿頑抗！」他連續地叫了三四遍，屋中仍然沒有反應。

高翔猛地向前竄出去，用肩頭撞開了門進了大廳，由於突如其來的一黑，他進大廳的那一瞬間是甚麼也看不到的。

是以，他盲目的放出了兩槍，在一張椅子後蹲了下來。

他發出了兩槍之後，已經可以審視大廳中的情形了。他立即發現自己發這兩槍是多餘的，因爲大廳中根本沒有人！

高翔站了起來，五六個警員也已一湧而入，他們迅速地搜遍了每一間房間，樓下一個人也沒有。再由高翔帶領向樓上進攻。

當他們來到二樓時，二樓也沒有人。

就在這時候，樓下大廳中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一個警員將電話拿起，電話筒傳來了一個十分有禮貌的聲音，道：「請高先生聽電話。」

那警員有禮貌地道：「請你等一等。」

當高翔聽說有他的電話之際，他心中着實疑惑了一陣，然而當他一拿起電話之際，他只從一下「喂」中，便認出了那是柯一夢的聲音。

（未完・三）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智上大師與熊霸天等三人已練成破解「寒江月落」，詎料沙成山使出「雙星伴月」，三人皆受傷，沙成山不爲已甚，刀下留情……沙成山肩膀舊傷迸裂，回轉方家集找張大夫與扁奇，並把秦百年的藥告訴張大夫，爲了挽救武林，免得武林人受制於秦百年，扁奇决定到南疆找藥老子……哈克剛率人追截沙成山與秦紅，直趨獅頭山……

關天水怒道：「哈大堡主，好話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休得在此罵大街，要知當初我們就算準，我師妹的失踪同你父子有關係，從你們的跋扈作風，不難猜出你們擄走我師妹。

「但我師父爲了雙方顏面，才出價萬兩銀子，請那沙成山暗中找回我師妹，絕不打算同你們黑龍堡撕破臉皮，那裏想到，我們仁至義盡，你們橫行霸道，敢情今天又率人找上門來了！」

哈克剛戟指關天水沉聲喝道：「鼠輩，你敢教訓老子，宰你！」

淡淡的，關天水側面對孔二寡婦道：「孔當家的，他們想以多欺人了！」

一邊，孔二寡婦冷冷的道：「有我孔二寡婦在，任誰也休想動你一根汗毛！」

「托塔黑龍」哈克剛咧開大毛嘴吼聲如雷的道：「妳這惡婆娘又是誰？」

孔二娘桀桀怪笑，道：「哈克剛，你在遼北頭頂半邊天，老娘西陲做買賣，今天算是狹路相遇，來來來，看是你的鐵甲武士狠？還是老娘二十四鐵騎厲害！」

一怔，哈克剛道：「原來竟是傳言中的『西陲二十四鐵騎』，大脚婆娘孔二娘原是妳！」

孔二娘冷冷道：「怎麼？你含糊了？」

哈克剛黑團臉一甩，厲聲道：「老子含糊妳個鳥，孔二娘，妳若今日攔事非，哈克剛必叫妳後悔莫及！」

孔二娘大怒，雙手往空連揮，口中厲聲道：「擺陣！擺陣！久聞遼北黑龍堡鐵甲武士馬上功夫狠，正好今日加以領教！」

這些天，孔二娘那幾員受傷的兄弟也全好了，立刻就見二十四鐵騎紛紛往兩邊繞向遠方！

關天水臉有得色的躍在一道堤上面，光景是在坐山觀虎鬥了！

「托塔黑龍」哈克剛反手拔出一把特大號砍刀，伸手取過馬鞍上的鋼盾，口中厲喝道：「給我痛宰啊！」

那面，一溜的大馬刀，孔二娘尖聲刺耳的厲聲道：「孩子們，殺！」

雙方相距八丈遠，正是衝殺的距離！

祇見中間衝殺的正是黑龍堡十五員鐵甲武士，兩邊衝殺的正是二十四鐵騎——雙方爲首的照

上面，立刻在馬上纏鬥起來！

別看孔二娘是女人，動起傢伙來可眞不含糊，一柄大馬刀呼風喚雨也似的馬前馬後呼轟着盡往敵人身上砍，口中尚發出怒猿似的原始聲音！

哈克剛想不到孔二娘如此慓悍，動起刀來比個男人還凶殘，他心中在想，誰敢娶這種婆娘上床，沒得倒防着她把人頭給砍下來！

鋼盾濺發出成束碎芒，哈克剛大砍刀便潑風也似的猛往孔二娘的頭上身上甚至馬上招呼！

此刻……

雙方在一連三次衝殺狂砍中，已然捉對斷殺起來！

二十四鐵騎的大馬刀狠又疾！

但在對方的鋼盾力阻之下，便像完全砍砸在片片滾動的岩石上，強烈的反震力道撞激得碎芒不斷迸濺！

十五鐵甲武士雖少了九人，但他們的砍刀沉猛，往往一刀之間便逼得敵人倒仰不迭！

混戰中，凄厲的慘叫聲便此起彼落的傳來！

那咕咚的墮馬聲，刀盾飛往空中的轟隆聲，加上雙方怒罵，這道壩上便立刻血肉飛濺，嗥聲連連……

孔二娘殺出了野性，她在敵人一連三刀砍得她東閃西躲之後，忽然一仰身子倒翻在馬下面，口中怒罵道：「好個黑驢球，我們馬下再殺！」

口沫四濺，哈克剛也殺紅了眼的吼道：「臭婆娘，老子今天非宰了妳！」吼聲甫落，左腿一彈，一個鷂子大翻身便落在馬下！

不等哈克剛殺到，孔二娘右手大馬刀，左手又多了一把彎彎怪刀，風捲殘雲也似的便殺了過來！

哈克剛不作稍退，大砍刀閃擊在鋼盾上面。

天水刻意燃戰火

兩個人一陣拚搏後，各展身法，倏接又退，忽分忽合，纏鬥不休，瞬息間已鬥了近百招！

孔二娘功力之精狠老辣，此時已全發揮出來！

尤其這女人臂力强大，不亞於男人，動作瘋狂，完全一派搏拚老命，同歸於盡的打法，從她的氣勢上看，委實先聲奪人，在一陣狂殺中，比她高半個頭的哈克剛，竟然未能佔到半點便宜！

又是一連串的密集砍殺，二人再次閃而復合，那孔二娘已至披頭散髮，汗珠子把不少頭髮貼在她那風霜剝蝕的老臉皮上！

是的，孔二娘已至耐不住了！

她厲吼着奮勇撲殺過去，左手彎刀撩上敵人大砍刀，右手大馬刀便顫閃着波波寒芒朝敵人的左側偏殺進去！

於是……

「托塔黑龍」雙目暴睜，左手鋼盾斜砸力撞，「轟」的一聲，宛如焦雷打進人們的耳膜，他已閃退在兩丈外！

不等敵人喘口氣，孔二娘未見雙腿稍動，人已到了哈克剛的身前三尺地，光景眞的卯上了！

嘿然一聲暴叱，「托塔黑龍」仗着力大人高，半旋身便一刀怒斬而下，孔二娘圈臂力阻，又是一聲轟然大震，斜刺裏，哈克剛的鋼盾正砸中孔二娘的右肩頭！

立刻，孔二娘一陣踉蹌，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連口氣尚未透過來，兩柄大馬刀已交叉着從他的背後襲擊過來！

狂暴的大旋身，哈克剛刀盾併舉，「哇」的一聲已將一個大漢撞砸出三丈遠，另一名大漢的左肩立折！

但他的大馬刀却拚命的閃過敵人大腿，撩起一溜血雨狂標！

哈克剛大腿上撕裂的疼，他環視四週，雙方的搏鬥正酣，搏殺已往四下裏分散開來，約略算算，仍在拚鬥的鐵甲武士不到十人了！

眞是人性蕩然，人命已不値一文錢了！

附近，又閃過兩名手握大馬刀身上冒血的怒漢往這面過來，哈克剛立刻大吼一聲，道：「西陲鐵騎聽着，你們的老寡婦就快要死了，你們還拚的甚麼命？識相點快給我滾！莫非定要死絕了方甘心？」

他的吼聲猶在，兩柄大馬刀劈頭蓋臉的砍下來！

又是一聲大吼，哈克剛奮起餘威，大砍刀急斬怒砍，一聲慘號，左邊的大漢已整個血人往外跌撞出去！

那被震斷手臂的，便在這時撲近孔二娘！

孔二娘喘了幾口大氣，伸出衣袖抹去口角鮮血，厲聲怪叫道：「我要血洗黑龍堡！」

就在她的吼聲甫落，關天水風一般的捲了過來，不知他心存何意，竟然雙手亂搖，口中連聲道：「住手！大家快住手！」

雙方正殺得忘我之境，關天水這一吆喝，雙方的人馬也立刻各自退閃，握刀戒備！

孔二娘怒道：「關天水，老娘今日要殺出個結果，然後率人再殺上遼北黑龍堡，娘的皮，我要血洗姓哈的老巢，殺他們個雞犬不留！」

哈克剛抖着傷腿，怒叱道：「甚麼東西，沒等妳摸近黑龍堡，妳就已死絕在半道上了！」

關天水搖搖手道：「夠了，夠了，哈堡主，這般光景你還去不去『虎躍山莊』？」

哈克剛沉聲道：「關天水，你同你師父一個鳥樣，都是攻於心計的奸徒！」

一笑，關天水道：「請別說得這般難聽，哈堡主，關某不忍見你們兩敗俱傷，這才出面勸阻，各位且先收兵，救治傷者才是要緊的事！」

哈克剛怒道：「你這時候倒充起好人來了！」

關天水道：「關某本來善心，這事哈堡主應該多加考慮，事情是你們惹起來的，孔當家祇是拔刀相助，如果眞嚥不下這口氣，大家何妨再約期幹！」

孔二娘看看自己的傷了一半，對方還有七八人怒視着，不由得嘿然一聲，道：「哈克剛，一月之內，老娘必殺上黑龍堡，你等着挨刀吧，老不死的！」

哈克剛也怒吼道：「好，媽巴子，妳若不來，妳便是隻老烏龜——挨壓的老王八！」

關天水心中一陣熱！

是的，原本是要見他們雙方兩敗俱傷，但聞得孔二娘的話——「我要血洗黑龍堡！」

於是，關天水心中一喜，如果能引得「西陲二十四鐵騎」找上黑龍堡拚殺，那比此地一戰的成果要豐碩太多了！

當然，關天水會設法弄些別的門派加入孔二娘的陣營，那將對哈克剛造成致命傷！

關天水忙走近孔二娘，道：「當家的，還是快收拾傷殘，盡速替兄弟們療傷要緊！」

哈克剛憤怒的對關天水道：「姓關的，你回去對秦百年說，他的女兒給我提尿壺我也不會要她了！」

冷冷一笑，關天水道：「你在此時侮辱我師父，祇怕有些不智！」

哈克剛道：「你想乘人之危？」

關天水道：「如果必要，我會爲我師父而拚命！」

哈克剛怒叱道：「媽巴子，今天算你狠，老子倒要看你狠到幾時！」

便在這時候，遠處一輛篷車，叮咚噹郎的往這面馳過來，那車上還傳來一陣笑聲！

好悅耳的笑聲！

馬車沿着這道壩子邊奔馳！

笑聲清脆而悅耳，聽起來那車聲蹄聲與笑聲，便宛似有人在虛空裏奏起一段好聽而又雄壯的樂章！

關天水抬頭望過去！

孔二娘也忍着傷痛遙遙的看！

是的，「托塔黑龍」哈克剛也緊皺着雙眉仔細看！

現在，篷車就快到了！

當然，關天水等人也看清楚了！

於是關天水第一個歡叫着迎上去，愉快的道：「小師妹，妳怎麼一個人駕車回來了？沙成山那個該死的畜牲呢？」

不等秦紅開口，「托塔黑龍」哈克剛也迎上去——大腿上的鮮血已染濕半條褲子，他重重的道：「秦紅，妳好令哈伯伯失望！」

秦紅仍未開口，關天水已走近秦紅身前，道：「小師妹，妳眞高招，竟然妳會把姓沙的撇開，獨自駕車回來了，沒得倒省掉師父一萬兩銀子！」

他一頓又道：「小師妹，你是騙了姓沙的？還是把姓沙的半道上做了？這可是大功一件！」

關天水的話立刻引起哈克剛，甚至孔二娘一衆的注意，因爲沙成山才是他們要搏殺的人。

尤其是哈克剛，更是恨透了沙成山！

秦紅的笑意慢慢在臉上消失，她尙未及開口，哈克剛已再問：「妳眞的把姓沙的兔崽子撂倒在半道上？」

嘿然一聲又道：「眞如此，哈伯伯也就不再恨妳了！」

秦紅臉上笑意已失，她冷冷的道：「姓哈的，你父子把我擄入你們黑龍堡，把我同狗關在一起。

「一開始就餓了我兩天，還要你兒子下手對我用强，你還敢再找到我家門前，你簡直欺人太

甚！」

一邊，關天水大怒，戟指哈克剛罵道：「老匹夫，是這樣子嗎？」

哈克剛毫不示弱的道：「那有甚麼？祇不過是我們遼北對付女人的善意手段，絕不會要她的性命！」

秦紅大怒，道：「放屁！你父子商議好了，如我不答應，你們就囚死我，如果我爹找上門，你們就死不承認，姓哈的，你說是不是？」

哈克剛一怔，旋即搖頭道：「這話是誰告訴妳的？」

秦紅道：「是你那寶貝黑熊兒子哈玉親口所講！」

哈克剛冷冷的道：「妳誤會了，那祇是他嚇唬妳的方法，並非眞如此！」

關天水憤怒的道：「夠了，姓哈的，祇此一件，你就該死！」

哈克剛咬咬牙，道：「你想怎樣？」

那邊，孔二娘已高聲道：「關老弟，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抓了這老賊，也把他關起來，等着那小賊來救他老子的時候，一併搏殺！」

哈克剛大怒，破口大罵道：「

秦紅小鳥也似的奔向父親身前。

他媽拉巴子的，想動手是嗎？來吧！」

關天水冷冷的道：「眞是狠心狗肺的東西，姓哈的，你不值得我動手搏殺你，快滾！」

哈克剛氣得大鬍子根根直豎，雙目幾乎弩出眼眶外，他猛的一揮手，高聲道：「走！」

接過馬韁，咬牙爬上馬背，哈克剛看了十五名黑龍堡鐵甲武士，正好傷了七名，有一名的一條臂似乎祇連着一塊皮，那股子冷汗宛似大雨淋下！

望着哈克剛率領殘部退走，那面，孔二娘已尖聲怪叫道：「關老弟，怎可縱虎歸山？你師妹受到如此欺侮，難道『虎躍山莊』就罷了不成？」

陰冷的一笑，關天水道：「罷了？豈不太便宜他了？」

孔二娘道：「關老弟另有打算？」

關天水道：「不錯！」

孔二娘身邊正有個大漢替她裹傷，聞言厲聲道：「你有甚麼打算？」

關天水道：「十天之後，孔當家等我消息，我將結合另外兩門派，分頭合擊黑龍堡！」

孔二娘捂着傷處走過來，低

沉的聲音道：「關老弟，你給我帶的那東西太少，我的已經不多，怕是……」

關天水笑得十分勉强的道：「這東西祇在運功時候服用，以後要省着用！」

孔二娘立刻點點頭，道：「是，是，我記住了！」

於是，關天水伸手入懷又摸出一個小瓶子──是牛角小瓶，像個大肚子葫蘆！

孔二娘小心的塞入懷裏，便立刻精神十足的高聲道：「帶着受傷的，上馬走了！」

剎時間，「西陲二十四鐵騎」的人也走得無影無踪！

關天水跳上篷車，笑道：「小師妹，由師兄駕車，妳說說，妳是怎麼拋開姓沙的？」

不料，關天水躍上篷車，隨手掀起車簾，裏面一個漢子，伸頭冲着關天水咧嘴一笑！

「你！」關天水驚異得又跳落地上！

是的，車內的漢子正是「二閻王」沙成山！

笑笑，沙成山伸出個人頭，道：「關老哥，我發覺背後聽人罵也蠻有意思，你罵夠了嗎？」

關天水望向秦紅，道：「姓沙的怎麼還在車上？」

秦紅道：「我想說，可是你們不給我時間說，更何況這車子原是他的！」

關天水皮笑肉不笑的道：「沙成山，剛才你怎麼不早說？否則……」

一笑，沙成山道：「關老哥，我是幹甚麼來的？你應該很清楚我這行買賣，事情未辦完，避免節外生枝。

「更何況孔二娘與哈克剛二人都是我沙成山的對頭冤家！」

關天水乾乾的一咧嘴，道：「原來大鏢客沙成山也害怕黑龍堡的哈克剛，嘿……」

沙成山淡淡的道：「關老哥，少來激將法，我們可以去了吧？」

關天水道：「去那裏？」

沙成山看了木然不動的秦紅一眼，道：「秦姑娘，妳說我們該去那裏？」

秦紅道：「去虎躍山莊！」

沙成山道：「對，我把妳送回虎躍山莊大門，這筆生意便成交了，當然，該我的我取走！」

關天水冷冷的道：「沙成山，去年你弄走我師父十萬兩銀子，這才幾個月？你又賺了一萬兩，我說沙兄，你是每天煮銀子吃的？」

沙成山淡然的道：「那是我的事，用不到關老哥替我操心！」

再次躍上車，關天水道：「沙兄，一萬兩銀子我們照給，但你所附帶的條件，怕要令你失望了！」

沙成山虎吼一聲，一把揪住關天水的雙肩！

他連連搖晃的吼道：「不，我可以不要那一萬兩銀子，但却不能不知道丘蘭兒母子的下落，你們一定要告訴我！」

關天水無奈的道：「沙兄，原是說好了的，而且我們也應該把實情相告，祇因……唉！」

沙成山雙目迸血的吼道：「祇因甚麼？快說！」

關天水道：「祇因我們派出去打探的人尚未有一人回轉，試想，我若隨便指鹿為馬，豈不叫你沙兄白忙一趟？說不定還會受到傷害！」

沙成山像個洩氣的皮球似的，嘆了一口氣！

關天水道：「沙兄，可以放開手了吧？」

沙成山重重的甩掉關天水雙肩，幾乎又把關天水甩落車下面，他憤怒的道：「如果你們要我，娘的，有你們吃不完的苦頭！」

秦紅已抖動轠繩，道：「沙大哥，先回莊子裏，我們慢慢再想法子，總會打探出來的！」

關天水在車上拍着胸膛，道：「沙兄，我關天水擔保，一個月內必把確實消息奉告，否則，你切下我關天水的人頭當夜壺！」

沙成山又撩起一縷希望的道：「關老兄，你眞的有把握？這次不再耍我了？」

關天水回頭不悅的道：「沙兄這是甚麼話？關天水幾曾耍過你了？祇因派出的人未回頭罷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好，姑且再相信你一次！」

關天水相當愉快的坐在秦紅身邊，道：「那日見妳獨自走去，還以為妳平安的回到龍騰山莊去了，沒想到眞的被哈氏父子劫走！」

秦紅冷冷道：「那日我說放走沙大哥，你同張總管偏要同沙大哥較量，最後惹出這段麻煩來，害得我幾乎被哈氏父子囚死在那座古堡裏！」

關天水道：「虎躍山莊『武林老爺』的女兒，會任人這般欺侮的？師妹妳放心，我們必會找回來的！」

前面，一大片莊院，從高坡看過去，一連七進，這兒正是武林世家──虎躍山莊！

此刻，篷車「轟哩隆咚」的奔馳在進莊的大道上，不少莊丁舉手示敬，秦紅看得眼圈一紅，想起在黑龍堡受的委屈，幾乎就是一場噩夢！

馬車馳進高大的莊院大門，廣場那面，正廳前的寬大青石台子上面，「武林老爺」秦百年已哈哈笑着伸出雙手，高聲道：「紅兒，妳果眞被哈家父子擄到遼北了？快過來讓爹看看妳！」

秦紅不等馬車停住，立刻騰身躍起，小鳥也似的投入秦百年那寬厚的胸前，已是泣不成聲了！

關天水躍下車，沉聲對車上道：「沙兄，下車吧！」

車簾掀起，沙成山沒下車，却雙手握住轠繩，笑笑道：「虎躍山莊不是我願意來的地方，我把秦姑娘送回來，請把一萬兩銀票拿來，我立刻走路！」

青石台子上面，秦紅道：「沙大哥，你至少下來喝杯酒再走，也好讓我爹娘謝謝你救命之恩情！」

秦百年楞然的道：「救命恩情？甚麼救命恩情？」

秦百年這一問，秦紅立刻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關天水已走上前去，恭敬的道：「師父，小師妹幾乎被哈家父子坑死在黑龍堡！」

秦百年雙目一厲，沉聲道：「哈家父子敢對我紅兒怎麼樣？他們頂多把紅兒騙去勸說，還敢怎麼樣？」

南疆毒藥控門派

掀起秦紅雙肩，秦百年的臉孔更紅了，他咬着牙道：「紅兒，快說，究竟哈家父子對妳怎樣？」

秦紅拭去臉上淚水，先是望望車上的沙成山，這才把在黑龍堡吃的苦頭全抖出來！

秦百年忽然仰天嘿嘿冷笑，道：「好，好，姓哈的不把我秦百年放在心上，倒要見識見識他父子的眞才實學！」

關天水又道：「哈克剛因為兒子受重傷，一氣之下率領他的十五名黑龍堡鐵甲武士趕到此地……」

未等關天水話完，秦百年沉聲道：「好個老匹夫，他竟然眞的目中無人，走，找他去！」

關天水一笑，道：「師父，就在壩子上，已被孔二娘殺得往回逃走了！」

秦百年哈哈一聲笑，道：「好，孔二娘殺得好，哈……」

秦紅又看了沙成山一眼，道：「爹，你答應的一萬兩銀子，該給沙大哥了吧！」

秦百年皮笑肉不笑的道：「沙成山，對於你這位大鏢客而言，我眞的有些糊塗，不知你究竟是敵乎？友乎？」

沙成山在車上一笑，道：「敵乎？友乎？存乎一心，秦老爺子，人不害我，我不坑人，人若害我，以牙還牙！」

「嗯！乾脆，也很坦白！」秦百年說完，伸手入懷摸出兩張銀票，舉在手上又道：「沙成山，這是五仟兩一張銀票，也是你應得的，拿去吧！」

未見秦百年抖腕，兩張重疊的銀票便平着往沙成山的手中飛來！

沙成山更快，左手剛握住銀票，馬車已開始響動！

銀票入懷，沙成山已高聲道：「關老兄，沙某在方家集的平安客棧候你的消息，希望你能實踐諾言！」

關天水嘿嘿笑道：「沙兄，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馬車飛一般的馳出「虎躍山莊」，眼看着絕塵而去，秦百年已對秦紅道：「妳娘很想妳，快到後面去！」

秦紅匆匆的拭着淚往後廳走，關天水已對秦百年道：「師父，弟子已想出懲罰哈氏父子的妙計了！」

秦百年緩緩走進大廳，坐在一張太師椅子上，道：「我以為沙成山仍是我計劃中的絆脚石，不除不快！」

關天水道：「我師父的計劃尚未到實行階段，倒是可以利用沙成山，結合另外各門派的人，先把黑龍堡幹掉，替小師妹出口氣，更可以樹立起虎躍山莊的威嚴！」

秦百年道：「你想要本莊十大武士殺上遼北黑龍堡？」

搖搖頭，關天水道：「不，我們正在擴大實力中，當然不能為了黑龍堡而動用我們的武力！」

秦百年一笑，道：「可有妙計？」

關天水臉上陰寒的一笑，道：「有！」

秦百年道：「且說來爲師聽聽！」

關天水遂低聲對秦百年說了一番他的心中計謀，祇見秦百年撫髯大笑起來！

關天水也笑道：「如此一來，對我們未來的大計劃，將有益無害，師父以爲如何？」

猛點着頭，秦百年道：「天水，便諸葛再世，也將佩服你的這招絕妙計策，不過……」

關天水道：「師父擔心的可是那種藥物？」

秦百年道：「不錯，這一陣子已用去一半了！」

關天水道：「趁着他們大動干戈，徒弟再走一趟南方，這次多帶銀子，大批買回來！」

秦百年笑道：「等你安排他們出擊遼北，你便立刻快馬往南邊搜購，越多越好！」

原來關天水有一陣子未出面，他是到南方去購買一種毒藥去了，有了這種藥物，他們就能對幾個門派加以控制。

那方寬厚祇是一個小小的退職捕頭，他無法除掉沙成山，秦百年便斷了他的藥物，如今正在少林寺中受煎熬！

江湖上誰會知道關天水購的是甚麼藥？祇怕沒有人會猜得到。

猜不到便會上當，因爲那玩意確實能叫人樂陶陶的精神百倍。

尤其是練過半部百竅神功的人，更容易把藥的力量輸送到週身百骸，那滋味令人樂而忘憂，便天塌下來也不去管了！

沙成山本想當面揭穿關天水送給孔二娘藥物的事，因爲他相信，孔二娘所服的藥，必與方寬厚所服的是一樣。

祇是孔二娘如今忠於虎躍山莊，所以她尚能得到那種令人神遊虛幻的「妙藥」罷了！

然而沙成山未當面問關天水或秦百年，因爲他相信「千面老人」扁奇必會找到藥老子問明白那到底是甚麼藥，竟然能控制一個人的心志！

此刻，沙成山並未直接回方家集，他却繞道又到了沙河！

他相信三五天時間內，關天水還不會把消息送回「平安客棧」，他心中思念着丘蘭兒母子的安危！

於是，他又來到了沙河！

馬車就停在柳林裡，沙成山跳上小船。

船上的一切對他十分熟悉，一瓢一杓，一被一蓆，都令他發一陣深思，宛如丘蘭兒就是在他的身邊一樣，令他懷念不已！

緩緩的坐在船頭上，沙成山望着水面，更望着水中的白魚，自言自語的重複着一句話：「蘭妹，妳在那兒？我們的孩子還好嗎？」

遙望着日落，嘆息在無言中，沙成山硬是把眼淚猛往肚子裡吞！

是的，英雄有淚不輕彈，祇爲不在依人前！

於是，他拉開矮艙，低頭，不由得怔住了！

祇見矮艙內放着一張字條，沙成山忙取過來細看！

上面龍飛鳳舞的寫着：「沙成山，丘蘭兒就要死了，你們的孽種也快死了，你怎還有臉活着？」

這張字條無下款，看得沙成山血脈賁張，難以自制！

他忿怒的把字條塞入懷中，登上岸，大吼道：「出來，出來呀，狗操的，你躲在暗中裝的甚麼縮頭王八？」

河面上傳來他的回音，但四下裡仍然寂靜無聲！

沙成山就在一陣狂吼大叫的發洩之後，便立刻登上馬車，直往方家集馳去！

沙成山絕對想不到的事情，便是他上了關天水的當！

其實關天水早已猜到丘蘭兒被何門派擄走的事情，就像他一語猜中秦紅是被哈氏父子擄走是一樣的。

祇是這位秦百年的入室弟子關天水，江湖上有名的攻於心計，武功雖不高絕，心眼却十分靈活。

行走江湖，往往心靈乖巧，陰險多詐，就可以彌補武功之不足！

關天水臨時的搪塞，令沙成山毫無辦法！

是的，關天水當然不願意沙成山順利的見到丘蘭兒！

因爲「龍騰山莊」的江厚生就曾以丘蘭兒誘使過沙成山，而且也囚住了沙成山而幾乎得手！

現在，關天水就是希望沙成山尋妻不着，尋子不遇而活活氣瘋，試想那時候自己再把這消息轉告給沙成山，沙成山必然大開殺戒，那麼，江湖上又少掉虎躍山莊一個敵人，這種事又何樂而不促其成呢？

沙成山當然不明白這些，他悻悻的駕着馬車回到了方家集，馬車又停在「平安客棧」的後院，沙成山交代伙計，不許任何人去打擾他！

不錯，這些天的奔波，竟然毫無一點線索，自己是應該靜下來思考思考了！

於是，沙成山掩緊房門，一個人平實的躺在床上。

從替秦百年送東西上陽城起，一直思索到遼北黑龍堡，他竟又猜不透誰會找上方家集的那座小村子！

一連歇了三天，沙成山在這天過午，一個人緩緩的走向北邊的那座小村子。

沙成山又到了那個四合院，見院門深鎖，裡面已無人居住，湯老六夫妻皆已死絕，這座四合院已封起來了！

沙成山信步走到附近的住家——附近祇有兩戶農家，沙成山走進面北的一家，相當有禮貌的問屋子裡的中年女人，道：「老嫂子，可以問妳一件事情嗎？」

那女人擺動大脚走到門邊，道：「甚麼事？」

沙成山道：「那面小四合院的老夫婦……」

沙成山的話未完，中年女人已搖搖頭道：「死了，死好久了！」

說完又回到屋子裡！

沙成山立刻又道：「我知道他們死了！」

女的回頭一瞪眼，道：「你知道還來問我幹甚麼？吃飽了撐的！」

沙成山道：「老嫂子，我是問這死的二老可有甚麼親人沒有？」

那女人又搖搖頭，道：「從來沒看過他們同人來往，祇那一回，便死了！」

沙成山道：「老嫂子，他二老在此住多少年了？」

那女人道：「十幾年了，比我們住得還早兩年！」

沙成山又問：「老嫂子，可知他們從那裡遷來的？」

中年女人已自不耐煩的回身搖手，道：「你這個人，打爛砂鍋『聞』到底，忑也囉嗦了，不知道！」

沙成山眞的計窮了！

回身看看那座小小四合院，便緩緩的走回方家集！

就在這天晚上，二更天尚未到，遠處出現一彪人馬，轉眼便到了「平安客棧」外！

店家開門，祇見是一批男女，兩個伙計忙着把十幾匹馬往槽上拉，丁掌櫃忙着招呼這十幾個男女往店裡走！

就在店裡面，便聽得一聲蒼老的聲音，道：「派個兄弟在外面守着，有人來了，立刻報我知道！」

這夜除了這批人物之外，店裡仍然平靜如常！

客房中的沙成山沒有走出房門外！

他的日子過得焦灼、寂寞與憂慮，他已計窮心瘁，幾乎把希望完全寄託於這個月內——關天水答應他的期限！

這是一批從遠地快馬趕來的人物，沙成山在客房中忽然精神一振，因爲他看到了一個人——三江幫總護法李魁五正自房門走出來！

沙成山拉開房門，道：「李兄別來無恙？」

粗壯的大漢猛回頭，不由咧嘴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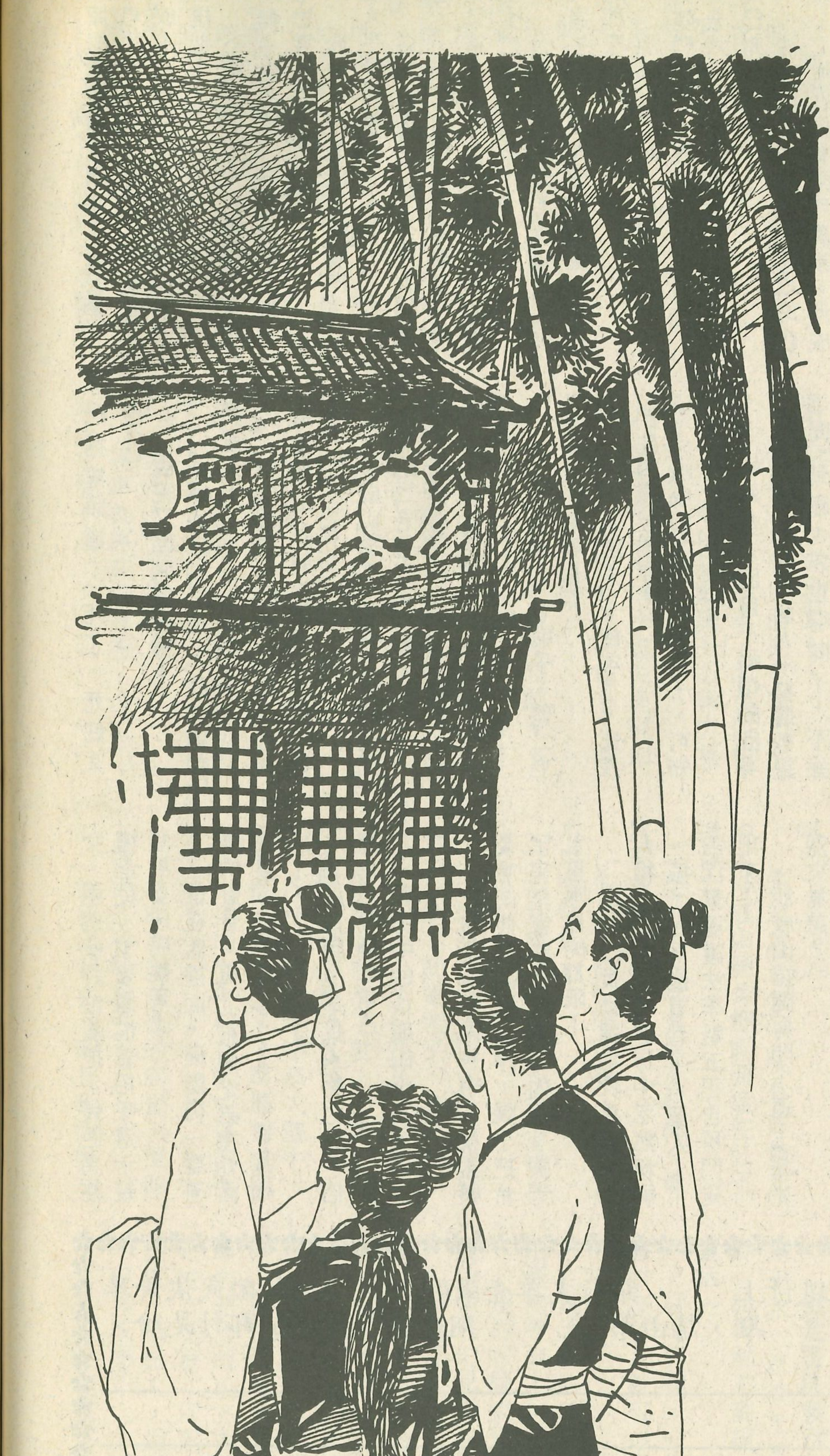
果然正是三江幫的總護法，祇見姓李的大步走近沙成山，笑道：「原來是你，大鏢客沙成山，眞是久違了！」

（未完・四十一）

新派武俠 中篇故事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劉偉生・圖



黃承業領着南、艾兩人來到一座樓閣。

上文提要： 荊山毒叟中了宮如玉的暗算，據五姑娘艾如瑗所知，可能是中了「秘魔大法」，於是南振岳按照艾姑娘的指示替他運氣療傷，果然到「天柱玉枕」之間真氣便難以通行……陸明慧聽了南振岳的話，才知其父已被桃花源之人擄去，南振岳勸她別衝動……南振岳採納衛勁秋的意見，與五姑娘送他娘親到黃家堡治療……

黃承業道：「屬下二弟，此時還有事呢，不用等了，今晚能蒙南少俠，五姑娘惠臨寒莊，實是屬下莫大榮寵，兩位行程辛苦，快請先吃些東西才是，也好早些休息，屬下先敬兩位一杯。」

一舉手，乾了手中一杯酒。

南振岳一天沒吃東西，腹中早已飢餓，心中雖覺自己兩人深入虎穴，對方言辭恭敬，但敵友未明，這黃家堡有許多地方，似乎透着神秘。

但自己和艾如瑗都是不怕劇毒的人，這就爽朗一笑，道：「大莊主盛情款待，兄弟先行謝過。」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艾如瑗微微一笑，也拿起酒杯，喝了一小口。

青衣童子立時替兩人斟滿了酒，黃承業目光一抬，舉杯又道：「南少俠光風霽月，人間龍鳳，難得寵臨，屬下意欲再奉敬一杯，不知南少俠肯否賞臉？」

他敢情討好五姑娘，竭力的巴結南振岳。

南振岳臉上一紅，連忙端起酒杯，笑道：「兄弟該奉敬大莊主一杯。」

又和他乾了一杯，接着說道：「只是大莊主千萬不可如此稱呼，家母要在貴莊打擾幾天，如蒙大莊主不棄，就以兄弟論交，不知大莊主意下如何？」

黃承業望了艾如瑗一眼，忽然道：「這個如何使得？屬下多蒙大姑娘栽植，南少俠，五姑娘兩位，平日裡屬下想請也請不到，些許小事，何足掛齒，屬下在五福堂當差，禮不可廢，兄弟論交，屬下萬萬不敢。」

他簡直把南振岳看成了五姑娘的「駙馬爺」，口中一直以「屬下」自居。

艾如瑗被他說得粉臉一熱，含笑道：「我大哥說得不錯，江湖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莊主不可拘泥才好。」

黃承業惶恐的站起身子，連連拱手道：「五姑娘既然這般吩咐，屬下恭敬不如遵命。」

說話之間，黃承斌也走了進來，他身後還跟着兩名抬着軟榻的青衣使女。

黃承業目問道：「二弟，賓舍可已收拾好了？」

黃承斌道：「蘭渚精舍，雖是咱們黃家堡現成接待賓客之處，只是五姑娘和南少俠乃本堡貴賓，一時只怕佈置不週，不知五姑娘，是不是會感到簡慢？」

艾如瑗道：「賢昆仲不必費事，只要收拾兩間靜室就好。」

黃承斌朝身後一揮手，道：「妳們快去叩見五姑娘，南少俠。」

兩名使女應了聲「是」，嫋嫋婷婷的走近席前，躬身道：「小婢玉桂、玉蘭叩見五姑娘，南少俠。」

黃承業道：「二弟，你也來敬五姑娘和南兄弟一杯。」

黃承斌依言入席，敬了南少俠和艾如瑗一杯酒。

青衣使女替四人舀了窩麵，大家各自吃了一碗，便自停筷。

黃承業起身道：「時光不早，五姑娘、南兄請到賓舍休息吧！」

南振岳、艾如瑗相繼站起，兩名青衣使女把岳夫人抬上軟榻，兩名青衣童子早已燃好兩盞紗燈，南振岳、艾如瑗由黃氏兄弟陪同，走出了客廳，朝前走去。

這黃家堡佔地極廣，黑夜之中，但見屋宇重重，花樹之間，樓台掩映，不知有多少院落，一行人循着白石小徑上，走了不多一會，前面葱鬱的翠竹之間，燈光通明，隱現出一座樓閣。

黃承業舉手一指，陪笑道：「那裡就是寒莊待賓客的蘭渚精舍了，只是招待南兄弟和五姑娘兩位貴賓，實在還嫌簡慢得很。」

艾如瑗盈盈一笑道：「多謝賢昆仲盛情。」

過去不遠，只聽溪流潺緩，一座九曲雕欄的白石廻橋，通向精舍，四面水光瀲灩，精緻的樓閣，起在荷池中央。

南振岳雖覺這黃氏兄弟招待殷切，但也許會翻臉成仇，此行處境，實在兇險異常。

此刻眼看他們把自己兩人接待到這四面環水的「蘭渚精舍」，心中不期更提高警覺，暗暗打量着四週地形。

走完曲折迴橋，眼前景物一

寬！

一座精緻華麗的樓房前面，朱欄玉砌，花架上擺滿了百盆名種蘭花，幽香襲人！

黃氏兄弟拱手肅客，讓南振岳、艾如瑗先前。

兩名使女抬着岳夫人上樓，安放到中間一間臥室。

兩邊兩間廂房，右首一間，放着明鏡妝待，脂粉香膏，無一不全，想是替艾如瑗佈置的香閨。左首一間，也是錦帳繡被，極盡豪華。

黃氏兄弟陪同兩人參觀了一遍，黃承業拱拱手道：「太夫人有兩個丫頭侍候，南兄、五姑娘一路辛苦，也該早些休息，兩位如有需要，只管吩咐。」

南振岳抱拳道：「在下多多驚擾，兩位黃兄請便。」

黃兄弟又朝向艾如瑗欠身一禮，才行別去。

南振岳、艾如瑗等二人去後，雙雙走入中間房間，只見繡帳低垂，岳夫人仰臥在錦被之中，雖然昏迷不醒，但氣息均勻，病勢似乎轉好了一些。

南振岳稍微放心，緩緩放下帳子。

艾如瑗回過頭去，看看那兩位使女，垂手立在床前，這就說道：「這裡沒妳們的事了，妳們也去休息吧！」

兩名使女躬身道：「婢子奉莊主之命，伺候太夫人來的，姑娘和南少俠只管休息，這裡有婢子照顧。」

艾如瑗道：「不用了，妳們去把被褥捧來，我留在這裡照顧母親。」

她居然改口稱起母親來了！

那個叫玉桂的道：「這個如何使得？姑娘只管回房……」

艾如瑗搖搖手道：「我母親病勢沉重，一路都是由我親自照顧的，妳們只管去把被褥捧來。」

南振岳心知艾如瑗躭心黃氏兄弟有變，要留在房中陪伴母親，心中一陣感激，不由擎眼朝她看去。

艾如瑗嫣然一笑道：「大哥你也可以去休息了，由我陪着母親，你總可以放心了吧？」

南振岳道：「辛苦妹子了。」

兩名使女依言捧來錦被，替她在床上鋪好。

艾如瑗揮手道：「妳們去休息吧！」

兩個使女互望了一眼，才欠身告退。

艾如瑗輕聲道：「大哥，你現在該相信了吧？」

南振岳道：「相信甚麼？」

艾如瑗道：「大姐呀，我想她不像有甚麼惡意的。」

南振岳沉吟道：「目前還很難說，這黃氏兄弟既是五福堂的人，焉會不知妳已經離開桃花源的事？他今晚雖是對妳十分恭謹，只怕其中有詐。」

艾如瑗輕笑道：「那也不然，五福堂原是我大姊指揮的，五福堂的護法，雖然是江湖黑道巨擘，但比起逍遙宮的護法，身份差很遠，自然不會知道宮中之事，再說我們此行，又有大姐的銀福令，他們怎敢不遵？」

南振岳道：「我總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

艾如瑗笑道：「我們既然來了，顧慮他作甚？但等大姐來了，就可以分曉。」

南振岳點點頭道：「妹子說的極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們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艾如瑗柔順道：「是啊！所以大哥該好好去休息了，有我在這裡，大哥只管放心去睡吧！」

一宵時光，匆匆過去！

南振岳認爲可能發生事故的，竟然平靜渡過。

第二天清晨，黃承業、黃承斌親來探視岳夫人的病況，中午，盛張筵席，替兩人洗塵，席間，也依然神色恭謹，賓主盡歡，絲毫沒有使人可疑之處。

於是第二天也過去了。

第三天傍晚，艾如瑗取出宮如玉留下的第二包藥粉，讓岳夫人服下，岳夫人雖然還是昏迷不醒，但病勢倒確實好轉了不少。

於是第三天也過去了！

黃氏兄弟除了每天早晨按時前來探候一次岳夫人的病症，極少到蘭渚精舍來，其他的人，誰也不准進入蘭渚精舍一步。

這蘭渚精舍，自從南振岳、艾如瑗來了之後，好像已經劃爲禁地。

經過這三天時間，並沒發生事故，南振岳、艾如瑗也漸漸安下心來！

現在只等宮如玉依約趕來，替岳夫人療傷了！

這是第四天的天黑時光，蘭渚精舍華燈初上！玉桂匆匆搴簾而入，躬身道：「南少俠、五姑娘，大莊主打發劍童來請兩位到秋華軒，說是大姑娘來了。」

艾如瑗驚喜的站起來道：「啊，大姐果然來了，大哥，我們快走。」

南振岳、艾如瑗匆匆下樓，只見那個叫劍童的青衣書童，垂着雙手，正在門口伺候，見到兩人出來，慌忙欠身行禮。

南振岳抬手道：「不用多禮了，你在前面帶路吧。」

劍童領着兩人，逕向秋華軒行去。

那正是自己兩人，初來時坐息的那間精緻小客室，這時燈光如畫，階前垂手站着一名青衣小童。

室內上首一把椅子上，坐着的正是宮鬢堆鴉，眉目如畫的宮如玉，黃氏兄弟神色恭敬，坐在下首相陪。

兩人匆匆跨進客室，艾如瑗心中一喜，叫道：「大姐，妳才來？」

南振岳雖覺宮如玉毒如蛇蠍，但人家是爲自己母親來的，也拱拱手道：「宮姑娘爲了家母，遠道趕來，在下感激不盡。」

宮如玉目光掠過兩人，心中不覺有些異樣，淡淡一笑，道：「南少俠，不用客氣了，你們來的時候，路上可會遇到甚麼可疑人物麼？」

艾如瑗道：「沒有啊，是妳叫人用車子把我們送到這裡，一路上都是抄的小路，甚麼人也沒有遇上。」

宮如玉坐着的身子微微一震，變色道：「我幾時叫人把你們接來？那是怎麼樣一個人，他和你們說了些甚麼？」

艾如瑗道：「這就奇了，那人明明說是奉大姐之命，接我們來的。」

宮如玉臉色，愈聽愈覺凝重！

有人跟蹤宮如玉

南振岳瞧得奇怪，一面就把當晚情形，大致說了一遍。

宮如玉柳眉微蹙道：「這人是誰，居然冒我的名，把你們接到這裡來？」

接着冷哼道：「難怪方才有人暗中尾隨着我。」

艾如瑗心中一驚，道：「那是甚麼人，敢暗中尾隨大姐？」

宮如玉冷冷的哼了一聲，回頭朝黃氏兄弟道：「那晚開門的是誰？」

黃承業欠身回道：「那是小莊

老管家黃老福。」

宮如玉道：「叫他過來，我有話問他。」

黃承業擊了一掌，道：「劍童，去叫老福進來。」

劍童答應一聲，匆匆出去，一會工夫，領着灰衣人進來，黃承業道：「志福，那天晚上送南少俠、五姑娘來的人，你可曾瞧清了？」

黃志福道：「小老兒瞧清了。」

宮如玉道：「他假冒五福堂的人，你怎會看不出來？」

黃志福抬頭道：「他一點也沒有假冒。」

宮如玉臉色蒼白，追問道：「你如何知道他不是假冒的？」

黃老福道：「此人密令腰牌，全沒有錯，自然不是冒充之人。」

宮如玉鳳目之中殺氣隱現，問道：「你看清他五福鐵牌幾號？」

黃老福聽得一楞，道：「他多少號？小老兒倒是沒瞧清楚。」

宮如玉冷哼一聲，揮揮手道：「你下去！」

黃老福躬身一禮，轉身退出。

他堪堪退出之時，突然聽他沉喝一聲：「甚麼人？」

客廳中諸人聽得不禁齊齊一怔！

黃老福的聲音已在七八丈外傳了過來：「朋友既敢闖進黃家堡來，如不留些甚麼，想走可沒這麼便宜！」

黃承業、黃承斌臉色微微一變，同時虎的站起身來。黃承斌低聲道：「還是由小弟出去看看。」

話聲一落，刷的一聲，縱身朝外掠去。

廳外面，風拂花影，月掛中天，靜悄悄的聽不到半點聲音，除了方才黃老福兩聲叱喝，好像那夜行人業已逃走。

宮如玉兩道目光祇是望着廳外怔怔出神，一聲不作，似在想着甚麼心事，大家誰也沒有作聲。

一會工夫，簾外人影一閃，黃承斌業已回進屋來。

黃承業急着問道：「二弟，可曾發現甚麼？」

黃承斌道：「方才老福出去之時，發現站在階前的硯童，被人點了穴道……」

黃承業目中精芒暴射，怒道：「此人在廳外窺探，膽子不小，究竟是何等樣人？」

黃承斌道：「據老福說：此人身法極快，似非普通武林人物。」

黃承業道：「老福武功不弱，他可曾看清他的長相如何？」

黃承斌道：「沒有，老福看到的祇是一個後影，據說此人身材瘦削，等小弟出去，那人已經去遠了。」

宮如玉一直沒有開口，這時問道：「來人是男是女？」

黃承斌略遲疑道：「如若是男的，該是一個乾枯瘦小的人。」

宮如玉道：「那是女的了？」

黃承斌道：「屬下正是此意，據那硯童說，他被人點中穴道之時，依稀聞到一股花香。」

黃承業臉有愧色，惶恐的站起身來，抱拳道：「屬下兄弟防範不週，驚動了大姑娘，實在該死！」

宮如玉冷冷的道：「此人眞要就是跟蹤我來的人，憑你們堡中這些人，自然擋不住他。」

艾如瑗道：「大姐，那個跟蹤妳的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宮如玉淡淡一笑道：「眞要給我遇上了，妳想我會讓他輕易逃出去麼？」

艾如瑗奇道：「那妳方才不是說有人暗中尾隨着妳？」

艾如瑗格的笑，道：「我不是說暗中尾隨嗎？我祇是有此感覺罷了，其實甚麼人也沒有看到。」

說話之時，劍硯二童已在小客廳上擺好酒席。

宮如玉在這一瞬之間，好似已把適才之事拋開，臉上也換了一副笑靨，轉身朝南振岳問道：「令堂服下我留的兩包藥，想來已經好些了麼？」

南振岳坐在一旁，瞧着他們說話，心中却是疑慮重重，此刻聽宮如玉向自己說話，才抬目道：「家母一直昏迷不醒，可是被人用特殊手法所傷？」

宮如玉燦然笑道：「你怎會知道的？」

南振岳道：「那自然是『魔秘大法』了？」

宮如玉微微一怔，格的輕笑了聲，道：「你知道的眞不少，其實這種手法，如果和『秘魔大法』相比，那還差了十萬八千里。」

南振岳憤然道：「是你下的手？」

宮如玉急忙朝他使了個眼色，笑着說道：「你祇管放心，我既然趕來了，自然會把令堂的傷醫好。」

南振岳瞧得心中一動，暗想：「看她眼色，自是要暗示自己，不要在黃氏兄弟面前多說了！」這就拱手道：「多謝宮姑娘。」

宮如玉目光一溜，斜睨着艾如瑗，嬌笑道：「南少俠令堂，還是五妹的義母，我能袖手不管嗎？」

艾如瑗粉臉陡然一熱！

黃承業適時起身笑道：「酒菜已上，大姑娘、五姑娘、南兄請入席吧！」

宮如玉目光一轉，說道：「不用酒了，我們就吃飯吧，我時間不多，三更前，就要走的。」

黃承業唯唯應是，大家不再客氣，相繼入座，匆匆用過晚餐，青衣童子送上熱面巾。

宮如玉已經站起身來，瞟了南振岳一眼，說道：「令堂人在那裡，我們就走吧！」

南振岳、艾如瑗同時跟着起身，還沒說話。

黃承業已搶着說道：「屬下替大姑娘帶路。」

南振岳直到此時，才相信宮如玉當眞是爲母親療傷之事趕來的，心中不覺暗暗感激，忖道：「此女善善惡惡，眞使人猜不透她的心思。」

一個男人家，那會測得透女孩子的心思？尤其像宮如玉這樣的女人。

但她自己已經說過了，她終究是女人呀！

黃承業陪同宮如玉、南振岳、艾如瑗三人，步出客廳，忽然回頭道：「二弟，咱們莊上方才已經發現敵踪，你最好率人去巡視一下吧。」

黃承斌欠身道：「小弟立時就去。」

宮如玉瞧了黃承業一眼，已有不耐之色，四人加快腳步，朝蘭渚精舍奔去。

片刻工夫，已抵樓前，黃承業讓宮如玉、艾如瑗、南振岳三人走在前面，自己在後相隨。

登上樓梯，兩名使女早已在房門口伺立，見到四人，立時躬身請安。

宮如玉停步問道：「就是在這間房中麼？」

艾如瑗點點頭道：「大姐請進。」

宮如玉回身朝黃承業道：「你就守在這裡，不准讓人進來！」

黃承業連忙躬身道：「屬下遵命！」

兩名使女替艾宮如玉起門簾！

宮如玉道：「妳們也留在門外，不聞使喚，不准進來！」

兩名使女應了聲「是」，等三人走入房中，便放下門簾，悄悄退去！

房中燈光通明，紗帳低垂，隱隱可以看到岳夫人蓋着錦被，仰臉平臥！

南振岳想起荊山毒叟，忍不住叫道：「宮姑娘！」

宮如玉柔婉問道：「你有甚麼事麼？」

南振岳道：「荊山毒叟可是傷在你手下的？」

宮如玉朝房外瞥了一眼，低聲道：「不錯，唉！就是令堂……」

南振岳怒哼道：「也是你下的毒手！」

宮如玉瞧着他，不禁低下頭去，幽幽的道：「當時我不知道她就是你的母親，所以我冒着奇險趕來，你要知道，師父祇傳了我震穴手法，並沒傳我解法……」

南振岳氣往上衝，怒聲道：「那你……」

艾如瑗失色道：「大姐，你趕回去就是問師父解法去的了，這不太危險了麼？」

宮如玉笑了笑道：「我那敢去問師父，這是我偷偷的從總護法那裡請教來的！」

南振岳聽她說到這裡，深覺自己錯怪了她。

試想宮如玉和自己站在敵對的立場，她幹麼要冒着大不韙，趕去向他們總護法請教解法，又匆匆趕回來，替自己母親療傷？他不禁臉上一紅，心頭既是感激，又覺得說不出話來。

宮如玉朝他嫣然一笑，輕聲道：「現在說清楚了，你不會再怪我了吧？今天我是冒着奇險趕來的，因爲我答應了你，非趕來不可，但我在三更之前，就要趕回去的。」

「被震穴手法所傷的人，不像點穴，祇要把穴道解開就好。因此這解穴之法，必須連續施爲三次，才能把受制經穴化解開來。我無法久留，等我先解開令堂受制經穴後，再傳你解穴之法，以你的功力，足可勝任，以後二次，就得由你自己施爲了。」

南振岳道：「家母經三次施爲，就可復元了麼？」

宮如玉道：「那要看各人體力如何了，如果內功好的人，養息

上三五天就可復元。祇是令堂一身功力似乎已失，那就非十天半月才能痊癒，你們既然來了，這裡十分隱蔽，等令堂完全好了再走不遲。」

南振岳道：「你說家母功力已失？是不是被震穴手法破去了武功？」

宮如玉道：「不是，震穴手法，祇能使人腦中經穴受制，失去知覺，不是破氣手法，令堂失去武功，似已爲時甚久了。」

南振岳還待再問！

宮如玉道：「好了，時光不早，我們早些動手吧！」

黃家堡變故陡生

頓了一頓，回眸又道：「你學會了解穴手法，還要趕去解救荊山毒叟對麼？」

南振岳道：「不錯，荊山毒叟對艾如瑗有恢復功力之德，在下答應五日之後趕回去的，姑娘可是覺得爲難？」

宮如玉一排雪白的牙齒咬着下嘴唇，沉吟了下，眼珠一轉，毅然道：「我既然教了你，你去救誰，我都管不着了，那就隨便你吧！」

南振岳抱拳道：「在下謹此代荊老丈向姑娘謝了。」

宮如玉桃花般的臉頰上飛起嬌美的笑容，這是眞正發自內心的喜悅！

這份喜悅，是她冒着大不韙得來的報酬，但她這笑容忽然間又轉變爲淡淡幽怨，和蒼涼之色！

這時，她兩道秋水般的眼光，已慢慢的從南振岳臉上移到了艾如瑗身上，口中低聲道：「五妹，妳把帳子掛起來。」

艾如瑗依言掛起帳子。

宮如玉說話之時，業已走近床前，伸出手去，正待把岳夫人扶起。但她才一接觸到岳夫人肩頭，突然疾退一步，說道：「五妹，我還忘了一件重要之事，妳快叫黃承業進來。」

她這話聲音並不太低，站在門外的人已足可聽到。

話聲剛落，祇聽黃承業的聲音在身後應道：「屬下兄弟就在這裡，大姑娘可有甚麼吩咐？」

原來黃承業、黃承斌早已進來了，兄弟倆並肩站在門口，黃承斌換了一身勁裝，手握長劍，身後緊跟着兩名青衣童子。

這黃氏兄弟，好大膽子，宮如玉關照過他們守在門口，不准讓人進來，他們居然全進來了！

宮如玉很快轉過身去，這一轉身，她臉色業已鐵青，宛如罩上一層嚴霜，冷冷的道：「此人已經死了？」

黃承業皮笑肉不笑的笑道：「大姑娘說她死了，自然是死了。」

南振岳眼看宮如玉走近床前，正待伸手去扶自己母親，忽然向後疾退，心中已覺可疑。

此刻驟然聽到宮如玉說出母親已死，祇覺腦門上轟的一聲，如遭雷殛，張目道：「甚麼，我……母親……死了……」

艾如瑗也驚得直跳起來，急急叫道：「大姐……」

她還沒有出口，宮如玉回頭朝南振岳道：「此人不是令堂。」

這話更是兀突，躺在床上的明明就是自己母親！

南振岳心頭顫抖，急步奔近床前，嘶聲道：「她……就是我母親……」

宮如玉面對着黃氏兄弟，身形斜斜的向側後退一步，輕輕在岳夫人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

這一揭，南振岳登時瞧得呆了！

此人雖然也是一個尼姑，但看去不過四十來歲，根本就不是自己母親。

艾如瑗已經驚奇得目瞪口呆，低聲問道：「大哥，是不是母親？」

南振岳搖搖頭，表示不是。

他此刻已經被這突然的變化擾亂了心思，不知傷在宮如玉震穴手法的，究竟是母親，還是戴了這個人皮面具的人？

此人她到底是假冒自己母親，還是被人扮成母親模樣，掉了包？

艾如瑗聽說這人果然不是大哥的母親，不覺吁了口氣，笑道：「我們不是白躭心了幾天，還叫大姊也空奔波了……」

她終究少在江湖上走動，還沒察覺到眼前形勢有變！

宮如玉隨手把人皮面具朝地上一丟，目光冷厲，哼道：「黃承業，這是怎麼一回事？」

黃承業目光不敢和她相對，陰惻惻的笑道：「連她自己兒子、女兒都不知道，屬下又怎能知道？」

宮如玉冷笑道：「在我面前你還敢抵賴？快說，妳們把岳夫人藏到那裡去了？」

南振岳聽得心頭一震，頓時明白過來，目中精光暴射，大喝道：「原來是你們把我母親藏起來了，黃承業，你如果不及早把我母親送來，莫怪南某劍下無情！」

嗆的一聲，隨手掣出巨闕劍來！

艾如瑗睜大雙目，奇道：「眞是你們藏起來了麼？」

黃承斌獰笑道：「姓南的，你少神氣，黃家堡還沒有你發橫的份兒！」

他說話之時，身後兩名青衣小童右手一挺，原來他們手上，各自執着一個黑黝黝的圓筒，遙遙對着屋內三人。

宮如玉朝南振岳擺了擺手道：「南少俠，且慢，我要問問他們。」

她倒眞是厲害，雖已認出劍、硯二童手上握着的是歹毒無比的「化血噴筒」，祇要輕輕一按機簧，數丈之內，絕無倖免，無論人畜，祇要被毒針沾上了，就會化得乾乾淨淨，毛髮無存。

但她依然神色不變，連正眼也沒瞧它一下。

黃承業看她出奇的鎮定，心頭也自暗暗發毛，陰笑道：「大姑娘要問甚麼？」

宮如玉道：「你們擺了這副陣仗，是想背堂叛教了？」

黃承業道：「這個屬下倒是不敢。」

宮如玉心頭暗暗一震，怒道：「你敢違抗我的命令嗎？」

黃承業詭笑道：「屬下兄弟換了平時，自然不敢不遵，但今晚情形特殊……」

說到這裡，便自住口。

宮如玉是甚麼人？情形擺在眼前，那裡會看不出來？黃氏兄弟雖沒說下去，口氣却是明顯。

她心頭已經感到直冒涼氣，但嘴上却依然冷厲的道：「如何特殊？」

黃承斌大笑道：「大姑娘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明白？」

如今連艾如瑗都明白了！「化血噴筒」是桃花源秘製的暗器，黃家堡的人手上拿得出這種暗器，不用說，是桃花源來的。

那麼大姐此次回去，果然出了紕漏！

這事自己早就想到了，那天，大姐說出，大哥母親的病，祇有師父會醫，又說，她五日之內可以趕來，自己早就擔心她會出事的。

她心抖得厲害，悄悄趖近南振岳身邊，低聲說道：「大哥，大姐出了紕漏啦！」

南振岳還沒開口，艾如瑗又道：「好像是大姐爲了偷問解穴之事，被師父知道了，這可怎麼辦好？」

南振岳心頭狂震，爲了自己，艾如瑗被她師父廢了武功，如今宮如玉又……

艾如瑗又道：「他們手上兩管『化血噴筒』十分厲害，大哥，你能不能出其不意，把黃氏兄弟放倒一個，我們就不怕了……」

這幾句話原是一瞬間的事，也正好和黃承斌大笑着問宮如玉眞的不明白，還是假的不明白，幾乎同一時候！

宮如玉怒哼一聲，道：「我不明白……」

話聲出口，人已閃電朝黃承業欺去。

黃氏兄弟祇知宮如玉是五福之首，五福堂執行命令的人，武功自然極高，却從沒有見過她出手，不過，宮如玉的武功，到底高到如何程度？

他們自恃武功，又有霸道極倫的「化血噴筒」，以爲宮如玉在不利情況之下，自是不敢貿然出手。

此刻眼看宮如玉突然身形一晃，不覺大驚失色，要待抽身急退，已是不及！

宮如玉纖纖五指有如鋼爪一般，閃電般落到黃承業的右肩之上。

黃承業空有一身武功，也自承受不起，祇覺半身一痲，力道頓失。

黃承斌向左疾閃而出，同時祇覺眼前一花，一點寒鋒已直奔胸口，耳中聽到南振岳的喝聲：「給我站住！」

其實他不站住，也得站住了！

南振岳的劍尖已經點中了他左「將台」穴，巨闕劍實在太以鋒利，南振岳縱然出手不重，但黃承斌已是傷得不輕，一縷殷紅的鮮血從藍衫中滲出，穴道受制，人也跟着「砰」一聲，跌坐地上。

這一下宮如玉、南振岳兩人不謀而合，出手之快，當眞疾如掣電，一下就把黃氏兄弟同時制住。

直駭得兩個青衣童子臉如土色。

他們手上雖然握着威力無比的「化血噴筒」，却也連連後退。

（未完・卅三）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東廠的五當頭帶着「中原刀邪」田洪及十個番子到「散財童子賭坊」贏了不少，冷伊人與東方長壽出來了，田洪見贏不了，請示五當頭後，便逼冷伊人說出龍頭在何方，冷伊人一口回絕，於是，祇好在江邊見眞章……皇甫歸西得到通知，三人聯手擊殺了全部番子與五當頭，田洪跳江被曲十一郎抓住送回，爲保老命，田洪說出……

石寡婦那特有的味道，皇甫歸西立刻便聞出來了！

「你睡覺不關門上門的？」

「我不但上門，而且還用櫈子頂住！」

「可是我剛伸手，門就開了！」

「那是因爲你來了，你……早來了，爲甚麼不進來？」一怔，皇甫歸西道：「原來你也沒睡呀！」

石寡婦道：「我已經三天等着你來了，我擔心呀，今天見了你，我就放心了，至少我已知道你平安回來了！」

皇甫歸西感動的用力抱住石寡婦！

石寡婦回抱得更緊，那光景就表示，你用力的抱我吧，把我抱死在你懷中算了！

皇甫歸西當然不會把石寡婦抱個半死，因爲不久之後，屋子裏說話的聲音換了地方，好像是在大床上了，又好像傳來哈哈笑，又好像兩個人出氣有聲響，又好像二人在床上挺忙的，又好像……看不清當然不能亂講了！

當二人又在門口出現的時候，那已經是五更天了！

石寡婦爲皇甫歸西整理着衣衫，她不勝嬌羞的，也是十分滿足的爲皇甫歸西把袋囊掛在腰間！

就像是個小媳婦侍候出門的偉丈夫似的，當皇甫歸西在她的臉頰上吻別時候，她忽然變得像個小野貓，摟住皇甫歸西的脖子吻上去！

她吻得用力，吻得有聲，吻得垂淚，她是眞心的愛上了皇甫歸西，但她更明白，皇甫歸西不會娶她，因爲皇甫歸西是個殺手！

石寡婦祇有珍惜短暫的溫存，她也就滿足了！

這世上有許多男男女女，不都是祇圖個短暫的快活？

眞正能長久快活的人，太少了！

皇甫歸西回到醉翁之意酒館的時候，魚如意還在睡大覺，但有個人沒睡在等他！

那個人就是小倩姑娘！

小倩是魚如意身邊的人，她見皇甫歸西回來，便不客氣的拉了皇甫歸西！

皇甫歸西笑笑道：「妳怎麼不睡呀！」

小倩道：「等你呀！」

皇甫歸西道：「我知道住的地方！」

小倩道：「我也知道公子住在小姐閨房，祇不過小姐交代的，公子回來先得好好洗個澡！」

皇甫歸西心中一沉，他點頭了！

他心中想，是不是魚如意已經知道了？

其實魚如意早就知道了，皇甫歸西任何事情，魚如意當然會知道！

皇甫歸西走進魚如意閨房中，他臉上帶着幾分歉意，他祇是看看床上的魚如意，笑笑！

魚如意伸出兩條蓮藕般的粉臂，道：「看看，看看我的相公，這一夜可把相公累壞了！」

皇甫歸西木然一笑！

魚如意又道：「不論是文鬥武鬥，都是挺累人的，相公，你說是不是？」

皇甫歸西忽的大笑，他不但叫魚如意抱住，而且他也幾乎是砸在床上的！

魚如意也笑，但也帶着吃驚的道：「經過了一夜的惡鬥，你還會有興趣呀！」

皇甫歸西不再大笑，他用動作代替了回答！

屋子裏突然無聲了！

無聲不表示人已睡了，無聲才會發生比有聲更劇烈的動作！

至於甚麼樣的劇烈動作，誰知道！

* * *

冷伊人與東方長壽正在房中對飲，忽有一漢子奔進偏院來！「姑娘，官家有人來了！」

冷伊人走到門口，道：「甚麼官家人？」

那個賭坊伙計道：「巡撫衙門總捕，羅剛羅大人！」

冷伊人立刻往外就走。

他走到了後院中，祇見一個大漢帶着兩名捕快正站在廳廊上！

冷伊人走過去，她施禮道：「大人，請進呀！」

大漢猛回頭，果然是巡撫衙門的總捕羅剛！

羅剛不進去，反而迎上冷伊人，他堵住冷伊人去路，道：「有人告我，你這兒殺了不少人，而且是……」

羅剛左右看看，又道：「東廠的人！」

冷伊人道：「是那個臭嘴七八舌的傢伙，往我冷伊人頭上壓大帽子，我擔待不起，坑人不是這種坑法子吧！」

羅剛嘴角一牽，道：「沒有？」

冷伊人道：「本來的沒有，至於在賭桌上鬥口小打，總是免不了的，有關殺人的事，沒有！」

她指指房舍，又道：「大人可以搜呀，祇要有血腥，我低頭認罪！」

羅剛道：「冷姑娘，我當然會查，當今有誰敢惹他們？便我見了也低頭！」

冷伊人道：「原來羅大人也是『王八好當氣難受』呀！」

羅剛咬牙咯咯響！

於是，就在後廳上，冷伊人一張銀票塞過去了！

冷伊人哈哈一笑，道：「別的不懂，我知道羅大人的差事挺累的！」

羅剛呵呵笑了！

他在冷伊人耳畔道：「聽說番子們被殺，我比收了你這張銀票還高興！」

冷伊人道：「你如何回去交差？」

羅剛道：「簡單啦，查無實據，未見打鬥現場，他們能拿我怎麼樣？」

他得意的走了！

祇不過當他走出五七步，忽的又回來，然後看看左右，再把聲音放低道：「有個消息不知你聽過沒有？」

冷伊人精神一挺，道：「甚麼消息，大人！」

羅剛道：「南門內太守府的消息，那位剛正不阿的太守康大人快垮台了，再過不久就會被召進京中了！」

冷伊人淡淡的道：「這是官場的事情，我祇是個開賭坊的女子！」

羅剛笑了！

他回身走，而且再也不回頭，但口中却又喃喃自語：「冷姑娘，我不作進一步的問話，因爲我也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

祇這麼一句話，冷伊人怔住了！

冷伊人這才明白，羅剛在巡撫衙門幹總捕，並非是個庸碌之輩，實際上他知道許多事情！

傳言是虛，眼見爲實，江湖上無人否定這句話，如今，南京太守康文義卸下太守職位，帶着七口家眷與十二名家將回北京！

康文義非去北京不可，因爲與他有八拜之交的楊漣楊大人等那批忠義之士被魏黨所殺已一年多，爲了替楊漣等平反冤屈，康

文義這一年多着實下了功夫！

康文義遠在南京，有許多東廠惡跡，他也是一件一件的暗中搜索，就是趁着這次回京，逮個機會面聖！

豈不知魏忠賢就設計好了！

調康文義回北京之事，就是魏忠賢的主意！

皇甫歸西這一覺睡得很香很甜，他已經很久未曾這麼痛快的睡了！

當然那不祇是他前半夜與人搏鬥，後半夜同兩個女子同床，而是當他辦完了大事之後，心情特別輕鬆之故！

江湖兒女，不拘小節，魚如意不會在意的！

祇不過當皇甫歸西醒來的時候，枕上還有餘香，魚如意却已不見了！

小倩也不在了，皇甫歸西覺得這是很少見的情形，因爲每次他醒來，總是一切都爲他備妥了！

皇甫歸西還是一挺而起！

隨之，閨房外傳來一聲低低的聲音：「皇甫公子，你醒了嗎？」

一怔，皇甫歸西下了床走出房門，祇見老胡正在喝茶，老胡衝着皇甫歸西笑笑，道：「坐坐！」

皇甫歸西道：「甚麼時候了？」

老胡道：「過午一個時辰了！」

「魚姑娘與小倩？」

「她二人走了！」

皇甫歸西道：「走了？」

老胡道：「午飯沒吃就走了！」

皇甫歸西道：「甚麼時候她們回來？」

老胡道：「事情順利，一個月左右應可回來！」

一楞，皇甫歸西道：「如果事情不順利……」

老胡毫不思索的道：「她們就永遠也回不來了！」

皇甫歸西一彈而起，道：「老胡，你快說，她們去了那裏？」

老胡道：「皇甫公子，別急，我是來告訴你的，快趕去江岸上船吧！」

皇甫歸西道：「上船？去那兒？」

老胡道：「曲公子，東方公子都已去了，你去江邊就會明白了！」

皇甫歸西道：「魚姑娘與小倩也去船上了？」

老胡道：「她們已成了康大人的內眷了！」

皇甫歸西終於明白了。

一旦明白，皇甫歸西便毫不遲疑的奔向江岸去了！

老胡把皇甫歸西帶上一條雙桅快船上，他指着那條快船對皇甫歸西道：「上去吧，他們就在船上！」

皇甫歸西抬頭看船上，不見有曲十一郎與東方長壽二人的影子，但他還是上去了！

這時候有個漢子迎上來，笑道：「皇甫少俠，我來爲你改頭換面吧！」

皇甫歸西驚愣的跟着那人走到艙房中，那漢子立刻爲皇甫歸西重整儀容，改變髮型，還貼了個小鬍子！

三個人易容改裝

於是，艙門口傳來哈哈笑聲！

笑聲令皇甫歸西一怔，猛看過去，立刻也笑了！

「是你們，東方兄，曲兄！」

原來兩個手持竹篙漢子竟是東方長壽與曲十一郎二人！

船上當然還有眞正行船的漢子，一共六個人，如今加上曲十一郎三人，這條快船有些擠！

快船上有兩個艙，前艙住着曲十一郎三人，後艙擠了六個漢子！

這時候船不走，曲十一郎坐在艙中小聲的道：「二位兄台，咱們這一回的任務是暗中護送康大人進北京！」

皇甫歸西道：「何不與康大人一條船？」

東方長壽道：「那不太方便，要知冷姑娘也上船了，便水姑娘也一樣的成了康大人的內眷了！」

皇甫歸西聽得神色一變，道：「怎麼，他們也全出動了？難道……」

東方長壽沒再多言，有個伙計已把吃的送過來了！

「三位公子，請用飯，咱們也非做膳專家，隨意啦！」

曲十一郎接過盤子，祇見吃的簡單，燒雞三隻，酒一壺，飯團三個而已！

曲十一郎笑了！

「咱們這一路上祇怕也祇能吃這些了！」

快船沒離江岸，因爲附近有一艘大船沒啓航，祇見官兵們忙

着搬運箱籠，康文義駐守南京七年，他也祇不過幾車東西上了船！

那是一艘三桅大船，單祇艙房就是雙層四艙，家眷與康大人住在前艙一共兩層，家將十二員與七名船員住在後面艙房中！

也不知是誰選的黃道吉時，半夜四更天放了一串炮，船開航了！

* * *

康太守是淸官，前三天就有地方紳仕送行宴，康文義拒絕了，便是各方送的程儀也全數退回，如果查檢他帶在身上的銀子，還眞不多！

老實說，便是剛才放的一串鞭炮，那還是官船的船老大掏腰包買的！

這樣的朝廷命官那裏找，這樣的官員也不幸，康太守就是這種官。

由南京回北京，可以把大船駛出長江，然後沿海岸往北，再由天津上岸轉大車。

另一條路則是走運河，那得由鎭江對岸把船駛入河口，然後轉內河高郵經徐州北上京城。

爲了內眷安全，康文義決定由內河北上。

這天果然天氣晴朗，萬里無雲，過午不久，大官船已轉入內河河口了。

就在官船大艙中，那康文義坐在一張矮桌邊上，他面對的是四個美人兒。

康文義先是看看她們，淡淡的一笑，道：「你們都是龍頭的人了？」

四美人不是別人，正是那水玲瓏、魚如意、冷伊人與小倩姑娘四人。

康大人的話，四美人齊點頭。

魚如意道：「龍頭要大人一路上安全。」

冷伊人道：「大人，東廠番子們早已埋伏在路上了，他們不打算叫大人到北京。」

康文義道：「去年我友楊漣等十餘人就是死在魏奸的手中，這一年多以來，我也暗中搜証，以我南京太守身份，找機會面見聖上，拚死參奏魏奸。」

他忿然的咬咬牙，又道：「想不到這老奸賊先我一步下手，我眞懷疑這詔書出自魏奸之手。」

水玲瓏道：「龍頭很器重康大人，老實說，這一回我們跟來的目的，就是要把大人平安護送到



康文義對着四個美人兒在說話。

京，任何突變之事全由我姐妹擔待了。」

康文義道：「老實說，我的十二家將也非弱者，他們隨老夫轉戰沙場十幾年，出刀他們不外行。」

一笑，魚如意道：「有人說過一句話，官場與江湖是一體兩面，各行其道，但江湖是義氣，官場是法律，大人，那還是不盡相同的。」

康文義道：「這話怎麼說？」

魚如意道：「大人，江湖人出刀是不擇手段的。」

康文義道：「我在南京，早已聽過龍頭這個人，但我却從沒見過。」

他看看四個美女，心中一緊，因爲這四美人確實個個賽過天仙，當然，似她們這麼美的女子，還會習了一身功夫，那就更令人不敢相信了。

如果她們功夫不好，她們是不會前來的。

康文義微微拈着鬍鬚又道：「現在，既然龍頭那麼關照下官，派你們前來護我內眷，我可不可以知道龍頭的眞正身份？」

四美人聽得彼此一瞪眼。

康文義又道：「我不爲難妳們，如果妳們不便說出龍頭的身份，我至少知道他是一位忠厚愛國的人。」

魚如意思忖一下，她咬咬唇，道：「好，既然大人見問，我們不說，反把大人看成外人了。」

她回身看看艙外，艙外無人在附近。

魚如意把頭湊近對面的康文義，低聲道：「咱們的龍頭姓朱，叫朱文龍。」

康文義雙目一亮，驚訝的道：「七王爺！」

魚如意四人齊點頭，康文義臉上泛白。

康文義也撫掌，道：「七王爺忽然失踪了，原來他又回到南京來了。」

他喃喃的又道：「南京啊，那是太祖洪武定都之地，也許七王爺懷念先人，他潛到南京準備舉事了。」

冷伊人道：「七王爺祇圖國泰民安，早日除去魏奸與東廠番子。」

魚如意道：「七王爺並沒招兵買馬，七王爺不會謀奪王位。」

康文義道：「歷來宮中有鬥爭，本不足爲怪，祇不過七王爺爲甚麼不與我暗中連絡？」

魚如意道：「關鍵就在七王爺不打算舉事，七王爺也不會拖大人下水。」

康文義點頭同意這句話，大家一時間沉默了。

* * *

船在河面泛行中，忽有個漢子奔過來，祇見他對艙中康文義道：「大人，有條怪船跟在後面。」

康文義淡淡的道：「河上當然應該有船，有船不足爲奇，如果不見船隻，那就奇怪了。」

那漢子道：「大人，咱們昨夜住江都，他們也住江都，咱們沿河往高郵，他們也跟上來，所以……」

康文義走出艙門外道：「在那兒？」

那漢子往後一指，道：「大人，你瞧！」

康文義抬頭看船尾，果然一里遠處有一條雙桅快船往這面駛來。

康文義淡然一笑，道：「祇不過一條小船，能有幾個人？不足爲患。」

他低頭又回到艙內了。

祇不過有個家將過來了。

「大人，咱們過高郵湖之後，就是洪澤湖了，早聽說洪澤湖有水寇，咱們應提早防備。」

康文義拍拍身邊的大刀，道：「叫他們早多準備，咱們的官旗掛在主桅上，就不信他們敢打劫。」

那位家將道：「大人，咱們不懼水寇，擔心的是東廠番子們。」

他指着後面快船，又道：「那條船就有問題。」

康文義道：「多加注意了。」

那家將退回去了。

洪澤有水寇，歷年都有，大股水寇還會奔上岸打劫鄉鎮，小股的水寇攔劫單幫船。

* * *

一連轉過七道河灣，大官船上忽然傳出大叫聲。

「停船，停船啦！」

這是船頭一個瞭望漢子吼叫出來的狂吼聲，立刻間船艙中的康大人當先走出艙門來。

康文義站在船頭看前方，官船上的漢子們在拉帆。

三桅杆三張帆，急匆匆的拉下來，再晚就會撞到前面幾條船。

康文義祇一看，見是幾條船鎖連環，分明是堵住官船的去路。

再看後面，那條快船也來了。

康文義是太守，乃武將出身，見這光景，他大吼：「抄兵器，這是攔路打劫，準備殺！」

掌舵的大漢一聲吼叫：「小心碰船，準備篙啦！」

有兩個大漢抓起竹篙奔到船頭，祇見迎面五條連接一起的船上，至少站了近百人之多。

這些漢子們手上帶着刀，口中大吼：「贜官康文義，還不授首呀！」

聲音之大，宛如天雷罩頭，嚇人一跳。

康文義見這光景，心中也是一驚，他想不到會被攔截在這洪澤湖的河口。

於是，十二名家將圍過來了。

雙方的船就快撞上了，忽然斜刺裡，後面的快船不落帆，後面的快船還划槳，加起槳來船更快。

那快船上還有人大聲叫：「調頭，快調頭！」

這是叫官船上的掌舵把船調轉頭，休得與前面河道上的連鎖船接上去。

官船的船身往左偏，忽又見兩岸又各站了幾十人。

不，仔細看，少說也有兩百人。

這光景很明顯，不給康文義有逃走的機會了。

康文義也看出來了，他也忿怒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後面快船打自官船一邊疾駛而過，那快船上祇不過幾個人。

快船打個彎，船頭發出「咚」的連響聲，一頭扎進兩船之間的鐵鏈中間來。

隨之有個怒漢大聲罵。

「娘的皮，你們這船不要了，人也不想活了，打橫撞上來呀，快滾！」

快船上的人中，有個木然的漢子冷笑了。

另外一人也在發冷笑，他對身邊幾人道：「娘的皮，江淮幫的狗雜碎們呀！」

他這一罵是有根據的，因爲五條船上有兩個人，那正是江淮幫二當家孫自豪與三當家關勇。

這兩個死而沒死的江淮幫頭子，不在鎮江爲汪重山辦喪事，却率人在此地劫官船。

其實他二人也是身不由己，因爲汪重山投靠了東廠，那東廠是不會管汪重山死活的，他們逼江淮幫設法殺人。

那當然是殺南京來的康文義。

江淮幫奉命殺人

雙桅快船堵住了官船的去路，也隔開了與江淮幫船的接觸，船頭頂上去，再看五條連鎖船的後面河道上，四條大船等着衝來支援。

四條大船上的其中一條船上堆着乾草火種，祇一看便知道那是打算放火燒船，燒康文義的大官船。

這一招果然狠毒。

這一段河面也荒涼，不但船隻少，便是兩岸也荒蕪，看不到有人煙。

殺官燒船，當然要選在這種地方了。

* * *

雙方「轟」聲甫起，雙桅快船上傳來震天價的一聲「獅子吼」。

「吼哦！」

那聲音比打個焦雷還令人吃驚，原本舉刀撲過來的九個江淮幫漢子，有五個在跳躍的時候，被這吼聲震得頭昏腦脹而跌落水中了。

另外四人都在甫跳上雙桅快船的刹那間，被一個漢子抖起雙袖，掃落在河中再也不動了。

這祇是眨眼間的事，就聽那「快刀」關勇已狂叫着：「兄弟們，原來他們是刺殺幫主的元凶來。」

二當家「神槍」孫自豪這才剛接掌江淮幫幾天，他聽得那一聲獅子吼，雖然驚懼，却也忿怒。

「江淮幫兄弟們，爲幫主報仇呀，殺，殺！」

「殺！」

江淮幫的幫衆狂吼着，一個個爭先恐後的往雙桅船這面擠衝而來。

「吼哦！」

又是一連幾聲獅子吼，震得不少漢子們抛刀掩住雙耳。

便在這時候，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施出來了。

曲十一郎是不會叫皇甫歸西專美於前的。

那急驟的笛聲，宛如萬馬奔騰，在人們的意識轉向恐懼的時候，笛聲又變成懾人心魄的魔咒般，已有人口鼻滲血了。

幾次往雙桅快船上撲殺的漢子們，竟被這笛聲弄得抱頭回身而退。

兩邊的岸上，有人在狂吼：「殺，殺！」

抬頭看去，竟是一隊騎在馬上的東廠番子。

於是，關勇與孫自豪二人大聲吼叱了。

「快衝上去，狠殺呀！」

他們的吼聲，也有振奮人心的作用，立刻間，另一批五十多大漢奔殺過來。

皇甫歸西與曲十一郎這是以內功發出的吼聲魔音，雖然厲害，也是甚耗內力。

東方長壽見這光景，一聲大吼：「曲兄，皇甫兄，咱們連手痛宰！」

皇甫歸西大袖猛抖，大叫：「擒賊擒王，姓孫的是我的了。」

祇見他振臂而起四丈高下，越過幾十個人頭直往站在船頭上的「神槍」孫自豪殺過去。

「神槍」孫自豪吃過皇甫歸西的虧，鎮江對岸的河口處，他與關勇逃入水中才躲過一劫。

這一回原本以爲大功一件，而且埋伏的人船萬無一失，更何況祇是一艘官船。

然而，他們絕對想不到皇甫歸西這一幫刺殺幫主的傢伙們，改裝易容也跟來了。

「神槍」孫自豪的槍法精準狠辣兼而有之，但那是對付一般江湖人物，如今來的不是別人，他的心中也明白。

此刻，見皇甫歸西宛如天神一般，拿他手上的長槍不看在眼裡，張開雙臂往他下擊，不由得發出一聲怪叫。

「老子刺死你這王八！」

「轟！」

「嘩！」

「啊！」

這是一連串的怪聲傳來，當人們的眼睛尚未來得及如何反應的刹那間，孫自豪的抖手朝天一槍，生生被皇甫歸西擊偏，隨之，皇甫歸西的旋頭一刀，切過孫自豪的面頰連上了胸口。

「哦！」

孫自豪標着鮮血往河水中摔去。

他的身子是被皇甫歸西收刀同時摔出去的。

嘩啦一聲响，孫自豪尚且大叫一聲「殺啊！」

皇甫歸西一招之間殺了江淮幫新任幫主，立刻間，四週亂刀圍殺而上。

皇甫歸西厲叱：「找死！」

但是他雙袖狂掃，旋頭刀左

皇甫歸西勇鬥「快刀」關勇。

切右砍，那眞叫擋者披靡，血標肉拋。

曲十一郎也早殺入重圍中了。

祇見笛影，不見笛內利刃，碎肉拋洒中，已有二十多漢子死在船上了。

東方長壽也不會慈悲，這時候誰慈悲誰倒楣。

東方長壽早已施展鐵袖功衝入人多的地方了。

別以爲他祇是兩隻大袖，運起功來比刀槍還厲害。

這時候，便行船的六個大漢也同樣抓起兵刃衝殺而上，祇見他六人出刀辛辣，下手就是絕殺，他們交叉掩護，彼此連手，直往左面的船上衝去。

祇不過幾個旋殺中，已有不少江淮幫衆往水中逃去。

那些原本圍殺雙桅快船的人們，此刻再也不衝了，紛紛往近岸處跳去。

五條連鎖在一起，阻住河道的快船上，沒多久，近百人已死了過半。

曲十一郎發了狠，便是逃下水中的也不放過，他抓起船上東西水中砸。

江淮幫三當家「快刀」關勇見孫自豪慘死在水中，他心中吃驚，但却仍厲叱：「那個再逃我殺了誰！」

岸上有人吹起牛角號，祇見遠處四艘大船疾駛而來！

四艘大船有人員快兩百人，船上還備有火種！

非但有火種，還有弓箭手！

四條大船成雙來，船上有人在狂吼：「穩住，穩住了殺呀！」

幾聲吼傳來，江淮幫的十二護法分別守在大船上！

這時候，兩岸的人也在狂吼咒罵不休！

曲十一郎挑斷連鎖船繩索，那五艘船已往出口方向散開來，有兩艘還往岸邊撞！

皇甫歸西三人與六個殺手船員匆匆的跳回快船上，那面，看着「快刀」關勇躍回一艘大船上去了！

關勇上了大船，也不管這面船上有不少傷而未死的兄弟們了，他一聲令下：「放箭，射死他們！」

一排排的弩矢疾射過來，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曲十一郎三人舞起一片掌影疾拍，六名船上殺手已有兩人中了箭！

兩個船尾掌舵的發了狠，駕起快船直衝過去！

雙方尚有五七丈，皇甫歸西三人已振臂騰空而起，半空中三人不約而同的厲叱！

「殺！」

三人落在大船上，便也殺得十二名弓箭手死一半，另一半逃入水中了！

「快刀」關勇見快船也撞上來了，不由大吼：「兄弟們，圍殺呀！」

大船上原有四位江淮幫護法，也齊聲大吼：「兄弟們，寧做斷頭鬼雄，不當膽小之人，殺！」

皇甫歸西甚麼也不多想，他心中祇有一件事在想，那就是殺了姓關的！

皇甫歸西三人絕非一般江湖殺手，相反的，關勇等人也祇是幫派中高手，若論武功，當然相差一大截！

江淮幫仗的是人多，人多却不一定好辦事！

皇甫歸西已撲到關勇面前了！

「姓關的，你不會再撒鴨子吧！」

關勇大怒，叱道：「好小子，你知道嗎，你們不祇是同咱們江淮幫作對，你們也同魏公公作對，你們便是今日得手，又能囂張到幾時！」

皇甫歸西雙目一厲，他不開口，忽的抖起雙袖撲擊而上，鼻孔中祇是冷哼！

「快刀」關勇見皇甫歸西狂傲得叫人髮指，旋刀便也迎上去了！

聽吧，好一陣叮叮噹噹聲傳來，隨之就是一聲尖嗥！

「啊！」

關勇的脖子高高抬起，一道血箭冒出來！

他打着旋往河中跌落下去了！

再看四個大護法，早已被曲十一郎與東方長壽二人殺死在船尾！

船頭上，四個大漢被十九個漢子圍緊了狂砍不休！

東方長壽便在這時候奔過去了！

祇見他抖開鐵袖功，打得十幾個漢子血肉橫飛，紛紛往水中跳去！

皇甫歸西指着附近的一條堆了乾草的大船，道：「過去，燒他們的船！」

此時，六個船員已有三人受了傷，但六人不在乎，因爲今天

他們也開了眼界，幾曾見過皇甫歸西三人的這種絕世功夫！

調頭駛往洪澤湖

快船衝上大船，船上有漢子舉刀迎來，但他們怎是曲十一郎三人對手，很快的，堆的乾草燃着了！

那是準備火燒官船用的，如今在自己的船上燒起來了，一時間，船上近三十人紛紛走避，逃入水中了！

燃燒的大船上沒有人，大船也往河中漂，另外兩條大船看看這光景，他們調轉船頭往洪澤湖駛去了！

顯然是逃走了！

再看岸上，那麼多的人看得直瞪眼，他們似乎也忘了喊叫「殺」了！

忽的，岸上傳來馬蹄聲，十幾個東廠番子們大罵着，拍馬而去！

就在雙桅快船往河道這邊駛過來的時候，官船上已有人呼叫了！

那是興奮的呼叫聲，祇一聽就知道！

搏殺結束了，河面上不少投水而逃的人已紛紛爬上岸去，他們臉色泛灰，餘悸猶存，幾曾見過那麼撼人的功夫，何止是以一抵十，根本如進無人之境！

要知在船上搏殺，基本上受到場地限制，人多反而難以發揮人多的力量！

此刻，雙桅快船已揚起帆了！

便是官船上的康大人想見見快船上的人也晚了！

雙桅快船上傷了三人，祇是皮肉之傷，他們身負重任，包紮以後，仍然照常工作！

官船上的人們再也想不到這兩天緊跟在後的快船，會是保護己方的一股强大力量，實在出人意料！

船在行進中，那康文義把他船上的四美人兒召在他的艙中了！

康文義看看魚如意四女，微微一笑道：「剛才那些船上的搏鬥，你們四人也看到了！」

魚如意道：「大人，那也是我們的人員！」

康文義道：「還以爲被賊人追踪而來的敵人！」

魚如意道：「爲了大人安全到京，咱們都以必死决心，保護大人一路平安！」

水玲瓏道：「八百里運河通北方，這一路必有諸多凶險，從此役中可以看出，東廠番子們必不會輕易放過大人，咱們應多加小心！」

康文義道：「看來全仗各位義士了！」

他思忖着，又道：「祇剛才所見，若非快船之上的義士們戮力以赴，單靠我這官船力量，必遭不測！」

冷伊人恨聲道：「岸上的東廠番子們太可惡，也太狡詐了，他們竟然不往官船上殺來，而是拍馬去了！」

言下之意，沒有殺了那些東廠番子，心有不甘！

祇不過有了這些武功高强的義士們保護，康文義這條官船上男女老少安心了！

* * *

爲了安全，這一天官船不近岸。

官船航行在洪澤湖中，從東面駛來一條小船。

小船上祇有一張帆，像這樣的船，在河面上不少見，當然，洪澤湖上也常遇到！

祇不過這樣的船也分類，有的是送糧船，有的當渡船，近程的交通船也是這種船。

還有的便是賣吃的。

洪澤湖上賣吃的船也不少，祇因爲船行湖面一半天看不到岸，有的商旅便需要這樣的船買吃的！

大官船並不需要向這種船買甚麼吃的，船上早已備有各種吃喝！

却不料，那條小船眞夠快，打個半彎航道，小船便貼上大官船。

小船上祇不過二個老人，小船上用罈子裝了三罈吃的喝的東西！

那男的用鈎鈎緊了大官船，他諂媚的笑道：「爺們，要吃的要喝的，咱們都有得賣！」

官船上兩個大漢低頭看，船上沒有可疑之處！

有個行船年輕漢對小船上吼道：「離開，離開，沒看到咱們這是官船呀！」

老者抬着頭道：「湖面上，官船也要吃東西！」

老太太張着半口牙，笑問：「請問船上是那一位大人呀，咱們老百姓最尊敬清官！」

有個漢子道：「快離開呀，你們這樣跟着走，走到何時呀，走啦！」

那老者用鈎很在行，小船鈎大船，兩船併着行！

老太婆又問：「船上那一位大人呀，如果與東廠番子們有交道的官，我這老酒倒在湖裏也不賣！」

她這話出口，那守在船邊的漢子道：「咱們船上是南京康大人，奉旨回京的，你們可以走了吧！」

「哈……」小船上兩個老人家齊聲笑了！

那老太太撫掌大笑，道：「原來是康太守呀，康大人是淸官，咱們老百姓最尊敬不過了！」

老頭兒道：「老婆子，咱們難得見到康青天，快抱一罈酒送上船，咱們不要錢！」

老太太果然抱起一罈酒，慢悠悠的往官船上送過去，她還大聲叫：「快接住！」

官船上沒人接，但却也沒人再吼他們，祇因爲這二老如此稱讚康大人，便是想罵人也開不了口！

老太太舉着酒罈不鬆手，口中直叫：「快拿去！」

船上人搖着手，「大人是淸官，大人不會要你們的酒，你二老的心意，大人一定很高興！」

鈎船老者道：「各位大爺呀，我不說你們不知道，我的兒子在康大人麾下當過差，我兒子最是佩服康大人，今天我二老在這湖面上遇到大人，如果就此離去，這一輩子也不快樂！」

老太太接道：「各位若不要，我就把這一罈酒砸在官船上了！」

她的話是堅決的，也是眞誠的，但船上人還是沒有接她高舉手上的酒罈！

「接上來吧，送他們十兩銀子！」

康文義過來了！

大伙回頭看，祇見康大人與一位姑娘站在船中央，那姑娘微微笑，十分好看！

「大人，他們……」

「接上來，送他們十兩銀子！」

有個漢子雙手接酒罈，老太太可樂了！

「老伴呀，咱們幾曾見過大官呀，聞得兒子說，康大人很有官威，咱們快上去叩頭吧！」

老人道：「老婆子，這可是難得的機會，上去叩個頭，回家立神位！」

這二人拉了繩子往船上爬，三個漢子攔不住，噢噢叫着非上船不可！

船中央站的是康文義與一位姑娘，康文義見了兩個白髮蒼蒼老夫妻，把手一抬道：「別攔了，叫他們過來吧！」

四個漢子兩邊閃，兩個老人上船了！

兩個老人看官船，男的直樂得手舞足蹈，道：「你看看，官船多漂亮！」

女的道：「眞夠大。」

二老還衝着兩邊幾人哈哈笑，彷彿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似的，臉上笑容似木板！

兩個老人往康大人走過去，還有三丈遠，二老人家已經跪下了！

康大人忙上前去攙二老人，口中連叫：「免禮，免禮！」

祇是，康大人走了兩步不走了，因爲身邊的姑娘用手拉住他的衣衫！

康大人站住了！

兩個老人跪行一丈多，雙方相距還有一丈多！

那姑娘開口了！「二位老人家，你們可以下船了，不是已經見過大人了嗎？」（未完・十三）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小于因失望出走，聽到年輕人輸得很慘，他雖盲，却聽出年輕人會武且身手不低，對手是四十左右中年人，英華內斂，於是決定助年輕人贏回被詐賭輸掉……年輕人告訴小于，他叫錢莊，跛了一足，因錢莊欲將贏來的錢捐出，小于與奮之下抱住他，才知她是女子……二人被堵截住，逼小于說出武功，否則不放過錢莊，小于答應考慮……

「怕你們反叛？」

「是。」

「祇准進不准出？」

「是的。」

「好，我們如果能脫身，帶你一起走。」

「不成，我的父母就遭殃了！」

「你的父母在何處？」

「在徐州。」

「我們到徐州把你的父母帶到別處去。」

「謝謝你，少俠，我們走吧！」

這人路熟，帶着小于躲躲閃閃來到另一院中，道：「少俠，就在這兒，沒有人看守。」

「爲甚麼沒有人看守？」

「八成是這位姑娘不老實，乾脆點了她的穴道。」

小于道：「開門。」

這人把門推開先進入屋中，小于的嗅覺也很靈，立刻嗅出錢莊身上的氣味，但却沒有押他那個破屋中的霉味。

也許禁閉室祇有他住的那一間，所以把她押在這兒吧。

「錢莊……錢莊……」

「是鄭大哥？你怎麼來了？」

「我拉開了鐵欄，制住了看守的人，他帶我來的。」

「哥，我被制住了穴道。」

「甚麼穴？」

「好像是『承滿穴』『肩井穴』和『魂門穴』。」

小于爲她解了穴，錢莊一躍而起，道：「快走！」

小于回頭一摸，那人不見了。

知道那人說的不可靠，八成告密去了。

錢莊道：「快點跟我走。」

好在這宅子不大，在她的引領下脫出宅外，然後向西疾奔了一個更次，將近五更才停下休息。

「哥，你眞行！落入他們手中能逃走，可不簡單。」

「錢莊，妳被他們用過刑是不是？」

「是啊！這些人可不管你是男人還是女人。」

「是用甚麼刑法？」

「還不是皮鞭猛抽？」

「阿莊，眞對不起妳！妳受我之累。」

「他們到底要甚麼？」

「還不是要亡父的武功。」

「令尊的武功很高絕嗎？」

「大概是的。」

「你應該知道一點。」

「是的。」

「是不是在賭場中施用的睡覺乍醒的奇功？」

「那叫着『夢迴陰陽玄功』。」

「這名字我從未聽說過。」

「我以前也未聽說過。」

「你不是說是一個道士教你的武功？」

「初識之下，我不便推心置腹，所以說了謊，原諒我！」

「現在信任我了？」

「是的，至少妳在虎穴之中，不畏强暴，還處處爲我着想。」

「那算得了甚麼？我祇是以爲我們都有殘疾，同病相憐。」

「阿莊，想不到世上眞有溫暖。」

「怎麼？你以前以爲沒有？」

「我以前以爲，世上祇有憐憫，沒有眞正的善心。」

「大哥，我是一看到你就喜歡，不是同情也非憐憫。」

「阿莊……」他大力抱住了她，一時激動，還貼緊了她的臉，道：「能遇上妳眞是太好了！」

「哥，能遇上你，我對人生又留戀了……」

「我們走吧！這兒仍是不安全的。」

* * *

林雪樓帶着白如意往東南追下去。

這天在鎭上打了尖，二人出鎭不久，林雪樓道：「咱們被踩上脚印了！」

「伯母，是不是酒樓上那兩個男女？」

「是的。」

「這兩個中年人我好像認識。」

「在哪裏見過？」

「晚輩敢說，不久前還見過他們，但一時又想不起來。」

來人已經追了上來，男問道：「女士就是『雪飄爪』林雪樓？」

林雪樓道：「正是，二位是……」

男的道：「在下雷天鳴，這位是師妹上官紫。」

「對對，就是他們二人。」白如意道：「他們都是于哥哥的手下敗將，居然還好意思……」

上官紫道：「我們久仰大名，特來瞻仰一下『雪飄爪』。」

林雪樓以爲這二人加起來非同小可，但也許還有詭計。

她的江湖經驗豐富，立刻叫白如意退後一丈之外，道：「『雪飄爪』雕蟲小技，焦女俠，聽說你很霸道。」

上官紫得意地道：「微末之技，不足掛齒。」

林雪樓道：「我們沒有過節，有所謂：相駡沒好言，相打沒好拳，動手之下，難免有所損傷……」

「不妨！」上官紫道：「是妳兒子惹下的禍，不是找碴，林女俠要如何比？」

「隨便！」

雪飄爪威力無窮

「既要領敎女俠的『雪飄爪』，就不用兵刃如何？」

「很好！請二位出手吧！」

兩人也不客氣，一左一右出了手。

白如意過去聽人談到「雪飄爪」，總是懷疑，如今親眼所見，這才知道當今絕學，果然名不虛傳。

「雪飄爪」是在冰窟中苦練七年有成，八成以上的掌力發出，能使一丈內的草木冰凍枯萎。

也能使敵對方面冷得發抖，頭髮及鬍子會結冰。

甚至戰至五十招以上，上官紫及雷天鳴二人的耳朵好像不是他們的耳朵了，手指凍腫，像一根根的胡蘿蔔。

他們這才知道「雪飄爪」的厲害之處。

七十招都未到，雷天鳴挨了一爪。

挨爪的左肩上都結了一層霜。

上官紫狡猾，一個人更不成，疾退三步以外，道：「高招，高招，我是甘拜下風，就此別過。」

「慢走！」林雪樓道：「聽說上官女俠到胡大俠那兒去找過蕭盈盈，不知妳和她又有甚麼關係？」

「朋友。」

「妳們的年紀，可能交成朋友嗎？」

「忘年之交，有甚麼不可以？」

「找到了沒有？盈盈在何處？」

上官紫尷尬地一笑，道：「找是找到了，沒想到她已經變了另一個人，甚麼都變了，連武功都變了。」

說完就走。

林雪樓道：「怎麼？武功有了進境？」

上官紫道：「遇上妳就知道了，到時候妳的『雪飆爪』是否還有這份威風？那就不敢說了。」

二人走遠了，林雪樓道：「聽她的口氣，似乎盈盈另有遇合，武功已大非以前那麼低了吧？」

「是的，伯母，眞想不到。」

「盈盈是怎麼離開你們的？」

「大概是被她爹引走的。」

「我早知蕭乾心懷叵測，祇是以前尚無明顯跡象。」

＊　＊

雨已停，但路上十分泥濘。

林羽騎着一匹白馬，穿了一身白衣，緩緩入鎮。

他想在鎮上住一天休息一下。

還有，那鎮上有個半掩門，小鈴子是他常光顧的。

他常常來休息，但却比不休息還累。

他包了小鈴子，不准他接別人，每月給她三百兩。

這工夫後面有奔馬聲。

林羽以爲，這人到了他的附近，一定會慢下來。

他是白衣白馬，任何人也會小心而不濺起地上的泥水。

但是，這一騎馳來，到了附近，不慢不快。

「嘩啦啦」聲中，似乎故意踏入水潭中，濺了林羽一頭一臉及一身。

林羽變成了落湯鷄，白衣白馬變成了斑衣斑馬了。

而濺他的女人頭也不回，進入鎮中。

林羽是甚麼人，他會吃這種虧？

大喝一聲，馳馬追了上去。

這工夫這女人已進入一家酒樓，就在樓下和小二談點菜的事，林羽入內一看，不由一怔。

原來濺他一身泥水的人，竟是蕭盈盈。

「是……是妳這賤人。」

盈盈看也不看他一眼，道：「躭會你就知道是誰賤了。」

林羽當然不信，祇不過一切待吃過飯再說。

他也叫了飯，兩人同桌而食。

盈盈一言不發，林羽也懶得理她，他是個無情的人，祇要玩膩了的女人，他連多看一眼也不願。

但吃到一半時，他還是忍不住道：「是不是想我？」

「嗯！」

「犯賤！」

「這世上不犯賤的人祇怕也不多。」

「妳以爲我還會和妳上床？」

「躭一會不就知道了？」

「對！躭會我要妳全身的骨節鬆開。」

盈盈先吃完，然後進入一家客棧，包下了後院。

不一會，林羽也來到後院中，道：「給我滾出來！」

盈盈道：「我叫你滾進來！」

「妳配嗎？」

「還是那句話，配不配馬上就知道。」

「妳出不出來？」

盈盈不出聲了，林羽此刻來到內間門口。

他發現盈盈半臥在床上，作了個「有求必應」的姿勢。

甚至外衣已經脫了，上面是紅肚兜，下面祇有短褲。

林羽不屑地道：「妳眞以爲我還有興趣？」

「此次以後，你就是有興趣，甚至拏你所有的財富來買這片刻之歡，也永遠得不到了。」

「呸！不知臉紅。」

盈盈的身子扭擺了一下，勾勾手指道：「過來！」

林羽忍無可忍，來到床前。

他雖然無情，玩過的女人就不感興趣，似乎盈盈稍有例外。

祇不過他故意弄了他一身泥漿，要先揍她一頓。

揍過之後再玩她一次。

他一掌拍下，沒看清，他的手是如何被格開的。

他不信邪，再拍一掌，還是一樣。

祇是這一次看清了，她的動作太快。

林羽是個頂尖高手，實在不服。

才幾天，盈盈還和他差一大截子，如今就脫胎換骨了。

他是不會相信的，因爲他以武林第一年輕高手自居。

他突然閃電攻出三掌一拳。

這都是他認爲很拏手的絕活，但是，在最後一拳也落了空時，被一腳踹了出去，差點倒在門外。

兩個人都沒有說半句話。

因爲要說的太多，一時也不知該說甚麼。

祇有林羽的喘息聲，表示他剛才用了全力。

林羽倚在門上，吶吶道：「想不到……」

盈盈沒有表情，祇是勾勾手

指。

林羽的雙腿眞不願動。

盈盈道：「我勾三次手指，你要是不過來，我會給你個難堪。」

「妳遇上了甚麼高人？有何奇遇？」

「你不配與聞。」

林羽還是沒有上床。

盈盈的身子突然在床上昇了起來。

不是彈蹦，也不是跳躍，仍是挺直身子上昇三五尺。

林羽心頭一寒，知道人家確非昔比了。

他正要疾退，閃電一腳掃在他的腮幫子上。

這一腳正好把他掃到床上來了。

林羽躺在床上，眼前還在冒着金星。

他似乎服了，因爲他的自信被打得粉碎。

盈盈道：「自己脫光！」

林羽沒有再反抗，不一會就一絲不掛了。

盈盈道：「記住！我是主子！你是男妓，你臉上要有笑容，動作要細膩而又有力，運用技巧，必須使我滿意。」

林羽已無反抗的勇氣了。

祇不過他暗暗咬牙，有一天他會加倍奉還。

就這樣，他們在作那件事，盈盈以男人的姿態駕馭他，林羽施出渾身解數，侍候得盈盈很滿意。

事畢，盈盈先下床穿好衣服，道：「沒有下次了！」

林羽不出聲。

「我以爲你比某些妓女還賤，而且你有資格到相公堂子（男妓院）去混了！」向他的下體上吐了一口濃痰，浪笑着出屋而去。

林羽沒有動，他此刻受的侮辱太大，腦中反而一片空白，想不到的事會發生，他無法思考。

因爲在他的記憶中，沒有任何人敢對他如此侮蔑！

他剛才的確像妓女曲意奉承嫖客一樣。

爲的是讓嫖客賞點銀子。

他的自尊蕩然無存，下體上還有一口濃痰。那是一生中永遠無法擦得乾淨的污點。

他躺了很久很久才起身洗澡離去。

更使他窩囊的是，在他們交媾達到高潮時，她不許他洩在裡面，要及時抽出，她警告他有一點就要他舔乾淨。

林羽被盈盈濺了滿身泥巴。

這似乎太下流也太絕了吧？

但以前林羽所加於她身上的輕蔑和侮辱，似也毫不遜色。

這大概就叫着以牙還牙吧！

這樣的報復到底有甚麼好處？

事實上非但沒有好處，他們反而在傷害自己。

因此循環報復下去，越來越摒棄人性，越來越下流。

林羽咬牙切齒地離去。

他唯一的願望就是苦練絕學，找更好的師父。

* * *

小于在品茗，一邊傾聽隔壁屋中的琴聲。

這是一家客棧，錢莊在後院洗衣服。

他覺得這琴聲很動聽，但琴聲中充滿了殺機。

這工夫門口站定一人，眞正是落地無聲。

小于被琴聲所吸引，因而沒覺察這個人已到門口。

所以此人飛出皮索時，小于要閃避已是不及。

小于被擒，穴道被制。

錢莊洗好衣衫到前面來，也被人打了埋伏，來人在五七招內扣住了她的脈門，錢莊道：「你們是……」

小于錢莊再被擒

「還是上次的朋友。」

錢莊道：「還不死心嗎？」

「當然。」

「以這方式你們永遠也得不到。」

「試試看才知道。」

小于道：「你們非要不可。」

「對，這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這當然不能告訴你。」

「如果我把此功傳給我的女友，由她傳給你們，你們信不信？」

停了一會，這人道：「可以相信，你怎麼又不關心你的女友了？」

「我以爲女友比較不美，你們不會動她。」

漢子道：「可以，錢姑娘妳怎麼樣？」

「我可以代轉，但你們一定要先放了小于，而且在他教我功夫時，你們也不可偷窺。」

「這一點我們答應。」

「好，你們走開，反正我們的穴道被制，一個時辰內也解不開，且讓我們先商量一下。」

這漢子又各點了二人一個穴道，出屋而去。

小于祇睡了半盞茶工夫，就自解了穴道。

但他並沒有動，道：「錢莊，你可以代轉？」

「是的。」

「我是信任你的。」

「鄭大哥，你如果不願說出來，我支持你。」

小于道：「我這就告訴妳好了。」

「大哥，你眞的考慮好了，不會後悔嗎？」

「不會的，我們二人的生命還是重要的。」

「萬一他們學了以後仍不輕饒我們呢？」

「錢莊，自我失明之後，萬念俱灰，甚至對死亡還有一份响往，所以我無所謂，祇要你能脫出魔掌，我就放心了。」

「大哥，你好使人感動。」

小于終於詳細說了一遍。

錢莊的表情很奇特，祇是小于看不到而已。

錢莊道：「當今絕學眞難練。」

「當然，要是容易練，那就不值錢了。」

不久，那人又到門外道：「怎麼樣？」

小于道：「我已告訴了錢姑娘，我可以先走了嗎？」

「怎麼？你眞的不關心她了？」

「你們不守信嗎？」

「當然守信，祇要錢姑娘說了，我們馬上放了她。」

小于道：「那就先解了在下的穴道吧！」

頭子道：「在下還要委屈于少俠一會，待錢姑娘告訴我們練絕技的方法，我們一起放人如何？」

小于忿怒道：「你們不守信，果然未出所料。」

錢莊道：「你們不放鄭大哥我就不說。」

頭子道：「好吧，我們決定先放了鄭大俠。」

他們上前解了他的穴道，小于反而輕而易舉地點了對方的穴道，把他放在床上，却在門外觀察。

錢莊以爲小于已被解了穴道被放走了。

她忽然一躍而起，向門外走去。

她未看到另一床上躺了一個人，祇以爲小于被解穴道已迅速離去，當然，她多少也有點懷疑，爲甚麼小于不太關心她了？

她以爲他們配合得很好。

小于一直被蒙在鼓裡。

此刻她當然以爲小于已把「夢迴陰陽玄功」告訴了她，她很高興達成了任務，她立刻離開了這客棧。

「夢迴陰陽玄功」爲當今絕技，怎可告訴這些人。

她立刻趕回了「九重天」。

她也是「九重天」的人，而且立刻見到了幫主。

幫主住在很秘密院落中，他出入另有通路。

而且他成年累月都是蒙面的。

「有甚麼事？丫頭。」

「爹，這件事你一定會大爲驚奇。」

蒙面人笑笑道：「我的寶貝女兒回來，我就很高興也很驚奇了。」

「爹，如果我能弄到『夢迴陰陽玄功』心法……」

蒙面人忽然自座上站了起來。

也許以爲自己太沉不住氣了，在女兒面前不夠穩沉，他又坐了下去，道：「倩兒，妳眞能辦到？」

「爹對女兒一點信心都沒有？」

「怎麼弄到的？」

「還不是自小于身上弄到的。」

「倩兒，爹固然很想瞭解『夢迴陰陽玄功』，但是，絕不會以自己的女兒去換取這個。」

「爹，你想到哪裡去了？」

「小于會毫無代價地告訴妳？」

「因爲我和你的得力部下合作詐他，他關心我，所以就答應了，把全部細節都告訴了女兒。」

蒙面人看了女兒一會道：「他那麼關切妳？」

「這是我關切他換來的嘛！」

「妳關切他？」

「爹，那不過是演戲嘛！」

蒙面人道：「以他的聰明，妳的虛情假意是瞞不了他的，那小子聰明過人，悟性很高。」

「爹怎知他悟性很高？」

「你想想看，于勉死時他才十歲，由他母親教他的武功已夠他學的，一個十歲的孩子，又怎能學會『夢迴陰陽玄功』？」

「爹，我並不以爲難。」

「好，妳說說看他教妳的。」

於是父女二人在秘室內研究起來，蒙面人聽完，站起推敲了一會，道：「丫頭，有一部份是眞的，最重要部份是假的。」

「爹，不會的。」

「丫頭，妳爲甚麼以爲他不會？」

「他很同情我，因爲我對他說我跛了一足，塌鼻，還有點八字眉，父母雙亡，六親無靠等等……」

蒙面人道：「也許他已經發現妳說謊了！」

「應該不會的。」

「丫頭，從現在開始，你不要再接近他了。」

「爲甚麼？爹！」

「不要就是不要。」

「爹總要告訴我理由吧！」

「這樣下去終有一天妳會喜歡上他了！」

莊倩道：「爹，不會的。」

「丫頭，妳不懂，事實上現在也許妳已經多少有點喜歡他了，爹必須警告妳，和誰都可以，就是不要和他。」

「爲甚麼？爹？」

「不必問理由，如妳不聽爹的忠告，將來妳可能後悔莫及的，記住！從此以後，不准妳接近他了。」

「爹不要這門功夫了？」

「我會以其他方式取得，須知爹並不想拾人牙慧，學別人的武功，却是想和自己的武功比較一下。而當今的武功，除了『雪飄爪』，大概祇有『夢迴陰陽玄功』和另一門絕技了。」

「爹，還有甚麼絕技？」

蒙面人沒有回答。

莊倩有點不服，小于騙她，她還要找他，她不以爲小于知道她的秘密，她也不信她的父親說的話……她已經有點喜歡小于了，她會喜歡一個瞎子嗎？

* * *

胡不愈和小徐同行找小于，一直沒有下落。

「師父，要找他到賭場去也許希望大些！」

「怎麼？小于染上了賭博惡習？」

「師父，過去我們贏的都捐給了慈善機關。」

「那也不是理由。」

「師父，我能體會到小于的心情。」

「師父也能，好吧！我們就到賭場去找找看。」

巧，胡不愈師徒找了三家賭場，也就在這第三個鎮上的第三家賭場中看到了小于，他正在賭骰子。

和他對賭的人是個女人，三十左右，打扮樸素，一看就知道是個孤寡之人，雙目有神，必是高手。

小于面前的銀票已經快輸光了，祇有一張一萬七的銀票。

小徐在他身邊一站，道：「這位朋友分明幾天沒有睡覺，這怎麼能賭，來，我代你押兩把，你小休一下如何？」

小于一聽就知道是小徐來了，也沒搭腔。

小徐代他下注，每次上下三五百兩，他估的是「出門」。

莊家是七點，通吃。

第二把莊家又是九點，通吃。

連賭六七把，幾乎都是通吃，這婦人道：「都是雞零狗碎的，就此收手吧……」她收起枱面就要走。

小徐道：「請慢走，我們要下大注了！」

「多少？」

「枱面還有一萬多，袋內還有四萬兩左右。」

小徐當然在吹牛。

小于全部祇有一萬多一點了。

小徐知道，小于賭起來從不怕大，他說過一句豪語，他想創造一次大賭的紀錄，枱面總額一億兩。

因爲這工夫小于睡了一會醒來了。

小徐把一萬多兩全擺了出去。

胡不愈對賭是一竅不通，第一次進賭場，覺得很新奇，再看看以大把的銀子豪賭，好像那些銀子是撿來似的，不由暗暗搖頭。

想不到，他的徒弟也是賭中好手，以爲自己這個作師父的太馬虎了，徒兒是賭鬼，居然一點也不知道。

小于站了起來，莊家擲了個九點。

小于一擲再擲都是五點，三擲却是「豹子」。

小徐大力拍手。

「天門」及「末門」都沒超過七點。

小于贏了一萬多，於是全部又押上。

輪到小于擲時，他兩次都擲了「閉十」，第三次是兩點。

小徐心想，這下子可完了，一定會輸得精光。

爲甚麼小于不靈了呢？

莫非是他剛才鼓掌，把小于的「夢迴陰陽玄功」驚醒了？兩點怎麼會贏？小徐額上冒了汗。

運玄功賭博致勝

但莊家居然三擲都是「閉十」，第三擲是一點。

「天門」和「末門」都是六七點以上。

祇不過這兩門的賭注都不超過千兩，莊家這次光是小于，他就賠了三萬餘兩，而且還要賭下去。

胡不愈這才知道，「夢迴陰陽玄功」還可以賭博。

他眞是開了眼界，看來他們還不想收手。

一連五把，全贏，小于已有三十多萬兩了。

但是，自第七把贏到五六十萬兩時，小于開始輸了，輸光了以後，本以爲不能賭了，小徐拍拍屁股準備拉小于離去。

那知莊家道：「還想再翻翻本嗎？」

小徐道：「可不可以欠賬？」

「你不成，你的長輩說句話立個字據就成。」

小徐回頭對胡不愈道：「師父，你肯不肯點點頭？」

胡不愈道：「光是點頭是不成的，那要爲師的具結。」

「師父，你要相信小于的賭技。」

「如果他行，爲甚麼輸光了？」

「偶爾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

胡不愈道：「爲師會和你們一樣賭博？」

小徐低聲道：「還不是爲了濟助貧困？」

那婦人道：「要是這位不肯負責，我可要走了。」

胡不愈道：「不論多少，我都可以負責？」

「當然！」

「一千萬兩你也信任？」

「當然！就以你胡不愈這塊招牌不值一億兩嗎？」

胡不愈心頭一震，不要說一億兩，一千萬兩也拿不出來。

可是人都要面子，胡不愈也不例外。

況且此人一旦提起他的大

名，無不肅然起敬。

胡不愈道：「好，再賭賭看！」

婦人拿來紙筆交胡不愈寫了字據。

這張紙不起眼，却寫了負完全責任的字句。

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何況是白紙上寫了黑字。

胡不愈此刻是騎虎難下。

他看看小徐，小徐在他身邊低聲道：「師父，小于過去以此法賭過好幾次，有一次贏過一百多萬兩。」

胡不愈寫了證明。

於是豪賭開始了。

這次由小于作莊，但自第一次通吃之後，連輸三把，這三把就輸了一百五十萬兩。

胡不愈是名醫，却不是名賭，輸了銀子要還的，不能賴賬。

於是他身上開始冒汗。

看看兩小，居然臉不改色。

於是越賭越大，由於輸了一百萬兩就賭兩百萬兩，輸了兩百萬兩就賭四百萬兩，如此翻下去。

半個時辰之後，整整輸了四千萬兩。

胡不愈滿身大汗，立刻叫停。

小徐也以爲小于今天不靈了，祇好停手。

胡不愈身上也不過千餘兩銀票，根本派不上用場。

就連付給賭場的頭錢都不夠，於是二人出了賭場，頭錢由這婦人先墊付了，三人上了一家酒樓。

婦人也很豪爽，叫了七八道大菜。

首先，她還敬了胡不愈一杯酒，言歸正題，道：「胡大國手，你是負責的人，應不會反悔。」

「不會，但是四千多萬兩，胡某……」

「這個我也能想到，以你的收入，要是收費高些，這些年來賺入億兩也有了，祇是你沒有把金錢放在眼裏。」

「正是如此，所以沒有這麼多的錢。」

「胡大俠能拿出多少？」

胡不愈搖頭苦笑道：「我是不存錢的。」

「既然胡大俠一言九鼎，絕對負責，我倒有個主意。」

「說說看。」

「我有位長輩，五十出頭一點，因患了一種毛病，不能說話，也不能動彈，但餵他吃飯他也能吃，已在床上躺了十來年，胡大夫知不知道這是甚麼病？」

胡不愈道：「看過才能知道。」

「胡大俠，這樣吧，你如果能治療這位長輩的病，我就把這四千萬兩賭債作了酬勞，兩不相欠。」

胡不愈是個反應快，閣歷深的人。

他立刻猜到，他們師徒及小于伸頭進入了別人的圈套中了。

此婦人可能是預先設下這圈套的。

即使胡不愈今天不來，祇要小于輸多了，她也會要求小于去找胡不愈，以治病還賭債的。

胡不愈打量此婦人，姿色平平，四十以下，三十五六以上。

衣著樸素，出手却很大方。

一看就是個見過世面的婦人。

胡不愈道：「女士的芳名是？」

「不必問這個，春蘭、秋菊、夏荷、冬梅，隨便取個名字還不是一樣。」

胡不愈道：「胡某却以爲，女士非泛泛之輩。」

婦人笑笑道：「胡大俠估高了。」

胡不愈道：「女士的前輩大概也是一位高人。」

婦人道：「不知胡大俠願不願以此還債？」

胡不愈不能不想一個問題。

如果這有病的老人是武林公敵，他不是作了大孽？

胡不愈道：「女士一定要告知那位長輩的大名。」

「常寶齋！」

胡不愈果然聽說過，此人在四十年前頗有名氣。

想不到還活在人世上。

說此人是高手不算誇大，風評也不差，但却不算是一流高手。

胡不愈道：「常老先生是女士的甚麼人？」

「舅舅。」

這就無法猜想她的眞名實姓了，如果她是常寶齋的女兒或姪女，就比較好猜了，他點了頭。

輸了錢，不能賴賬，他祇好答應人家的條件。

於是三人跟着婦人來到東海一個小島上。

島上看來住戶不多，十分貧

瘠。

以此婦人的大方，却把長輩放在這貧窮的小島上，顯得十分不對勁。

島上高處有五七間茅屋，前後院很大。

等於四周有圍牆圍了起來，叫開門，應門的是個女人。

不久，胡不愈等人就看到了這位老人。

胡不愈心中一動，覺得似曾相識。

祇是他一時又想不出是誰。

胡不愈不露聲色，爲老人仔細診斷。

大約有一個時辰之久，還問過發病時的情況。

然後退出對婦人道：「這種老人病的種類很多，我多思考三天，確定病因後再用藥。」

婦人道：「胡大俠，最重要的是希望能使他發聲說話，能使他動彈或下床行動，那當然更好。」

「這個我知道。」

茅屋在外看起來和漁民的屋子差不多，但內部就完全不同了，十分豪華，吃的用的都和富豪之家一樣。

而且這兒至少有五六人之多，有男有女。

猜想這些人都是保護這個老人的高手。

他很後悔把兩小帶來，祇怕現在他們要走也不成了。

此刻是第二天傍晚，胡、于、徐三人在海邊岩石上坐着談話，此處距高地茅屋有半里之遙。

他相信小茅屋中的人在監視他們。

小于道：「前輩，小姪對不起你，我知道這件事不像表面上這麼單純，這老人必非等閑之輩。」

胡不愈道：「眞想不到你們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如此豪賭，你們先說說你的看法。」

小于道：「依晚輩看，這老人必是一個奇特的高手，可能昔年練功走了火，不能言語也不能動了。」

「我也這麼想。」

「但他一定練成了甚麼怪異高絕的武功。」

「對，可能還來不及對門下說就走了火。」

「是的。」小于道：「她不敢說出姓名，是表示非友是敵，至於她說的老人名字，也未必可靠。」

胡不愈道：「小子，你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樣。」（未完・十五）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劉偉生　洛　文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